武俠世界

第38年

5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的巨型小說乃岳宗琦先生所著的「怪劍魔刀」。杜平是「劍怪」無是的徒弟，胡小先則是「刀魔」不全的弟子，二人各奉師命前往「明明之墓」拜祭，結果各不相讓，祇好在刀劍上見眞章，由「八表飛鷹」白老頭作公證，以一百招爲限而定贏輸……岳宗琦先生所著的故事流暢清新，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堪當茶餘飯後淸凉劑。欲知二人之師傅與墓中之人有何關係恩怨呢？明明交代白老頭交給魔怪二人的錦盒內載之「神珠」代表何意？欲知詳情，請君細閱。

* * *

今期的短篇故事乃程天朗先生所著的「刀劫情未了」，故事短小精幹，頗堪欣賞。

中篇新故事「貞血洗花街」由史金先生撰著，文章結構嚴謹，內容豐富，字字血淚，令人閱之難於釋手，再獻新作讓君欣賞，請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殺手的鬥爭」，耑此預告。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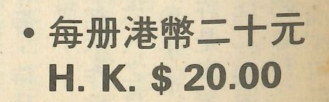
第38年

第 5 期

（總號19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湖海詭異錄／岳宗琦・文　可飛・圖

怪劍魔刀

明明墓前　兩俠爭鬥



通往巫山道旁有一家「杏花村」。照說「杏花村」該是酒好菜好的好地方，可惜這一家的「杏花村」的菜，還馬馬虎虎過得去，說到酒，那就叫人眼睛裏冒火，鼻孔裏生烟了。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賣酒。

要喝酒，對不起，請另走別家。

可是，這裏有別家麼？三十里之內，就此一家，你要找別家，就得再走三十里路。

所以，這家杏花村雖然沒有酒，菜也不怎麼樣，你還得非照顧他的生意不可。

「杏花村」是間小店。四張桌子就把整座的店都擺滿了，不過還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有點風雅的氣息。

「杏花村」掌廚做菜的是個老頭子，前後照顧生意的是個大姑娘。

老頭叫老白，大姑娘叫玲子，是兩個相依為命的祖孫。

到了中午時分，座上祇來了一位座客，那是一個身穿藍色勁裝的年輕人，身上帶了一把鯊皮鞘的單刀，江湖人的裝束，但有着讀書人的氣質，斯斯文文叫了一葷一素二樣菜，在慢慢的吃着。

接着又進來了一位年輕客人，這位年輕人穿了一身紫色勁裝，身上帶了一把寶劍，叫了菜又要了酒，當玲子告訴他沒有酒時，他祇皺了一皺眉頭，又加了一個菜。

店中祇有兩位客人，少不得彼此都想看看對方，當他們目光一接觸時，兩人的劍眉不由得都是輕輕的一軒。他們這是第三次碰面了，事情可眞巧。



太巧的事情，總叫人心中有點不大舒服，藍衣人暗「哼」了一聲：「好小子，你在跟踪我！」

紫衣人也有着同樣的感覺：「好小子，你在跟踪我。」

他們的修養都不壞，心裏的不愉快，都沒有掛在臉上，甚至還是微微一笑，打了一個點頭招呼。

紫衣人的菜送上來了，這時門外傳來了一陣快馬奔騰聲，馬到人到，狂風般進來了六條彪形大漢，一聲：「拿酒菜來！」

他們就自己動手，把兩張空桌子併在一起，各據一方坐了下來。

白玲子見了這種威勢，活潑開朗的態度立刻變得畏畏縮縮：「大爺們，要些甚麼菜？」

「快，有甚麼菜來甚麼菜，拿好的來就是！」

白玲子應了一聲「是」。

另一個漢子叫道：「先來五斤白乾，解解老子的渴。」

「大爺，我們這裏沒有酒哩。」

白玲子心中害怕得臉色都白了。

「沒有酒，甚麼話，再說沒有酒，老子砸了你們的店，去，去，去，快去把酒送來。」又是一個漢子冒了火。

白玲子失措了片刻，忽然，壯起膽子道：「大爺們，我們是不賣酒的。」

「你不賣酒，開甚麼店？」

「不賣酒，叫甚麼杏花村？」

「今天沒有酒，就是不行。」

白玲子原本壯起的膽子，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又壯不起來了，口中道：「這……這……」竟不知如何是好。

這間小飯舖，一眼就可以看個對穿，外面客人在鬧事，裏面做菜的白老頭無不看得一清一楚，說來也眞奇怪，他竟看見當作沒有看見，就不出來答上二句話，任由自己的孫女兒受害受逼。

他們六人之中，有位三十多歲的漢子，倒是先替白玲子說話了：「你一言我一語，別把人家姑娘嚇壞了，大家先靜一靜，待我來向這位姑娘打個商量。」

他一開口，大家都不作聲了，顯見這漢子定是他們六人之首。

那漢子又向白玲子道：「姑娘，妳們不賣酒也許是事實，不過，我們兄弟們都不能一餐無酒，就麻煩妳，請妳到附近村子去看看，替我們兄弟沽些酒來可好，這裏是五兩銀子，除了酒錢之外，多餘的就算是姑娘跑腿錢好了。」這一說話倒是有情有理，而且，五兩銀子也放在桌上了。

白花花的銀子，誰見了誰不愛，可是白玲子沒點頭，因為附近根本沒有村子，她到那裏去沽酒？有點歉然欠着身子道：「大爺，這附近十里之內找不出第二戶人家，實在抱歉，小女子無能為力。」

事實就是這樣，祇要稍為明白事理的人，都不能勉強人家。

那家首的漢子點了點頭，道：「姑娘的話，說得也是。」

白玲子欠身道：「多謝大爺……」轉身就要走了開去。

「且慢！」那為首的漢子又說話了。而且臉上還堆滿了笑容，不過笑得有點古怪邪氣。

白玲子又回原地道：「大爺，還有甚麼吩咐？」

那為首漢子道：「姑娘說買不到酒，我們大家都不怪妳，可是吃的悶菜，我們吃不來，姑娘就坐下來陪大爺們談談吃吃吧！」

這小子說得好聽，原來沒安着好心，看來，他比那些呼呼喝喝的人還壞。

白玲子臉色一變，她身旁的一個漢子已是哈哈大笑，道：「姑娘，這可是現成的，你沒話說了吧，來來來，坐下！」伸手一把扣

住了姑娘的手腕，一帶一送，就把白玲子送到了那爲首漢子懷中。

那爲首漢子笑了半聲，就被一聲怒喝之聲，喝得把笑容凍結在臉上了。

早他們而到的那位紫衣人倒挑着一雙劍眉，冷冷的道：「放開人家的姑娘！」

那爲首漢子不能不放開姑娘，因爲抱着一個姑娘在懷中，怎能和人家動手，所以說，他放開那姑娘，倒不是怕了紫衣人。

一臉的冷笑，不屑的打量那紫衣人好幾眼，然後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年輕人，你可知道大爺是誰？」

紫衣人一抬頭，望着屋頂上的橫樑，看都懶得看他了，但鼻子却冷「哼」了一聲。

那爲首之人一翻怒目，大吼一聲，道：「你聽說過江南六條狠沒有？」

紫衣人搖頭道：「沒聽說過。」

爲首漢子道：「本大爺就是六狠之首，笑面狠秦大川……」

紫衣人說道：「你就叫秦大川，好，認識你了，你帶着你的人乖乖的離開這裏吧。」

秦大川一翻眼，可是，他的眼睛却傻了。

祇見眼前白光一現一收，左邊少了一隻耳朵，臉上一邊多了一道裂痕。

如果說那道白光是要他的腦袋，他就算有十個腦袋，也早已落到地上了。

遇見了絕世高手，狠也狠不起來了，秦大川沒說第二句話，應了一聲「是」，第一個走出了店門。

憑他們這德行，居然還能活到三四十歲，理由無他，在打不過人的面前絕不死要面子。

六條狠甚麼也沒有吃到，就這樣餓着肚子的走了。

紫衣人望了一望藍衫人一眼，回了自己的座頭。

藍衣人忽然輕笑了一聲，自言自語道：「狗拿耗子！」

紫衣人冷笑了一聲，却沒有答話。

所謂一隻巴掌打不響，紫衣人讓了一步，自是沒有好戲可看，紫衣人後到，却先吃飽了走了。

藍衣人却向玲子微微一笑，接着也走了。

看樣子，藍衣人也在追踪紫衣人，可是入店時，他却先紫衣人而到。

白玲子望着藍衣人的背影消失後，秀眉一挑道：「爺爺，這藍衣人不簡單，他好像知道我們似的。」

白老頭剛才裝聾作啞，現在可說話了，哈哈一笑道：「他也沒有瞞過爺爺的眼睛！」

白玲子道：「爺爺，你認識他？」

白老頭道：「爺爺認識他師父。」

白玲子道：「爺爺認識他師父，那他師父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了，他比爺爺你……」

白老頭一笑道：「妳就愛拿人家來和爺爺比，這次妳可把爺爺比下去了。」

白玲子一怔道：「他是甚麼人？能高得過爺爺？」

白老頭呵呵笑道：「孩子，妳眞是坐井觀天，江湖上比爺爺高的人可多哩。」

白玲子微微一笑，道：「爺爺說得是，謙虛就是美德。」

白老頭哈哈大笑，道：「小丫頭，妳是越來越沒規矩了，居然調侃爺爺來了。」

白玲子道：「玲兒不敢，只是玲兒好像還沒有聽說過爺爺服氣過誰。」

白老頭道：「刀魔劍怪在江湖行道時，敢不服氣他們的，只怕不多。」

白玲子大眼睛猛地一睜，微帶不尋常的聲音道：「你說那藍衣人是刀魔的傳人。」

白老頭道：「錯不了，準是刀魔的傳人。」

白玲子柳眉一皺，道：「那紫衣人不會是劍怪的傳人吧？」

白老頭道：「事情就是有這麼湊巧，他也正是劍怪的傳人？」

白玲子緊張得有點喘不過氣來，道：「他們終於來了。」

白老頭微笑道：「他們是來了。」

白玲子道：「我們怎麼辦？」

白老頭道：「關門打烊，今天不做生意了。」

小飯店關門打烊了，白老頭和白玲子從店後山上翻了出去，行了一程，來到了一座墳墓之前。

墳前墓碑上用大力金剛指力寫着：「明明之墓」四個字，沒有立碑的時間，也沒有立碑的人姓名，甚至「明明」兩字，也看不出墓中人是男抑是女。

墓前左右各種了一株松柏，松柏倒是很高很大了，由此可知這座墳墓的時間也一定很久遠了。

白老頭與白玲子走到墓前，各自行了一禮，一晃身着便拔身而起投入墳墓後面隱起身形。

就在白老頭與白玲子二人隱身不久之後，山前冒起一條人影，直落墳墓前。

他就是紫衣人。

紫衣人打量了墳墓四週一眼，然後走近墳前，看清楚了墳墓碑石，一作勢，就要拜了下去。

「且慢，」藍衣人接着現身出來，喝住了紫衣人。

紫衣人收勢回頭，見是藍衣人，心中老大不快，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朋友，你陰魂不散，一直跟在下身後做甚麼？」

藍衣人的個性顯然比紫衣人圓滑，帶着笑容，哈哈笑道：「朋友，我們一路而來，時先時後，怎能是在下跟在朋友你身後面，難道不能說是朋友跟踪在下麼？」

紫衣人一想，實情確是如此，倒一時說不上話來，怔了一怔，道：「在下來此上墳，你又爲何而來？」

藍衣人一笑道：「可巧了，在下也是爲上墳而來……」

紫衣人劍眉一挑道：「你……」

藍衣人還是笑吟吟的道：「你早就該知道在下是甚麼人才對。」

紫衣人，訕訕的說道：「你是刀魔的傳人？」

藍衣人道：「說對了，劍怪的傳人，在下該如何稱呼你才對？」

紫衣人道：「在下杜平。」

藍衣人一抱拳，道：「原來是杜兄，在下胡小先。」

杜平點了一點頭，道：「胡兄，你爲甚麼阻止在下拜墳？」

胡小先道：「你可知道墓中之人是誰？又是甚麼人？」

杜平一怔道：「這……」他這一窘並不能說他不知道，也許是他難以說明。

胡小先道：「你不知道，是吧？在下我可知道。」他不但心眼兒活，而且硬把「不知道」，三個字扣在紫衣人的身上了。

杜平不自覺的順着藍衣人的話意道：「你知道甚麼？」

胡小先道：「墓中人是在下師娘，你說，在下該不該阻止你下拜？」

杜平大叫一聲道：「你胡說！」

不但杜平說他胡說，就是藏在墓後暗中的白老頭也皺了一下眉頭，輕輕的嘆了一氣。

白玲子却望着白老頭微微一笑，笑意之中，表示了她與白老頭的看法想法並不完全一樣。

其實，杜平說胡小先胡說，不是沒有道理，因爲墓中的明明是個姑娘，只是一個黃花大姑娘，怎麼會是藍衣人胡小先的師娘呢？

胡小先收起了嘻笑的面孔，正色道：「家師視她爲妻，在下視她爲娘，家師心中有妻，在下心中有娘，在下認她是師娘，有甚麼不對？」

這不算是理由，但隱隱中却表達了他們師徒眞摯的感情。

杜平大叫一聲道：「我們師徒也是一樣的心情，那她也該是在下的師娘了。」

胡小先一笑道：「可惜你這話說遲了，而且，也是鸚鵡學舌，不是眞情，請你退過一旁去，由在下先行拜墓。」

杜平顯然口舌之才比不過胡小先，急得滿臉通紅，大叫道：「舌上之能不算眞本事，來來來，我們手上分高下，誰勝了誰去拜。」

說不過就打，這倒是最有力最簡單的解決辦法。

胡小先點頭道：「劍上見眞章，好，就刀劍上見眞章，難道在下還怕你不成？」

杜平冷笑一聲，拔出了寶劍。

只見胡小先一抬臂，也拔出了自己的寶刀。

寶刀寶劍兩樣都是當代奇珍，刀泛七彩之色，劍吐五色之光，刀光劍影互相交映，交織成一片霞光，直冲斗牛之間。

杜平一捏劍訣道：「請！」

胡小先也是一拔刀，道：「請！」

架式一拉開，眼看一場龍爭虎鬥就要展開了。

白老頭眉頭一皺，身子一直，站了起來。

白玲子拉住白老頭道：「爺爺，別理他們，讓他們打下去，給玲兒開開眼界。」

白老頭道：「他們師父打了一輩子，不能再讓他們晚輩再打一輩子……」

「你們給老夫住手！」白老頭飄身而出，就到了杜平與胡小先面前，不但口氣威嚴至極，臉上也是一片穆肅，再不是那燒菜的糟老頭子了。

胡小先早最先還刀入鞘，向白老頭抱拳一禮道：「晚輩胡小先見過老前輩。」

白老頭子點一點頭，目光轉到杜平身上，只見杜平還把寶劍握在手中，一臉不以爲然的神色。

白老頭子輕嘆了一聲，道：「杜少俠，你也把寶劍收起來吧。」

杜平搖搖頭，道：「老丈，這事誰也管不了，請你讓我們自行解決的好。」

白玲子冷笑一聲道：「別人管不了，我爺爺就能管，你還是乖乖把寶劍收起來吧！」

杜平怒目一寒道：「在下的事，誰也不能管！」

胡小先却是一笑道：「杜兄，白姑娘沒說錯，你要知道白前輩是甚麼人，你就不會這樣了。」

白玲子轉向胡小先，一挑秀眉道：「你知道我爺爺？」

胡小先點頭道：「八表飛鷹白老前輩，晚輩沒說錯吧？」

白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少俠和令師倒是相像得很。」

杜平一震道：「老前輩就是八

表飛鷹白老前輩?」他是遲慢了一點，便也篤實可愛。

八表飛鷹白老前輩點頭道：「少俠可以收起了兵刃了吧。」

杜平還劍入鞘，重新行禮，道：「晚輩見過老前輩。」

八表飛鷹白老頭子道：「不要多禮了，你們不是來上墳的麼?現在先行禮，有話行過禮以後再說。」

杜平爲難的一蹙眉道：「這……」他絕不能讓胡小先先拜，可是，胡小先能讓他先拜麼?

胡小先一笑，道：「杜平，你不反對我們一同拜墳吧。」

於是兩個一同拜，不分先後，他就是腦子靈活，又着着先鞭。

杜平老實地說道：「好吧，我們一同拜。」

兩個人轉身來到墓前，併着拜了下去，行了大禮。

八表飛鷹白老頭點點頭一嘆，道：「這兩個小的正如兩個老的一樣，一個靈巧，一個厚實……」

白玲子仰頭道：「他們的師父就是這副德行麼?」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是的，完全一樣……」

忽然目光一凝，望着白玲子，冒出一句沒頭沒腦的說話：「妳認爲他們那一個好?」

白玲子楞了楞，道：「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兩個都好。」

八表飛鷹白老頭子身子一震，臉色變得更慘白道：「你也這樣說?」

白玲子奇怪地道：「誰這樣說過?」

八表飛鷹白老頭臉色又是一變，他眞是老糊塗了，怎麼把這心裡的話都說了出來了，趕忙吸一口涼氣，抑制失常的心情，緩緩道：「是我自己這樣想。」掩飾得很好，白玲子沒有再追問下去。

其實，事實全不是那回事，白玲子剛才對胡小先與杜平的評語，也就是墓中人明明姑娘早年對刀魔和怪劍二人的評語，當年明明爲刀魔和劍怪所深愛，偏偏明明姑娘覺得他們兩個一樣的好，竟不能從他們二人之中擇定自己的終身伴侶。

結果，刀魔劍怪爭了一輩子，爭到明明姑娘苦惱而死，大家都已落了空，現在他們兩人的徒弟又針鋒相對的爭執起來。

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八表飛鷹白老頭腦中忽然興起了一個怪念頭，這個怪念頭，使他貿然問了白玲子那句話，而白玲子那句答話，却叫他擔心起來。

唉，這兩個小子，不會同時看上了小玲子吧?

八表飛鷹白老頭跑了半輩子江湖，現在却被自己的怪念頭弄得心緒不寧了。

他這突然興起的念頭，會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念動之間，杜平與胡小先已經拜罷起來，回到了白老頭面前。

八表飛鷹白老頭訕訕的一笑道：「兩位少俠的師父都好嗎?」

杜平點頭道：「他老人家很好。」

胡小先却道：「家師要晚輩向老前輩問好。」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令師還記得老夫?」

胡小先正色道：「家師知交不多，老前輩是家師僅有的幾位知交友好之一，家師還不時在念中。」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少俠眞是了不起，見少俠如見令師，老夫好不開心。」

好話叫人聽了心裏總是高興，八表飛鷹白老頭雖然心中明白，但還是不能無動於衷。

這時，白玲子接口應道：「兩位大哥，我們到那邊坐下好說話。」

白老頭豎眉道：「丫頭，你叫他們甚麼?」

白玲子說道：「大哥呀！這有甚麼不對?」

白老頭道：「你叫他們大哥，他們能叫我爺爺了。丫頭，沒大沒小的，好沒規矩，應該叫大叔才是。」

這倒是釜底抽薪之法，有了輩份的距離，就可保萬無一失了，其實，白老頭純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庸人自擾，處處設防，反而招致了無心之失。

首先，胡小先一笑道：「我們年紀都還不夠大，大叔可當不得，還是當大哥的好。」

最怪的是，最不會說話的杜平，這時也居然道：「江湖輩份，可算不得準，還是叫我們大哥的好。」

白玲子一翻眼，也道：「爺爺，你怎麼啦，一下子變了習性。」

白玲子可不等八表飛鷹白老頭再說甚麼話，先向杜平和胡小先一拉手道：「兩位大哥隨小妹來。」

大哥叫上了口，八表飛鷹白老頭祇有暗自一嘆，沒有說話了。

轉過墳地，不過二三十步，有一塊大石頭，平躺在地上，石上平滑如鏡，正好坐息。

白玲子笑着道：「爺爺說，你們師父和明明前輩，就經常坐在這塊石上看月亮，數星星，我們在這裏回溯往事，就更有意思了。」說着，她自己先在石頭上坐了下去。

八表飛鷹白老頭冷冷的道：「過去了的事有甚麼可談的，二位千

里迢迢而來，除了上墳之外，可有別的企圖?」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態度嚴肅起來了。

胡小先就不便以笑臉相對，皺了一皺劍眉道：「老前輩說得不錯，家師確有所使命而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目光注射杜平道：「少俠，你呢?」

杜平道：「晚輩也是奉了家師的使命而來。」

白玲子道：「這倒巧了，你們各據一方，怎會同一天到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這有甚麼『巧』字可言，你忘了你明明大姑今年今日是她六十大壽的生忌。」

目光一掠杜、胡兩人，接着轉向他們道：「你們師父是不是限令你們今日上墳?」

杜平與胡小先都點頭承認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現在把你們的眞正來意說出來給老夫聽聽。」

杜平與胡小先注目的對望了一眼，臉上都有爲難之色，也都搖了一搖頭。

八表飛鷹白老頭微微一笑道：「你們是不願意說，還是不便說?」

杜平與胡小先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後祇擠出一絲苦笑，還是不答話。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你們不說，老夫替你們說了吧。」

他說替他們說，但並沒有馬上說，先舉目望着蒼茫的高空，不勝唏噓的自言自語道：「就老夫記憶所知，你們師父之間爲了墓中的明明，前前後後曾經拚鬥過一十八次……」

白玲子急急道：「誰勝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誰也沒勝，誰也沒敗……」

猛然一搖頭，厲聲道：「你們師父是不是要你們像他們一樣繼續拚鬥下去?」

胡小先道：「家師沒有這樣說。」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那他是怎麼說的?」

胡小先道：「他老人家祇吩咐晚輩把明明前輩的靈骨起回去，如果有任何人出面阻擋殺之可也。」

杜平一張目道：「奇怪，家師也是這樣吩咐我的。」

八表飛鷹白老頭長嘆一聲，道：「這還不就是要你們繼續拚鬥下去。」

胡小先笑笑地道：「也許是這個意思了吧!」

杜平怔怔地道：「祇要你不阻擋在下行事，在下是不會和你拚鬥的。」

胡小先一笑道：「你道在下能不阻擋你麼?」

杜平莞爾一笑道：「說得也是。」

胡小先道：「最後還不是一個『打』字!」

八表飛鷹白老頭冷笑道：「打!打!打!你們師徒祇知打，你們可知道，墓中的明明，最討厭的就是你們師徒無止境的打!」

杜平道：「師命難違，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有老夫在此，祇怕你們想打，也打不成。」

杜平笑道：「所以晚輩最先不想說出來。」

胡小先一笑道：「老前輩，請問你一件事，你怎會在這裏開店，被欺受氣的小店?」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老夫爲甚麼要告訴你們?」

胡小先道：「晚輩可否猜一猜?」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瞪目道：「你就和你師父一樣，處處愛賣弄小聰明。」

胡小先笑笑道：「晚輩，如果猜得不錯的話，老前輩之留此，可是受了明明老前輩所托?」

這小子確實有幾分聰明，八表飛鷹白老頭不得不點頭：「算你猜對了。」

胡小先道：「家師最尊重明明前輩，晚輩對明明前輩更是敬仰無比，明明前輩但有所命，晚輩無不遵從。」

白玲子哈哈一笑道：「胡大哥，好聽的話都被你說盡了，但不知你言行是否一致?」

胡小先道：「小兄說過的話一定算數，當然，基本原則要『眞』和『誠』。」

白玲子問道：「如果離開這個原則呢?」

胡小先道：「離開了原則，過不在我，那就另當別論。」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道：「玲丫頭，不要把話說遠了，杜平，你說，你聽不聽老夫的安排?」

杜平道：「家師沒有交代，請恕晚輩歉難從命。」

白玲子道：「胡大哥，能夠從權應變，你爲甚麼不能?」

杜平道：「他是他，我是我，豈可混爲一談。」

八表飛鷹白老頭止住白玲子，追問杜平道：「令師的意思是……」

杜平道：「家師要晚輩用十足的信心，打敗對方……」

一言未了，胡小先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夜郎自大，此之謂也。」

杜平正色道：「你不信，咱們

就比劃比劃。」

胡小先道：「樂於奉陪，但不知白老前輩能否見允？」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看來老夫要阻止你們拚鬥實非易事，好，老夫答應你們拚鬥一場，不過，你們要答應老夫一個條件，老夫並且自願做你們的公證人。」

杜平道：「好極了，老前輩有甚麼條件，請說。」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雙方拚鬥不得超過一百招，如果鬥滿一百招，仍未分出勝負，其勝負之數由老夫決定，雙方不得異議。」

胡小先首先點頭，同意道：「晚輩完全同意。」

杜平道：「晚輩也同意。」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此番一鬥之後，如果未能分出勝負，兩位即應遵照明明遺命行事，不得再逞意氣之事。」

胡小先道：「晚輩悉隨尊命。」

杜平猶豫了起來，一時不能作決定，白玲子冷笑一聲道：「怎樣，不說話了？」

杜平輕嘆了一聲，道：「晚輩答是可以答應，如果家師不同意，如何是好？」

胡小先一笑道：「你也不想想，明明老前輩的遺命，你師父敢不同意麼？你師父眞要不同意，那你師父對明明前輩的感情就有了問題，而且，也不配與家師爭迎明明前輩的遺骸了。」

這話有理、有力，更有見地，胡小先實在是個不易多得的少年。

杜平想了一下子，點頭道：「說得也是，我答應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到明明墳前去比，有明明爲證就更愼重了。」

大家回到明明墳前，八表飛鷹白老頭還叫他們向明明墳墓行了禮，作了禱告。

一聲：「開始。」

杜平與胡小先各持兵刃鬥在一起來了。

劍怪的劍法，爲武林一絕，出劍走式都與常情常理相背而行，是以厲害無比，極難對付，別看杜平年紀輕輕，劍上火候却是非常深厚，一點不讓乃師當年。

刀魔刀法也是怪異得很，胡小先的火候也不比杜平差。

他們這一拚鬥起來，可把白玲子的眼睛都看直了，不由她不把他們兩人另眼相看，而自認自己的爺爺確實比不上刀魔劍怪了。

仔細觀察他們兩人拚鬥的情形，劍法怪，刀法也怪，不過時間一久之後，便不難看出杜平功力似乎要比胡小先稍强一籌，因此，運劍走招之間杜平攻勢爲多。

不過，胡小先的功力雖然稍遜，但是，他的身形步法要比杜平輕靈得多，希能避重就輕，避開杜平的壓力。

總之，他們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怪不得他們師父打了一輩子也分不出勝負來。

現在看他們兩個徒弟，祇怕其結果又是一個難分難解之局。

白玲子心裡服氣極了，她掉頭向祖父望去，祇見祖父不時微笑點頭不已。

「爺爺，玲兒眞不懂你的意思。」

八表飛鷹白老頭說道：「妳在說甚麼啊？」

白玲子問道：「你不是知道明明大姑最討厭他們打架，爲甚麼又答應他們打了起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說穿了是爺爺也想看看他們刀劍上的功夫，這些年來，他們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招式和進境？」

白玲子道：「你看到的呢？」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也眞虧了他們那兩個老兄，他們這刀法、劍法，簡直到了完美的境界，妳別看他們年紀輕輕，就刀法劍法上說，爺爺也接他們不下來。」

白玲子說道：「他們這兩人放在江湖上是個甚麼份量？」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都是呼風喚雨，翻江倒海的身手。」

白玲子心中一動，道：「爺爺，玲兒想起了一個問題，不知是也不是？」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妳又胡思亂想甚麼？」

白玲子道：「刀魔劍怪早年在江湖上是不是一個問題人物？」

白老頭一皺眉頭道：「妳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白玲子擧目望着樹梢，緩緩的說道：「我想他們剛剛出道時，一定很叫江湖上頭痛。」

白老頭望着他孫女白玲子道：「爺爺沒有說過這種話，是誰告訴妳的？」

白玲子道：「我是這樣想，所以明明大姑……」

八表飛鷹白老頭心中一震，輕喝一聲道：「別胡思亂想了，看他們二人快要分出勝負了。」

他們沒有馬上分出勝負，祇是打得更激烈了。

白老頭眞不想和白玲子談論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不能談，一談下去，可能又會橫生枝節了。所以，祇有把白玲子的思維帶回到他們的打鬥上。

白玲子眼看着他們的打鬥，心裡還是想着自己的心事，她視如不見。

突然，白玲子祇聽到一聲猛喝，一聲冷哼，嚇得她心神猛然一震，目光一轉，落到打鬥中二人的身上。

他們的打鬥已經停止了。

他們兩個的身子都倒在地上。

杜平的大腿被胡小先砍了一刀，削去一大片皮肉。

胡小先也被杜平刺了一劍，傷口也在大腿上，妙的是都傷在左腿，甚至部位都差不多。

白老頭道：「你們打了多少招？」他和白玲子談了一陣話，早就沒有計算着他們的招數了。

杜平支起身子道：「整整一百招。」

白老頭道：「你們自己認爲誰勝？」

胡小先抱着左腿道：「我沒有勝。」

杜平道：「我也沒有輸。」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算不算是老夫勝了？」

胡小先點點頭道：「是，晚輩但憑吩咐。」

杜平苦着臉道：「老前輩，家師面前，你老得替晚輩承擔一二啊！」

白老頭哈哈大笑道：「你們先去裹好自己的傷口，隨老夫養傷去。」

皮肉之傷，都沒有傷筋動骨，敷上了隨身携帶的刀傷藥，便把傷口裹好了。

不遠處有一座山洞，敢情八表飛鷹白老頭他們祖孫眞正的家是在這裡，而不是那間小飯館。

山洞很寬大，也很乾爽清涼。

白玲子替他們二人舖了一張乾草床，給他們休息。

當晚，八表飛鷹白老頭也沒有和他們說甚麼，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白玲子到店裡去做生意了。

留下胡小先與杜平在洞內大眼對小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又尷尬，又好笑……

杜平是一個較保守的人，要他沒話找話說，簡直是辦不到，雙膝一盤，閉起眼睛打起坐來。

胡小先和杜平正好相反，要他對着人不說話，也是那句話，簡直辦不到。

他不管杜平正在打坐練功，大叫一聲，先把杜平的情緒擾亂，打着笑臉笑道：「杜兄，你今年貴庚？」

杜平不樂意地道：「問這幹甚麼？」

胡小先道：「自然有理由，你到底是甚麼年紀，說出來聽聽？」

杜平懶懶的道：「二十三。」

胡小先道：「我二十二，比你少了一歲。」

杜平軒動了一下劍眉，也不知道他這時心中想甚麼，他也不願意表達出來。

胡小先揚了一下劍眉，道：「你知不知道，家師和令師雖然相鬥了幾十年，他們都是兄弟相稱。」

杜平道：「知道。」

胡小先道：「我們是不是也可兄弟稱呼？」

杜平猶豫着道：「這……」

胡小先道：「你放心，我們兄弟相稱是一回事，各人的立場又是一回事，各不相干，你知不知道，家師和令師，爲了明明前輩，還是各不相讓，各爭各的。」

杜平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胡小先道：「杜兄，你是答應了？」

杜平道：「好，我們就兄弟相稱吧！」

胡小先立即撲地拜倒道：「小弟拜見大哥。」

杜平扶起胡小先道：「兄弟不要多禮了。」

胡小先拜罷起來，叫了一聲，道：「大哥，我們既成了兄弟，對外的事，可要步調一致，同心同力。」

杜平道：「兄弟說的是，既然成了兄弟，就要同心同力，一致對外。」

胡小先話鋒一轉，道：「大哥，你看白老前輩的話，我們能不能相信？」

杜平望望胡小先一眼，道：「如果是明明前輩的話，我們是非聽不可。」

胡小先道：「怕祇怕白老前輩來個假傳聖旨，我們就爲難了。」

杜平道：「我看白老前輩乃是江湖上大有聲望的前輩，不會做出那假傳聖旨之事吧！」

胡小先道：「這可難說，常言有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杜平道：「怎麼樣一個小心法呢？」

胡小先道：「有些事情，面對面之際，是很難處理的，如果避開面對面的場合，就容易得多了。」

杜平忽然若有所悟的道：「你的意思是……」他想到了，祇是說不出來。

其實他人並不笨，祇是他比較固執，而且又不善詞令，所以表現出來的形象，就和胡小先完全不一樣了。

胡小先笑笑道：「走，我們不和他碰面，不就甚麼難題都避開了。」

杜平道：「這有點不妥吧！」

胡小先道：「有甚麼不妥，就算沒有見到白老前輩，好了，大哥，小弟可要先走了。」

他們那點傷實在算不了甚麼，胡小先帶上自己的兵刄，向杜平一抱拳道：「小弟就此告辭了。」

杜平怔了一怔，就在他一怔之際，胡小先的身形已經消失在眼前了。

杜平三心二意，就是拿不定主意，時間一久，那股離開的意念，也就漸漸的淡了下來，於是，決定不走了。

傍晚時分，八表飛鷹白老頭祖孫回來了，不見胡小先，只見白玲子向乃祖一笑道：「我猜得不錯吧，胡大哥不是已走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妳猜是猜對了，可是妳的痲煩也就來了。」

白玲子一怔道：「又不是我要他走的，與我何干？」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事情是與你無關，可是妳得替爺爺追上他去，交點東西給他。」

白玲子搖首道：「甚麼東西，不給他算了。」那就是表示她不願意去追胡小先了。

杜平接口道：「甚麼東西，由晚輩送給他好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有你的東西，這是要送給你的師父的，你若追他，怕不躭擱你的自己事。」

於是八表飛鷹白老頭從懷中取出一隻錦盒交給杜平道：「這是明明前輩留給你師父的遺物，這遺物，也代表了你明明前輩的遺命，送給你師父，他自會有話交代你。」

杜平唯唯應命，收了那錦盒。

八表飛鷹白老頭又取出另一隻錦盒交給白玲子道：「這件事重要，不能以等閒視之，妳就連夜追下去吧。」

白玲子雖然剛才不大願意，但祖父這樣說，她就不便再說甚麼了，收了錦盒，心中一動，不由得問道：「如果追不上胡大哥呢？」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那妳就把這錦盒送給他師父去吧。」

不待白玲子再問，接着就又把刀魔隱居之處告訴了白玲子。

吃過飯天都快黑了，杜平道：「玲姑娘，我陪妳走一程吧！」

白玲子微微一笑道：「方便麼？」

杜平一伸腿道：「皮肉之傷算不了甚麼，我們可以同路二天，如果二天之內追不上他，那就只好由姑娘一個人去追他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這樣很好，杜少俠，那就痲煩你了。」

武林人物說走就走，沒有甚麼囉嗦，白玲子帶了些銀子和自己的兵刄，離開了山區，向胡小先一路追上去。

兩天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胡小先沒有追到，杜平與白玲子却到了應該分手的岔道口。

白玲子倒沒有甚麼，而杜平却顯得非常不尋常，他又不敢表示自己對白玲子的感情，只有痴痴望着白玲子的人影在眼前消失了。

二天相處的日子不算長，說來眞奇怪，杜平竟暗暗喜歡上了白玲子，白玲子的離去，叫他悵然若失。

杜平痴痴的站在那裡，也不知站了多久，直到身後有人發出一聲輕笑，才把他驚醒過來。

回頭一望，想不到暗暗來到身後的人，居然是追了二天而沒有追到的胡小先。

胡小先輕快的笑道：「大哥，玉人已經遠去，你還發甚麼呆？」

杜平愕了一愕，道：「你早就看到了我？」

胡小先道：「小弟昨天就看到你們，小弟見你們有說有笑，情意甚是相投，是以小弟不敢做不知趣的人。」

杜平頓足道：「唉，你早現身出來就好了。」

胡小先道：「此話怎講？」

杜平反問道：「你知道玲姑娘此行出來爲的是甚麼？」

胡小先道：「總不成是爲了找小弟吧？」

杜平道：「可不是爲了要找你，你快快追她吧！她有要緊的東西交給你。」

胡小先說道：「如果她找不到小弟呢？」

杜平道：「如果她一路找不到你，她就會去見令師。」

胡小先吃了一驚道：「去見家師做甚麼？」

杜平道：「明明前輩留下了二隻錦盒，一隻給家師，另一隻給令師，家師的已經交給小兄，給令師的，只因爲兄弟你已先走，白前輩只有命玲姑娘携帶錦盒追來，希望能夠將錦盒交給你帶回山去。」

胡小先吁了口氣道：「小弟先走之事，白老前輩沒有怪責小弟吧？」

杜平道：「沒有。」

胡小先道：「小弟走後，白老前輩說了些甚麼話？」

杜平道：「甚麼話也沒有說，只取出二隻錦盒，要我們送回去，如此而已。」

胡小先訕訕的道：「這樣說來，小弟之走，是多餘的了。」

杜平道：「這也很難說，也許是因爲你先走了，白老前輩才無話可說。」

胡小先心中稍安，說道：「嗯，但願如此。」

杜平道：「兄弟，你快去追玲

姑娘吧，免得玲姑娘找你着急。」

胡小先道：「只怕大哥的心比玲姑娘更急，好，小弟就追趕玲姑娘去。」一抱拳別了杜平。

＊　＊　＊

白玲子離開了杜平，不過是稍早的事，可是胡小先一口氣追了十多里路，就是沒有見到白玲子的影子，胡小先在路上打聽了一下過路的人，路人也不會看見白玲子這樣的姑娘過去，由此可見白玲子根本還在後面，莫非自己趕過了頭？

但是，路只有一條，自己怎麼會走在她的前面而不發現她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她轉到了別的路上去，她的目的在追人，似乎沒有理由不走正路而走小路，這個理由也不大可能。

莫非她碰到了意外之事？

一想到了意外之事，胡小先可沉不住氣了，轉身就向回頭路上找去。

他一路找到與杜平分手的岔路口，也沒有發現甚麼奇怪的地方，正當他又要回轉身的時候，只見路上飛馳來了兩騎快馬，馬上之人衣着凌亂，似乎經過了一番打鬥，落敗而逃的樣子。

胡小先眼快，一眼就看出那二人就是在白玲子店中，生過事的江南六條狠之二。

胡小先心中一動，便晃身而出，兩臂一張，扣住了那二匹快馬。

二匹又急又快的快馬，居然經不起雙臂一扣之力，一陣嘶叫，前蹄一軟，竟跪了下來。

馬上二狠勃然大怒，罵了一聲，「該死的東西！」一跳下馬來，揮動兵刄，迎着胡小先便打。

胡小先大喝一聲，道：「你們睜開眼睛看看，惹惱了本公子，可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胡小先雙手一推，把兩匹馬震了出去，然後兩手一叉腰，迎向撲來的二匹狠，作勢出擊。

力控奔馬，這手功夫不簡單，那二條狠也是急昏了頭，才向胡小先撲去，經胡小先這一聲大喝，又經看出胡小先面貌之後，那前撲的身子就像洩了氣的皮球，猛的刹住了身子。

他們在白老頭店子吃過虧，不久之前又被白玲子打得灰頭土臉，這時又見到胡小先，又摸不清他的底，那能不自洩氣，其中一個漢子結結巴巴的道：「那妞兒就在山後面山谷裡。」

胡小先心急白玲子安危，話只聽到了一半，人已飛起了半空中，向後面山谷撲去，自然是沒有時間找那二條狠的晦氣了。

幾個起落，山谷已然在望，谷內靜寂得一點聲音也沒有，胡小先直覺的感到，有點不妙，脚下猛一加勁，身形似箭一般射入山谷之內。

谷內景象悽慘已極，四具屍體呈各種慘狀的倒在谷地中，胡小先仔細看去，可不就是江南六條狠中的四條狠。

找遍全谷內，却找不到白玲子的影子，想必白玲子已安然離開了，胡小先方暗暗吁得一口氣，目光一瞪，被他看到了一片衣襟掛在一枝樹椏上，那是一片女人的衣襟。

那棵樹離開打鬥之處，遠在十丈開外，顯然不是在打鬥中時留下來的。

最大可能就是打鬥之後，白玲子循那個方向離開現場，因爲自己也受了傷，所以才被扯下來一片衣襟。

胡小先精神一振，便循着那個方向追了下去。

只要白玲子走在前面，怕不遲早要追到她，可是事實却不然，胡小先追了二三個時辰，連白玲子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胡小先滿腹疑雲，停下了脚步，只見空山靜寂，四野無人，更增加了他的傍徨猶豫不安。

是繼續追下去，還是退回去再找？

正當胡小先爲難之際，忽然有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在他耳邊掠過，胡小先張眼望去，祇見前山嘴角處現身出來兩個少女。

胡小先見兩個女孩子，倒不想和她們見面了，於是一縮身隱藏了起來。

那兩個女孩子顯然沒有看到他，還在一路談話而來。

那兩個女孩子一個穿紅色衣裳，一個穿綠色衣裳，從她們彼此稱呼中，可知那紅衣姑娘叫嫣紅，綠衣姑娘叫翠環，而且都是丫環身份。

首先翠環嘟起嘴唇氣鼓鼓的說道：「眞倒霉，被派上這趟差事，妳看，這一大片地，一件小的小東西，到那裏去找去。」

嫣紅笑道：「這有甚麼了不起，找得着就找，找不着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妳這麼緊張，豈不是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翠環道：「找不到多沒面子。」聽她口中這句話，就知道她是一個非常好强的女孩子。

嫣紅一笑道：「面子能值幾文錢一斤，祇要少挨幾句罵，我就心滿意足了。」

翠環道：「那死丫頭片子眞也可惡，居然裝死把東西給扔了。」

嫣紅道：「那丫頭機警得很，我倒是很佩服她。」

話聲一頓，接着道：「也許我們想錯了，那丫頭身上甚麼東西也沒有，自然，她也就說不上機警了。」

翠環道：「她身上一定有東西，這可不是空穴來風，有人早就盯上了她們了。」

嫣紅道：「一隻錦盒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翠環道：「一隻錦盒雖然沒有甚麼了不起，錦盒裏面的東西，可對我們莊主有很大的關係。」

嫣紅道：「你怎麼知道？」

翠環道：「這就是我着急，妳不着急的原因所在了。」

嫣紅一笑道：「哦？能不能說出來聽聽？」

翠環道：「聽說盒子裏有一粒白蟒神珠。」

嫣紅不屑地一笑道：「白蟒神珠又怎麼樣？」

翠環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哎喲，我們找東西罷。」

二人東張西望的找了一陣，嫣紅一頓脚道：「這樣找下去，眞比大海撈針還要困難啦。」

翠環眨動了一雙眼睛道：「且慢，讓我們來想想吧。」

嫣紅道：「找東西要動眼動手呀，空想有甚麼用。」

翠環道：「我先問妳一句話。」

嫣紅道：「甚麼？」

翠環道：「如果妳是那位姑娘，把東西拋掉之後，還想不想找回來。」

嫣紅答道：「誰都想找回來，這何用問我？」

翠環道：「妳如想把東西找回來，在丟東西的時候，會不會心裏有個打算？」

嫣紅道：「當然找個好記憶的地方丟去。」

翠環笑着跳起來道：「是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祇要找好記憶的地方，打眼的地方，不就有了範圍了？」

嫣紅雙眼一亮，道：「翠環，眞有妳的，這樣簡單的問題，我怎想不出來。」

翠環的確是個很聰明的姑娘，連暗中的胡小先聽了也不由得不佩服她，而暗暗點頭不止。

有了找尋的範圍，連嫣紅的精神都抖擻了起來，二人商量了一下，彼此分工合作，一個管左邊，一個管右邊，發現有可能的地方，就飛身去找。

這樣一路找下去，找了十幾二十次，祇聽嫣紅一聲歡呼，手中擧着一隻錦盒，大叫道：「翠妹，快來，我找到了。」

翠環出的點子，功勞却落在嫣紅身上，嫣紅這份欣喜可就不用提了。

祇是令她高興的時光太短促了，祇見眼前人影一閃，手中一輕，眼前出現了一個年輕人，錦盒已到了那年輕人手中。

那年輕人好可惡，把錦盒向懷中一揣，似是吃定了這錦盒。

這時，翠環也飛身掠到，一前一後，把胡小先夾在當中。

這年輕人就是胡小先，胡小先可做得牢靠，錦盒一到手，就揣向懷中，誰也別想輕易的要回去了。

嫣紅見翠環趕到，有了幫手，膽氣一壯，指着胡小先喝道：「小子，快把我們的錦盒還來。」

胡小先冷笑一聲道：「這錦盒是妳們的嗎？妳們把白姑娘怎麼樣了！」

不錯，嫣紅、翠環都是二個不錯的女孩子，被胡小先這一頓話說得一愣，發不出威來。

人家能一出手就把錦盒取去，又能一口叫出白姑娘來，就這一點，就叫人心裏打鼓了。

翠環眼珠一轉，道：「公子要找白姑娘不難，不知公子可有膽量？」

胡小先哈哈一笑道：「妳們是鬥不過我，想激我？」

翠環道：「你是不是人物，就看你敢不敢跟我們去了。」

胡小先道：「姑娘，妳們這個禍可闖大了，你傷了白姑娘一根毫髮，饒妳們不得的人可就多了，走吧。」

再轉過二個山頭，有一片小平原，平原盡頭有一座很大的莊子。

翠環一指那莊子道：「白姑娘就在我們莊子裏，我們先回去了，等着你。」身形急射而起，向那大莊子奔了過去。

胡小先曉得她們先要回去報訊，也就任由她們先行而去，好在有這座莊子在，不怕她們跑上天去。

胡小先以正常速度到了莊子前面，莊子前面，有一位身穿長衫的半百老人在等着他了。

莊前大門上有一塊橫匾，上面寫着「紅葉莊」三個金色大字。

胡小先目光一疑，祇見那半百老人已是抱拳相迎道：「老朽夏振聲，請問公子上姓高名。」

胡小先冷笑一聲，道：「有這個必要嗎？」

夏振聲和聲的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有沒有這個必要，那就看公子自己的了。」

胡小先問道：「你是紅葉莊的甚麼人？」

夏振聲答道：「老朽身為該莊總管之職。」

胡小先道：「在下胡小先。」

夏振聲又一抱拳道：「但不知公子令師又是那位前輩高人？」

胡小先反問道：「你要調查在下的身份？」

夏振聲道：「不敢，祇是……」

胡小先沒讓他說下去，便冷笑一聲，道：「大總管，你要知道，在下可不是前來謀事求人，我可是來要人的。」

夏振聲道：「在下乃是奉命請教，饒舌之處，尚請公子見諒。」

胡小先道：「恕不奉告。」

夏振聲爲難的道：「這……這就令老朽作難了。」

胡小先道：「在下不叫你爲難就是。」身形一晃，閃過夏振聲入了莊院大門。

夏振聲微一作色，大叫道：「公子，紅葉山莊可不是由人發威作福的地方。」

身形一滑，人便到了胡小先身後，右手一掠，抓向胡小先肩上。

胡小先頭也不回，肩頭微微一斜，閃過夏振聲抓來的五指，脚下一加力，人又遠出了十幾步。

這是一招非常簡單的身法，但由胡小先使出來，却看得夏振聲暗中皺起了眉頭。

夏振聲人還沒趕上來，胡小先却已被另外一個少年人攔住了。

他叫秦誼，就是紅葉山莊少莊主。

一個理想的環境中造就出來的年輕高手，手中金筆上的功夫，堪稱當今江湖上一流，因此，他顯得有點眼高過頂，目空四海。

胡小先與夏振聲的談話，使他覺得該教訓教訓這年輕人一下，一聲：「站住。」

身法還眞快，胡小先還沒有分清話聲來自何方時，他已落身在胡小先的面前。

秦誼自有一股凌人的威勢，這股氣勢，使胡小先很是不安，同時也激起了他的惱怒的情緒。

胡小先當下打量了秦誼一下，道：「你又是紅葉莊的甚麼人？」

「少莊主秦誼。」

胡小先點頭道：「好，你算是正主兒了，在下就要向你要人了。」

秦誼一怔道：「要甚麼人？」他倒不是故意裝作，因爲他是剛回來，莊中發生了甚麼事，他根本不知道。

可是，站在胡小先的立場可不是這樣想，不但胡小先不會這樣想，任何人在這種場合也不會這樣想。

一種無名怒火，在胡小先眼中爆射而出，冷笑一聲，道：「憑你這副裝模作樣的嘴臉，就知道你們紅葉莊不是甚麼好路數，我胡某人今天就大開殺戒，也不算爲過了。」

「鏘！」的一聲，刀光一閃出了鞘。

胡小先厲聲喝道：「現在你要不快把人交出來，在下就要你血濺五步，屍橫就地！」

秦誼自出生以來，只有自己瞪眼看人，人家那敢橫眼看他，當面這小子簡直是吃熊心豹子膽，忘了自己的姓氏了。

人家發了橫，那秦誼却笑了起來，道：「你要向本少莊主動手？」

眼中盡是不屑之色。

總管夏振聲跨步到秦誼身邊，叫了一聲，道：「莊主……」

秦誼揮手止住夏振聲，道：「現在不是你說話的時候，有話待會兒再說吧。」

秦誼的公子脾氣，夏振聲最是清楚，他說不聽，最好是馬上住了口。

秦誼望着胡小先輕笑道：「你有甚麼本事練出來吧！」

胡小先道：「取出你的兵刄來。」

秦誼道：「你要本少莊主動兵刄，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胡小先雙目之中怒火熊熊，就他師父名震天下的魔刀，也不敢輕視他這十幾年來所下的苦功，你秦誼是甚麼東西，這樣的目中無人。哼！你這叫自尋死路。

秦誼還是那樣態度，輕鬆地笑道：「朋友，你這樣容易衝動，已犯了武家大忌，你不戰已經敗了。」

胡小先倒吸了一口長氣，緩緩的一揚刀頭，道：「朋友，在下再問你一句，你動不動兵刄？」

秦誼道：「囉嗦，你出手吧！」

胡小先道：「不教而誅之謂之虐，在下話已表明，你要死在在下的刀上，那就怨不得在下沒給你機會了。」

猛然暴喝一聲，道：「看刀！」

喝得猛，叫得凶，看他出刀的勢子，却一點也不猛，一點也不凶，只是輕描淡寫的一遞而去。

秦誼到底是名家子弟，人雖狂妄，眼光還是識貨的，胡小先這一刀，看得他臉都變了色。

夏振聲更是大驚失色叫道：「少主，快退！」

只是，胡小先的刀勢已發，已不容許秦誼脫身出去了，沒有刀光，但却有一股凌厲無匹的勁氣，罩住了秦誼全身各處要緊部位。

秦誼雖說不動用兵刄，這時却甚麼都顧不得了。

好在他的金筆就帶在身上，拔筆的手法也有相當火候，金光一起，湧向逼來的刀勢。

在正常情況之下，憑秦誼金筆上的造詣，就算不是胡小先的對手，至少也可支持十招二十招的。

可是現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

了，他不但先機全失，心理上也失去了平衡，由極度自大，跌到了極度惶恐，應有的功力，十分也使不出五六分了。

秦誼的金筆雖然出了手，却形同螳臂擋車，對於胡小先如輪的刀勢一點作用也沒有。

登，登，登！

秦誼只有一步一步的後退，當他退到無可退的時候，該是甚麼後果呢？

突然，有人發出一清脆的喝聲：「胡大哥，刀下留人！」

惡徒施計　騙取錦盒

能叫他胡大哥的只有一個人，白玲子是也。

胡小先是爲了白玲子而來，白玲子現身了，他無趕盡殺絕之理。

胡小先刀勢一停，停在秦誼胸前之處，但沒有馬上回刀入鞘，他先防了一着。

胡小先目中餘光向白玲子望去，只見白玲子身上還帶着傷，被一位白衣少女扶着出現在石階之上。

那少女閑雅之至，絕不是普通丫頭人物。

白玲子又叫了一聲，道：「胡大哥，這完全是誤會，你把刀收了吧！」

胡小先是收回了，却沒有走上台階去與白玲子相見，只遙遙的一抱拳道：「既然事出誤會，那就算了，錦盒我已收回，就此告辭了。」於是轉身向莊外走去。

大門前總管夏振聲橫身擋住了他。

胡小先劍眉一軒道：「貴總管眞要來個血濺黃沙？」

夏振聲道：「公子這說就言重了，老朽只是請公子留步，莊內奉茶。」

胡小先道：「不必了。」

「胡大哥，你要這樣下去，就顯然心胸太狹小了。」請將不如激將，白玲子這一句話說的正是節骨眼上。

胡小先哈哈一笑道：「小妹子，我是有點怕了妳們啊！」

白玲子笑吟吟的道：「來，來，不打不相識，小妹給你引見位朋友。」

胡小先跨上了石階，白玲子指着她身邊的白衣少女道：「這位是秦姑娘，紅葉山莊的女少主，那位……」轉手一指秦誼，秦誼已經不知去向了。

年輕人，尤其是一個心高氣昂的年輕人，敗得這麼慘，實在不好意思自留，偷偷的走開，倒也是人之常情。

白玲子指出去的手有點收不回來了。

秦姑娘秦婉如冷笑一聲，道：「別理他，一向就自以爲了不起，叫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對他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秦姑娘也是一個聰明人，不這樣說兩句，白玲子這指出去的手，眞不好意思收回來。

胡小先歉道：「在下魯莽，得罪之處，尚請見諒。」

秦婉如道：「胡大哥，這話該是小妹代家兄說才是，胡大哥不怪家兄無禮吧！」

胡小先哈哈笑道：「豈敢，豈敢！」

話鋒一轉，轉向白玲子道：「白姑娘，令祖有甚麼話要吩咐小兄的？」

白玲子道：「那錦盒是……」

胡小先接口道：「這個杜大哥已經告訴小兄了！」

白玲子道：「你們見過面了，沒打起來吧？」

胡小先一笑道：「他沒告訴妳，我們已結手足之情麼？」

白玲子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很好，以後你們就不會永無休止的打鬥了。」

胡小先微微一笑，說道：「我們是私交公誼各不相擾，該打的時候，還是照打不誤。」

白玲子剛升起的笑面，不由得又是一收，搖搖頭道：「小妹對你們的纏鬥，眞有說不出的難過。」

胡小先道：「師命所在，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白玲子沉吟了一下道：「小妹不想留你了。」

胡小先會心地點頭道：「其實小兄原不該留下來，告辭。」

抱拳向秦姑娘拱了拱手道：「打擾了，後會有期。」話聲中，身子向後一仰，人已倒飛了出去，單手一撐地面，就平飛着出了莊門。

秦婉如悵然地道：「玲妹妹，妳爲甚麼不把他留下來？」

白玲子道：「你要我說眞話呢？還是說假話？」

秦婉如道：「假話令人傷心，眞話令人傷情，我兩者都不願意聽，我想你要他走，一定有妳的理由，那就不說也罷。」

白玲子道：「我也想走了，妳不反對吧！」

秦婉如道：「妳傷勢沒關係了麼？」

白玲子道：「傷勢不是問題。」

秦婉如道：「妳還有甚麼問題？」

白玲子道：「問題在我心中，我走的原因，就是想證實一下心中這個問題。」

秦婉如點頭道：「這樣說來，我就不留妳了，不過我有一句話想

問妳……」

白玲子一笑道：「有話就問吧，別吞吞吐吐了。」

秦婉如道：「那胡大哥的刀法好厲害啊……」

白玲子截口道：「他師門不是甚麼秘密，妳聽說過刀魔沒有？」

秦婉如一震：「哦，他就是刀魔的傳人？」

白玲子道：「這也就是小妹不想再留他的原因之一。」

秦婉如點點頭道：「他得罪了家兄沒有甚麼了不起，但願我們不要得罪他。」

能惹得起刀魔的人，當今江湖上實在不多，難怪秦婉如有這種想法。

白玲子道：「刀魔的厲害，在他的刀法，不是他的人，胡大哥這人很隨和，他雖然不怕事，可是不會隨便惹事，只要令兄……」

客人批評主人，實在不合禮貌。白玲子只有點到爲止。

秦婉如道：「我知道，我擔心的也就是這一點，妹子，將來眞有甚麼誤會，妳不可能不問啊。」

白玲子一點頭道：「這點，小妹答應妳了，小妹要告辭了。」

白玲子並沒有受甚麼重傷，祇是力鬥江湖六條狠，耗盡了精力，這番休息下來，已是大好了。

白玲子出了紅葉山莊，走不多遠，她就證實了她心中所想，不錯，胡小先並沒有立刻趕回山去，他在暗暗的保護她。

這份關愛，擾得白玲子的芳心久久不能平息下來，這是一份痲煩，却正如白玲子的心意，他們兩個人都在偷偷的愛着她了。

白玲子帶着一份欣慰和一份惶恐，回到了熱鬧的市集上，略爲休息了一下，正要起身上路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個車夫，問她道：「姑娘可是姓白？」

白玲子奇怪地道：「有甚麼事？」

車夫道：「有位公子爺，叫了一輛車，命小的送姑娘回府。」

不用說，這又是胡小先的傑作，祇有胡小先才會想出這樣的週到。

胡小先始終沒有和白玲子照面，如果不是白玲子有心，就無法知道胡小先這份心意了。

胡小先望着白玲子上車，駛上了回家的道路，他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暗自忖道：「玲子是個好姑娘，唉……」嘆甚麼氣，不能想，一想就沒有理由不嘆氣了。

「好個沒規矩的年輕人，看了大姑娘，就如落了魂魄，眼都轉不過來了。」有吃生米飯的人，對他不滿了。

胡小先緩緩的回過頭來，一個糟鼻子的老頭子向他一瞪眼道：「看老夫做甚麼？老夫難道說得不對。」

胡小先心中早就不是味，劍眉一軒道：「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別看那老頭子似是誠心來找痲煩，却忍不住問道：「甚麼事？」

胡小先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你以爲你是甚麼東西，你可知老夫是甚麼人？」

那老頭子其貌不揚，手指捏着一根三尺多長的旱烟桿，頭上的烟鍋怕不有酒杯般大，看他這隻烟桿，就知他準是打穴高手，而這根烟桿也正是他的打穴兵刄。

胡小先一笑道：「在下不是東西，是人！一個不怕事的人，要了斷甚麼，在這大街之上還是在郊外，悉聽尊便。」

那老人點點頭道：「你這小子很開竅，走，咱們到郊外去。」

郊外有座土地廟，那老頭子領着胡小先走到土地廟前停了下來，嘻了一笑道：「年輕人到底還是嫩得很，也不想想落了單之後果。」

胡小先微微一笑道：「怕者不來，來者不怕，公平待我者，我亦公平待之，如果到要殺人的時候，老丈那你就禍由自招了。」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你看看，你四週有多少人？」

話聲一落，土地廟閃出來四個人，另外左右叢中，也走出了六個人，加上那老者一共是十一個人。

胡小先猛然一揚頭，星目之中稜芒暴射道：「說個理由出來，你們不惜以多爲勝，所爲何來。」

那老者嘿嘿一笑道：「祇要你知趣，我們並非非動手不可，一樣可以化干戈爲玉帛，老哥哥交上你這位小兄弟。」

胡小先一笑，道：「有這樣的好事，說來聽一聽？」

那老者問道：「老夫問你，你身上可是帶有一隻錦盒！」

胡小先點頭道：「不錯，有。」

那老者道：「祇要你把那隻錦盒交給老夫，咱們就是忘年之交了。」

胡小先道：「一隻錦盒沒有甚麼大不了，祇是甚麼忘年之交，有點不配。」

那老者就是江湖名頭高大的打穴大家「手不留金」裘成，憑他的名望身份，與胡小先忘年論交，那眞是抬舉胡小先了。因此，他把胡小先的話完全聽反了，他還以爲胡小先自謙，不敢和他忘年論交。還表現得蠻有風度地哈哈一笑道：「祇要老夫認你這位忘年小兄弟，誰敢說不配。」

胡小先道：「我說的是你不

配！」

裘成楞楞地道：「你說誰不配？」他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祇有再問一遍。

胡小先一字一頓道：「你聽淸楚了，我說你不配。」

裘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老夫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道老夫的厲害。」

胡小先道：「我知道你的厲害，除了臉皮厚之外，就從來不敢戰頭陣。」

裘成把手中的旱烟桿一頓，道：「小子，你口尖舌利，老夫現在教訓教訓你。」

胡小先取出自己的快刀，當胸一橫道：「你上吧，這次我祇要你一條手臂。」語聲冷峭，叫人聽了眞有點冒冷汗。

胡小先的刀有點怪怪的，刀頭背面多出一塊，約有一寸多長，就像人的後腰裝上多了一塊肉瘤。

這種刀普天之下祇有一把，有見識的人不會不知道這把刀的出處，這把刀，就是刀魔不全老人的魔刀。

裘成也許由於胡小先年紀輕，手中的刀雖怪，還引不起別人注意，裘成就沒有注意胡小先手中的魔刀。

大叫一聲，舞動手中的旱烟桿，便向胡小先頭上砸去。

裘成的功力雖然說不上一流高手，也是二流中的一流，在江湖上算是叫得起字號的人物，可惜，他目前碰到的胡小先，却是一流中之一流的高手，他旱烟桿一遞出，胡小先不讓不退，甚至連眼皮也沒有動一下，手中刀勢一翻一轉，刀刃就貼在裘成腕脈之上了。

刀刃祇要向下一沉，裘成的手腕就祇有分家了，但胡小先却沒有下毒手，祇是喝聲道：「說，你要我的錦盒何用？」

這隻錦盒所關係的祇是私事，外人如此覬覦，必有原因，這一點胡小先不能不先弄淸楚。

刀刃不但凉，而且凉得叫人全身發抖，現在裘成知道胡小先剛才那句「不配」二字的意思了。

同時，裘成也注意到胡小先的刀怪狀了。

他的臉色立時變得慘白，顧不得手下，雙膝一軟，就跪在地上了：「少俠，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饒命。」

像裘成這類脚色，實在有點勝之不武，雙膝再這樣一跪，他的品格又更等而下之了。

胡小先刀鋒一收，冷然道：「說，你要這錦盒何用？」

裘成結結巴巴的說了半天，才湊成一句話：「有人出一萬兩銀子，收買少俠身上那隻錦盒。」

胡小先道：「收買的人是誰？」

裘成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這句話絕對可信，收買的人也絕不會隨意暴露自己身份，所以再問下去不但白問，而且，祇有生氣。

胡小先冷冷的道：「自己留下一條手臂，去吧！」

裘成叫道：「少俠……」

胡小先道：「你自己動手，你可以砍你的左手，要我動手的話，我就要你的右手。」

裘成又叫了一聲：「少俠，請饒過小人這遭冒犯之罪。」

胡小先不再答話，却又把歸鞘的刀拔了出來了。

裘成忙道：「小的自己動手，小的自己動手。」回手一掌把自己的左手切了下來。

胡小先輕嘆一聲道：「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對不起，祇有借你條手臂作個榜樣，告訴那些貪心的人，少來招惹在下。」

胡小先再一掠目四望，目光及處，祇見那些準備圍攻他的人急速轉身向前逃之夭夭了。

胡小先這一招也許太狠心，可是，大有阻嚇之功，減少了不少自己的痲煩，沒有相當能耐的人，也不敢輕捋虎鬚！

胡小先回到小市集上，胡小先自己發覺，他已被人敬而遠之了。

好快的消息！

胡小先微微一笑，穿過市集，取道回山。

回山的路程半個月左右，可是一路上再沒有人出頭找他的痲煩了。

江湖上的事，就是這樣，你怕事，事情越來越多，你眞要狠起心腸來做幾件惡毒之事，眞能收到阻嚇的作用，殺雞儆猴之效是可以收到的。

現在差不多的人就不敢自不量力的出頭找他的痲煩了。

還有兩天路程就可以回山見到師父了，胡小先的心情複雜得很，複雜到理不出頭緒來。

他跟了師父十幾年，師父苦心的教養他，把一身的絕學傳給了他，他也一向以師父的愛好爲愛好，師父的意志爲意志，從來沒有想過別的事情。

這次下山，却在他的心靈上加上太多太多的感觸，首先他對人生的存在就發出了極大的懷疑，吃苦受罪，學武練功，到底是爲了甚麼呢？

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他當然一下子想不通，事實上這個問題，又有幾個人想得通呢？

山路依然，景物依然，胡小先的心情就不一樣了。

他想，這次一定要和師父討論討論這一個問題。

胡小先的師父刀魔不全老人和杜平的師父劍怪無是先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劍怪無是先生爲人比較固執，所以教出來的弟子杜平也比較固執缺少變化，刀魔不全老人就靈活得多了，所以胡小先的做人態度也就和杜平完全不一樣了。

胡小先回到師父刀魔不全老人隱居的地方，老遠就發現師父正和一個黃袍老人在一棵大樹下面弈棋。

那棵大樹對他們師徒可不尋常，那棵大樹可說是涵蓋了他們師徒的一切活動，讀書在那裡，練功也在那裡，談天說地也在那裡，除了睡覺，差不多大部份時間都在這裡。

胡小先歡呼了一聲：「師父，我回來了！」人就射到了師父身邊。

師父望了他一眼，向他一伸手道：「拿來！」

拿甚麼來，胡小先便直覺的想到了那錦盒，取出那隻錦盒便遞交了給師父。

師父接過錦盒也不看一眼，便交給那黃袍老人道：「拿去！」

胡小先的想法不錯，師父早就知道他帶回來了一隻錦盒，但却沒想到師父就這樣輕輕易易的交給了別人。

這是絕不能交給別人的東西，胡小先大聲叫道：「師父……」

師父的臉色出奇的難看，一聲喝道：「少給師父丟人，走開！」

胡小先暗忖道：「我幾時替師父丟人了，莫非師父是聽人家的饞言了，忙又說：「師父……」

不全老人雙目一瞪，袍袖一拂，把胡小先拂得倒飛了出去：「滾！」

胡小先眞是在地上滾了一下，但那祇是藉此化解不全老人的袖力，人並沒有就此滾開，一個鯉魚打挺，又站了起來了，祇是離得不全老人遠遠的，沒有再走過來。

胡小先跟了師父十幾年，師父就從來沒有這樣對待過他，這回怎麼了？怎會完全變了性子？

師父根本不讓他說話，可是，這時的氣生得這麼的大。

這時，祇見那黃袍老人忽然站了起來，雙手一抱拳道：「這盤棋算我輸了，告辭了。」

黃袍老人要走，這可不得了，胡小先不顧一切的又大叫了一聲：「師父，那錦盒……」

不全老人大怒道：「錦盒，錦盒，你還提那錦盒，還不快滾！」

不全老人雖不准胡小先再提那錦盒的事，却也沒有讓那個黃袍老人走，一把拉住那黃袍老人道：「這盤棋你明明沒輸，怎能算輸，坐下，別理劣徒，我們下我們的棋。」

胡小先就常常陪師父下棋，陪師父下棋，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輸不得，也贏不得，輸了準被罵爲沒出息，連棋都下得不好，贏了也照樣被罵，甚麼都不會，就祇會下棋。

師父就是師父，爲了避免挨罵，可把胡小先的一手棋逼出來了，給你來個不輸不贏，師父總不能再罵人了吧。

不全老人就是個不服輸的脾氣，這個脾氣，害他和劍怪無是先生鬥了一輩子，如今還是沒完沒了。

胡小先忽然心頭鬱結盡除，暗中笑了起來：「老鬼，你準是爲了那錦盒，向我師父胡說八道一通，可是你千不該萬不該贏了我師父的棋，這下子你可走不脫了，哼，我總要想個法子把錦盒要回來。」

胡小先心中有了主意，便不再急着提那錦盒的事，悶聲不响的跑進了草房之內，燒水泡了兩杯香茗，又取了些松子果乾，用托盤盛着，送了出來。

有棋下，又有香茶喝，脾氣再大的人也發作不出來，何況刀魔不全老人的脾氣，看來沒有長性，發發就沒有氣力。

這時，徒兒雖然沒有聽他的話滾得遠遠的，但却把茶水送來了，再有脾氣，他也發不出來了，祇向他瞪了一眼，就雲散天晴了。

胡小先不再心急，祇要你走不了，你別想把錦盒騙去。

胡小先確有這份能耐，做到這一點。

祇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時，突然傳來一聲朗笑：「好雅興，不全老弟，你的日子可過得比老夫有意思得多了。」

刀魔不全老人見了那青袍老人先是一怔，接着哈哈一笑，忙起身相迎道：「大哥，是甚麼風把你吹到小弟這荒山野嶺而來。」

接着一轉頭向胡小先喝道：「小先，還不拜見無是師伯。」

無是師伯就是劍怪無是先生，他們二老雖然相持不下，在另一方面，却保持着兄弟相稱的情份，胡小先對這位劍怪無是先生，可說瞭如指掌，但眞正見到他的人，這却是第一次了。

胡小先心目中那份興奮自是不用說，一聲：「師伯，小侄叩見你老人家。」人就撲地拜了下去。

劍怪無是先生受了他一禮，哈哈一笑道：「好，好，好一個少年英才，少禮！少禮！」

胡小先拜罷起來，人都幾乎氣得要吐血了，敢情那黃袍老人趁着

這時刻不聲不响的走了。

胡小先失態的道：「那黃袍老人那裡去了？」

刀魔不全老人道：「他在這裡不方便，走了也好。」

胡小先頓足道：「師父，你老人家上了他的當了。」

刀魔不全老人臉色一寒，道：「小先，你太沒規矩了。」

在無是師伯面前，師父實在丟不起這張面子，祇有暗嘆一聲，悻悻不已。

劍怪無是先生却不放過這個機會，問道：「小先，你師父上了誰的當？」

胡小先不能丟師父的臉，祇有顧左右而言他道：「師伯，杜大哥給你帶回那一隻錦盒，你老人家見到了沒有？」

劍怪無是先生道：「甚麼錦盒？」

胡小先道：「那錦盒是明明老前輩的遺物，家師與你老人家每人一個。」

劍怪無是先生急道：「有這回事，老夫還不知道，老夫回山去了，告辭！」

劍怪無是先生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照說，這是必然的，並沒有甚麼不合理。

刀魔不全老人却楞住了，大叫一聲，道：「甚麼，你說那錦盒是明明前輩的遺物，你為甚麼不早說？」

胡小先可不能頂撞師父，說師父不讓他說，祇是苦笑一聲道：「師父，那黃袍老人到底是誰？他說了徒兒甚麼壞話？」

不全老人道：「老夫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他是迷路而來，因見桌上有棋子，於是談到棋藝，接着，我們就對弈了起來。」

胡小先道：「你們一定談過錦盒的事，那又怎麼樣談起的？」

不全老人長嘆一聲，道：「也許也是為師父伏蟄太久，失去了應有的警覺之心，無意之間，談到他迷路的原因，是因為失落了一隻錦盒，被一個年輕人撿去。說起那年輕人的衣着相貌，可不正是你，所以為師能不叫你把錦盒還給他。」

胡小先搖着頭道：「君不可欺之以方，如今的世道，與從前是大不相同了，不對……」說話之際，忽然臉色一變，想起了一件可能的事。

不全老人問道：「甚麼不對？」

胡小先道：「師父，自你隱居此地之後，就徒兒記憶所知，無是師伯好像從來就沒有來過。」

不全老人道：「為師也沒有去過他那裡。」

胡小先道：「師父，你看他會不會是個假冒的？」

刀魔不全老人一怔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胡小先道：「他來得奇怪，走得也快，都不正常，祇怕他之來，是掩護那黃袍老人退却。」

刀魔不全老人沉思着道：「是有可能，但為師却看不出他不是無是先生。」

胡小先道：「他要不是匆匆的逃走，祇怕過不了多久，就要露出狐狸尾巴……師父，咱們追下去，不能讓他們得手。」

刀魔不全老人點頭道：「好，我們分頭追人。」

胡小先當先追了出去，他是朝着下山的路追去，大約祇追了三四里，他就追上了那黃袍老人。

祇是那黃袍老人變成了一個死人，背靠一棵大樹，胸口却插着一把尖刀，把他釘在樹上，不走近前，還以為他是在休息呢？

身上當然不會有那隻錦盒，看來他祇是一個可憐的被利用者。

胡小先却恨恨的一跺脚，繼續向山下追去，還有一個青袍老人，他也脫不了干係。

山下有一個村鎮，胡小先對這個村鎮很是熟悉，因為，每個月的日用食品都是在這個村鎮採購的，日子久了，村鎮上自然就有了不少朋友，他在村鎮上要打聽點甚麼消息，自然是輕而易舉，只是他問了半天也問不出甚麼，據村民說，這些天來，村中沒有來過陌生人，更不要說甚麼青袍老人黃袍老人了。

胡小先失望地方待轉身回山，忽然有人叫了他一聲：「胡大哥！」

是小癩子，小癩子十五六歲，是這村鎮上的小樵夫，經常進山打柴，胡小先還教他二三手粗淺功夫，所以他們的交情很好。

胡小先道：「小癩子……」

小癩子道：「你問那二個人我都見過。」

胡小先問道：「你在那裡見過？」

小癩子道：「黃土坡那座破廟中。」

胡小先道：「去，我們去看一看。」

黃土坡那座破廟可破得相當厲害，門窗全無，只差沒有倒坍。

青袍人果然在這裡，只是和黃袍人一樣，也是死了，也是胸口上一把尖刀，人就被釘在大殿上。

青袍老人易過容，本來面目平常得很，他身上的綫索又斷了。

下手的人不但心狠手辣，而且還是個詭計多端的人，胡小先只有把屍體埋了，趕回山去向師父稟報。

途中經過黃袍人屍體時，把黃袍人也埋了，只留下那尖刀算是唯一的綫索。

胡小先找到兩具屍體，刀魔不全老人自然甚麼也找不到，他已先回到屋前大樹下，望着有蓋頂的枝椏發楞。

憑他刀魔的聲望，居然有人敢在他眼皮底下惹是生非，他內心之中自是有着說不出的憤怒。

胡小先空着雙手回來了，刀魔不全老人搖搖頭道：「你也跑了個空？」

胡小先道：「他們兩個人徒兒都找到了。」

刀魔不全老人道：「為甚麼不把他們帶回來？」

胡小先一笑道：「他們兩個都成了死人，徒兒把他們帶回來幹甚麼？」

刀魔不全老人一嘆道：「老夫忘了囑咐你，一定要留活口。」

胡小先道：「就是你老人家不吩咐徒弟，徒兒也知道留活口要緊，可是，徒兒找到他們時，他們早就變成一具死屍了。」

刀魔不全老人道：「這樣說來無是先生那老兒也是假的了。」

胡小先點點頭道：「他的本來面目……」他本來要說平常得很，忽然像發現甚麼似的雙目一張，改口接道：「他們的相貌平常，但是鼻頭上有一塊白斑，算是一個特徵，此外，便是兩把殺死他們的尖刀了。」取出尖刀，擺在桌上。

刀魔不全老人冷笑一聲道：「老虎不發威，被人當作病貓了，可惱可怒！」

胡小先道：「師父，你老人家不要氣惱，常言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你老人家教了徒弟一身絕學，以後該是徒弟的事了，徒兒要不能弄個水落石出，豈不叫人笑話？」

刀魔不全老人長嘆了一聲，道：「這實在是個笑話，要給無是老兒說笑兩句，老夫可眞無地自容了。」

胡小先心中一動，道：「錦盒一共是兩隻，我們的一隻出了事，只怕他們也不會好到那裡去。」

刀魔不全老人一震道：「對，你說得對，他們的那隻錦盒再不能失落了，快，快到他們那裡去，告訴他們小心提防。」

胡小先一怔道：「師父……」他眞的沒想到師父心胸竟然這樣的坦盪，叫了一聲師父之後，自己的臉都紅了。

不全老人接着又道：「茲事體大，且慢，為師和你一同去無是老兒那裡走一趟。」

刀魔居然親自去見劍怪，還眞是天大的奇聞，胡小先腦子在轉，刀魔不全老人從屋內轉了一趟出來，道：「別發呆了，快去吧！」

他們剛出得山，只見對面如飛跑來二個人，四人八目相對之下，都刹住了身形，也同時齊聲道：「你們要到那裡去？」

說巧，就是那麼巧，他們居然在山口遇見了劍怪無是先生師徒。

「啊，杜大哥，你的錦盒是不是出了事？」

杜平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胡小先道：「我們的也被人騙去了，正要找你們啦！」

劍怪無是先生嘆了一聲，道：「我們要早到一天就好了。」

刀魔不全老人强打笑臉道：「大哥，我們好久不見了，請上山到小弟蝸居去暢談吧！」

他們也兄弟相稱，想來要不是明明前輩關係，他們也準是好朋友。

胡小先這種想法，杜平也有這種想法，他們兩人相望之下，不由都微微一笑。

四個人回坐大樹下，劍怪無是先生問道：「兄弟，你那隻錦盒之內是甚麼東西？你知不知道？」

刀魔不全老人搖搖首道：「小弟根本沒有看，就被人騙去了，難道你也不知道盒中裝的是甚麼東西？」

劍怪無是先生苦笑了一聲，道：「老弟，你還見到過錦盒，小兄弟連錦盒都沒有見到，錦盒就在杜平不知不覺中不翼而飛了。」

胡小先訝然道：「甚麼？杜大哥，你的錦盒是怎麼丟掉都不知道？」

杜平痛心疾首的道：「我小心翼翼的收藏在懷中，誰知回山打開一看，却變成了一塊木頭，小兄無能，好不慚愧。」

胡小先道：「這不成了無頭公案？」

杜平道：「可不是，能找誰去？」

劍怪無是先生道：「兄弟，你看可能是甚麼人幹的呢？」

刀魔不全老人道：「很難猜，如果能知道錦盒之內裝的是甚麼東西，就比較容易了。」

杜平一嘆道：「晚輩……」搖了一搖頭。

胡小先雙目一張，道：「徒弟知道了。」

刀魔不全老人雙眉一豎，喝道：「你好大的膽子……」

胡小先急急辯道：「師父，請不要誤會，徒弟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擅自妄窺錦盒。」

刀魔不全老人悻悻的道：「你是怎麼樣知道的？」

胡小先道：「徒兒是聽紅葉莊的一個丫頭說的。」

劍怪無是先生道：「快說，那是甚麼東西？」

胡小先道：「據那丫頭，是一

顆『白蟒神珠』，是不是『白蟒神珠』，晚輩就不能確定了。」

刀魔不全老人點頭道：「不錯，就是『白蟒神珠』，大哥，那你那錦盒之內，該是『天蜈珠』了。」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劍怪無是先生送了明明一顆「天蜈珠」，刀魔不全老人就到皇宮寶庫之內偷一顆「白蟒神珠」送給明明，爭强鬥勝，一點也不後人。

劍怪無是先生點點頭道：「小先賢侄，你遇見紅葉山莊的人，其中還有別的事故吧？」

胡小先於是把一路上發生的事情，一一說了出來，最後他又提出了他的一種看法，道：「晚輩在暗中聽那二個丫頭的談話，她們對白姑娘似乎並不友善，可是當晚輩見到了白姑娘之後，他對白姑娘又沒有甚麼不好，因此晚輩當時並未注意，如今想起來，紅葉山莊不能無疑。」

劍怪無是先生望了刀魔不全老人一眼，刀魔不全老人搖了一搖頭道：「我們還是先從別的地方着手吧。」聽他的口氣，好像對紅葉山莊有所顧忌似的。

劍怪無是先生點點頭，雖沒有說話，態度是一致的。

胡小先望了杜平一眼，杜平是甚麼反應都沒有，胡小先得不到他的共鳴，只有自己笑了一笑。

這時候，劍怪無是先生忽然說道：「兄弟，你看她把兩顆珠子還給我們是甚麼意思？」

刀魔不全老人道：「叫小弟的看法，有二種意義，一種是『還君明珠淚』，另一種是：『珠還合浦』，這兩種意思到底誰是，小弟就說不上了。」

劍怪無是先生笑了一笑道：「就小兄的看法，只怕兩種意義都有……唉，近來我也想通了一件事，幾十年的飄香夢，我們也該醒一醒了。」

刀魔不全老人雙目精光閃閃的道：「你不爭她的遺骸麼？」

劍怪無是先生道：「她本是無礙仙子身，我們誰爭得了她，都是冒瀆她，爲甚麼不讓她清清靜靜的永留仙境呢！」

刀魔不全老人長嘆了一聲，點頭道：「大哥說得是，我們的飄香夢也該醒醒了。她的『還君明珠淚』已見心意，我們就尊重她的心意吧！」

劍怪無是先生哈哈一笑道：「現在，我們可眞是兄弟了。」

刀魔不全老人伸手把着劍怪無是先生的手掌，道：「大哥，她的另一個心意，我們也替他了了吧？」

劍怪無是先生點點頭道：「小弟正有此意。」

刀魔不全老人接着暴喝一聲道：「你們兩人還不下跪！」

這聲暴喝好沒來由，杜平乖乖的跪下來了，但胡小先却跪得有點勉强，而且，還叫了一聲：「師父，徒兒又做錯了甚麼事？」

刀魔不全老人冷然道：「你就不能像你杜大哥一樣靜待吩咐。」

劍怪無是先生哈哈大笑道：「有其師必有其徒，你早年還不是一樣，就是一股子昂揚之氣。」

刀魔不全老人原就不是一個過份嚴肅的人，不由莞爾一笑，道：「大哥，你這一說，小弟這徒兒就要飛天了。」

劍怪無是先生笑笑，從懷中取出一個小錦囊，交給杜平，道：「平兒，你得能列身老夫門下，完全都是你明明師姑之情。你明明師姑也有份東西給你，現在是轉交給你的時候，你拜受吧！」

原來是這回事，杜平欣然拜受了那小錦囊。

刀魔不全老人一正臉色道：「小先，你也有一份，是你明明姑姑留給你的。」那也是一個錦囊。

胡小先拜領過那隻小錦囊，正要開啟的時候，刀魔不全老人又大叫一聲道：「小先，擺棋來，爲師要和你大師伯在棋藝上一分高下。」

胡小先替他們送上了棋具，一拉杜平退了下去。

雖說他們的小錦囊都是明明師姑留的，但他們都有尊重對方隱私的習慣，是以誰都沒有探視對方的意念，祇各自打開自己的小錦囊。

杜平的小錦囊中有三樣東西，一枚小玉珮，一張小紙片，小紙片上先寫着稍大的八個字，「珠還合浦，認祖歸宗」，另外有一行小字，便是他生身父母的姓名和他父母的籍貫。

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杜平却忍不住輕泣了起來。

胡小先的小錦囊的內涵和杜平的差不多，祇是沒有玉珮，祇有一枚生了銅綠的銅錢，小紙條也是寫着：「珠還合浦，認祖歸宗」八個字，祇是他祇有母親的姓名，而父親則不詳。

不管怎麼樣，這總是叫人高興的事，胡小先一扭頭，見杜平正在流淚，他不由一震道：「大哥，你怎樣了？」

杜平又笑了起來道：「我高興得很，我知道我的身世了。」

胡小先道：「恭喜大哥。」

杜平道：「你呢？」

胡小先道：「我也同樣的高興。」心中祇有一點遺憾，就是沒有父親的姓名，當然，他沒有說了出來。

杜平又問道：「兄弟，你的老

杜平與胡小先二人把惡徒打得落花流水……

家在那裏？」

胡小先道：「小弟原籍是三湘桃源，大哥，你呢？」

杜平道：「我也是三湘人，你是桃源，我是桃村哩。」

胡小先微微一怔道：「桃村？」

杜平道：「桃村是一個小地方，離岳陽不遠。」

胡小先道：「大哥準備甚麼時候回家去？」

杜平道：「這個要看師父的意思了。你呢？」

胡小先道：「我想先把錦盒找回後，再作回家打算。」

杜平道：「要把錦盒找回來，可不是一天二天的事。」

胡小先道：「一天找不回錦盒來，我就一天不回家。」

杜平道：「如果永遠找不到？」

胡小先道：「我就永遠不回家。」這種語氣，好像有點不像胡小先平日的行爲作風。

杜平這老實人都覺察到了，不由一怔道：「兄弟，先回家一趟也不礙我們追回錦盒呀，難道你不想你的家？」

胡小先訕訕道：「想，我當然想我的家，祇是我擔心一件事。」

杜平道：「回家有甚麼擔心的？」

胡小先道：「大哥，有件事實，你看出來沒有？」

杜平道：「甚麼事？」

胡小先道：「過去你我師父之間之爭，那祇是情愛之爭，與意氣之爭，若論誰勝誰敗，最多是我們四個人之間的事而已。現在那小錦盒中的事可有點不同了，剛開始就已經死了兩個人，足見對方的心狠手辣，萬一將來他們在情急反噬之下連累到我們的家人，那就不如暫時沒有家的好了。」

這個顧慮實在有道理，杜平大爲佩服道：「老弟，說得有理，現在我們師徒四人，就是天塌下來，也沒有甚麼可怕的，加上家人的負擔，就縛手縛脚了……」

胡小先道：「何止縛手縛脚，簡直就是註定失敗的命運。」

杜平道：「不會這麼嚴重吧。」

胡小先道：「直到了緊要關頭，你是選擇你的家人呢，還是那錦盒。」

杜平不思加索地回答道：「當然是家人。」

胡小先道：「這就是了，這不是註定失敗的嗎？」

杜平想了一想，道：「你說得有理，可是，我好想家，我眞恨不得馬上就飛回去。」

胡小先緩緩的道：「當然事情也有變通之法，明裏不宜相認，暗中回去看看，又有何不可。」

杜平一笑道：「兄弟，下山之

後我們一路走，你先陪我去一趟桃村，然後小兄陪你走一趟桃源，可好？」

胡小先搖搖頭道：「我不想先回去。」

杜平說道：「你不是說可以暗中回去麼？」

胡小先答道：「大哥，小弟說的是不想……」

杜平道：「爲甚麼？」

胡小先道：「小弟有小弟的原因，大哥就不必多問了，啊，我們也該去看看師父他們去了。」

胡小先是個智慧型的人，有母親沒有父親，在他心目中可不是個好現象，父親可以早逝，也可以失去音訊，總不能沒有姓名吧。

這個結在胡小先的心中，使他頗不是味，所以他對家的期盼，沒有杜平熱烈。

回到屋前大樹下，殘棋猶在，却不見了兩人的師父。

石桌上，有用大力金剛指留下的一行字：「去，去，去，你們去辦你們的事吧。」

劍怪、刀魔就祇留下這樣的一句，不聲不響的走了。

杜平慌驚失措道：「兩位老人家也沒有留下指示，這樣一去，我們如何是好。」

胡小先說：「兩位老人家的脾氣向來就怪，要我們走，我們就走吧。」

杜平道：「我們到那裏去？」

胡小先道：「你不是想回家去看一看麼？小弟先陪你去一趟桃村。」

杜平高興地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

離開之前，胡小先還有點惜別之情，他小心地把屋裏屋外收拾了一遍，然後才和杜平一同下山了。

下山後，胡小先可使了一招絕招，放出一個謠言，說：「那失去的二隻錦盒中，一隻盒內藏有一張藏寶圖，另一個錦盒之內是一種奇絕天下的武功秘笈。」

謠言止於智者，但普天之下，茫茫衆生之中，又有幾人是智者。

所以，胡小先謠言放出之後，他們還沒有走出百里之外，這謠言已是轟動了大半個江湖。

杜平擔心地道：「兄弟，你這樣誇大其辭的把話放出去，弄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豈不增加我們自己的麻煩。」

胡小先笑道：「我們錦盒之失落，一無綫索，二無證據，要去找它，何異大海撈針，這樣一來可好了，不用我們去找它，自有別人去代我們找它，先省省我們的精神，現在咱們甚麼也不管，先到桃村去看看再說吧！」

杜平道：「兄弟，說實在的，好在師父師叔不要我們再鬥了，否則，以你的足智多謀，小兄最終非敗在你手中不可。」

胡小先搖首道：「錯了，落敗的一定是小弟我。」

杜平苦笑說道：「兄弟，你別罵人了吧。」

胡小先道：「小弟說的是眞話，大哥，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長處，你的腦子並不比小弟差到那裏去，你爲人厚重，許多事情不是想不到，祇是不屑去想，不屑去爲吧了。」

杜平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把小兄說得太好了。」

胡小先道：「還有，你認定一件事之後，絕不三心兩意，抱定決心勇往直前，不達目的不止，小弟就沒有這個長處，就以上次和你比鬥時的情形來說，小弟的功夫就沒有你的紮實，要不使點小聰明，那能砍你那一下，這都是因爲你經驗不足之故，一旦你經驗充足之後，小弟在你手中，就使不出甚麼花招了。」

這些話原是不該說的，等於把自己的短處完全暴露出來，可是胡小先沒這麼想，他是一片純情的把杜平當作兄長看待。

杜平伸手抓着胡小先的手臂，感動地道：「兄弟，你機警靈敏，應變之能快人一等，小兄實在是萬萬不及，其實說到你的武功，一點也不比小兄差，你不見二老打了幾十年，就打不出一個誰勝誰負麼？你只要功夫練得踏實一點，將來的成就，必然超過小兄了。」

杜平說的也是實話，只是胡小先能做到這一點麼？又到甚麼時候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短短的幾句話，兩人都覺得彼此之間的距離完全消失了。

胡小先反手一把，握住杜平的手道：「大哥，咱們好好聯手幹番事業出來。」

杜平點點頭道：「好，就這樣一言爲定吧。」

胡小先哈哈一笑，道：「現在我們就加快脚程吧。」他是一語雙關，脚下也眞加快了速度，急急向桃村奔去。

儘管江湖傳遍了刀魔怪劍雙雙失落錦盒之事，但眞正認識這一對刀魔劍怪的傳人的，眞還少之又少。

所以，他們雖然揚長而行，却也沒有人把他們看在眼裡，因此，也就沒有人找他們的麻煩。

一路上平安無事，這天他們走到了岳陽。

岳陽是個大地方，而且又是個有名的大地方，他們在岳陽早早的落了店。

在岳陽樓用過晚飯，杜平急於

想瞭解桃村的情形，少不得向店小二打聽起桃村的情形來。

店小二一聽杜平問起桃村，眼睛一瞇，笑道：「公子爺，你要問桃村的事，可問對了人，小的就是桃村人，桃村的事，小的無一不知，無一不曉。」

杜平大喜道：「請坐下，我們談一談。」

店小二笑嘻嘻的道：「公子爺，現在小的可忙着哩，對不起，小的有空時再向公子爺稟報吧！」

店小二的話也是實情，但並不盡然。

胡小先微微一笑，塞了塊銀子給店小二，店小二正要轉身而去的身子停了下來，俯着身子道：「公子爺，小的先給二位到外樓安排一副茶座，小的馬上就過去向二位公子回話。」

茶座是外樓最好的位子，杜平與胡小先剛落座，座前就出現了一個人，但，不是那店小二，而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三十歲左右，衣裝打扮不文不武的人。

那副長相不討人歡喜，更叫人生氣的是，他居然用一根指頭，敲着他們的桌面，道：「喂，你們剛才可是打探桃村杜家？」

一聲杜家，在杜平是甚麼不愉快的反感也沒有了，臉上一笑，人也站了起來，道：「是，是，尊駕知道杜府？」

那人一搖頭道：「不知道！」

杜平一怔，臉上的笑容可就僵住了。

胡小先冷笑一聲，道：「你在開甚麼玩笑？」

那人笑笑道：「本大爺那有心情和你們開玩笑。」

胡小先問道：「那你是幹甚麼的？」

那人道：「本大爺是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杜平道：「甚麼事？」

那人說道：「不准再打探桃村的人和事。」

胡小先的劍眉軒了起來：「憑甚麼？」

那人一拍桌子，道：「就憑我岳陽管大爺三個字。」

「哼，你管大爺算是老幾，涼快涼快去吧！」

那位管大爺可眞聽話，身子凌空而起，直向樓外飛去。

最後，只聽得卜通一聲，掉到湖中涼快去了。

出手的人不用說，準是胡小先。

杜平輕輕的道：「老弟，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一語未了，桌前又來了四個惹人生氣的人，那是一個年輕人，三個壯年人，直逼桌前的是三個壯年人，年輕人站在那三個壯年人身後。

看樣子，那年輕人才是惹事生非的正主兒。

胡小先翻着眼皮說道：「三位有何見教？」

其中一個壯年人道：「剛才可是你動手把小三子拋到湖中去的？」

胡小先點點頭道：「尊駕眼力不錯。」

那人道：「你的膽子不小……」

胡小先冷笑一聲，截口道：「你的膽子更大，居然找到我們兄弟身上來。去你的。」

憑胡小先的身手，那只有乖乖的聽話，凌空落跌到湖中去了。

輕描淡寫的又一個被丟到湖中了，這種手法，在行家眼中可就不等閑了。

全樓一陣大嘩。

杜平輕笑道：「兄弟，不能過份。」

胡小先微微笑道：「大哥放心，小弟自有道理。」

杜平一皺眉頭，另外兩個壯漢已大吼一聲，齊向胡小先撲去。

胡小先出手之間，就像玩燈草人似的，那二個壯漢被胡小先一托就托得自己衝到湖中去了。

接着又見胡小先人影一晃，伸手向後面那年輕人肩頭上搭去。

那年輕人想閃又想還手，可是，他只能想一想，既閃不開，也還不了手，胡小先的出手太快，五指向他肩頭上一落之後，他全身的勁力都不聽使喚了。

胡小先請客似的一躬身道：「朋友，請坐。」

那年輕人這不聽話也不行，只有乖乖的坐了下去。

杜平雖然相信胡小先必有道理，但眼看着胡小先這股凌人的氣勢，心中總不是味道，忍不住輕叫了一聲：「兄弟……」

「兩個小輩竟然目中無人，在岳陽地面上橫行霸道起來，報上你們的姓名師承來，老夫好好教訓你們兩個狂妄的小子。」

酒糟鼻子大胡蘆，比那挺身而出的人打眼得多了。

有人「啊」的一聲道：「洞庭酒俠出面了，可有得看了。」

洞庭酒俠李黑人如其名，長得又黑又小，全身只有三大，背上的酒葫蘆大，臉上的酒糟鼻子大，還有就是嗓門子大。

胡小先明知故問地一豎眉毛道：「你是甚麼東西？」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不認識老夫，總該聽說老夫的這個酒葫蘆吧！」

胡小先嗤笑了一聲道：「酒葫蘆有甚麼了不起，在我們那裡，只

當夜壺用。」

洞庭酒俠李黑大笑道：「好小子，你跟老夫來。」說着轉身向樓外走去。

胡小先笑着道：「你不是想腳底抹油吧。」

洞庭酒俠李黑氣得一張黑臉變成了白臉，打着哈哈怒笑道：「小輩，你是自走絕路，老夫就用不着替你留面子了。」

胡小先道：「洞庭酒俠不過是個洞庭湖附近的地頭蛇，在我們兄弟眼中眞不值一哂，也好，露一手給你看看。」

話聲中，但見一道白光從胡小先身前捲起，直取洞庭酒俠李黑。

李黑一震，刀氣已壓面門，晃身急退之際，刀光已是收了回去。

洞庭酒俠李黑但覺全身一涼，一股酒泉噴了個滿頭滿臉。

洞庭酒俠李黑伸手一搭肩上的酒葫蘆，那酒葫蘆已被那年輕人劈成了兩片。

好快的刀法，洞庭酒俠李黑不但臉色變了，魂魄兒也被嚇出了竅。

就在他一楞之際，胡小先已冷笑一聲，站起來，道：「洞庭酒俠也不過如此，大哥，咱們走。」

杜平不能拆胡小先的台，只有不發一言，和胡小先下了岳陽樓。

到了店房之後，杜平才搖搖頭道：「兄弟，你未免做得太過火了一點吧，你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這樣損人。」

胡小先一笑道：「大哥，小弟這是替府上避禍呀，難道你沒有看出，我們一到岳陽就被人盯住了。」

杜平道：「這個我也看出了一點。」

胡小先道：「咱們這一擺出兇相，連你們府上的朋友都受了辱，這樣一來，再多心的人，也不會懷疑到你與桃村杜家的關係，對於你將來行動就方便得多。」

杜平說道：「你的設想是不錯，只是對洞庭酒俠太傷感情了，將來可不好相見。」

胡小先一笑道：「你要是外來的人，當然這仇是結定，可是你是桃村杜家的人，將來把話說明之後，他們不但不會以爲恥，反而會以爲榮了。」

杜平苦笑道：「兄弟，我還是不以爲然……」

他話聲未了，門上已傳來一陣叩門之聲。

「誰？」

珠還合浦　認祖歸宗

「是我，店小二。」店小二手中捧着一張帖子走了進來，雙手遞給胡小先。

胡小先一揮手，店小二退了出來，胡小先揚了一揚那帖子道：「你相信不相信，這一定是洞庭酒俠李黑下來的帖子。」他沒有先看，把帖子交給了杜平。

杜平一看帖子，笑道：「老弟，你倒有點先見之明。」

胡小先笑道：「這不是先見之明，想當然耳，他約了甚麼時間地點？」

杜平道：「時間就是今晚三更，地點是老君廟。」

胡小先冷笑一聲道：「他倒是心急得很。」

杜平道：「老弟，咱們可不能再過份了。」

胡小先道：「那要看他約來的朋友是甚麼人？」

杜平道：「這又是一個甚麼樣的說法？」

胡小先道：「要是與府上有關的人，這掩眼法兒還得繼續下去。」

杜平搖着頭爲難地道：「這……」

胡小先道：「大哥，不用爲難，由小弟我出手好了。」

他們算準時間抵達老君廟，廟門是緊緊關着的，廟門外面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早已站了兩個人。

洞庭酒俠李黑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人年約五十開外，長得方臉大耳，紅光滿臉，手中轉着一雙鐵膽，虎虎生威。

杜平的態度顯得有點不自然，胡小先就不同了，昂首闊步，氣勢如虹。

胡小先身形一駐，冷笑一聲道：「李大俠可是有點不服氣？」

洞庭酒俠李黑不待胡小先把話說完，已是哈哈大笑，截住胡小先話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少俠年少英俊，壯志如虹，老夫技不如人，敗得口服心服。」

一個成了名的人物，居然有勇氣說出這種話來，倒大出胡小先意料之外，暗暗忖道：「這洞庭酒俠李黑倒是一個表裡如一的人，算得是個漢子。」

胡小先語氣一緩，道：「那麼李大俠有何指教？」

洞庭酒俠李黑道：「指教不敢，在下想替兩位少俠引見一位朋友。」

胡小先目光向老者一瞧，說道：「就是這位前輩？前輩，晚輩有請賜教！」他可不願被人牽着鼻子走，處處採取主動。

那老者朗聲一笑道：「少俠豪氣干雲，年輕有爲，喜見武林中又添新氣象，老夫有幸得識少俠，幸何如之。」一口氣說到這裡，才緩了一緩。

那老者微微一笑，接着又道：「老夫姓杜，草字萬山，就是兩位要打聽的桃村杜家主人。」

這老者居然就是杜平的父親，胡小先不由得一楞，訕訕的抱拳道：「原來是杜老前輩，失敬失敬！」

杜萬山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少俠一路打聽寒舍而來，不知少俠有何見教？」

胡小先原先是要耍狠的，却沒想到來人居然是杜平的父親，這可作難了，微一猶豫之下……

稍後一步的杜平已是神情激動的大叫一聲：「爹，孩兒回來了！」身子向前一搶，已是拜倒在杜萬山的脚前。

杜平沉不住氣，倒給胡小先把難題解開了，事已如此，胡小先祇有發出一聲苦笑了。

最感到手足無措的就是當事人之一的杜萬山，祇見他一臉驚愕之色，向前不是，退後也不是，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胡小先在一旁道：「老前輩，可有一位兒子早年走失？」

杜萬山點了點頭，胡小先道：「他就是你早年走失的兒子，大哥，還不快把認親的物件，呈請伯父過目。」

杜平忙把證物取在手上，杜萬山睹物一震，兩行老淚已奪目而出，一把拉起了杜平，嗚咽着道：「孩子，你可想死爲父了，快起來，讓爲父看看你長得怎麼樣了。」

父子相逢的場面，實在太感動了，胡小先忍不住也流下了兩行英雄淚。

一回頭祇見洞庭酒俠李黑的眼眶之中也是淚光晶瑩，好不可笑。

胡小先向洞庭酒俠李黑抱了抱拳道：「老前輩，晚輩的不禮貌，可以算是不知者不罪吧！」

這是甚麼話，簡直沒有半點道歉的意思。

洞庭酒俠李黑也是個怪人，一點不計較，哈哈一笑道：「少俠，看來你這個場，老夫一輩子也找不回來了，不算又能怎麼樣，祇有不和你計較了。」

胡小先也是哈哈一笑道：「老前輩氣度寬容，晚輩領情。」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老夫敗是敗了，你總不能叫老夫敗得莫名其妙吧！」

胡小先道：「老前輩是想知道晚輩的刀法，還是晚輩的師門？」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不會說老夫貪心吧？」

胡小先道：「家師號稱不全老人。」

洞庭酒俠李黑一震道：「刀魔！」

胡小先點點頭道：「老前輩都知道了。」

洞庭酒俠李黑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這老前輩是做不成了，這樣吧，咱們平輩論交，你叫我一聲黑大哥就行了。」

胡小先點頭道：「好，小弟恭敬不如從命，就叫黑大哥了。」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你也不用客氣，也叫我心裡舒服一點。」

胡小先哈哈大笑道：「這叫當仁不讓呀！」

說得也是，憑刀魔不全老人的江湖輩份，胡小先有足夠的本錢，和絕大多數的人平起平坐。

洞庭酒俠李黑指一指杜平道：「令師門下就你們兩個人？」

胡小先搖了搖頭道：「杜大哥是劍怪無是先生的傳人。」

洞庭酒俠李黑迷惑的道：「兩位老前輩不是水火不相容麼？你們怎麼會走在一起？」

胡小先一笑道：「我們是各交各的，有甚麼不對？」

洞庭酒俠李黑伸了一下舌頭道：「你們兩人要是聯手起來，江湖上可有得熱鬧了。」

胡小先道：「是的，現在已開始在熱鬧了。」

洞庭酒俠李黑點點頭道：「江湖上已經傳開了，你們失落了兩件寶物，所以，你們在三湘出現，很叫人猜忌。」

胡小先笑道：「你原來早就知道我們的底細了。」

洞庭酒俠李黑道：「不能算是早就知道，祇能說是對你們的出現起了疑心。」

胡小先道：「不管怎麼樣說，現在你們儘可以放心吧！」

洞庭酒俠李黑道：「但你們也把麻煩帶到了三湘地面上來了。」

胡小先本來也是有這種看法，口中却還是問道：「此話怎講？」

李黑道：「這話說來就太長了。」

胡小先道：「那就長話短說吧。」

李黑道：「總而言之，三湘武林道與令師等有過不少過節，所以這次令師之失寶，便有人懷疑是三湘武林道所爲，甚至還有些自命不凡之人已準備前來奪寶，你說這是不是麻煩？」

胡小先微微一笑道：「家師的寶物，與三湘武林道眞的沒有關係嗎？」

李黑道：「三湘武林道目前以杜大俠爲首，杜大俠尚有容人之量，處事又以和平爲本，而且更有自知之明，絕不會做那惹火自焚之事。」

胡小先點點頭道：「我看杜老伯也不是無事生非之人。」

李黑一愣之下，大笑道：「老夫吃虧了。」

胡小先一怔道：「你吃了甚麼虧？」

李黑道：「老夫與杜莊主向來是平輩論交，現在你稱杜莊主老伯，老夫却當不上老伯了，豈不是大大的吃了虧？」

胡小先哈哈一笑道：「小弟又何嘗沒有吃虧，要不是杜大哥關係，小弟也可以和杜老伯平輩論交，稱他一聲老兄。」

說起杜老伯，不由也想起了他們父子二人，一轉頭向他們望去，不但人不見了，似乎連地方都有點不對了。

胡小先不由一怔，叫道：「他們呢？走了？」

李黑哈哈大笑道：「老弟，你眞是難得糊塗，他們是不是還在原地不得已知，但我們却是離開老君廟四五十丈遠了。」

敢情，他們因不願打擾他們父子的暢談，不知不覺間，移動了步子離開了他們。

胡小先莞爾一笑道：「看來小弟有了你這位黑大哥，高興得有點糊塗了。」

酒俠李黑說道：「我們現在回去吧。」

胡小先笑笑地道：「他們父子相會是件樂事，我們站在一旁看戲，却是件苦事，不回去也罷，咱們何不找個地方喝兩杯自得其樂。」

李黑哈哈的大笑道：「要喝酒，兄弟可找對了人，走，老夫帶你去喝岳陽地面最好的酒去。」

酒俠以喝酒出名，他說有好酒喝，自然差不了的。

那是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酒店，店外酒招上寫了一個「白」字。

洞庭酒俠李黑就有這個本事，居然在這三更半夜裏叫酒店老闆娘替他們熱酒做菜，而且老闆娘還顯得出奇的高興，一下子酒與菜都送上來了。

胡小先緩緩的喝着酒道：「黑大哥，你到過桃源沒有？」

酒俠李黑雙目一瞪，道：「你這樣問話，就該挨打，老夫要是連桃源沒到過，還配爲洞庭酒俠了？」

胡小先一笑道：「這與你洞庭酒俠四個字又有甚麼關係？」

洞庭酒俠李黑伸手作了一個式子道：「關係可大啦，你可知桃源的名釀『玉壺春』號稱天下第一，老哥哥我要沒有到過桃源，喝過『玉壺春』，這『洞庭酒俠』四個字豈不當之有愧？」

胡小先道：「這樣說來，小弟是問對了人。」

李黑拍着自己胸膛道：「桃源的事，巨細無遺，包你有問必答。」

胡小先忽然閉起了眼睛，半天沒有說話。

李黑冷眼而觀，祇見胡小先這時神情顯得有點古怪，臉色微現凝重。

胡小先輕輕一嘆，睜開雙目，道：「桃源可有一位姓胡的婦道人家。」

李黑噗嗤一笑，道：「你這話叫老哥哥答不上來，據老夫所知，桃源姓胡的沒有一千也有八百，當然，有男就有女，婦道人家，也不在少數，你祇問一個這可叫老哥哥如何回答你？」

胡小先實在問得不着邊際，自己都覺得不是話，不由笑了起來道：「小弟今天好像有點不對勁。」

酒俠李黑道：「你把範圍縮小一點，老夫替你想一想。」

胡小先放低聲音道：「小弟要打聽的是一位胡瑞君姑娘。」

酒俠李黑不自覺的跳了起來，叫道：「你找她做甚麼？」

看他那副吃驚的樣子，不用說，他不但知道她，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

胡小先保留着實情，苦笑了一聲，道：「有人要小弟送一封信給她。」

李黑笑道：「她還有朋友？這倒怪了。」

胡小先雙眉一皺道：「人總會有朋友的，黑大哥，你這話好沒道理。」

李黑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她不是沒有過朋友，而是她的性情大變之後，甚麼朋友都不要了。」

胡小先道：「她的性情怎會大變？」

李黑道：「這個……老哥哥，我就不太清楚了。」

胡小先沒有再追問下去，祇道：「她住在桃源甚麼地方？」

李黑道：「她住的地方好找得很，你祇要問果子嶺胡婆婆，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胡小先從李黑的語氣之中，聽出他對胡婆婆有着某種程度的成見，他本來還有很多話要問，祇好不問了。

不過，因此一來，使他對母親的一切，產生了無比的好奇之心，與亟欲知悉的渴念。

胡小先想到就做，放下酒杯道：「黑大哥，小弟這就到桃源去。」

李黑說道：「兄弟，你不能去……」

爲甚麼不能去？胡小先根本不讓洞庭酒俠李黑有出口的機會，因爲他身形一晃，早就走得沒了影子。

李黑悻悻的頓着道：「這個痲蜂窩要給攪翻了，又是一個天大的痲煩。」

「既然這麼嚴重，你爲甚麼還不快追上去。」老闆娘現身出來說話了。

酒俠李黑苦笑道：「三娘，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發過誓，絕不再踏入桃源一步。」

那老闆娘可也不是等閑人物，白燕子白三娘就是她，也是三湘地面上一位了不起的女俠。

白三娘微微一笑道：「可是要小妹伸伸手？」

李黑搖搖頭道：「不必了，他功力奇高，諒妳也奈何不了他。」

白三娘柳眉一顰道：「他是甚麼人，你黑大哥好像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洞庭酒俠李黑道：「妳聽說過刀魔沒有，他就是刀魔唯一傳人。」

白三娘冷笑道：「敢情，他是到三湘地面上來找痲煩的，不管胡老婆子的人如何？她總是三湘武林道上的人，這件事，小妹可不能讓外人前來三湘生事。」她本是要幫胡小先的忙的，一聽他是刀魔的傳人，語氣忽然變了，顯見她也是一個有成見的人。

李黑跺跺脚道：「三娘，妳不要胡攪了吧，從今之後，我們對劍怪、刀魔的觀念都得改一改了。」

白三娘一怔道：「爲甚麼？」

李黑道：「劍怪的傳人也回到三湘來了。」

白三娘喃喃的重複了一遍李黑的話：「劍怪的傳人也回到三湘來了……回到三湘來了。」一皺雙眉道：「回到三湘來了，這是甚麼意思？」

李黑道：「妳知不知道，劍怪的傳人和我們三湘的關係可大着哩。」

白三娘道：「別賣關子了，有話直說吧。」

李黑忍不住道：「妳道劍怪傳人的父親是誰？」

白三娘一搖頭，但祇搖了一半，臉上立時換了一副疑訝驚奇的神色道：「莫非是桃村杜家的人？」

李黑一笑道：「人家說妳白三娘玲瓏心肝眞還一點不錯，妳一猜就猜對了。」

白三娘冷然道：「馬屁別拍得太早，桃村姓杜的人家可不少，我可不知道這小魔頭出在誰家。」

李黑道：「桃村姓杜的雖然不少，但眞正說來祇有一家。」

白三娘道：「你眼中祇有杜萬山。」

李黑大叫一聲，道：「對了，小劍怪杜平就是咱們三湘杜老大早年失散的孩子，這一來，劍怪和我們三湘的過節，都不了了之了。」

白三娘冷冷的道：「劍怪的過節可了，刀魔……」

李黑截口道：「小刀魔與小劍怪是口盟兄弟。」

白三娘一笑道：「你倒會打如意算盤。」

李黑輕嘆了一聲道：「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倒是將要來的問題，我們可要好好的把握，不能再重蹈覆轍了。」

白三娘道：「可以，你也和小刀魔稱兄道弟起來。」語氣中大不以爲然。

李黑道：「小刀魔可不是一個好惹的小後生，萬一與胡婆子對上了，將來又是一場痲煩，三娘，他們鬧翻了，倒霉的可是大家。」

白三娘點頭道：「這倒是實情。」

李黑道：「你既然也承認這是實情，那就痲煩妳暗中跟下去，從中見機行事如何？」

白三娘搖搖頭道：「我不想管這事。」

「妳不管，我管……」人影一閃，帶着話兒飛去屋去了。

白三娘怒喝一聲道：「死丫頭。」死丫頭早去得沒了影子。

死丫頭就是白三娘的女兒白小珠，白小珠早就醒了。

所以，她甚麼話都聽到了，她心裏就是不服氣，這小刀魔有甚麼了不起，她就要碰他一碰。

李黑望着白三娘笑嘻嘻的道：「現在看妳管不管。」哈哈一笑，扭頭向門外走了出去。

白三娘現在是想不管也不行了，祇有一跺脚，返回房中，帶了應用之物，關好店門，從後窗追了出去。

* * *

胡小先離開白家之後，心中可是嘀咕不止，因此，他的速度也就慢了。

將要天亮時分，他又找地方坐息了片刻，當再次上路見到第一家路店，進去打尖時，身子一縮，可就走不進去了。

眼對眼的，店子裏面已坐着那位白三娘……

白三娘向他微微一笑道：「胡少俠，幸會，幸會，進來呀，怕甚麼？」

最後那句「怕甚麼」，聽得胡小先一揚頭走了進去，而且，就在白三娘同桌對面位子坐了下去。

點了一點頭，胡小先微笑道：「大娘早呀！」

白三娘道：「你却遲了一步。」

胡小先道：「在下在路上休息了一陣，大娘不是爲在下而來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這樣說，表示他的一份年輕人的傲氣。

白三娘點頭道：「不錯，少俠說得完全對了。」

胡小先抱拳道：「多謝大娘關注。」

白三娘道：「少俠不要謝得太早，我們也許不是朋友。」

胡小先冷笑一聲道：「希望大娘之來，與大哥無關。」

白三娘道：「正是他請老身來照顧少俠的。」

胡小先一怔道：「那大娘妳……」

白三娘道：「問題是李黑，但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小先道：「此話怎講？」

白三娘道：「因爲他也不知道，老身與胡婆婆至今還是好朋友。」

胡小先道：「所以，黑大哥之托，大娘是可受，可不受。」

白三娘點頭道：「老身正是此意。」

胡小先再次抱拳道：「大娘胸懷坦蕩，令人敬佩，不管來日是友是敵，大娘在在下眼中總是一個可敬的人。」

白三娘望着胡小先楞了一楞道：「少俠，看來你很明白事理，你爲甚麼還要去找胡婆婆的麻煩？」

胡小先一笑道：「誰說在下要去找她的麻煩？」

白三娘道：「你不是去找她的麻煩，那你去找她幹甚麼？」

胡小先道：「除了要找麻煩之外，難道就不能有別的事情？」

白三娘道：「老身認爲你只有找麻煩的理由。」

胡小先搖搖頭道：「大娘，妳錯了，在下此番前往，絕不是去找她的麻煩。」

白三娘道：「那你有甚麼事？」

胡小先道：「在下只是向她請教一件事情，一件以往的事情。」

白三娘道：「大姊的往事，老身多半知道，老身可以回答少俠你，你就不要去打擾她了吧。」

胡小先心頭一震，注目望着白三娘，只見白三娘神態肅然，目中一片希冀之色，顯見她與胡婆婆的感情，深厚無比，所以，才這般替胡婆婆設想。

這是很叫人感動的情誼，胡小先心中也實在感動，可是他表現出來的仍是那樣冷漠，輕笑一聲道：「好意心領，可是在下的事情，非請她當面說一句話不可。」

白三娘失望的道：「少俠不是推托之詞吧！」

胡小先回答道：「在下沒有推托的必要。」

白三娘道：「你知不知道，胡婆婆是個很可憐的老太太，別人只看到她的怪，她的不近人情，却沒有一個人眞的了解她，同情她。」

胡小先道：「這樣說來，大娘妳很了解她了？」

白三娘道：「可以這樣說，所以，老身才始終是她的朋友。」

胡小先不自覺的又抱拳一禮道：「大娘，晚輩敬妳。」不知不覺間，自稱起晚輩來。

這種不知不覺的轉變，才是一個人心中的轉變，胡小先萌生着誠摯的敬意。

白三娘似乎沒有注意到胡小先的變化，緩緩的道：「老身可以替你安排一個見到胡婆婆的機會，但是，老身有幾點要求，你要事先答應我。」

胡小先道：「甚麼要求，請明示。」

白三娘道：「第一，如果她不願意和你說話，你不可强人所難，第二，如果你們言語不合，你不可和她發生衝突，看老身眼色立時退走。第三，她最討厭帶刀見她。」

胡小先笑道：「沒有問題，完全照辦。」

白三娘點頭道：「好，老身先走了，你自去桃源落店，等待消息就是。」說着，人已站了起來，就將離去。

胡小先伸手阻住白三娘道：「爲甚麼要費這樣大的週折，晚輩隨妳一同前去，有何不妥？」

白三娘道：「胡大姊不喜歡不速之客，對你來說也是求見的一種禮貌。」

胡小先道：「大娘您說得是，不過，晚輩敢和大娘打賭，她一定不會怪責晚輩的。」

白三娘一怔道：「甚麼？你自稱晚輩了，這倒大出人意料之外了。」

胡小先訕訕一笑道：「這本是常理，有甚麼意外可言。」

白三娘道：「你比你師父近情理。」

胡小先道：「您見過家師？」

白三娘道：「見過，但我們並不認識，他是武林大豪，眼睛那還有別人。」

胡小先道：「大娘，請別把話扯遠了，我們一同去見胡婆婆的事，您還沒有點頭哩。」

白三娘「啊」了一聲，道：「對了，你憑甚麼說，她不會怪責你？」

胡小先道：「憑我身上一件信物。」

白三娘道：「可不可以先給老身看一看？」

胡小先搖搖頭道：「不，只有她老人家才可以看。」

白三娘道：「這樣說來，我只有相信你的空口白話了。」

胡小先道：「大娘，您是老江

湖，見多識廣，您看晚輩是空口說白話的人麼？」

白三娘沉思了半天，道：「也罷，老身只有相信你一次了。」

胡小先抱拳一禮道：「晚輩先此道謝。」

白三娘領着胡小先向桃源走去。

* * *

胡婆婆眞正的住家地方並不在桃源城內，而是住在鄉下，一片竹林之內，她把那一片竹林呼做「苦竹塘」。

一路上，白三娘好像心不在焉似的，時而愁眉苦臉，時而東張西望，胡小先實在有點忍不住，不由得問道：「大娘，晚輩可是使您很爲難？」

白三娘道：「不關你的事，是老身那淘氣丫頭。」

胡小先道：「令嬡怎樣了？」

白三娘道：「她本是追你而來，這時，却不見她的影子，老身是以有點不放心的。」

胡小先一笑道：「她追我幹甚麼？」

白三娘道：「她對你不大服氣。」

胡小先道：「晚輩又沒有招惹她？」

白三娘道：「因爲你是刀魔傳人。」

胡小先道：「令嬡的功力一定登堂入室了，大娘又何必替她擔心，何況，還是在妳們的地面上，誰還敢招惹她不成？」

白三娘苦笑一聲，道：「她會招惹人家呀？」

事情就有這樣怪，白三娘話聲方了，神色却是一震，道：「你看，她不就在那邊和人家鬥上了。」

大路旁有一家茶鋪，茶鋪旁邊有一棵大樹，這時大樹下正圍着一羣人，遠遠看去，人羣中正有兩個人打鬥。

一個大姑娘和一個十多歲的書生，正在人羣之中打得難分難解。

那大姑娘想必是白三娘的女兒了。

白三娘急步搶了過去，胡小先緊隨其後，白三娘走入人羣之後，却輕輕的「咦」了一聲。

胡小先輕聲道：「有甚麼不對？」

白三娘說道：「那年輕書生是外地來的。」

胡小先一笑道：「令嬡大概最愛欺負外地人了。」

白三娘望望胡小先一眼，道：「你說話有成見。」

胡小先只是一句取笑的話，白三娘却聽得有點受不住了，胡小先不敢再說，一標身滑過了人羣。

這時，那年輕書生忽然發出一聲冷笑，道：「丫頭片子，妳不回答本公子的話，本公子就要妳好看了。」

白姑娘叫聲道：「不說，不說，就是不說……」

一語未了，那少年書生已是大喝一聲：「妳給本公子躺下。」

一句話當然不能叫白姑娘躺下，話聲後的一記陰手却叫人看了咋舌不止。

白三娘首先尖叫了起來，可是她却無法解救白姑娘的危機。

他那一手不但又陰又狠，而且也下流到了極點，對男人而言，算是撩陰手，對一個女孩子而言，就不知叫甚麼了。

因爲，江湖上很少人會一對女孩子用這種手法。

那書生這一手還眞有功夫，手掌一翻就快過電光石火貼上了白姑娘下衣。

憑這一手，可見這書生根本不是東西。

白姑娘又羞又急，退不及，讓不開，她眞的祇有躺下了……

「朋友，這種手法都使得出來，在下眞替你難過。」一隻手忽然伸了過來，輕輕一帶，把白姑娘帶得飛了出去而且，正飛向白三娘。

那少年書生一招落空，眼前連白姑娘的人都不見了，雙眼一翻，瞪着胡小先，叱聲道：「小子，你該死！」揮手一掌，便向胡小先胸前打去。

胡小先微微一笑，道：「你這隻手掌，又陰又毒又下流，留下祇怕給你自己惹禍，我就成全了你吧。」

胡小先單指疾點而出，一指就點在那少年書生腕脈之上，那少年書生但覺遞出的掌力一洩，手臂也自然垂了下來，竟是再也抬不起來了。

那少年書生可是識貨之人，當時臉色大變，大叫道：「你……你廢了我這條手臂……」

胡小先道：「這是最輕的懲戒，你滾吧。」

那少年書生悻悻的道：「好，你今天廢了本公子一條手臂，連本帶利記上了，報上你的名來。」

胡小先道：「在下胡小先。」

那少年書生一震，道：「你就是胡小先？」

胡小先道：「如假包換。」

那少年書生踩踩脚轉身道：「好，本公子認識了你，後會有期。」

可是，白三娘阻住了他的去路，道：「對不起，你不能走。」

那少年書生道：「妳們要怎麼樣？」

　胡小先雙眉微微一皺道：「大娘，就放他去吧。」

　白三娘道：「少俠，你有所不知，此人包藏禍心而來，我們可以不難爲他，但不能不從他口中弄個明白。」

　胡小先點點頭道：「大娘說得是，晚輩見不及此。」指力再出，又點了少年書生三處穴道。

　白三娘與胡小先、白小珠把那少年書生帶到附近一座農莊之內，就待查問那少年書生時，莊丁進來通報，道：「啟稟三娘，莊外來了三人，求見三娘。」

　白三娘道：「是甚麼人？」

　那莊丁道：「他們不肯說，祇說見了面，三娘自然知道。」

　白三娘這時正有要事要辦，實在不願見客，雙眉一皺，搖了搖頭，道：「我這時沒空，你去委婉把他們打發走了吧。」

　「不用費心了，我們已經自己進來了。」三個人流水般輕飄飄的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三個長相非常怪的人，一個大胖子，個子高不及四尺，看來就像一個人球，一個長瘦子，却高達七尺以上，脖子上長着一個大腦袋，看來就像一根竹竿，頂着一隻大水壺，另外一人，也是長瘦子，長得和另一個瘦子一般高，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頭特別小。

　他們三個人併排一站，圓球站在中間，兩根竹竿站在兩旁，就像兩隻筷子夾了一粒湯圓，眞是好笑極了。

　當然，這個時候沒有人能笑得出來，就憑他們三個人能這樣的闖了進來，就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

　別看這祇是一座農莊，其實這座農莊就是胡婆婆的產業，莊院中人也都是胡婆婆的親信可靠的老朋友，莊中還眞有不少江湖高手，而這三個人能輕輕易易的走了進來，你能說是好笑之事麼？

　白三娘也是老江湖，在她記憶裏就想不出這三個人是甚麼來路，愣了一愣道：「三位是……」

　胡小先雙眉一皺，接上了話道：「大娘，他們三人是關外來的，很少在中原走動……」

　那胖球一翻眼道：「小子，你見過我們？」

　胡小先笑道：「沒有。」

　還是那胖球的道：「那你怎知道我們老哥們三個？」

　胡小先笑道：「沒見過你們，而能知道你們，自然是聽人說的了，這還用問麼？」

　胖球道：「我們兄弟二十多年沒有入關了，你能一見面就知道我們的來歷，這件事不能含糊，是誰告訴你的。」

　胡小先道：「我不說呢？」

　胖球道：「你既知道我們兄弟，就該知道我們兄弟的規矩。」

　白三娘一旁急問道：「他們到底是甚麼人呀，你還沒有說明白哩。」

　胡小先向那胖球一笑道：「對不起，咱們待一件一件來說，你們的話等一等回答。」

　話鋒一頓，轉向白三娘道：「大娘，他們是關外長白吉村座，沒有姓名祇有外號，人家把他們叫做蘿蔔大蒜葱，誰是蘿蔔，誰是大蒜葱，你該一目了然吧。」

　胖球當然是蘿蔔，頭大瘦子自然是大蒜，另外一位不用說是葱了。

　胡小先話聲一落，白小珠「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咚的咚，蘿蔔大蒜葱。」

　那三個人祇望了白小珠一眼，居然沒有發她的脾氣，胖球冷冷的向胡小先道：「說完了沒有？」

　胡小先道：「沒有。」

　接着又道：「他們三人原是親兄弟，不但是親兄弟，而且是三胞胎，能說話的祇有胖球一個人，另外二人是結巴，說出來的話，誰也聽不懂，所以，胖球就成了他們的老大。」

　胖球忙接口道：「老夫本來就是老大。」

　胡小先微微一笑道：「對你們三位的介紹，到此爲止，現在輪到你們了。」

　胖球道：「說老夫剛才問的話。」

　胡小先道：「你這一問不重要，待會兒你便會知道，還是你們先說你們的來意吧。」

　胖球點了點頭，指着那穴道被制的那少年書生道：「你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胡小先道：「正要問他啦。」

　胖球道：「他就是老夫兄弟三人的弟子，陳飛龍。」

　胡小先搖搖頭道：「不對吧，他可不是關外人。」

　胖球道：「咱們入了關，自然收的是關內子弟了。」

　胡小先點頭道：「說得也是，祇是，你們怎會教出這樣差勁的徒弟來呢？」

　胡小先可動上了心眼兒，拐着彎兒說話了。

　胖球可沒有胡小先這副頭腦，祇知道就話答話，道：「他還沒有學會我們的武功，自然要差一點。」

　胡小先「哦」了一聲，道：「這就難了……」

　這時，白三娘忽然尖叫了一聲道：「老身知道了……」

　胡小先一笑道：「大娘知道了甚麼？」

　白三娘指着陳飛龍道：「他叫陳飛龍，是來找胡婆婆，那他準是陳介宇的兒子。」

　胖球接口道：「不錯，他就是陳介宇的兒子。」

　白三娘臉色微微一變道：「他既然是陳介宇的兒子，少俠，那就看在他父親的臉上，把他放了吧。」

　胡小先微微一笑，拍開了陳飛龍的穴道。

　陳飛龍彆了半天，好不難過，長長的吁了口氣，大喝一聲道：「就這樣叫本公子走，祇怕沒有這麼簡單。」

　胡小先道：「那你要怎麼樣？」

　陳飛龍道：「擺酒陪禮，陪完禮之後，讓本公子把妞兒帶走，本公子就饒你們這遭冒犯之罪。」

　胡小先一笑道：「你眞是讀書人麼？」看他那副嘴臉，那裏似是個讀書人，倒似個小無賴。

　陳飛龍揚眉道：「本公子當然是個讀書人，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還有幼甚麼的……幼甚麼，祇要你能說出來，我就服了你了。」

　幼甚麼？幼甚麼？唉，就是想破自己的腦袋，自己的腦袋就是不爭氣，怎樣的都想不出來。

　白小珠笑哈哈的道：「我替你說了，那叫幼學。」

　陳飛龍臉色一正道：「對，對，對，那叫幼學……」

　白小珠又道：「還有四書你讀過了沒有？」

　陳飛龍道：「當然讀過，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幼學，不就是四書麼？」

　除了胡小先和白小珠二人，其他的人眞被他唬得一楞一楞的，不知他有多大的學問。

　白三娘一揮手道：「吩咐下去，擺酒……」

　胡小先搖頭道：「不必了，妳那酒菜留着餵豬吧。」

　陳飛龍聽話的反應倒是很快，臉色一變道：「小子，你敢罵人？」

　胡小先道：「我沒有罵人。」那是說他根本不是人。

　陳飛龍身子一晃，躲到那三個怪人身後，大叫道：「師父，這小子就是刀魔的徒弟胡小先，快抓住他，不怕他師父不出來。」

　胖球哈哈大笑道：「原來你是刀魔的徒弟，怪不得你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

　胡小先笑笑地道：「在下沒有騙你們吧，你們現在可不是知道了麼？」

　胖球道：「你師父在哪裡，快快說出來。」

　陳飛龍叫道：「師父，不要和他囉嗦，抓住他，還怕他師父不出來要人麼。」

　胡小先一點也不在乎的笑道：「家師的所在地，在下亦可以告訴你，但你們來這裡幹甚麼，敢不敢說出來？」

　胖球道：「說出來又有何妨，我們是來找胡婆婆的。」

　胡小先哈哈笑道：「好極了，我們也是要去找胡婆婆的，可說是志同道合了。」

　胖球道：「你去找她幹甚麼？」

　胡小先道：「那是在下自己的事，恕不奉告。」

　胖球道：「好，你不說也可以，現在你該說出你師父的地點了。」

　胡小先道：「你這個人既然講理，在下也不能說話不算數，家師隱居在桐柏山臥雲峯下，你隨時去，都可以見到他老人家，祇是……」

　胖球道：「祇是甚麼？」

　胡小先道：「最好自己帶棺木去，家師近來脾氣不好，見人就殺，你們可要小心了。」

　胖球冷笑一聲，轉向陳飛龍道：「你打聽胡婆婆的住址沒有？」

　陳飛龍一指白小珠道：「她知道，就是不肯說。」

　胖球打量了白小珠道：「小姑娘，小小年紀，要識得進退，現在老夫再問妳一聲，胡婆婆住在那裡？」

　白小珠一揚粉眉，道：「不告訴你們這批大壞蛋。」

　胖球目光中放出殺氣，道：「老夫要殺人了，快說！」

　胡小先插嘴道：「先別發脾氣，讓我們商量一下如何？」

　胖球冷笑一聲，算是答應了。

　胡小先向白三娘道：「我們就帶他們一同去吧！」

　白三娘怒笑一聲道：「胡小先你安的是甚麼心？」

　胡小先道：「大娘，妳先別發火，你仔細想一想，胡婆婆的住址，別的地方打聽不到？」

　白三娘道：「胡婆婆又不是見不得人，她沒有躲藏起來。」

　胡小先道：「這就是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把他們帶走又有何妨？」

　接着白三娘耳中又响起了一道蚊蚋般的細聲道：「要把他們擺在這裡，並不困難，但他們的意圖不明，隨便下手就非智者所爲了，把他們帶去，看胡婆婆意向行事，才是理性的決定，大娘以爲如何？」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力，白三娘張大着眼睛，驚悸得說不出話來。

　要知道傳音入密神功，非有極深厚內功是無法練成，白三娘她自己就沒有這份火候，因此，她能不吃驚麼。

　胡小先向她微微一笑，點了點

頭道：「大娘，說話呀！」

白三娘眼睛裡不摻砂子，長白三絕是甚麼貨色，有多麼棘手，她一眼就看出來了，憑她和莊中的人，祇怕很難佔上風，再加上胡小先這個人，就更加難了。

在這時候，胡小先有着舉足輕重的份量。

白三娘暗暗一咬銀牙，點頭道：「好，少俠，聽你的。」

胡小先向胖球道：「聽到了沒有，白大娘答應帶你們一齊去，你們願不願意？」

胖球道：「老夫可沒把你們放在眼內，多你們幾個人，又有何妨。」

第二天，一行人到了胡婆婆居住的「苦竹塘」。

苦竹塘早已接獲白三娘密報，有了高度的準備。

胡婆婆的苦竹塘佔地不小，從竹林之中穿越而過，才是她居住的房子。

她住的房子也不少，房子前面還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這時已擺好了三張桌子，桌子上備有茶點，有着主人的禮數。

接待他們的是兩個半百老人，胖球他們四人被安置坐了一張桌子。

胡小先雖是一個人，却也坐了一張桌子。

胡婆婆還沒有現身，顯得架子不小。

白三娘帶着白小珠直入屋內，半天不見出來。

胖球他們四人有一位半百老人相陪。

那半百老人非常會說話，居然和胖球他們有說有笑，使他們忘記了胡婆婆的遲遲不出來。

但胡小先却坐立不安，不耐煩了。

遠處，白小珠伸出一個頭來，向他招了一招手。

胡小先起座坐走了過去：「甚麼事？」

白小珠笑嘻嘻的道：「怪事一件，胡婆婆要先見見你。」

胡小先跟着白小珠在一間靜室裡見到了胡婆婆。

沒見到胡婆婆之前，單從婆婆兩字去猜想，準把她想成一個又乾又瘦的老太婆，見到了她之後，便覺得婆婆兩字叫得實在不切實際。

因為胡婆婆不但不是一個又乾又瘦的老太婆，實際說來她還是一個非常有風韻的中年婦人，祇是她頭上的青絲已然半白，算是有點老的意味。

胡小先見到了胡婆婆，星目中不自覺淚水泉湧而出，他一低頭，拜倒在地道：「晚輩胡小先叩見老前輩。」聲音啞啞的，顯然極不自然。

白三娘就怕胡小先惹起胡婆婆的怒惱，見胡小先表現得禮貌周到，不由暗暗吁了一大口氣，同時，也放心胡小先真的沒有敵意。

胡婆婆臉上表情平靜，緩緩的道：「聽白三妹說，少俠有件信物要給老身看看，少俠請取出來吧！」

胡小先拜罷起來，這時他的情緒已漸漸穩定了下來，取出信物雙手遞給胡婆婆。

胡婆婆信物入手，臉色忽然大變，激動地道：「你……你就是我兒……」

胡小先一輩子還沒有哭過，這時却忍不住哭叫了一聲：「娘！」就撲倒胡婆婆懷中哭了起來。

胡婆婆沒哭也沒有叫，人却昏倒了。

白三娘睹狀大叫一聲，拉開胡小先道：「還不快快扶起來，你娘昏過去了。」

胡小先見了娘，就成了小孩子，原有的應變之才，一下子齊皆不見了，祇急得張惶失措的道：「這却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白三娘樂得大笑道：「這有甚麼了不起，看你白三姨的。」

手指一落，就把胡婆婆拍醒了。

胡婆婆長嘆了一口氣，苦澀中帶着笑容道：「孩子，你終於回來了，可知道娘等你等得人都要發瘋了。」

胡小先叩首道：「孩兒不孝，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世，所以，未能前來叩見你老人家。」

胡婆婆道：「這不能怪你，娘也不知你在刀魔門下，不然娘早就找你去了。」

白三娘輕嘆了一聲，道：「胡大姐，說這些話有的是時間，門外還有客人啦。」

胡婆婆一笑，站了起來，道：「好，我們先出去看看。」

胡小先叫了一聲，道：「娘！」

胡婆婆道：「孩子，你有甚麼話說？」

胡小先道：「他們的來意，娘知不知道？」

胡婆婆道：「娘與陳介宇沒有交往，不知他們所為而來？」

胡小先道：「這件事由孩子處理可好？」

胡婆婆一皺雙眉，道：「你成？」

白三娘馬上插口接道：「大姐，你不知道，李黑就是服了小先，小先一刀把李黑的酒葫蘆劈成兩片，把李黑的膽都嚇破了。」

胡婆婆望了胡小先一眼，含笑道：「你師父倒眞教了你一點本事。」

胡小先點點頭道：「師父對孩兒盡了不少心力。」

胡婆婆道：「不過行走江湖單憑刀快，還是不成。」

胡小先應聲說道：「是，孩兒也就是這個原因，要代娘接待長白三絕。」

胡婆婆沒有答胡小先的話，却向白三娘道：「三妹，看妳這大侄子要把大姐擱到高樓上去了。」

白三娘道：「這還不好，樂得享享老福。」

胡小先道：「娘，妳答應了？」

胡婆婆道：「不答應你，成麼？」

胡小先笑道：「娘，人家都說您脾氣不大好，孩兒看您老人家的脾氣不但好，而且還好得不能再好了。」

胡婆婆的脾氣好，那祇有天知道，祇是兒子能回來，又是這樣英俊瀟灑，出類拔萃，不但滿足了她有子萬事足的空虛，也把她鬱結在胸中的怨恨消除了一大半，這時，她高興都來不及，那還有心情生氣。

胡小先可是個鬼靈精，母親心態上的變化，他是一目了然，所以，一上來就捧了母親一把，一來教母親高興，二來讓母親知道自己在兒子眼中是個甚麼形象，為了這個形象的保持，而不得不先克制自己的脾氣，在修心養性方面下功夫了。

別看胡小先這小子的心眼，在胡婆婆心上眞產生極大的作用。胡婆婆先是一楞，接着一笑，伸手搭在胡小先肩頭上，道：「孩子，娘眞要謝謝你的師父。」

大家走出屋，到了前面廣場上。

兩雄聯手　共誅惡魔

長白三絕簡直被那個相陪老者的三寸不爛之舌說得忘記了此行目的，連胡婆婆走出屋來，都沒放在心上。

還是那位陪客的老者一笑道：「敝東主出來了，老朽先退。」

長白三絕這才注目胡婆婆望去，他們不覺奇怪起來，胡小先怎會坐到胡婆婆身邊去的。

不過奇怪總歸奇怪，時間可不容許他們多想，胡婆婆已是朗聲說話了：「老身就是胡婆婆，三位叫名叫姓的來找老身，不知有何見教？」

胖球一推陳飛龍道：「你說吧。」

陳飛龍坐在椅上，也沒有甚麼見面禮，也沒有甚麼客套，開口便道：「我爹有一句話要問妳。」

胡婆婆臉色一變，胡小先望着她微微一笑，胡婆婆的脾氣就發不出來，輕嘆一聲道：「你爹是誰？」

陳飛龍道：「我爹就是齊天堡主陳介宇，陳大堡主，妳難道沒有聽說過麼？」

胡婆婆一笑道：「是陳介宇那混蛋，老身知道他，他要問甚麼話？」

陳飛龍道：「他要接妳去做堡主夫人，問妳願不願去？」

胡婆婆氣得臉色發白，一拍桌子，胡小先伸手按住胡婆婆的手道：「娘，妳祇要說一句話，是要他們橫着出去呢，還是直着出去？」

胡婆婆猛吸一口長氣，壓住了心中怒氣，一笑道：「你看着辦吧。」

胡小先離座而起，直向陳飛龍桌前走去，道：「四位起來，請自己走出去。」

陳飛龍叫道：「甚麼，你就要我們走？胡婆婆還沒有答應呢！」

胡小先道：「笨蛋，請你們走，是甚麼意思你都不知道麼？」

陳飛龍道：「不，我有話要說。」

胡小先道：「你說吧。」

陳飛龍道：「胡婆婆，家父娶妳是娶定了，妳答應得跟我們走，不答應也得跟我們走，否則，今天你們祇有死！」

胡小先道：「我也給你們一個字：『走』，不走就死！」

陳飛龍眞不怕了胡小先，一縮頭，向長白三絕道：「師父，現在要看看你們的了。」

胖球開口了：「小子，沒你的事，不要自找麻煩，站過一邊去。」

胡小先一笑道：「你可知道在下是甚麼人？」

胖球道：「刀魔的徒弟，在老夫兄弟眼中，還沒有份量。」

胡小先道：「胡婆婆就是家母，你說這件事，在下該不該管？」

胖球楞道：「你是胡婆婆的兒子？」

胡小先道：「對了。」

陳飛龍高興得跳了起來，大聲叫道：「你是胡婆婆的兒子，將來我們就是兄弟，小弟有了你這大哥，那可棒極了。」

胡小先祇望了陳飛龍一眼，氣都懶得和他生，和這種小人生氣，實在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胖球接道：「你也是刀魔的弟子？」

胡小先道：「也對。」

胖球道：「這次我們進關來，另一目的就是要找你師父。」

胡小先道：「當年你們三人敵不過家師一刀，今天在下來承師門威風，還是單人獨刀，教量教量你

們的進境如何。」

胖球哈哈大笑道：「小子，老夫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在自己找死。」

胡小先道：「對付別人，在下不敢說，但對付三位，在下却自信必勝把握，在下對三位的底清楚得很，甚麼『三相朝元』、『玄龜獻曝』、『懶驢打滾』，在下都清楚得很，而且智珠在握，一擊必中，你們其他的功夫，那就不值得一談了。」

胡小先在唬人嗎，那也見不得，看胖球他們三人的臉變得一片灰白，就知道胡小先說的話直叫人心驚肉跳。

胡小先一笑，又道：「在下能知道你們這樣清楚，你們也該感到驕傲了。」

胖球冷冷的道：「放屁！」

胡小先道：「因爲你們在家師的眼中，還是有一點份量，所以他老人家才對在下有所指教，否則，多少知名之士，他老人家提也不提。」

胖球向二個瘦子兄弟做了一個手式，那二個瘦子兄弟點了一點頭。胖球站起來，道：「你吹了半天牛皮，也該活動活動了吧，好，老夫和你走一招，你要接得住老夫這一招，老夫兄弟回頭就走，再不過問陳家的事。」

胡小先道：「要是在下接不住呢？」

胖球道：「那麼對不起，令堂得跟我們走。」

胡小先進一步道：「要是反過來，在下一刀勝了你呢？」

胖球道：「咱們兄弟就回到關外去，今生三世再不踏入關中一步。」

胡小先點點頭道：「這還說得過去，好，我們就走一招看看。」

胡小先原是與白三娘依約將刀取下，因此身上沒有帶刀，一回頭方待隨便要一把刀時，祇見白小珠已笑吟吟的將胡小先的魔刀雙手捧了過來，說道：「胡大哥，你的刀小妹給你帶來了。」

胡小先魔刀在手，目光精閃，面對胖球便不再說話。

胡小先這一凝神接刀，胖球便已覺出有一股無形的勁氣，向自己壓來。

胖球面對着這一個年輕人，心中實在相當顧忌，因爲他剛才那一番話，教人聽了毛骨悚然，自己的壓箱底本事，他差不多完全知道，這却叫人如何能輕鬆得起來。

胖球人胖得像個皮球，所用的兵刃，居然也是圓的東西，一對子母乾坤圈，子母乾坤圈在武林中很普遍，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胡小先却微微一笑道：「前輩請。」

胖球道：「你我言明祇是一招，一招之數，誰先出手誰得先機，老夫先出手，有點不大公平吧。」

胡小先道：「魔刀的力量，就在出奇制勝，後發先至，前輩不攻，在下如何出刀。」

說着刀身一抖，擺出一個奇特的架式，作勢以待。

胖球被胡小先那番話說得謹愼起來，再也不敢小覷於他，氣納丹田，脚下踏着小碎步，圍着胡小先走了一圈，一圈走完，胖球沒有出手，但却皺起了眉頭。

胡小先這個架式破綻百出，處處都給人一種乘虛而入的機會，應該是最好的出手機會。

可是，進一步想，世間會有這樣便宜的好事麼？自魔刀出現江湖以來，好像還沒有人因此而得便宜，討到好處。

高手相搏，絲毫失誤不得，胖球不敢輕進，又猶豫了起來。

胡小先收式一笑道：「老前輩眞高明，家師獨門絕學『百殘不敗』，居然沒有逃過老前輩的法眼，今日之戰就此作罷如何？」

何其前倨而後恭也。

胖球却是倒抽了一口涼氣，暗自忖道：「慚愧，看來這小子倒眞不好惹得很，如能兩罷干戈，倒不失爲明智之擧。」

此念一生，胖球就沒有馬上說出不留後路的話來，他先和二位兄弟用密語交換了一陣意見，其實所謂交換一陣意見，祇不過是做給外人看看而已，他那兩兄弟還不都聽他的，說穿了就是他自己想打退堂鼓了。

說得也是，人家得老婆，自己得仇人，這筆賬划得來麼？何況還不一定吃得住這小子。

胖球心中拿定了主意，與兄弟們的交談不過是三幾句話，他就回身向胡小先點頭道：「好，老夫同意你兩罷干戈之說，但是我們的約定又當怎樣？」

胡小先道：「前輩，一筆勾銷，只當沒提過如何？」

胖球一抱拳道：「好吧，我們就此告辭。」

旁邊的陳飛龍却不識相的大叫道：「師父，事情沒辦好，不能就此一去。」

胖球冷笑道：「你要辦，你自己去辦吧。」

陳飛龍一怔之下，胖球和二位兄弟已經走出四五丈之外了。

陳飛龍心膽皆虛，大叫一聲道：「師父，等徒兒一等！」沒命的追下去。

這似乎是一齣虎頭蛇尾的笑劇，但胡小先却望着他們遠去的身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白小珠笑道：「胡大哥，想不到你的虎牌功夫也高明到了極點。」

胡小先道：「是唬功嗎？那妳來試一試。」

白小珠道：「這可是你說的。」劍刺過來。

胡小先一轉身，白小珠的劍勢走空，而胡小先的刀刃却架在白小珠的肩頭上。

白小珠一震，胡小先的刀已經收回了。

白小珠一咬銀牙，又刺了一劍。

就像變戲法似的，白小珠刺一劍，胡小先的刀刃就在白小珠的肩頭上，敲一下，白小珠刺了七八劍，肩頭上也被敲了七八下。

白小珠氣得滿臉通紅，還要刺下去，那邊白三娘笑着叫道：「小珠，妳有幾個腦袋，還能耍無賴下去麼？」

白小珠一跺脚，嬌嗔道：「胡大哥，你就不知道讓讓女孩子麼？」

胡小先哈哈大笑道：「我要讓妳，那就不是唬牌，而成了貓牌了。」

白三娘哈哈大笑的道：「小先，別逗你的珠妹妹了，你娘有話和你說。」

母親可不正站了起來，向他招招手。

母親不但向他招着手，還向所有在場的人招着手。

胡小先回到母親身邊，其他的人也都一一跑了過來，聽說胡小先是胡婆婆的兒子，誰也樂得知道究竟。

胡婆婆先要胡小先見過那二個老者，康紹東和何茂林，何茂林就是那個最會說話的老人了。命胡小先尊之爲大叔，此外，就是一位李姥姥，一位朱姥姥，和一些次要的人物。

最後，胡婆婆才一拍胡小先肩頭向大家道：「他就是老身從少失踪的小兒，以後還望各位像愛護老身一樣愛護他。」

胡婆婆一向苦寒着的面孔，現在是春花般的堆滿了笑容，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胡婆婆今天眞是天下最快樂的女人了。

胡小先也笑着道：「娘，妳並不老，您這婆婆之稱，改一改好不好？」

胡婆婆笑道：「好，改就改，你就替娘改罷。」

胡小先道：「孩兒見娘這苦竹塘，已是苦盡甘來，苦竹改爲甘竹，娘就稱聲甘竹夫人吧！」

胡婆婆點點頭道：「好，以後大家就稱老身爲甘竹夫人吧！」

白小珠笑着問道：「胡大哥，你又該叫甚麼呢？」

胡小先道：「隨便。」

白小珠道：「我們叫你『百殘不敗生』如何？」

胡小先笑罵道：「討打！」

大家一樂，甘竹夫人領着胡小先，招呼了康大叔、何大叔、李姥姥、朱姥姥和白三娘母女，回到內堂，各自入座。

甘竹夫人叫了一聲，道：「先兒，你說說，剛才長白三絕眞要和你動手，你勝得了他們麼？」

胡小先道：「孩兒勉强可以勝過他們，但娘這裡可能就此毀了。」

甘竹夫人道：「你回來了，娘已萬事皆足，苦竹塘毀了就毀了，何足惜哉。」

胡小先道：「還有一點，就是長白三絕，人雖怪癖異常，但尚能潔身自愛，罪不至死，孩兒實不忍置他們於死地，同時，孩兒還有一個用心……」

白小珠急急問道：「甚麼用心？」

胡小先回答道：「我想把他們收爲已用。」

甘竹夫人說道：「他們能爲你所用的麼？」

胡小先笑着道：「孩兒對他們知之甚深，自有收他們的辦法。」

甘竹夫人道：「近來江湖上傳言很多，聽說令師都中了別人的暗算，此話可是當眞？」

胡小先點點頭承認了，接着，便把過去發生的事情，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說明，接着便道：「所以，凡是找上孩兒的人，孩兒都對他存有一份疑心，也因爲孩兒要慢慢把他查個一清二楚……娘，那陳介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甘竹夫人坦言道：「娘年輕時候就認識陳介宇，他在娘眼中，一直是個不入眼的人物，娘也不知他在暗戀着娘，所以，他這次派人來，也大出娘意料之外，嘿！」

胡小先忽然想起甚麼事似的，輕輕「啊」了一聲，道：「娘，孩兒是跟您姓的吧，那麼本姓又是甚麼？」

甘竹夫人長嘆一聲道：「你猜錯了，你本來就是姓胡，倒是娘却不姓胡。」

胡小先道：「那妳老人家本姓？」

甘竹夫人道：「姓杜。」

胡小先一怔道：「妳老人家姓杜，那，桃……」

白三娘截口道：「小先，你暫時就不要問這個吧。」

甘竹夫人道：「三妹，這些話說明白了也好，免得孩子胡思亂想。」

目光又轉到胡小先道：「你是不是想問娘和桃村杜家有甚麼關係？」

胡小先訕訕的道：「孩兒聽說您老人家和桃村鬧得不大愉快。」

甘竹夫人道：「你的聯想力很强，其實你想得一點不錯，娘就是桃村杜家的人，桃村杜萬山也就是你大舅。」

胡小先劍眉忽的一轉道：「這樣說來，他們不但不該和你鬥氣，還應該好好的照顧妳老人家才是。」

甘竹夫人道：「這倒不能怪你大舅父。其實鬥氣的是妳娘，而不是大舅父，你大舅父很想照顧娘，是妳娘說了狠話，不接收他們的照顧。」

白三娘驚叫了一聲，道：「大姐，妳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甘竹夫人含笑道：「我說錯了？」

白三娘道：「其實，妳早該有這種想法，我們這些朋友，也不會在妳們中間作多年的難了。」

甘竹夫人長嘆了一聲，道：「大姐是羞刀難入鞘啊！」

苦笑一聲，甘竹夫人接着告訴胡小先，道：「娘和你爹的婚姻，家裡人全家反對，娘一鬥氣就離開了桃村，誰知你爹命短，你還沒出生，你爹就遭了殺身之禍，因此一來，你娘的氣大了，常把你大舅父的好意，看做是一種嘲笑，所以更是不相容了。」

白三娘笑問道：「大姐，妳怎麼想開的？」

甘竹夫人道：「我早就想開了，只是沒有說出來吧，現在兒子回來了，有了好兒子，我也就有了光彩，過幾天我倒要帶着兒子回去見見他的大舅。」

人就是這樣奇怪，不好說話的時候，再好的話也聽不進去，好說話的時候，再壞的話也不會放在心上。

胡小先搖頭苦笑道：「娘，原來是這麼回事，妳可把孩兒整慘了。」

甘竹夫人一震道：「甚麼？你受了甚麼委屈？」

胡小先道：「沒有甚麼，是孩兒胡思亂想，以爲娘受了別人的欺侮，孩兒還打算替您老人家好好的出一口氣呢。」

白三娘笑道：「這可胡來不得，你那魔刀可不是好惹的！」

胡小先道：「白姨，小侄倒另外有一件事，要請教請教您。」

白三娘道：「你是說，我爲甚麼在外面賣酒。」

胡小先搖頭道：「少俠要問的是您認識八表飛鷹白行空老前輩？」

白三娘道：「他老人家就是白小珠的爺爺，我怎會不認識？」

胡小先道：「白老前輩身前有一位玲子姑娘……」

白三娘道：「她是小珠的姐姐，也是我的女兒呀！」

胡小先道：「妳們一家人爲甚麼不住在一起？」

白三娘笑道：「還不是愛管閑事的關係？」

簡簡單單一句話，話中却有着無比的仁心，胡小先不但完全明白，而且也非常感動，當下臉色一正，抱拳一禮道：「白姨，請受小侄一禮，聊表敬意。」

白三娘笑道：「不可說，不可說。」

胡小先點頭道：「小侄理會得。」

甘竹夫人一笑道：「你們打甚麼啞謎？」

白三娘道：「大姐，妳就少操一點心吧！」

甘竹夫人微微一笑道：「其實大姐甚麼都明白，妹子，多謝妳了。」

甘竹夫人不是呆子，那有看不出白三娘一直在慰藉她、照顧她，這就是她愛管的閒事。

甘竹夫人又指康大叔和何大叔道：「先兒，康大叔和何大叔都是你爹當年的好朋友，這些年來全靠他們的支持，才有今日，你不可忘了他們的好處。」

胡小先又謝了他們。

這時，忽然闖進一個人來，小珠眼快，歡欣的迎上去叫道：「大姐，妳來得正好，今天可是大日子。」小珠口中的大姐當然就是白玲子。

白玲子見了胡小先一怔道：「大哥，你怎麼也在這裡？」

胡小先笑道：「我的家，我怎麼不在這裡？」

白玲子正在迷惘之際，白小珠搶着告訴她道：「姐姐，胡大哥，就是胡阿姨的兒子啦。」

白玲子吁了一口氣，笑道：「這可好了，小妹省了不少事。」

胡小先搶着問道：「玲妹，妳有甚麼事？」

白玲子道：「找你和杜大哥呀，小妹聽說你來了苦竹塘，我還怕你毫不講理呢！」

胡小先道：「玲妹，我是毫不講理的人麼，有甚麼事？」

胡婆婆道：「那暗中計算你們的人，有了眉目。」

胡小先欣然道：「是甚麼人，請快說出來。」

白玲子道：「可能就是陳介宇搞的鬼。」

胡小先說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爲甚麼可能……」

白玲子道：「『可能』，就是有待證實的意思。」

胡小先問道：「妳是怎麼樣找到陳介宇的？」

白玲子一笑道：「說來還是你的關係。」

胡小先愕然道：「我的關係？」

白玲子道：「有人關心你吃虧，把這個消息透露了給小妹。」

胡小先皺起了眉頭道：「誰？」

白玲子道：「你還記得起紅葉山莊？」

胡小先點點頭，胡婆婆望着胡小先，擠了一下柳眉道：「你難道忘了人家秦婉如姑娘？」

胡小先當然不會忘記那閒雅如仙的白衣姑娘，祇是，那祇對她印象不錯而已，至於，說到「關心」兩字，却有無法說起之感，連熟悉兩字也談不上哩！

胡小先苦笑道：「玲妹，妳不要做文章吧，我和她根本談不上甚麼，妳難道沒有看出來麼？」

白玲子道：「你的心裡如何，小妹不得而知，但人家對你却是念念不忘，所以小妹才能從她口中知道陳介宇的事。」

白小珠笑道：「姐姐，妳口中爲甚麼也離不開那位甚麼秦姊姊，妳心裡有點不舒服是不是？」

這句話眞是一針見血，說到白玲子心坎裡去了，白玲子可就不好再開胡小先的玩笑了，向白小珠一瞪眼道：「不知道就少插嘴！」

胡小先笑道：「話別扯開了，那秦姑娘怎麼說？」

白玲子道：「事情是這樣的，陳介宇可是一個才疏心大的人，原就和紅葉山莊常有交往，自從你打了秦誼之後，秦誼可恨死你了，於是他們兩人一計較，痲煩就落到你們頭上了。」

胡小先沉吟着道：「他們這次的事情，發動得很快，頗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功，如說是一念之故，恐怕有點不可能吧！」

白玲子道：「我剛才不是說過陳介宇其人才疏心大了，據說他暗中網羅江湖好手已有多時了，有了人手，甚麼事不好辦？」

胡小先點點頭道：「這樣說來，八九不離十，準是陳介宇從中興風作浪的了。」

「姐姐妳知不知道，陳介宇的兒子，就帶着長白三絕來過這裡。」白小珠又插上了嘴。

白玲子又「哦」了一聲，道：「他們來幹甚麼？」

白小珠道：「說來可笑死人了，他們要迫胡阿姨去做他們的堡主夫人啦。」

白玲子秀眉一聳，笑道：「眞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異想天開。」話一出口，白玲子猛然想起這句話說不得，惹惱了這位胡阿姨，一樣挨駡，忙把話收住，偷偷向甘竹夫人望去。

甘竹夫人出奇的好脾氣，不但臉上毫無不悅之色，而且，還向她微微一笑，道：「玲兒，阿姨倒想起了一個對付陳介宇的辦法了。」

白玲子拍一拍自己的腦袋道：「胡姨，這可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白小珠笑着道：「姐姐，妳就是這樣差勁，難道連人逢喜事精神爽這句話都忘了。」

白玲子嘻嘻一笑道：「苦竹塘以後可撥雲見日了。」

甘竹夫人忍不住了起來道：「小妮子，妳想討打？」

白玲子一縮頭道：「玲兒不敢了。」

胡小先道：「娘，您有甚麼妙計，快說出來吧！」

甘竹夫人道：「我想親自去和陳介宇談一談。」

白三娘雙眉一皺道：「大姊，這樣妥當麼？」

甘竹夫人轉眼看看胡小先道：「這就是要看小先有沒有保駕的本事麼？」

胡小先一笑，話還沒有出口，白玲子却點頭大叫一聲道：「這是好辦法，你們去吧，玲兒走了。」她眞是說走就走，話聲一落，人就向外奔了出去。

白三娘跺脚叫道：「玲子，妳又到那裡去？」

胡小先道：「別管她，她的事情多得很。」

白玲子要到甚麼地方去，胡小先可眞的知道，祇是，心裡有點酸溜溜的好不難過。

白小珠眼光可也眞利，輕笑了一聲，說道：「胡大哥，你說的話好像有點味道哩。」

胡小先苦笑道：「妳們女孩子就是這樣的敏感，我可招惹不起，我們還是商量商量如何去找陳介宇吧！」

商量的結果，苦竹塘的一明一暗，分成兩路，奔向齊天堡。

甘竹夫人率領朱姥姥、李姥姥、白氏母女和胡小先爲明的一路，康紹東與何茂林與苦竹塘其他好手，爲甘竹夫人暗中援應。

齊天堡位於雲夢，路程非祇一日，好在他們這隊人馬人數雖然不多，却也是叫人看了也側目的一羣，誰敢找他們的痲煩，所以一路之上，平靜無波。

不過，他們一起程，齊天堡便已得到了密告，陳介宇一聽就是那麼幾個人，祇樂得哈哈大笑，道：「胡婆婆就是這個脾氣，我就知道，她會自行前來投到，胡風，你得好好給老夫準備着。」

胡風就是陳介宇身邊的狗頭軍師，一肚子壞水，頗得陳介宇倚重。

不過，他雖然也姓胡，可與胡小先他們毫無瓜葛。

甘竹夫人離開齊天堡還有五里路，胡風就帶領八個錦衣武士相迎於道旁了。

一行人浩浩蕩蕩進了齊天堡，在堡前迎接他們的是陳飛龍而非陳介宇，據說陳介宇外出未歸，由陳飛龍代父親表示歉意。

入得齊天堡之後，大家被安置在齊天堡最高貴的地方春風得意樓。

陳介宇藉口不馬上出來見面，這倒也很好，大家可以藉此緩一口氣，多瞭解一點齊天堡的實情，以定將來應付之策。

天色入夜之後，胡小先第一個先溜出了春風得意樓，春風得意樓表面上受着極尊榮的接待，骨子裡却像是牢房一樣，被不知多少武林高手監視着，胡小先本身功力既高，人又機靈絕倫，再加上心理上早有準備和一份小心謹慎，他溜出春風得意樓之不被人發現，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

祇要溜出春風得意樓，胡小先就如魚得水，得其所哉了。

齊天堡除了春風得意樓有着特別的嚴密監視外，其他的地方，倒沒有甚麼特別的戒備，再穿上一套齊天堡的服裝，就可以在全堡各個角落穿來穿去了。

胡小先首先就發現了三件要事，第一件陳介宇沒有外出，這時正在一座花廳之內陪着幾個人在商議甚麼事；第二，齊天堡有一處賓館，經常招待來來往往的武林奇士，目前賓館之中，就至少有二十多位貴賓；第三，齊天堡內居然佈置好了一座辦喜事的禮堂。

胡小先發現那座禮堂之後，但覺一股厭惡感從心底翻了上來，同時，也有一股怒火衝上了眉梢，不自覺發出一聲冷笑。

「哼！」另外一聲冷笑，馬上在他身邊發了出來。

胡小先一回頭，楞住了，就在他身邊站着長白三絕之一的瘦子大蒜。

長白三絕蘿蔔大蒜葱，大蒜者是老二，一天到晚除了扳着臉孔外，就不多說一句話，這時，他居然在一聲冷笑之後說話了：「你就是那個胡小先！」說話的聲音雖然怪腔怪調，但還是給胡小先聽懂了。

胡小先一震之下，長白老二大蒜的瘦子向他肩頭一搭，又道：「隨我來。」

搭在肩頭上的手，並沒有加注內力，這表示大蒜沒有威脅的意味。

胡小先不是怕事人，但也不是一個隨便衝動的人，大蒜的舉動，使他冷靜的隨行而去。

到達長白三絕住的地方，才知道他在溜出春風得意樓時，瞞過了別人，但却被長白三絕發現了，長白三絕又沒有聲張，祇是暗暗的在找尋他。

大蒜運氣好，第一個找到了他。

他們算不上是朋友，但相見之下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欣喜之感。

胖球笑呵呵道：「胡少俠，你們的膽子眞大，居然大搖大擺的來了齊天堡，可是認爲齊天堡不堪一擊？」

胡小先道：「當時確有此想。」

胖球道：「現在呢？」

胡小先道：「現在的想法略有改變，如果三位前輩不和在下作對，在下還沒有太多的擔心。」

胖球道：「我們可以不和你作對，但是與這齊天堡，我們兄弟算不了甚麼，還有比我們兄弟强過百倍的絕世高手隱身在暗中，你可特別小心。」

胡小先道：「多謝三位前輩示警……但在下有一事不明……」

胖球笑道：「我們爲甚麼要幫你的忙，是不是？」

胡小先笑了一笑道：「前輩眞是明察秋毫。」

胖球一笑道：「理由無他，覺得你少俠很有意思，唬人的本領天下第一。」

胡小先啞然而笑道：「三位也忘了家師的仇恨了？」

胖球道：「甚麼仇？天知道，你師父的脾氣你還不知道，眞要有仇，咱們兄弟能活到今天麼？」

胡小先笑道：「那三位前輩也是唬人的了。」

胖球道：「所以我們對上了胃口，要交一交你這少年朋友。」

胡小先抱拳道：「多謝三位前輩。」

大蒜忽然說了一句代表長白三絕人品的話道：「咱們兄弟三人雖是來自關外長白，却也看不慣陳介宇那樣橫行霸道，口是心非的作風。」

胡小先道：「三位老前輩可知陳介宇身後撐腰的是何許人物？」

胖球道：「這個老夫兄弟還沒有查出來，不過老夫相信遲早總會知道的。」

胡小先道：「老前輩可知他住在甚麼地方？」

胖球道：「還不知道，但他絕不住在本堡之內，不過離本堡也不會太遠。」

胡小先一笑道：「有了這個範圍，就好找他了。」

胖球猛然「啊」了一聲道：「還有一點值得你參考的，就是那幕後高手甚是喜愛女色，陳介宇每十天半月，就得找一批美女送去。」

胡小先笑道：「有這個線索，那就更好找了，多謝指教，晚輩告辭了。」

他方待轉身而去，忽然勢子一收，道：「好像有人來了。」

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正是朝着他們的住處而來。

胖球一拉胡小先道：「你先在屋內避一避再走吧。」

胡小先剛入屋內，來人就到了，那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背上插着一把寶劍，他叫秦劍魂，是陳介宇身前的劍童。

秦劍魂很有禮貌，對胖球三個人都行了禮，然後躬身道：「堡主有請三位前往相商要事。」

胖球等隨着劍童秦劍魂去了之後，胡小先心中計較了一下，於是暗中跟了下去。

秦劍魂領着胖球等三人並不是進入陳介宇密室，而是領了他們到了堡前。

堡前備好了五匹快馬，堡主陳介宇就在那裏等候胖球他們，胖球他們一到，他們四個人加上秦劍魂，便打馬揚鞭出了堡門。

胡小先不願半途而廢，也掠身出了齊天堡，用兩條腿展開輕身功夫，如飛一般追了下去。

用兩條腿去追四條腿，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胡小先總算沒有把他們追丟了，但全身衣衫都汗濕了。

一口氣追了十來里路，前面五騎馬離開官道，轉入了一條山徑，同時奔馳的速度也減慢了下來。

胡小先鬆了一口氣，也放慢了脚步．前面蹄聲的的，是最好的引導，還怕他們跑上天去不成。

山路迂迴曲折，引導胡小先來到一座山谷之前，叢林中現出一道燈光。

目的地到了，胡小先不敢大意，輕身提氣一步步接近過去。

也許人家根本沒把一衆江湖人物看在眼內，屋外居然沒有守望之人。

這是一間普通茅屋，茅屋既不大，也不打眼，陳介宇他們騎來的快馬，就繫在茅屋之外。

有馬匹在這間茅屋外，外表看去雖然普普通通，但內室絕對普通不了。

胡小先一點足射到了窗前茅屋內望去。屋內一張桌兩個人，兩個人對桌而坐，正在舉杯對飲。

好在對飲二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剛剛騎着快馬而來的秦劍魂，否則，胡小先眞要懷疑自己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因爲屋內就根本不見陳介宇他們四個人，屋內也根本不能再多坐四個人。

他們那裏去了？這倒令人費思量了。

正當胡小先不得其解的時候，屋內忽然響起了一陣金鈴之聲。

與秦劍魂對飲之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光頭胖子，祇見他向秦劍魂打了一個招呼，向屋後走去，一閃身就不見了。

胡小先恍然而悟，忖道：「是了，這茅屋祇是一個障眼法，屋後另外還有更好的去處。」

胡小先眉頭一皺，先驚動屋外的馬匹，引得秦劍魂走出屋外，他自己却一閃身進了屋子，果然發現後面有一條暗道，暗道不過十幾丈，便進入一座洞府之內。

一進入洞府之內，氣氛便大大的不同了，除了洞府加過人工裝飾外，首先便有一股胭脂之氣衝鼻而入，足以證明這洞內的主人是一個好色之徒。

洞內有不少裝飾物，這些裝飾物正好給胡小先提供了最佳的掩護，使胡小先得不被洞中的人發現。

洞內帷幔最多，把一座洞隔成了許多小天地。

陳介宇與長白三絕，就和一位身穿黃袍的中年人坐在一處全是黃色帷幔隔成的小天地裏。

那黃袍人左手抱着一個少女，右手摸着一個少女，他就以這種德性接待陳介宇他們。

這時，祇見胖球手中握着一柄單刀，站在中間，擺出了胡小先那「百殘不敗」的架勢。

那黃袍人却不住的點頭道：「他就用這個架式把你們兄弟給嚇了回來？」

胖球道：「在下倒不是完全爲這招莫名其妙的架式而不和他動手。」

黃袍人道：「你還有別的理由？」

胖球道：「有。」

黃袍人道：「說。」

胖球道：「這是我們兄弟自己的理由，不說也罷。」

黃袍人道：「老夫要你們說，你們就得說。」

胖球一笑道：「你到底是甚麼人？好像我們兄弟就非聽你的話不可？」

敢情，陳介宇雖帶長白三絕來見見黃袍人，却沒有替他們介紹，胖球可就借題發揮了。

黃袍人冷笑一聲，道：「陳介宇，告訴他們，老夫是甚麼人。」

陳介宇恭身應道：「是。」

接着轉向胖球道：「黃兄，你聽說過血手無敵蕭六公沒有？」

胖球一震，失色地道：「你說他……老夫不相信……」

血手無敵蕭六公修眉一挑道：「你憑甚麼不相信？」

胖球道：「血手無敵蕭六公蕭前輩，成名甚早，現在年齡最少也在七十以上，尊駕看來不過四十多歲，就是瞎子也不會相信尊駕就是蕭前輩。」

血手無敵蕭六公一聽胖球說他只有四十來歲，這是最教人聽了心中最舒暢的話。原是一臉的怒氣，不由雲消霧散的哈哈一笑，道：「胖球，虧你在江湖也跑了三四十年，難道就沒有聽說武功到了某種火候，能使一個人返老還童之說麼？」

陳介宇急急的叫道：「黃兄快不要胡思亂想了，蕭老前輩絕不會假，還不快賠禮認過。」

胖球猶豫着不點頭，陳介宇微微一笑道：「血手無敵蕭前輩的血手名震天下，黃兄可要見識見識？」

胖球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陳介宇道：「兄弟曾蒙蕭老前輩指點一二手血手印的功夫，兄弟初學乍練，不成氣候，就請黃兄指教一二。」

胖球大驚道：「陳兄，你也學會得血手印功夫？」

陳介宇點了一點頭，却沒有再答話，緩緩吸一口眞氣，向右掌注去。

不過片刻時光，但見陳介宇那隻右掌由黃變白，接着又由白變紅，先是淡紅，接着便是一片血紅，這時，更有一股薰人的氣味，從陳介宇掌中散發出來，令人心中翻騰欲嘔。

胖球連忙閉住呼吸，搖手道：「陳兄，血手印功夫果然名不虛傳，快請收起罷。」

陳介宇滿臉得色，正要收住血手印功夫時，忽然一道刀光從帷幔之後倒捲而出，切向陳介宇的血掌。

陳介宇慘叫聲中，胡小先已凜然出現在血手無敵蕭六公面前。

胖球臉色一變，道：「胡少俠，你怎麼樣進來了？」

胡小先微微一笑道：「在下是這位血手老怪請來的。」所謂請來的說法，也就是說上了血手無敵的當，明明他是追踪陳介宇而來，實則這全是血手無敵蕭六公和陳介宇的巧妙安排，意把胡小先引誘而來。

本來胡小先溜入洞中後，還沾沾自喜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直到有人把單刀抵在他背心時，他才如夢方醒，知道自己已成了甕中之鱉。

那把刀沒有要他的命，却給了他一句話：「你已身陷虎穴，但願這把刀能帶給你一條生命路。」

說話的當然是人，但胡小先沒有見到說話的人，只見到那人留給他的一把刀，人家送他一把刀雖是多餘，胡小先還是非常的感激他，因爲，他不向他示警，他那裡知道自己的處境。

胡小先有膽識，更有判斷力，陳介宇露了一手血手印功夫，他立時決定先廢掉他的這隻血手，所謂減少敵人一分力量，就是增加自己一分力量，在這緊要關頭，可不能稍有婦人之仁。

陳介宇被胡小先一刀削去了血手，自是痛得要命，同時，座上的黃袍人血手無敵蕭六公却氣得跳了起來。

薑畢竟是老的辣，血手無敵蕭六公雖然氣得跳了起來，但他只是跳了一下，就冷了下去，嘿嘿的冷笑了二聲，道：「你就是刀魔的徒弟胡小先？」

胡小先昂然道：「不錯，區區就是刀魔的傳人。」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聽說你師父有一招『百殘不敗』的刀法，可是眞的？」

胡小先道：「你不是剛才從黃前輩手中見到了麼？」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他使得不道地。」

胡小先道：「你就是爲了這招『百殘不敗』把我誘來麼？」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當然是另有原因？」

胡小先問道：「另有甚麼原因。」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老夫喜歡上了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向老夫提了一個條件，要老夫給你刀劍兩傳人一次公平的機會，如果老夫勝了，她就嫁給老夫。」

胡小先道：「要是你敗了呢？」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一笑道：「老夫會敗麼？莫說你們兩個小子只是刀劍的傳人，就算你刀劍二怪本人，又豈是老夫的對手？」

胡小先心想，你敗了，我們就要替天下除去你這害人的魔王，現在何必與你逞口舌之能，笑了一笑道：「你可是說合我們刀劍兩傳人與你一鬥？可是……」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劍怪的傳人就快來了，我們還是先談談你那招『百殘不敗』吧！」

胡小先道：「對不起，那是在下取勝之道，豈能洩漏天機。」

血手無敵蕭六公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接着，血手無敵蕭六公把身邊兩個少女推了開去，同時道：「去，去，去請秦姑娘。」

胡小先心頭一震，忖道：「秦姑娘？莫非是紅葉山莊罷的秦婉如姑娘？」

帷幔一開，秦婉如姑娘在一個小丫環攙扶之下走了出來。

胡小先低着頭，叫了一聲：「秦姑娘……」其他的話，他就半個字都說不出來了。

秦婉如姑娘却大大方方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道：「胡少俠，眞對不起，小妹擅自作主，把你們兩位都扯進來了。」

胡小先道：「我們本來就要找他，姑娘的事不過是順水推舟而已。」

秦婉如姑娘道：「有些事情，胡少俠只怕還不知道。」

胡小先道：「姑娘說的是甚麼事？」

秦姑娘道：「有關令師失寶之事。」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不錯，這都是老夫所幹的，只要你們勝得了老夫，自會完璧歸趙。」

秦婉如姑娘微微一笑，道：「六公，有些事只怕你自己也不知道，可要小妹說個明白。」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妳說來聽聽也好。」

秦婉如道：「你道你我之間的這段情，誰是主動之人？」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大笑道：「主動之人，當然是老夫。」

秦婉如搖搖首說道：「不，該是小妹我。」

血手無敵蕭六公呵呵大笑道：「妳看上了老夫？」

秦婉如道：「不錯，是小妹看上你，小妹是看上你的命，要除去你這大惡魔。」

血手無敵蕭六公笑道：「老夫向來就不爲大家所喜歡，要老夫性命的人，有如恆河沙數，不可勝計，老夫也不在乎妳姑娘的恨惡，只要妳肯嫁給老夫就行了。」

秦婉如道：「小妹言出必行，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只要你光光明明的勝過他們，小妹一定做你的老婆，而且忠忠實實的做你的老婆，絕不食言。」

話聲頓了頓，接又道：「小妹故意暗示家兄聯絡陳介宇教唆你去招惹刀劍雙絕，就是要刀劍合璧，除你這個人間的惡魔王。」

這些話實在不該此時此地說了出來，聽得胡小先不住的搖頭，不住的皺眉頭。

秦婉如姑娘向胡小先微笑道：「胡兄，你放心，六公不會計較這些話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沒有把任何人放在眼中，他平生害死的女人何止千千萬萬，又那一個女人不是恨他入骨，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秦婉如也。妳有甚麼話盡量的說吧，老夫全不介意。」

秦婉如道：「六公的話聽到了吧，他就是這樣的人，小妹以清白之軀換取他一個公平決戰的承諾，所能盡此而已，但胡兄和杜兄却是性命交關，因此，小妹要把前因說明，希望兩位摒除成見，同仇敵愾，除去這人世間的大惡魔。」

胡小先眨動着星目，腦中思維起落，暗自想道：「妳這話兒就算非說不可，也不能先說給我一個人聽，杜大哥還沒有來，他也該聽一聽才是。」

正自思量之際，只見黃帷一挑而起，大踏步走進一人。

胡小先又驚又奇，叫了一聲：「杜大哥，你終於來了？」

不但杜平來了，杜平身後還跟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她就是白玲子。

白玲子好大的膽，她居然敢來湊這場熱鬧。

杜平向胡小先點頭道：「兄弟，對不起，小兄來遲了一步。」

胡小先道：「小弟也剛來不久，秦姑娘也把她的心思說完，秦姑娘是不是可以再說一遍？」

秦姑娘與白玲子對望了一眼，搖了搖頭道：「不必了，杜平已了然於胸。」

胡小先舉目向白玲子望去，白玲子不由的秀臉一頓，緩緩將目光移向秦婉如，胡小先心中湧起了一股如有所失的迷惑。

這時血手無敵蕭六公大喝一聲道：「撤座！」

一羣女孩子走了進來，一齊動手拉開帷幔，搬開椅座，現出了一片空寬的場子。

洞中氣氛立時變得凌厲而嚴肅。

血手無敵蕭六公拍了一拍雙手，睨視着杜平與胡小先道：「兩位還有甚麼話要說？」

杜平之來，心中已然打定了主意，立時冷肅道：「不必要的人，請退到洞外去。」

長白三絕一拉陳介宇道：「陳兄，咱們就到洞外去等候吧！」

秦婉如道：「小妹算是主持人，也是當然的證人，白姑娘，妳請出去吧。」

白玲子搖一搖頭道：「我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小妹陪你一同觀戰。」

血手無敵蕭六公笑道：「老夫得勝之後，妳是不是也陪同秦姑娘下嫁老夫呢？」

白玲子冷冷的道：「祇要你有這個本事，本姑娘嫁給你又有何妨。」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這一伙，大大的值得，二位好好的努力啊！」

杜平道：「前輩請取兵刃。」

鏘的一聲，杜平的長劍出了鞘，胡小先的刀早就提在手中，刀式一橫，壓在胸前。

血手無敵蕭六公冷然一笑，道：「用兵刃？你們幾時聽說過老夫用過兵器，老夫的血手就是無敵的兵刃，老夫讓你們佔先，你們出手吧！」

杜平向胡小先道：「先弟，我們同時出手，不給他各個擊破的機會。」

胡小先笑道：「大哥說得是，小弟正有此意。」

血手無敵蕭六公暗暗一皺眉頭，心中罵道：「好可惡的小輩，你們可眞狠。」

杜平與胡小先同時一聲大喝道：「照打！」

胡小先手中刀光一閃，從西而入，杜平劍氣一抖，從東而進。

兩個人同時出手，無分先後，但進攻的方向却是一前一後，向中間擠到。

好一個血手無敵蕭六公居然不慌不忙，口中叫了一聲：「來得好！」雙手左右一分，迎刀擋劍，竟然身形未動的就化去了他們兩人的攻勢。

胡小先與杜平相視一笑，刀招劍式立時一變，怪劍魔刀的奇招怪式一齊向血手無敵蕭六公撲去。

血手無敵蕭六公內力一吐，一雙血手立時漲得鮮紅，舞起雙掌，帶起一陣腥風和胡小先、杜平打在一起。

血手無敵蕭六公這雙血手可眞厲害到了極點，掌力未發，已有一股腥風湧了出來，要是內功修爲稍差的人，不用中他的血掌，單被這腥臭之氣所薰，就得頭昏腦脹昏倒不可。

這時秦婉如和白玲子就被那股腥臭之氣逼得停身不住，而退出洞外。

現在洞外可熱鬧了，都眼巴巴望着洞內的決鬥結果，秦姑娘與白玲子的出現，大家一哄而上，齊聲問道：「是誰勝了？」

白玲子道：「都沒有勝，他們還在打着啦。」

陳介宇苦着臉道：「那妳們爲甚麼走出來？」

白玲子伸着舌頭道：「刀風劍雨加上血手腥氣，誰也受不了，能不出來麼？」

陳介宇冷笑一聲，喝道：「秦劍魂，備馬，我們回堡去。」

秦劍魂應聲把馬帶了過來，陳介宇正要上馬時，暗影中走出一人攔住陳介宇道：「在他們勝負未決之前，誰也不准離開這裡一步。」

陳介宇怒火上衝，吼道：「你是甚麼人，敢擋老夫的去路，劍魂，給我殺！」

秦劍魂一把長劍刺了過去，那人冷笑一聲道：「你給老夫站過一邊去吧！」

單袖一揮，秦劍魂已是連人帶劍，被拂得飛了出去。

陳介宇駭然大叫道：「黃兄……」

胖球接口道：「其實這位兄台的話不錯，在洞內勝負未分之前，最好誰也不要離開。」

陳介宇愕然道：「黃兄，你……」

胖球道：「堡主，先不要胡思亂想，你還是靜靜的等吧！」

陳介宇長嘆了一聲，轉向那阻路之人道：「尊駕是那位道上高人？」

那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白行空，陳堡主你好健忘啊！」

陳介宇一震：「八表飛鷹白兄，是你？眞想不到。」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想不到的事，多着啦。」話聲一落，人已走向白玲子，劈頭便問：「刀劍聯手的情形如何？」

白玲子道：「他們合作得很好，祇是血手無敵蕭六公太强了，祇怕一時不能分得出勝負，爺爺，

你怎麼也來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來的人可多啦，你杜伯伯他們也來了。」

白玲子道：「他們在那裡？」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他們到齊天堡去了。」

陳介宇大驚道：「甚麼？他們到齊天堡去了，不行，我要回去！」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你現在回去已經來不及了。」

陳介宇道：「難道他們敢……」

敢甚麼，他可不敢說了出來，想想都叫人心煩。

八表飛鷹白行空看穿了他的心事似的，笑笑道：「他們去的人可不少，而且把火猴子也請去了。」

陳介宇頓脚道：「糟了，火猴子的手最癢，他要是放一把火，齊天堡可就完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齊天堡還不會完。」

陳介宇道：「你怎麼知道？」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齊天堡是否在江湖上消失，全在你一念之間。」

陳介宇道：「你說你能制止他們？」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能！」

陳介宇道：「你要我說甚麼話？」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收起你的野心，安份守己，做一個樂天知命的達人。」

陳介宇舉起那失去右掌的右手，苦笑一聲：「你看我這隻右手。」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斷了？是誰下的手？」

陳介宇道：「胡小先，你看我這個樣子，還會有甚麼作爲？」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主要還是看你的心裡的想法。」

陳介宇道：「你要我怎麼樣表示，才相信我的心意呢？」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血手無敵蕭六公爲患人間，罄竹難書，你要眞有改過向善之心，你就把他這次重出江湖的活動情形，和盤托出來，以示誠意吧！」

陳介宇不自覺的望了洞內一眼，怔了一怔道：「這……」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血手無敵蕭六公這番如果得以逃過刀劍合璧之戮，你要洩漏他的底細，他當然不會放過你。」

一旁的胖球接口道：「血手無敵蕭六公縱然能從兩位少俠刀劍合璧之下逃走，已是强弩之末，我兄弟不才，願與他併肩此地。」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三位再不行時，還有老夫我。」

陳介宇長嘆一聲，道：「罷了，在下把他的種種和盤托出來就是了。」

接着，話聲一低，陳介宇把血手無敵蕭六公這次重出江湖的意圖和準備，都說了出來。

八表飛鷹白行空冷冷一笑，道：「你果然說的是眞話，你現在就可以回你的齊天堡去了，看看你齊天堡是否受了絲毫損傷。」

眞要放他走了，陳介宇忽然搖起頭來道：「有你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又何必急急趕回去。」

陳介宇雖然下定了決心，改惡向善，但血手無敵蕭六公的積威，還是令人寢食難安，爲求心安理得，自然還是等下去看個究竟爲是。

洞中呼喝之聲不絕於耳，喝聲最多最大的還是血手無敵蕭六公。

白玲子手脚發軟的道：「爲甚麼還不結束，我好擔心啊。」

秦婉如倒是鎭靜如常，淡淡的道：「時間越長，對杜、胡兩位少俠越有利，小妹敢說，杜、胡兩位少俠已經勝劵在握了。」

白玲子打起精神道：「何以見得？」

秦婉如道：「血手無敵蕭六公所練的血手印，利在速戰速決，時間一久，他雙掌運功不散，一則大耗眞元之功，再則更有血管爆裂，被自己毒掌反噬之虞。」

白玲子不大相信的道：「妳怎麼知道這些？」

秦婉如道：「從武學書本中知道的。」

白玲子憂心忡忡的道：「怕祇怕血手無敵蕭六公血管尚未爆裂之前，他們就遭了毒手。」

秦婉如一笑道：「刀魔劍怪的傳人，要是這樣差勁……」

「誰說我們刀魔劍怪傳人差勁？」兩個血人，正意氣飛揚的從洞內走了出來，走在前頭的是胡小先，發話抗議的也是胡小先。

白玲子大叫一聲：「杜大哥！」就要跑上去，却被秦婉如伸手暗中拉住了。

情急之時具眞情，白玲子這聲杜大哥，無意中流露了她對杜平的眞情。

這時，胡小先的心情却有點黯然了，一種失敗者的情緒猛然襲了上了他的心頭。

胡小先錯愕的眨動了一下劍眉，忽然一回身向杜平道：「杜大哥，請亮劍。」

杜平怔道：「兄弟，你這是幹嗎？」

胡小先道：「我們之間還有一場君子之爭。」

杜平還沒有完全領悟過來，迷惑的道：「甚麼君子之爭？」

胡小先一揮手中魔刀道：「爲了白玲子的所屬，杜大哥，你說我

們是不是也要在刀、劍之上分個高下?」

杜平說道:「為白玲子,我們別無選擇,祇有在刀、劍上一分上下了。」

白玲子大叫一聲,道:「你們不要打,我誰也不喜歡。」

秦婉如忽然笑笑接道:「真的麼?誰也不喜歡?」

白玲子急得跺脚道:「婉如怎麼能在這骨節眼上開玩笑?」

秦婉如正色的道:「小妹不是開玩笑,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妳也祇喜歡一個人,妳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種鄉愚的問題,為小妹所不取。」

白玲子道:「妳能解決這個問題?」

秦婉如道:「能。先說出妳自己的選擇,小妹就嫁給那個落選的人。」

白玲子道:「那妳不是代人受過,成了犧牲品?」

秦婉如一笑道:「事在人為,別先披上悲觀的色彩。」

白玲子點頭道:「好,我聽妳的面對現實了。」

胡小先收起手中魔刀道:「玲妹,讓我先說話好不好?」

白玲子秀面微微一紅,道:「請!」

胡小先一笑道:「我知道妳的心事,但是我不願在此時此地聽妳說出來。」

白玲子訕訕一笑,無話可說了。

胡小先向秦婉如點了一點頭,鼓足勇氣道:「秦姑娘,請妳告訴我,我應該娶的是誰?」

秦婉如羞答答說道:「自然是小妹我。」

胡小先道:「其理安在?」

秦婉如細聲軟軟的道:「因為最有福的人,是被人所愛。」

胡小先哈哈一笑道:「婉妹,妳說得是,我們走吧!」

胡小先帶着秦婉如走出數丈之遠後,又低聲道:「我第一眼就喜歡上妳了,祇是丟不起這個人,所以裝腔作勢的要和杜大哥鬥一鬥。」

背後傳來了八表飛鷹白行空的笑聲道:「大家回齊天堡喝喜酒吧!」

(全文完)

刀劫情未了

湖海恩仇記/程天朗・文
可飛・圖

知恩圖報 情天遺恨

一彎新月,數點寒星,剪剪西風吹舞着幾片丹楓颯颯落地有聲。

秋夜,雖有幾分肅殺之氣,但却很寧靜,很平和。

這已三更過後,終南山忘憂谷的斜斜山坡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一身白衣,滿頭白髮,遠遠望去,飄然若仙。步履有如行雲流水,但其疾如風,眨眼之間,已然投身谷底。

忘憂谷的心潭畔,有着一間茅屋,背山倚水,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此刻,由那寬敞的圓形窗格看進去,正有一燈如豆,空蕩蕩的照着剝落的泥牆,室內祇剩下一桌一榻,桌上,擺着幾本古書,榻上躺着一個老人。

這時,茅屋柴扉忽然輕輕地被人推開,一陣夜風,吹得桌上的油燈火焰閃動,床上的老人已發出一陣咳嗽。

門口,站着那位白衣白髮老者,他目光中充滿了驚訝和惋惜,略一遲疑,大步向那木榻走過去。

榻上的老人還在咳嗽,白髮老人迅速的打懷中取出一顆龍眼般大小的藥丸,投入榻上老者的口中,一言不發,緩緩地用雙手在那老者胸前推拿,足以半個時辰後,白髮老人收回雙手,大喝一聲道:「故人特來送行,老哥哥有話快說。」

榻上的老者喘一口氣,終於慢慢地睜開了雙眼,兩顆熱淚在眼角滴落,茫然的看着白髮老人,有氣無力的小聲道:「南拳北劍,終於雁行折翼,從今以後,武林中,只有許北海,再也沒有于南山了。」

敢情這兩位老人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被人稱為「南拳北劍」,開山拳」于南山,和「伏波劍」的許北海。

許北海長嘆了一聲道:「于老哥,你我年逾古稀,雖死無憾,四十年風光,名滿江湖,老哥哥,你還不知足嗎?何況……小弟又能千里迢迢,兼程趕到,為老哥哥話別,他日小弟捐棄道山,只怕無此福份了!」

于南山淒涼的笑了一笑,低聲道:「賢弟,你說得有理,愚兄一生從不怨天尤人,生死之數,倒也未放在心上,只是……只是……」

許北海皺了一皺眉,低聲道:「老哥哥,你……你莫非是掛念你的那孫女兒小梅麼?」

于南山苦笑了一聲,道:「小梅那孩子,沒有甚麼令我擔心之處,賢弟,你是知道,愚兄一生,

從不受人恩惠，但是，三年前在藏邊大雪山，愚兄曾不愼誤中了寒毒，幾乎命喪邊陲，幸蒙當時任西康提督的常大將軍，以家傳至寶，人間僅有的唯一一顆萬年雪蓮子，救活了愚兄，這救命之恩，愚兄耿耿於懷……」

許北海笑了一笑道：「常大將軍，可就是常漢威麼？」

于南山點了點頭，許北海搖頭道：「老哥哥，你這恩是報不成了，常提督已然在半年前過世了啦！」

于南山呆了一呆道：「怎麼？常將軍已謝世了麼？那，賢弟，他身後留下些甚麼人？」

許北海嘆了一口氣道：「只有一子，一僕，已然回到長安故居！」

于南山喘了一口氣，臉色又慢慢的變得十分蒼白，戰抖着伸出右手，抓緊了許北海道：「只要常將軍有後，這活命之恩，就必須報答！」

許北海點點頭道：「小弟記下了！有生之年，小弟定當助那常公子……」

于南山搖搖頭道：「不……不……賢弟，這種大恩，不能由賢弟代勞，筱梅她……必須代愚兄了此宿願……」

許北海怔了一怔，說道：「筱梅她……一個大姑娘家，怎麼能夠代老哥哥你報恩呢？」

于南山的氣息突然轉弱，許北海連忙雙掌運功，按住了于南山氣海穴，沉聲道：「老哥哥，別說話了，那一粒再造丹的功效，已經再無法支持了。」

于南山搖搖頭，喘息的看看許北海，一手指着外面，口中喃喃地說道：「賢弟，告訴筱梅……三年前……愚兄已將她……」話音未了，只見她雙手一軟，人已溘然長逝！

許北海知道于南山已然無救，但却沒料他會去得如此之快，老友凋謝，不由得引起無限的惆悵，雙手緊緊的抓住了于南山的雙肩，低聲呢喃道：「老哥哥，你放心去吧，我會遵從你的遺志，叫筱梅去報恩的……」豆大的淚珠，滾滾地流在于南山那蒼白的臉上，于南山的雙目却在此時緩緩地閉上。

＊　＊　＊

－長安城外的八里村，有着一棟看上去十分氣派的大府第，前後雖然只有五進房舍，但後面的花園，却是佔地數畝，頗具亭台之勝。

提起將軍府，八里村的人，都引以爲榮，但也禁不住的嘆息，因爲將軍府內，自從奉旨勅建以來，就只住了一個長工在裡面，打掃照料，將軍根本沒有回來住過一天。

如今，將軍過世在任上，更無法回來住了，偌大的房子幾乎是空的，將軍不但是一名勇將，也是一名淸官，過身之後，他的獨子常青嵐，帶着老僕常忠，扶襯歸來，還賣了幾畝田，才把將軍的喪事料理完妥。

常青嵐不像他父親，他沒有學過武功，將軍大概覺得自己馬上馬下，衝鋒陷陣，太危險，所以，才讓他棄武修文，另謀仕進。

而今，常青嵐和常忠住在將軍府內，加上那名長工李七，也只有三個人。

本來，常青嵐打算去應鄉試的，但三年孝服未滿，學政大人如果知道，必將永遠除名，於是，常青嵐只好一面守孝，一面閉門讀書了。

這一天，正是將軍謝世的一週年忌日，常青嵐帶着常忠，到墳上哭拜回來，忽然想到爹爹在臨死之前，曾交給他一個黑漆鐵箱，要他有機會，還給那鐵箱的主人，一年來，他幾乎把這件事忘了，忙要常忠找出那隻鐵箱，看看是甚麼人留下的，也好還給別人。

當常忠搬來了鐵箱，打開一看，兩個人都同時呆了！

敢情那鐵箱內只裝了兩樣東西，一把薄如蟬翼，窄如韮菜的金刀，和一幅捲起來的畫軸。

那把刀的長度是兩尺四寸，常忠入眼，立即發出驚呀，說道：「怎麼會是這把刀？」

常青嵐不知道此刀的來歷，怔怔地道：「大叔，這把刀……你見過？」

常忠點點頭，道：「少爺，咱們快打開那幅畫看看！」

常青嵐對刀不懂，但對書畫可是在行！當畫軸展開，他的雙目不由得爲之一亮，笑道：「想不到爹爹會保存了這麼一幅好畫。」

常忠凝目注視，發覺那幅畫乃是一幀子少僕蝶圖，畫的是一名白衣少女，在竹籬花圃之中，手執羅扇，撲打着飛繞在花叢中的蝴蝶。

常忠搖搖頭道：「不對啊，少爺，這箱子裡面，應該藏着另一幅畫才是啊！

常青嵐笑道：「大叔，我覺得這幅畫好，你看，像這工筆仕女，能畫得如此傳神，栩栩如生，必是出於六如居士之手筆。」

常忠一楞道：「誰是六如居士？」

常青嵐笑道：「就是蘇州唐伯虎呀，你不記得？我們住在南昌的時候，他未見過爹呀！」

常忠忽然失笑，說道：「少爺，老奴想起來了，就是那個裝瘋子的解元，是不是？」

常青嵐笑道：「就是他，不

過，常忠，你知不知道，他爲甚麼裝瘋？」

常忠道：「這個老奴倒是知道，他跟老主人一樣，無非是想擺脫寧王宸濠，以免成爲叛逆，」他看了看畫中少女，又道：「少爺說得不錯，這少女果然畫得極美，天眞爛漫，叫人看了以後，心境爲之一淸。」

常青嵐笑道：「可不．大叔，這幅畫……掛起來好不好？」

常忠道：「這……少爺要掛，自無不可，不過，只宜放在書房！」

常青嵐道：「好哇，我……也是這麼的想……」目光一轉，又道：「這把刀呢？也掛在書房嗎？」

常忠沉吟了一下道：「少爺從未習武，依老奴看，這把刀就不必掛出來了。」

常青嵐畢竟年輕喜事，聞言微笑說道：「大叔，刀不掛是可以，但我要做一個檀木架子，把刀架起來，放在這幅畫的下面……」

常忠皺眉道：「少爺……」

常青嵐笑道：「大叔，這有甚麼關係嘛，反正在我書房的裡面，也不怕別人偷去！」

常忠似是還想說甚麼，可是，常青嵐已經抱着畫，提着刀，跑進第三進的左廂房內去了。

常忠嘆了一聲，喃喃道：「但願于南山早一天來，否則……我還眞擔待不起……」

常青嵐喜歡那把金刀，更喜歡那幅少女撲蝶圖。

在他書房裏，每天，他會在畫前上一炷香，有時候，讀書讀倦了，他會走在畫前去看看那天眞無邪的畫中少女，頓時就會精神爲之一振，彷彿那畫中少女，正含笑相對，勸他力求學業上進一步似的。

這一天的黃昏，他又爲那畫中少女點上了一爐香，突然聽到常忠在門外發出了一聲驚呼！

常青嵐知道常忠的爲人，若非遇到甚麼怪事，他是絕不會驚呼的，因此，他匆匆的放下香爐，大步向門外奔了過去！

常忠在將軍府的八字大門門口，兩眼正盯着上馬台台階上一個躺在地上的女人。

常青嵐呆了一呆，道：「大叔，這個人怎麼啦？」

常忠道：「少爺，這位姑娘好像得了重病。」

常青嵐道：「大叔，那趕快把她扶進去呀，你不是能治各種奇難雜症嗎？」

常忠沉吟了一下，道：「少爺，老奴……」他搖搖頭，似是不太願意。

常青嵐覺得奇怪，走了過去，打量了一下躺在台階上的女人，祇見她蓬首垢面，氣息奄奄，不禁急道：「大叔，快抱她進去呀，看樣子，她果眞是病得不輕！」

常忠依然沒有動，低聲說道：「少爺，這女人出現得奇兀，老奴不放心容她進府。」

常青嵐頓足道：「大叔，救人要緊，如果……我們不立即施救，她一定死在這裏啦。」

常忠看了常青嵐一眼道：「少爺，不是老奴見死不救，實在是……此女突然倒在府門之外，使人起疑，老奴不想給少爺惹來麻煩。」

常青嵐道：「大叔，一個婦道人家，還能怎麼樣？快背她進去吧，要不然，祇有我自己來抱……」

常忠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奴遵命……」雙手一抄，將那渾身都是泥土的蓬頭少女抱了起來，直向府內行去。

常青嵐招呼長工李七，趕快到廚下去準備薑湯，顯然，他雖是年輕，却是古道熱腸之士。

等他回到大廳，那名奄奄一息的少女已經坐了起來，在跟常忠低訴自己的身世和遭遇。

敢情這少女因爲到長安投親不遇，流落街頭，又羞於向人乞討，才會餓倒在府邸門外。

常青嵐這時忽然出現，這少女說話的聲音雖然很低，但却很淸脆，臉上雖然連日奔波勞苦而顯得又髒又黃，但輪廓却十分淸秀，心中暗道：「看她擧止，倒不似是村野之人……」

李七這時送來了薑湯，常忠要他再去弄些吃的讓那少女果腹。

蓬頭少女喝下了薑湯，精神似乎好了不少，睜開一雙大眼，看了看常青嵐，微微露出一絲笑意。

常青嵐不由得心中一震，暗道：「妳淸澈明亮的眼睛，怎麼似曾相識的呢？」

深思之間，不由得向那少女多看一眼，那少女被他這麼的一看，看得有些害羞，低下頭來。

常忠站在旁邊，一言不發，直等李七送來吃用之物，讓那少女吃飽之後，方始低聲道：「姑娘，妳如果吃飽了，帶些乾糧上路去吧！」

那少女聞言，顯然是大感意外，看了看常青嵐，却向常忠道：「老公公……我到那兒去呢？」

常青嵐也被常忠這句話說得心中不安，暗道：「大叔今天眞古怪，爲甚麼對一個婦道人家這麼不客氣？」一念及此，正要說話，祇見常忠沉下臉道：「姑娘，妳由何處來，就回到何處去吧！」

蓬首少女忽然眼中滴下了兩顆淚珠，凄凄慘慘的道：「老公公，

我已無處可去……何況天色已黑……」

常忠皺着眉，忽然發出一聲冷笑，右手一揚，揮拳直向那蓬首少女肩頭搗去。

這一拳如果落實，那蓬頭少女將橫屍當場！

常青嵐大吃一驚，大叫道：「大叔，不可！」

蓬頭少女則根本沒有躲避，其實，她要躲，祇怕不容易躲得了。

幸好，常忠那右拳挨到少女肩頭之際，勁力忽收，變搗爲抓，將蓬頭少女拉了起來，口中同時喝道：「妳當眞是到長安尋親來的嗎？」

常青嵐喘了一口氣，心想，大叔今天的舉動委實怪異，像這樣的少女，不是尋親，又是爲何？

蓬頭少女彷彿被常忠這一抓一問，覺得大受委屈，嗚咽着應道：「小女子是……個命苦之人……老公公，倘若能行行好事，讓……小女子借宿一宵，小女子就感激不盡了……」

常忠鬆開了手，蓬頭少女竟跌了一個踉蹌，常忠又狠狠的盯了她一眼，才道：「李七，你讓這位姑娘到柴房去過一夜！」

李七剛自應了一聲是，常青嵐忽然大聲道：「大叔，柴房豈是住人之處，府中空屋甚多，把後進的廂房借給她吧！」

常忠皺了皺眉頭，道：「老奴……」

常青嵐這時却向蓬頭少女笑道：「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蓬頭少女低下了頭道：「小女子姓于名叫小梅。」

常忠聞言，忽然心中一動，向于小梅又多看了一眼。

常青嵐道：「于小梅姑娘，妳……是從那裏來到這長安投親的？」

于小梅低聲道：「江南。」

常忠忽然插口道：「小梅姑娘，妳是不是……家住在吳江城外的于家莊？」

于小梅點頭道：「是呀。」

常忠道：「有位于老爺子于南山是妳的甚麼人？」

于小梅似乎是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于……南山？」

常忠道：「是姑娘甚麼人？」

于小梅道：「于家莊雖然都是一脈共傳，但眼下可是有了好幾十房，于老爺子是那一房的尊長，小女子……還沒有問過……」

常忠似是有些失望，點頭道：「姑娘說得不錯，老朽認得妳們莊中的于南山，既然姑娘是遠從吳江而來，請恕老朽剛才失禮了！」

突然之間常忠換了一副態度，休說那于小梅不懂爲何，連常青嵐都被他弄迷糊了！

于小梅果然知禮，常忠這麼說，她立即起身福了一福，道：「公公說那裏話……小女子已經感激不盡了。」

常青嵐笑了一笑，道：「大叔，你……自己帶于小梅姑娘去安排住宿之處吧！」

常忠道：「老奴遵命。」轉向于小梅道：「姑娘，跟老朽來。」

于小梅看了看常青嵐，低聲問道：「公公，這位可是將軍府的公子？」

常忠略一遲疑的道：「不錯，他就是老朽的少主人常公子！」

于小梅向常青嵐深深一拜道：「多謝公子救命……小女子沒齒難忘。」

常青嵐顯得興緻很好，笑道：「舉手之勞，那裏說得上沒齒難忘，姑娘，妳跟大叔去安頓住處吧，如果……妳不覺得這兒有甚麼不方便之處，就多住幾天也不妨！」

于小梅嫣然一笑，道：「多謝公子！」

* * *

將軍府突然似乎變了樣子。

陰沉沉的大房子，這幾天忽然像開朗明亮了起來，到處窗明几淨，纖塵不染，所有東西也擺設得有條不紊井然有序。

常青嵐仍然是天天在讀書，天天在那書房那畫像前梵香。

不同的是，這書房裏不時有了少女的足跡。

敢情，于小梅一住就住了一個多月。

她沒有提起要回江南，常青嵐當然也不會攆她，常忠雖然對她仍然懷有戒心，但看她除了幫着長工李七做事外，平日一句話都不說，倒也不便再問。

很顯然，這府邸之中，是應該有個女人來照料一切。

不過，常青嵐却注意到一件事，他沒有向常忠提出，那就是每當于小梅到書房來打掃的時候，她常常會在畫前呆立半天，而且，她在拭抹那把金刀的時候，也特別小心，但是有些愛不釋手。

常青嵐胸無城府，他當然不會因此事而聯想到江湖上的事，但如果他眞把這種事情說給常忠聽了，常忠一定會查出其中緣故，而常青嵐則認爲，這幅畫好，這把刀也好，人之喜惡，自然會流露出來，倒更顯得于小梅的純樸天眞。

跟往常一樣，這一天黃昏，常青嵐又供了一爐香，在畫前默立，于小梅却悄悄的走了進來，看着常青嵐的背影，眼中閃耀着一層神秘的光芒。

常青嵐不知道于小梅在門口，當他一回身發現了于小梅，不禁赧

然地笑了笑道：「小梅，妳……幾時來的？」

于小梅嫣然一笑道：「公子，婢子來了好久啦！」

常青嵐臉上有點發熱，笑道：「小梅，妳喜歡這幅畫麼？」

于小梅道：「喜歡！」她忽然掠了掠鬢邊的秀髮，又道：「公子，你……很喜歡這畫吧！」

常青嵐道：「當然，不但畫得好，而且，太傳神了！」

于小梅笑道：「公子八成是給這幅畫像裏的少女迷住了。」

常青嵐大笑道：「沒有，畫畢竟是畫，祇可欣賞，不可褻瀆！」

于小梅心中一動，笑道：「眞的嗎？」

常青嵐笑道：「當然是眞的！」

于小梅忽然眨了眨眼，道：「公子，如果有一天，這畫中少女由畫中走了出來，要跟公子說笑，公子，你……又該怎麼辦？」

常青嵐失笑道：「那怎麼會？」

于小梅道：「公子，假如會呢？」

她一派天眞，雖皮膚顯得黑了些，臉上的皺紋也稍爲多了些，但仍然有些掩飾不了她的青春氣息，特別是那剪水雙瞳，轉動之間，叫人心憐。

常青嵐想了一想，道：「小梅，我告訴妳，可是，妳不可告訴大叔。」

小梅道：「好，我不對別人講。」

常青嵐指着畫中少女，笑了一笑，向于小梅道：「如果她眞的是從畫中走了出來，我一定把她當作仙女待奉，天天陪着她……在一起，永遠不分離……」

于小梅似乎怔了一怔，低下了頭。

常青嵐見狀，大惑不解，走過來拉着她的手，道：「小梅，妳……怎麼啦？」

于小梅抬頭看看常青嵐，低聲道：「我……我好羨慕這畫中的少女……」兩顆珠淚，自腮邊流落。

常青嵐吃了一驚，心中暗道：「所謂有女懷春莫非即此之謂，難道她……」

剎那間，常青嵐覺得那握在自己手中的柔荑，是如此的嬌小，而小梅身上的少女氣息又如此的強烈，常青嵐禁不住臉上發熱，雙手一用力，將小梅拉到了自己懷中。

幽幽的髮香，軟軟的玉體，使得常青嵐心中怦怦直跳，一低頭，就想親向于小梅的臉頰。

于小梅本來很柔順，這時，忽然伸手一推，退了半步，脫開常青嵐的懷抱。

但她沒想到，常青嵐是個弱不禁風的文士，這一推不要緊，可把他推得一交跌倒地上，半晌爬不起來。

于小梅可吃了一驚，連忙過去，拉着他道：「公子，摔痛了沒有，婢子該死，婢子是鄉下人，力氣大……公子，你沒摔傷吧。」

于小梅惶急之情，使得常青嵐大感不忍，何況，她又俯着身子在替他揉着背，不但吐氣如蘭，而且，幾乎相依相偎，常青嵐本來也沒跌傷，爲了享受這從未享過的少女柔情，他故意叫道：「小梅，妳眞兇，可把我摔得眞不輕……喲……好疼……好疼……」

于小梅的力氣可還眞不小，她一聽常青嵐呼疼，雙手一抄，把他抱了起來，放在裏間的綉榻上，然後不避嫌疑的，解開常青嵐衣衫，仔細察看。

常青嵐指着背部和腰部，不停的呼疼。于小梅也似乎慌了手脚，祇好伸手到中衣之內，來按摩那腰背部之間。

于小梅終究是個十九歲的大姑娘，幾時用自己的手接觸過年輕男人的身體，這一剎那之間，連她自己也爲之暈眩不已，不由得掌心所到之處，全是叫人心跳的小針一般……

由於常青嵐是個側面朝外面臥，小梅自然是彎下身子，才能爲他背部按摩，如此一來，胸腹之間，就緊緊的貼在常青嵐的臉部，氣息相引，熱力互傳，常青嵐終於忍不住一笑，雙手一伸，將小梅的柳腰摟個正着……

于小梅可沒料到他有這一手，一時之間，竟被常青嵐摟着抱倒在床上。

她要掙扎，似乎又不要掙扎，不過，常青嵐到底是個讀書人，他不敢過份放肆。

因此，小梅含着淚，推開常青嵐，站了起來，低聲說道：「公子，婢子本是命苦之人，能得公子垂青，那是婢子的福份，祇是，公子乃是出身高門，無論如何，婢子是配不起公子的！」

常青嵐喘了口氣道：「小梅，我可不是這麼想的。」

于小梅道：「公子，承蒙你不棄，但天長地久，又如何瞞得住人？難道你不怕別人罵你嗎？還有，老僕常忠他……」

常青嵐笑道：「小梅，男女之事，本是要兩相情願，妳爲甚麼要存門戶之見？」

小梅心中沉思，這事可不能荒唐……當下她搖頭道：「公子，你忘了麼，那畫中的少女……」

常青嵐笑道：「鬼神無稽之說，畫餅畢竟難充飢的道理，妳不懂麼？」

于小梅道：「公子……」一時之

間，她可眞想不出有甚麼法子，除非，一走了之。

然而，她不能走，不能走！

常青嵐笑着，又要來拉小梅，小梅心中一急，却急出了一句話來，道：「公子，婢子雖然是操作賤役之人，但也曾讀過幾天書，粗懂文字，如果公子眞的喜歡婢子，少不得婢子放肆，要求公子給我一個名份！」

常青嵐微笑道：「明媒正娶，可不可以？」

于小梅道：「婢子豈敢如此奢求？祇要公子……」

常青嵐笑道：「那是納妳爲妾，願作小星了？」

小梅低頭弄帶沒有說話。

常青嵐笑道：「小梅，那……未免委屈了妳吧！」

于小梅搖搖頭道：「苦命之人，能夠如此，已是不易了，公子，你想想，婢子還能指望甚麼呢？」

常青嵐道：「那……小梅，我去通知李七，叫他買些香燭，明天成禮如何？」

小梅笑道：「公子，你別忘了，你還在服孝中啊，要成禮，少說還得再等一年半！」

常青嵐悚然一驚，一躍而起，抱拳向小梅長揖道：「小梅，非妳一言，我幾乎成了不孝之人……」

小梅笑道：「公子，承蒙公子不棄，婢子感恩不盡，而今以後，婢子當盡心服侍公子，但公子守禮成孝，莫要逾禮才是。」

常青嵐正容道：「那是自然，不過，此後妳少再婢子婢子的好不好？」

小梅低頭一笑道：「那……婢子就改稱妾身吧，不過，在李七和老公公面前，公子還是莫說的好！」

常青嵐笑道：「大叔很古板，我知道，小梅，我告訴大叔，往後，妳也改叫他大叔吧！」

小梅搖搖頭道：「不要，公子，你知不知道老公公的出身來歷！」

常青嵐笑道：「這……記得我出世的時候，大叔就在我家了，妳問這個作甚？莫非他……」

小梅笑道：「公子，妾身祇能告訴你一句話，老公公他不是常人！」

常青嵐笑道：「小梅，妳……可是說他……大有來歷？」

小梅道：「公子，這些事你不必問了，反正，就妾身所知，老公公一定是受過公子先人的大恩，才會自願爲奴來報答公子的！」

常青嵐一呆道：「哦？我……」

突然，窗外傳來一聲輕咳，接着常忠沉重的脚步聲，來到之門口。

小梅連忙拉平衣衫，退向一邊去擦拭金刀，常青嵐則緩緩的走向門前。

常忠在門口看了看小梅，笑了笑，向常青嵐道：「少爺，府城裏的張大戶已派人來了！」

常青嵐一聽，吃了一驚道：「他又來了？」

常忠道：「少爺，老奴答允他節前一定把銀子送去，但他非要見少爺一面不可，老奴不便堅持……」

常青嵐道：「大叔，我不要見那等人的嘴臉，你就說我病了！」

常忠道：「這……這……」

于小梅忽然走了進來，嫣然一笑道：「公子，老公公，帶婢子去見見他可好？」

常忠一怔道：「妳去？」

常青嵐也笑道：「小梅，妳去有甚麼用？那個張大聲是專門放閻王債的，六親不認……」

于小梅笑笑道：「公子，老公公，婢子也許有辦法把他勸回去呢？」

常忠看看常青嵐，常青嵐沉吟了一下，道：「大叔，你跟小梅去看看也好，不過，我可不見他。」

于小梅嬌巧的一笑，隨着常忠來了前面大廳。

大廳之中，已然點起了燈光，一位獐頭鼠目的枯瘦老人，正坐在一張檀木椅中，厲色相待，他一眼看到來的只是常忠和個十八九歲的丫頭，臉色不由一沉，道：「老管家，常公子呢？」

常忠冷冷的道：「少爺病了，不能見客。」

于小梅笑了一笑道：「這位想必是張府的賬房師爺麼？」

枯瘦老人雙目一閃，冷笑道：「不錯，老夫陳友餘，妳是府中的甚麼人？」

于小梅笑了笑道：「公子身邊的丫環，小梅……」

陳友餘怒道：「常公子不出來，打發個丫頭出來作甚，妳……妳作得了主麼？」

于小梅笑道：「陳師爺，小梅雖然是丫頭，但公子的事，我還作得了主，你說吧，你要見公子有甚麼事？」

陳友餘冷聲道：「敝東家言明，常公子欠下的一千兩紋銀，三天之內，他一定要還。」

于小梅道：「只是一千兩麼？」

道：「不錯，原借是八百兩，三個月連本帶利，就是一千兩。」

于小梅笑道：「陳師爺，你回去告訴你們東家，兩天之內，我們會派人送去。」

常忠楞了楞道：「小梅……」

陳友餘也是呆了一呆，道：「

妳……眞的作得了主？」

于小梅沒理會常忠，却冷冷一笑，問陳友餘道：「兩天之內如不送到，將軍府中一切，任憑你們搬取！」

陳友餘沉吟了一下，道：「好，老夫等你們兩天，如果到時不會送去，別怪我們東家心狠！」

于小梅道：「你請吧！」

陳友餘向常忠拱一拱手，大步出府而去。

常忠皺着眉，向于小梅道：「小梅……妳太荒唐了。」

于小梅一笑道：「老公公，這事婢子已有了計較，」話音頓了一頓，又道：「老公公，公子的家產，究竟有多少畝田？」

常忠道：「原先老主人在世，慷慨好施，從來不曾買田買地，現時留下的二十來畝田地，還是祖傳下來的。」

小梅又問道：「是不是全都租給佃戶？」

常忠笑道：「可不？」

小梅道：「公公，能不能收回來自己種？」

常忠道：「自己種，誰，姑娘，妳行嗎？」

小梅笑道：「請長工啊！」

常忠道：「談何容易，別說我們自己不善管理，就算會，也沒辦法服侍那些長工呀！」

村梅笑道：「這倒不假……」略一沉思，又道：「老公公，後面那片花園，婢子覺得太可惜了，如果種上一些藥材，未嘗不是生財之道呀！」

常忠聞言，不由得怔了一怔，心中暗道：「這話不錯，咱們怎麼沒想到？」

但他口中却道：「姑娘，這些都是遠水，可救不了近火啊，兩天之內，要一千兩紋銀呀？」

于小梅笑道：「老公公，這一千兩銀子的事由婢子來管，那後園改種藥材的事，公公，你督促李七先去鬆鬆土，待過了中秋，婢子再和公公商量種那幾種藥材！」

常忠有些不敢相信，但他心中却不能不佩服小梅的精明能幹，因此，笑了一笑，道：「好，一切但憑姑娘作主，老朽願供驅遣！」

小梅一聽，連忙萬福道：「老公公，這話，可折煞小婢子啊……」

常忠笑了笑道：「小梅，少爺都願聽妳的，老朽那能不聽呢？」

小梅心中一動，臉上飛上了兩片紅雲，低聲道：「婢子謝過公公……」

轉身一溜，就到後廳了。

常忠看得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精明的姑娘，不知少爺有沒有此福……」

這時，常青嵐聽得常忠笑聲，不禁由內走出，笑道：「大叔，你在笑甚麼？那個傢伙走了？」

常忠笑道：「小梅這丫頭果然有本領，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走了！」

常青嵐一怔道：「她怎麼說的？」

常忠道：「兩天之內，送還一千兩銀子。」

常青嵐一呆，道：「兩天？賣房子也來不及啊……」

常忠道：「老奴也是這麼想……可是，看小梅樣子，倒是很有把握的！」

常青嵐道：「奇怪，她……孤身投親不遇幾乎凍餓而死，那來銀子……」

話音未了，小梅已拿着一個小的鐵盒子奔了出來。

常青嵐一眼見到小梅，立即大聲道：「小梅，那一千兩銀子的事，可不是玩的呀！」

小梅笑了笑，把那個小鐵盒交給了常忠道：「公公，你看看這裡的東西，值多少？」

常忠聞言，連忙打開那隻鐵盒，剎那間滿室生光，仿如白天一樣，兩人全都爲之一震，常忠更是脫口道：「夜明珠？」

小梅道：「公公，拿去典押兩千兩紋銀，行麼？」

常忠笑道：「兩千兩，萬兩黃金也值呀！姑娘，妳……這是何處得來？」

小梅笑了笑道：「是花園井裡掏出來的。」

常青嵐幾乎聽得呆了，他搖搖頭道：「不可能，我爹沒說過井裡有珠子的，小梅，妳可別……惹禍，非份之財，我可不敢要！」

小梅笑道：「公子，你放心，有天大的禍事，也由妾身擔待，」話聲一轉，又向常忠道：「老公公，明天你拿去府城中，找一家珠寶店押一押，拿一千兩還給張大戶，一部份作家用，一部份拿去買幾樣種子，我們也好好打算一下，不能老是坐吃山空呀？」

常忠笑了一笑道：「姑娘，老奴這就進城去，早點還了那姓張的閻王債，也好睡個安心覺。」

一提鐵盒，大步走了出去。

常青嵐簡直被眼前的事弄糊塗了，他看了小梅，皺眉道：「小梅……這……」

小梅微微一笑，道：「公子，你別管好了，妾身已有了名份，代你操持家務，還不應該麼？」

常青嵐心中大爲感動，雙手一拉，把于小梅摟了過來，低聲道：「小梅我……」

他說不下去，因爲他已經是忍不住淚如雨下。

從這一天起，將軍府的氣象又是一變，于小梅像女主人般，負起了持家的重擔，她和常忠商量一切，常忠他一切聽命，因爲那顆夜明珠已抖露了小梅一半的身世，常忠知道天下只有三顆這種珠子，一顆在大內，一顆在西域喇嘛寺中，另外一顆是在黃山凌雲庵主大悲老尼的手中，于小梅來自江南，那麼她必然是大悲神尼的甚麼人了。

不過，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大悲神尼跟自己的老主人從無交往，怎會……讓這麼年輕的姑娘，帶着這麼貴重的珠子，來到長安？

常忠也曾向壞的方面去想過，從小梅倒在門口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這姑娘不是說的眞話，幾個月下來，常忠沒有找出一絲破綻，那麼……如果說小梅是爲了那把金刀和另一幅畫軸而來，則她應該早已得手而去，除非，她也知道，配在金刀匣中的畫軸，不是這張少女撲蝶圖，而是另一幅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

可是，有幾個月的時間，小梅應該早已明白，那幅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不在府中啊！

常忠委實是爲此想不通，但他明眼所見，小梅無時無刻地不是在爲少爺着想，而且，他更明白的是，少爺已喜歡了小梅，小梅也喜歡上少爺，特別是那天，張大戶家陳師爺來，他去找少爺，在窗外聽到他們之間的信誓，使得常忠大爲放心，不再對小梅有甚麼疑念，相反的，還眞怕公子沒有這份福氣，娶不到小梅這樣的一個精明能幹的夫人，也怕公子唐突，眞怕祇把小梅認爲門不當戶不對，而納作小星了！

有了這種想法之後，常忠對小梅幾乎像親生女兒一般的呵護，每夜，他必然要打她房門外多走幾遍，因爲，他雖然知道，小梅可能是大悲神尼門下，但畢竟沒見過她露過一手，因此，他也是很關心她的安全。

這一夜，常忠循例在三更時分，起來到各處巡視，當他經過小梅的房間時，忽然聽到室內有着人聲。

常忠心中一驚，輕輕地走過去站到窗前，在窗紙上戳了個洞，向內張望，常忠一看之下，不由得心中既是吃驚，又是大喜。

敢情，那屋內說話的人，一位是小梅，另一位則是已有三十年足跡不履紅塵的凌雲庵之大悲神尼。

常忠也不想驚動室內之人，剛剛轉身離去，祇聽得一聲「阿彌陀佛」，大悲神尼那瘦小的身子，已然不知在何時穿窗而出，站在常忠的身前。

常忠大吃一驚，退了半步。

大悲神尼目光如電，在常忠身上轉動，忽然合什道：「老檀樾，別來無恙！」

常忠是一副驚惶之態，雙手抱拳道：「大師……妳從何處而來，將軍府已是沒落門第……」

大悲神尼未等他話完，笑了一笑道：「老檀樾，也不過三十多年未見，怎麼如此的健忘？」

常忠心中暗暗一驚，忖道：「看來，這老尼姑果然是難纏得很……」

但是，他口中却道：「大師……莫非認錯了人麼？老奴乃是將軍府中管家常忠啊！」

大悲神尼宣佛號，合什道：「老檀樾，你若不願還本來面目，老尼自然不便勉强，但願老檀樾進入小徒房中稍坐，老尼有話奉告。」

常忠心中一喜，暗道：「小梅這孩子果然是大有來歷，她是大悲之徒，我還有甚麼擔心的呢。」

當下口中應道：「原來小梅是大師的弟子，老奴高興得很，究竟是佛門中人，不會行詐使騙的。」

語音一頓，又是一揖，說道：「大師，請。」

大悲神尼淡淡一笑，轉身入房內，常忠跟在身後，小梅移過一張錦櫈，讓常忠坐下。

常忠雖然坐下，口中却謙遜的一笑道：「恕老奴放肆了！」

大師合什微笑，想了想，道：「老檀樾，往事既然不願談，但眼前却有若干大事，尚盼老檀樾開誠相見，無話不說。」

常忠恭敬的笑道：「大師請說，老奴是知無不言。」

大悲大師沉吟了一下，道：「高山流水松下撫琴，此圖不與奪命金刀在一處，已有多久了？」

常忠心中一動，本想裝作不解大悲話中之意，但他繼而一想，此事非同小可，直接關係到少爺的安危，自己可不敢冒這個險，當下長嘆了一聲，道：「刀、圖均是半年之前方始發現，存在將軍府遺物之中，據少爺告知老奴，這隻藏圖的鐵盒，乃是四年前在西康救了于南山大俠時，于大俠所贈，將軍從未打開欣賞……是以……」他頓了一頓話音，又道：「據老奴猜想，于大俠贈箱之時，必已不是原圖，而換成了少女撲蝶圖了。」

大悲神尼看了小梅一眼，小梅點點頭，道：「師父，常公公之言，正是不假。」

大悲神尼雙手合什，口宣佛號道：「如此說來，原圖仍在于施主手中了。」

小梅却搖頭道：「許爺爺說，他沒有找到呀。」

常忠聞言，心中一跳，忙道：「小梅，妳……口中許爺爺可是

許北海？」

小梅脫口道：「正是他。」

常忠道：「于南山是妳祖父嗎？」

小梅一怔道：「這……」

大悲神尼忽然一笑道：「老檀樾，你既不想說當日身世，又何必多問梅兒之事呢？」

常忠心中自然明白十分，八成這位小梅姑娘，就是于南山的後人，於是，抱拳一禮道：「大師責備得是，恕老奴多此一問。」

他的語音略頓，又道：「大師忽然問及高山流水之圖，不知是何用意？」

大悲神尼正色沉聲道：「老檀樾，江湖之上，已有不少知名人物，在打算劫奪此圖，老衲此番前來，爲的就是想知道此圖是否在此！」

常忠吃了一驚，道：「眞的麼？」

小梅道：「常公公，我師父說話，幾時騙過人來？」

常忠笑了一笑，道：「不錯，大悲神尼自然不會打誑語，不過，傳聞之事，倒也不可盡信啊！」

大悲神尼道：「老衲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自然不是純出傳聞的了！」

常忠臉色漸漸凝重，抱拳道：「大師，所謂江湖上的知名人物，又是指的那些人？」

大悲神尼道：「一般人物，那也不會放在老檀樾眼中，但這些人可都是極爲難纏之輩。」

常忠道：「大師，他們究竟是那一種人？」

大悲神尼道：「荊門九怪兄弟！」

常忠笑道：「荊門九怪，當不得大師一指，算不得甚麼有頭有臉之輩。」

大悲神尼笑道：「不錯，但老檀樾莫忘了，他們有位不好惹的靠山！」

常忠一呆道：「可是他們的師父，那位天山樵夫宇文長麼？」

大悲神尼道：「正是。」

常忠點頭道：「宇文長果然有點斤兩，不易對付！」

大悲神尼道：「還有呢，老檀樾，不瞞你說，老衲此番前來長安，一路之上，已經遇到不少的人，而且，個個都不比宇文長差勁。」

常忠一驚道：「哦？」

大悲神尼嘆了一口氣道：「老檀樾，除了宇文長，還有東海釣叟申化等人都已趕來長安了。」

大悲神尼又接口道：「不止於此，還有兩個更厲害的魔頭，也正在途中！」

常忠皺眉說道：「還有兩個魔頭，是誰？」

大悲神尼答道：「雪山雙煞。」

常忠變色而起道：「可是寒星索命的司馬魁和血手追魂石長風？」

大悲神尼道：「除了他們，還會有誰？」

常忠朗聲一笑道：「好，來得好，大師，老奴正期望他們來呢。」

大悲神尼反而一怔道：「老檀樾，此言何意？莫非你們……」

常忠道：「這個，大師不知，老奴也不便多說，反正，老奴跟他們正有一件過節未了，曾經在大雪山中，找了他們一年沒能找到，如今他們來到了長安，那可是極好之事！」

大悲神尼目光充滿了關切，微笑道：「老檀樾，雪山雙煞，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你可得當心些。」

常忠慨然道：「多謝大師關注之情，老奴對別人也許知之不深，但對他們二人，可是瞭如指掌！」

大悲神尼脫口說道：「同門習藝，那是自然。」

此語一出，大悲神尼彷彿覺出失言，連忙住口，小梅則大爲驚訝，張着小嘴，直看常忠。

敢情小梅雖然已知道常忠不是等閒之輩，但她絕未料到他竟會與雪山雙煞乃是同門！

常忠聞言，則發出一聲長嘆道：「大師，往事已矣，多提徒亂人意耳。」

大悲神尼合什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話音一頓，接着道：「老檀樾，箭在弦上，事迫燃眉，你……可有甚麼打算，對方人多勢衆啊！」

常忠道：「大師之意，是要我等走避麼？」

大悲神尼道：「若能走避，未嘗不可，祇怕，眼下已然難以走脫了！」

常忠道：「老奴也是這麼想，老奴的少爺，並非武林中人，一旦遇到這等大事，祇怕……」

于小梅忽然笑道：「常公公，少爺的事有我！」

常忠看了小梅一眼，又看看大悲神尼，點了點頭道：「小梅姑娘，不是老奴信不過妳，祇是這批人太强，老奴怕妳照顧不了呀？」

于小梅道：「不妨，我……可以把他藏了起來。」

常忠搖搖頭道：「藏得了一時，藏不了一世，姑娘，要不，妳伴少爺離此一躲，如何？」

于小梅道：「那……常公公一個人怎麼對付他們？」

常忠笑道：「祇要別無後顧之憂，老奴是可應付得了這批魔

頭！」

大悲神尼笑道：「老檀樾的豪氣不減當年，不過，老衲認爲此事關係重大，老檀樾一人，難任艱鉅。」

常忠笑道：「大師，長安城中，又有甚麼人能助老奴一臂之力呢？別說這些人不易應付，就算他們武功不高，老奴也不願要局外人涉險！」

大悲神尼口宣佛號，合十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十年之別，不想老檀樾已是菩薩中人了！」

常忠低喟了一聲，搖頭道：「世事如棋，大師自是過來人，善惡之間，本只一念，但能悔悟前非，豈敢妄求仙佛……」

他感慨地笑了一笑，又道：「大師佛駕，何時離去？」

大悲略一沉吟，道：「老尼本來只是來此向老檀樾送個口信，但目前情況似乎不同，因此，老尼倒想等一切平安之後，再行離去！」

常忠聞言喜道：「大師慈悲爲懷，若能小作駐錫，羣魔雖多，又復如何？老奴先代少主人謝過大師！」

說着起身深深一揖。

大悲神尼笑道：「老檀樾，老尼居此一事，最好不要給令主人知道！」

常忠先是一楞，繼而笑道：「大師之言，老奴明白了，大師但請放心，老奴絕不爲大師多惹因果。」

常青嵐照常是每日讀書寫字，照常每日晨昏在那少女畫前焚一爐香。

小梅也照常慣例的拭刀打掃，唯一不同的是，她還要陪常忠在後園裡種一些草藥。

大悲神尼獨居在小梅隔壁的一間靜室，除了小梅和常忠之外，連李七都不知將軍府內多了一個人。

這是大悲神尼抵達長安後的第五天，常青嵐正在書房寫字，突然聽到前間大廳之中，常忠跟一個人大聲爭吵。

常青嵐忍不住緩緩地踱了出來，只見常忠正和一位自己從未見過的白髮老人怒顏相向，幾乎要動手打架。

當常青嵐覺得有些意外，看看常忠，不禁皺眉道：「大叔，這個人是誰？」

常忠似乎大感意外，怔了一怔，道：「少爺，老奴是……在跟這位老先生談一件事，一時不小心，說話聲音大了一點，驚動了少爺，眞是罪過。」

常青嵐皺眉道：「大叔，這位老先生是甚麼人？他……跟大叔很熟嗎？」

白髮老人沒等常忠回答，已然冷冷一笑，說道：「小兄弟，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老夫跟貴介，正是多年故交，熟得不能再熟了。」

常青嵐抱拳一笑，道：「老丈，既然跟大叔你多年故交，晚生眞是失禮得很。」

白髮老人道：「失不失禮，老夫倒不在意，只是老夫專誠趕到長安，却幾乎吃了閉門羹，未免有點兒於心不甘。」

常青嵐笑道：「哦，甚麼人讓老丈幾乎吃了閉門羹？」

白髮老人大笑指着了常忠道：「還不是這位多年的老朋友嘛，老夫雖然生氣，不瞞小兄弟說，却也拿他無可奈何。」

常青嵐笑了一笑道：「老丈說笑了！」轉臉向常忠道：「大叔，這位老丈的尊姓大名是……」

常忠一直在旁皺眉不語，此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少爺，你還是不問的好。」

常青嵐聞言呆了一呆，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白髮老人大笑道：「不爲甚麼，他是怕你老弟，一旦知道老夫是誰，少不得會沾上一身村野鄙夫的氣味！」

常青嵐怔了一怔，看看常忠道：「七叔……」

常忠搖搖頭，道：「少爺，你

別聽這位老兄胡說八道，老奴可不是這麼想。」

常青嵐向老人笑了笑道：「老丈，我大叔可沒有這種想法，老丈的姓氏可否告知？」

白髮老人道：「老夫姓氏，說出來只怕老弟也不知曉，還是不說的好！」話聲頓了頓，又道：「不過，老夫此來目的倒是不能不說。」

常青嵐皺眉道：「老丈，你……來到舍下，不是爲了找我大叔麼？」

老人道：「不錯，我本來是找他的，只是……」

常忠忽然大聲道：「申兄，你少說一句吧！」

白髮老人道：「爲甚麼？你說你作不得主，如今作得了主的人來了，你難道又不許我說了麼？」

常忠道：「此事絕不可能，你說了也是白費唇舌！」

常青嵐看了兩個老人，說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呀，大叔，你幹嗎不讓人家說哩。」

常忠道：「少爺，這事說出來，也是白費，因爲連少爺你也作不了主的。」

申老人突然沉聲道：「老哥子，你說他也作不了主，那是甚麼意思，莫非這將軍府的一切事務，還有另一個作主的人嗎？」

常忠冷笑道：「申兄，你別忘記了，那兩樣東西，不是我老主人的物，少爺自然是作不了主的！」

申老人也在冷笑道：「老夫不信，」忽然轉向常青嵐道：「老弟，老夫申化，世居東海，捕魚爲業，所以，江湖上的朋友，送了老夫一個綽號，叫做『東海釣叟』，想來你老弟也沒有聽人提過吧！」

常青嵐沉吟了一下，道：「申老丈大名，晚生果然沒有聽說過，這……無非是因爲晚生不是江湖人……」

申化笑道：「當然，老夫並不以你不識老夫爲忤，不過，老夫有件事，却是要向你老弟請教。」

常青嵐道：「不敢，有甚麼事情，申老丈請說吧！」

常忠忽然插口道：「少爺，這位申兄乃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你不是江湖中人，縱然有甚麼事，少爺，你也用不着承諾！」

常青嵐道：「這……」

申化大笑道：「老哥子，你眞行啊！這不是先拿話把我的嘴巴堵上了麼？」

但申化畢竟是老江湖，常忠想堵他可也沒有那麼容易，他笑聲收斂，立即又道：「可惜的是，老夫此次前來，乃志在必得，任你怎麼說，也沒有辦法趕得走老夫！」

常青嵐笑了笑道：「申老丈，此言倒叫晚生有些不解了！」

申化笑道：「老弟，你懂不懂都沒有關係，老夫告訴你，反正我這次來到府上，只是談的一筆生意，老弟聽了我出的價錢，然後看看能不能賣就行了。」

常青嵐這回可呆了一呆道：「生意，甚麼生意？」

申化道：「大買賣，我出價一萬兩白銀，老弟，你看，這一筆生意如何，夠不夠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上百年清福？」

常青嵐看看常忠，道：「大叔，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常忠道：「少爺，他說的話是胡說八道，你只當沒有聽見就是了！」

常青嵐道：「大叔，你一定有甚麼事瞞着我了？」

常忠搖頭道：「沒有，少爺，你別管這件事吧！」

常青嵐皺眉道：「大叔，這事小可若是不知道，當然可以管不着，可是，眼下我已經知道了，要我不再過問，我又怎麼安得下心呢？」

申化呵呵大笑道：「不錯，事情到了頭上，還能想裝作不知道嗎，常老弟，依老夫看，這筆生意，咱們是可以好好的談上一談的呢！」

常忠臉上色變，沉聲說道：「申兄，你最好是不談，否則，後果可要申兄擔當了！」

申化冷冷的看着常忠，道：「老哥哥，你跟兄弟交往，少說也有四十多年，難道你還不明白兄弟的爲人了？天塌下來，兄弟也會撐得住的。」

常青嵐沉吟了一下，看看常忠道：「大叔，申老丈既然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大叔又何必替別人擔心？」

常忠嘆了一口氣，道：「少爺，你那裡知道，這事……可關係重大……」

申化道：「關係若是不重大，老夫怎會前來？」目光轉向常青嵐道：「老弟，那把刀擺在你府上，也不見得有甚麼用，加上那一幅畫，一萬兩白銀，賣給老夫，也是不算吃虧的麼？」

常青嵐聞言呆了一呆，道：「刀？甚麼刀？大叔，你知道我們有甚麼刀要賣，有甚麼字畫要賣？」

常忠笑了笑道：「當然沒有呀！所以，老奴才要公子別聽他胡說八道！」

申化此時仰天一笑，道：「老夫若是胡說八道，那把供在貴府房中的金刀，却是何等來路？」

常青嵐聞言不禁呆了一呆，說道：「金刀？」

申化道：「不錯，就是你書房中的那把金刀，但是，在武林中，可是有名得很呢？多少人想得到它呀！」

常青嵐看看常忠道：「大叔，這是眞的嗎？」

常忠嘆了一口氣，沒說話。

申化接口道：「還有那幅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老夫也是非買不可。」

常青嵐這回可是聽得大爲不解的看着申化，說道：「老丈，你說的是甚麼畫？」

申化道：「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呀，刀不離圖，畫不離刀，你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嗎？」

常青嵐道：「老丈，祇怕這次是你錯了，晚生家中，畫倒是有一幅，不過，那不是甚麼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而是一幅少女撲蝶嬉春圖。」

申化臉色微變，說道：「你這話是眞的麼？」

常青嵐道：「晚生一生不打誑語，老丈不信，晚生可以領你入內看看。」

常忠在旁聞言，祇急得頓足，但又無可奈何！

這時，申化大笑道：「老弟，老夫正是有些不信，少不得要前去印證一下是眞是假。」

常青嵐笑道：「請……晚生帶路……」轉身大步向內行去。

申化笑了一笑，向常忠抱了抱拳，道：「子奇兄，走啊！」跟在常青嵐身後，向內急行。

常忠皺着眉，突然一閃身，搶在申化之前，護着常青嵐而行。

申化微微一笑，低聲道：「怎麼，子奇兄把兄弟當作了何等樣人？兄弟雖然急於想得到金刀秘圖，但也不會向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下手。」

常忠冷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申兄，老朽不得不如此。」

眨眼之間，已然來到了書房。

常青嵐一指那木架上的金刀，笑了一笑道：「老丈，金刀在此，那幅畫，你看看是不是少女撲蝶嬉春圖？」

申化走了過去，看了一看，道：「好畫，必是唐寅老弟台的大手筆。」

常青嵐聞言喜道：「老丈跟六如居士熟悉？」

申化道：「江南俊彥，老朽當無不識之士。」語音一頓，又看了看畫，自語道：「此畫作畫日期，距今不過四五年時光，自然不是那幅高山流水圖了。」

常青嵐撫掌道：「老丈好眼力，此畫晚生也曾斷言作於四年之前，想不到，老丈竟是翰墨中高士。」

申化大笑道：「好說，好說，老弟，鄉野鄙夫，略識皮毛，那敢當得起如此吹噓。」

語音略略一頓，又道：「這麼說來，這刀也不見得是眞的麼？」

申化一手就向架上金刀抓去。

突然，眼前人影一閃，申化吃了一驚，連退三步，大喝一聲，道：「甚麼人？子奇兄……」

但舉目望去，眼前之人，竟是一名嬌小的少女，不由得把申化驚得瞪大了雙眼直發呆。

常忠臉上露出了笑容，大聲道：「申兄，金刀自有主人，你可千萬別亂動。」

申化目光在少女身上一轉，道：「姑娘，妳是何人？剛才妳是不是使的大悲鎖脈手法。」

少女嫣然一笑道：「老前輩名滿江湖，婢子小梅祇不過才會兩三手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功夫，老前輩竟認作是大悲鎖脈手法，叫婢子有點受寵若驚了。」

幾句話說來很謙虛，但聽在申化耳中，可是非常不受用，他看看小梅，再看看常忠道：「子奇兄，這位姑娘是府中的甚麼人？」

常忠笑道：「是我家少爺房中的丫環小梅，怎麼，申兄可是覺得她不好惹？」

申化心中一動，暗道：「這老兒明明是在暗中故意拿話叫我下不了台，難道這個小小的丫環，眞是有甚麼來歷，叫老夫惹她不起了？」

但他口中却道：「子奇兄，你調教出來的弟子，當然是强將手下無弱兵的了，兄弟就算惹不起她，那不是甚麼丟人的事，須知武林之中，當年還沒有人敢惹你這位無常醉叟之人啊！」

常忠皺眉道：「申兄你……」

常青嵐雖然不懂武林中事，但申化一口一個子奇兄，外加又指出常忠的綽號「無常醉叟」，到此刻爲止，他心中也已然明白，正如小梅告訴過自己的話，常忠不是平凡的人，眼下，他可眞的看出來了，這位老僕，在武林中定然是一位頂尖的人物。

當下他目光一轉，向常忠道：「大叔，這位申老丈的稱呼，你……大叔在武林中，一定是很有名氣。」

常忠苦笑了一聲，搖頭道：「少爺，過去的事，老奴久已忘記了，你……不是江湖中人，這些事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語音略頓，又向申化道：「申兄，這把金刀和這一幅畫，雖然此刻是放置在將軍府中，但認眞說起來，它依然不是常家之物，因此，申兄要買，姓常的是沒有人敢作主的。」

申化道：「那……該甚麼人作主？」

申化道：「此刀此畫，是昔年開山拳于南山于大俠寄存在老主人之處，因此，申兄要買，最好是找到開山拳于大俠。」

申化目光轉動，搖頭道：「這……開山拳于南山傳聞已在年前病故，你叫兄弟到那裡去找他？」

小梅此時不禁臉上神色一變，有着泫然欲涕之容，但她很快的用手掠了掠頭髮，尖聲道：「那你爲甚麼不去找于家的子孫？」

申化瞪了小梅一眼，道：「找人何如找物，刀和畫都在這裡，我又何必捨近求遠？」

小梅冷笑道：「你……自認能拿得去麼？」

申化冷笑道：「不讓老夫拿去，遲早也會被別人拿去，這個順水人情，你們又何必不賣？何況，老夫還出價一萬兩銀子呢。」

小梅格格一笑，道：「申大俠，你好大的口氣，可惜呀，這把刀和這畫，不但並不相配，而且，價錢也有點不恰當。」

申化一怔道：「姑娘，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梅道：「畫不是高山流水松下撫琴圖，豈不是配不上那把奪命金刀麼？」

申化呆了一呆，道：「姑娘，妳已知道這刀圖藏寶之秘？」

小梅笑道：「申大俠，這事不是在武林中傳言了四十多年了麼？試想，像這麼膾炙人口之事，祇要稍涉江湖之人，又有那一個不知道呢？」

申化歎了一口氣，說道：「不錯，姑娘所說，倒也不假，祇是……」他頓了一頓，又道：「這價錢不恰當，又是怎麼說呢？」

小梅道：「申大俠願出一萬兩銀子，購買的雖然祇有兩寶中的金刀，但倘若以時價而論，這柄刀的價值，非得五萬兩黃金不賣。」

常青嵐因爲小梅進府之後，持家處事，頭頭是道，所以她突然現身以後，自也就不再插口，何況當她顯示出她也是武林中人身份之際，常青嵐更是放心不少，不過，此刻他聽到小梅說這把金刀竟然價值黃金五萬兩，不由得吃了一驚，失聲道：「小梅……這太離譜了啊！」

小梅聞言，嫣然一笑，道：「公子，這還是申大俠的行情呢，若是換了別人，就要值黃金十萬兩了。」

常青嵐皺眉道：「那裡有這種事，一把小小的金刀，怎麼會值到這麼多錢？」他沉吟了一下，又道：「如果這把金刀眞值這麼多錢，當年于老人又怎會暫時留在先父之處，而忘了取回呢？」

常忠這時插口道：「少爺，于老不曾取回，必是因病纏身，無法前來之故。」

常青嵐道：「大叔，這把刀，這幅畫，本是別人之物，不但是無權處置，不論是甚麼人，也不能賣掉，而且，小侄想求大叔好好的保護它們，以便將來交還給于家老人。」

常忠道：「少爺放心，沒有人能拿得走它們的。」

小梅長長的嘆了口氣，低聲道：「公子，你非武林中人，往後再有這種事發生，公子千萬別再過問吧！」

常青嵐點點頭道：「小梅，妳也要小心些。」

小梅笑道：「公子不必掛懷，妾身尚有自保之道。」

申化此時忽然大聲道：「你們說了半天，此刀此畫，賣是不賣？」

常青嵐道：「申老丈，此事祇怕要有方台命了。」

申化看看那個擺在小梅身後架上的金刀，嘆了一口氣道：「你們眞的不賣了？」

小梅笑道：「當然是不賣的。」

申化看看常忠，又道：「子奇兄，那……高山流水圖現在何處？」

常忠道：「申兄，那幅圖八成仍在于南山手中。」

申化道：「于兄已然仙逝，兄弟不信那刀會和金刀不在一起。」

常忠沉聲說道：「申兄，老朽生平未曾說過一句不實之言，你難道信不過老朽麼？」

申化沉吟了一下，長長一嘆道：「無常醉叟武子奇之言，兄弟怎敢不信，可惜的是，別人祇怕不像兄弟這麼好說話，啊，子奇兄，你可得當心一二。」

常忠笑道：「申兄，好意心領了。」

申化目光又在小梅身上一轉，道：「姑娘，如果老夫料得不錯，妳八成是大悲神尼的傳人。」

小梅道：「申老抬舉了，晚輩沒有那麼大的福份。」

申化目光在衆人身上一轉，忽地一轉身，大步向外走去。

常青嵐呆了一呆，道：「送申老丈！」

常忠也抱了抱拳道：「申兄慢走，恕我不送了。」

申化祇是苦笑了一聲，急步而去。

＊　＊　＊

長安城外驪山華清池畔。

一壺清酒，四色小菜，東邊坐了兩男一女，兩男都是白髮老人，一女則是年約二十二三，一身淡藍

村姑打扮，看上去十分嫻靜，祇是眉宇之間不時流露出一股英煞之氣，而雙目轉動之間，也閃現出充沛盈滿智慧的光芒。

二老之中，有一位正是東海釣叟申化，他此時正舉起了面前的酒杯，突向另一禿頂老人道：「宇文兄，武子奇寄身將軍府中爲僕，此事委實是十分難辦的，咱們看看還有甚麼辦法，可以把武老兄調開。」

禿頂老人大笑道：「武子奇一人，我宇文長正可對付，申兄這等口氣，彷彿那將軍府中，還另有高明吧！」

敢情宇文長號稱「西山樵父」，和「東海釣叟」在武林中被人合稱「漁樵二老」。

申化道：「可不？那將軍府中，有個丫頭叫小梅，曾經在兄弟面前露了一手，以兄弟之能，居然被她一出手之間，迫得連退三步。」

那少女一笑道：「啊！一個小丫頭，居然有這麼厲害嗎？」

申化道：「可不？李姑娘，妳在江湖上人稱妙手空空，祇是，妳這妙手，恐怕很難鬥得過那丫頭的一雙手呢？」

原來這少女竟是江湖上以輕巧稱著獨步女賊「妙手空空」李燕兒，此刻她聞言顯然有些不服，嬌笑道：「申伯伯，我不信。」

申化道：「姑娘，大悲手，妳聽說過沒有？」

宇文長一呆道：「申兄，你是說那丫頭施展的是大悲手麼？」

申化道：「若非大悲鎖脈手法，兄弟又怎麼會被她一招之下，連退三步？」

李燕兒格格一笑，道：「那……她一定是大悲神尼的傳人啦！」

申化道：「很有可能。」

李燕兒道：「申伯伯，大悲神尼的傳人，據說祇有一位。」

申化，宇文長搖頭一笑，同時道：「姑娘知道麼？」

李燕兒道：「我師父跟大悲神尼情同姊妹，當然知道啦！」

宇文長道：「那將軍府中的丫頭，莫非便是……」

李燕兒笑道：「才不會呢，大悲師伯的弟子，是于南山的孫女于筱梅。」

申化聞言一呆道：「于筱梅，那小梅，筱梅同音，說不定就是呢？」

李燕兒道：「怎麼可能，筱梅姊姊是何等人，她怎麼會做了人家的丫頭呢？」

宇文長笑道：「姑娘，那可不一定呢，也許……她也是爲了刀圖雙寶。」

李燕兒沉吟了一下道：「宇文伯伯說的也有道理，筱梅姊姊如果爲了她爺爺的雙寶，說不定就會隱身將軍府。」

宇文長道：「賢姪女去看看如何？」

李燕兒笑道：「看不看她都無所謂，重要的，還是那雪山雙煞。」

她語音未止，申化突然大喝一聲道：「是那位朋友光臨，何不現身一見？」

隨着申化的喝聲，祇見由三丈之外的一座假山之後，轉出兩個羽衣老人，笑着走了過來。

李燕兒皺眉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了，兩位伯伯，我討厭這雪山雙煞，恕侄女失陪了。」

嬌軀一擰，人已穿池而去。

「雪山雙煞」中老大「寒星索命」司馬魁長眉聳動，呵呵一笑，道：「九華山老尼姑的賊弟子，怎麼一見老夫，就逃了呢？」

說話之間，兩人已到了申化、宇文長的身前了。

宇文長抱拳一笑道：「司馬兄，石兄久違了。」

雙煞中老二「血手追魂」石長風笑道：「宇文兄好雅興，祇是那個賊丫頭忽然離去，究竟爲了甚麼？」

申化此時接口道：「兩位，這可怪不得那丫頭，祇因九華老尼交代過，不許她門下弟子，跟你們兩位老怪打交道，所以，一見到你二位，她祇有溜走。」

司馬魁笑道：「免得沾上血腥氣是麼？」

宇文長也在笑道：「兩位既有自知之明，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石長風冷冷一笑道：「九華老尼的這個徒弟，左右也不過是個女賊，怕甚麼血腥氣，其實，老夫兄弟一生雖殺了不少人，但至少沒有作過偷鷄摸狗的勾當。」

申化大笑道：「好說，道不同不相爲謀，兩位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來來，咱們先喝幾杯，再談談金刀寶畫之事。」

司馬魁大笑道：「對，對，一面喝酒，一面討論良策，當然使得。」

*　*　*

午後，將軍府中一片沉寂。

常青嵐早已入了夢鄉，小梅仔細的扣上門窗，才退出室，常忠却像老僧入定一般，守在書房之外。

小梅向常忠打了個招呼，緩緩地向乃師居處行去。

剛剛轉過第二進天井，陡然心中一動，頭向左邊的一棵樹看了一眼，笑了一笑，右手一抬，低聲喝道：「甚麼人？還不給我下來！」

一縷指風銳嘯着向枝葉中襲去。

隨着指風，一條人影如飛而墮。

但是，人雖然落下地來，却並沒倒地不起，而是格格一笑，向小梅嬌呼道：「筱梅姊姊，果然是妳！」

小梅一驚，看了看對方，陡地失聲道：「燕兒妹妹，妳……怎麼來了？」

敢情這樹上之人，正是李燕兒，此時聞言笑道：「筱梅姊姊，妳能來，我爲甚麼不能來，妳知不知道，爲了金刀和那幅高山流水藏寶圖，來的高人可不知道多少呢？」

小梅笑道：「我早已知道啦，燕兒，妳……今晚是不是想來偷刀？」

李燕兒笑道：「本來是，但我既然知道是妳在這兒，這刀本是妳家的東西，我當然不會再偷了。」

她話音一頓，又道：「筱梅姊姊，我聽申老伯說，那幅畫不在府中呀！」

小梅笑道：「那幅畫早就跟刀分開了，自然是不會在府中呀！」

燕兒嬌笑道：「是不是于爺爺藏了起來？」

小梅道：「不是，是爺爺送了人。」

燕兒道：「哦？送給誰了？」

小梅道：「少林方丈，通慧大師！」

燕兒不解道：「爲甚麼？」

小梅道：「使那刀圖藏寶之秘，永遠不被世人揭穿。」

燕兒笑道：「這我就不懂了，揭穿藏寶之秘，又有甚麼不好呢？」

小梅道：「我爺爺是想消除武林中爲了爭奪藏寶引起血腥仇殺啊！」

燕兒怔了一怔：「這果然是大有智慧，不過，妳爺爺爲何又留下那柄金刀呢？」

小梅道：「刀爲利器，可助誅奸鋤惡，有刀無圖，永遠找不到藏寶之地，是以我爺爺留下了金刀，以便對付兇惡强人之用。不過，我爺爺却沒想到，這把刀，仍然會是武林人物爭奪的對象。」

李燕兒一笑道：「依我看，這把刀也該送得遠遠地才好，否則，眼前就不好對付了。」

小梅笑道：「不妨，家師已來，他們那些人要想奪取金刀，那是自討苦吃！」

李燕兒大喜道：「師伯也在這兒？」

小梅道：「是呀，走，我們去看看師父去。」

*　*　*

第二天一早，燕兒就出了將軍府。

她行色匆匆，獨自奔向了常去的胡家鐵鋪，從早到晚，躲在鐵鋪中，直到黃昏，才又回到將軍府內，直趨神尼的靜室。

小梅在等着她，大悲神尼和常忠也在等她。

燕兒得意的捧着一個匣子送到大悲神尼手中，笑笑道：「師伯，姪女幸未辱命。」

大悲神尼笑笑道：「妳是個鬼靈精，不是妳來，我還想不出這個辦法。」轉頭向小梅道：「妳跟老檀樾快去辦妥，也許，今晚他們就會來此。」

小梅接過了鐵匣，笑了一笑，招呼了常忠，雙雙疾向前面書房奔去。

大悲神尼目送二人走開，這才向燕兒道：「妳要不要去跟申化和宇文長碰頭？」

燕兒搖搖頭道：「不用了，我昨兒已跟他們約定，我在這兒作內應呢。」

大悲神尼笑道：「他們這一回可是終日打雁，反被雁兒啄了眼啦。」

燕兒笑道：「師伯，這都是您老的好策划啊！」

三更甫過，將軍府中，突然有着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常青嵐今晚破例的沒有睡，小梅和燕兒正在陪他下棋，書房之中不時傳出一陣歡樂的笑聲。

明亮的燈光，照着一雙玉人，常青嵐忽然覺得這生活的情趣，簡直是天上人間，因此，屋外的一切，他似乎都已無心顧及，而府內緊張的氣氛，他更是絲毫也不曾覺察。

那一把「奪命金刀」依然放在檀木架上，架前一爐檀香，爐子裏正散發着陣陣清香，畫中的少女，像活生生在氤氳的爐烟裏奔行於花木之中。

偶然間常青嵐抬頭看了看畫，又偶然間，轉向嬌美伏在燕兒肩上的小梅，這一刹那，常青嵐突然感覺到，小梅的笑容與畫中的少女，居然如此相像。

常青嵐正想問問小梅，但常忠却正在此時，在窗外輕輕的叩了三下窗櫺。

小梅吃了一驚，立即向燕兒打了一個招呼，燕兒機警的點了頭，笑道：「小梅姐，放心，常公公這盤棋，是絕贏不了我的，用不着妳來幫忙，妳快些去忙妳的吧。」

常青嵐聞言笑道：「小梅，妳陪陪燕兒姑娘嘛！」

小梅心中雖急，但口中却道：「公子，妾身跟大叔還有事要商量，待會兒我再來吧！」不等常青嵐再說甚麼，轉身就出了書房，並

且順手把房門緊緊的關上。

常忠這時正在天井之中，向前進的屋脊看着，臉上充滿了怒容，小梅悄悄的走了過來，低聲道：「大叔，是他們來了嗎？」

常忠道：「正是，好像有不少人。」

小梅目光一轉，笑道：「大叔，你守在書房外面，我去跟師父打個招呼，最好，能叫這些人知難而退……」

常忠搖頭道：「不可能，小梅，還是照原計劃，讓他們得手的好！」

小梅沉吟了一下道：「大叔，我怕……驚動了公子不好啦。」

常忠道：「不妨，有燕兒姑娘陪着他，誰也近不了他的身邊的。」

小梅道：「大叔你信得過燕兒？」

常忠道：「姑娘，我信得過妳呀！」

小梅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轉身向後進奔去。

這時，在將軍府外，可是熱鬧得很，雪山雙煞和西山樵夫的手下，一共有二十多人，已然團團的包圍將軍府。

司馬魁、石長風兩人已由大門走進府內，宇文長、申化則在屋頂上打坐，看着常忠，一言不發。

此刻，後進廂房之中，大悲神尼已經和小梅雙雙繞出了府外。就在「雪山雙煞」跨進大門的刹那間，大悲神尼以至高無尚的輕功身法，像一縷輕烟般的，將「雪山雙煞」和西山樵夫帶來的手下二十多人，全部點了穴道。

小梅則隨在「雪山雙煞」身後，進了大門。

容得「雪山雙煞」到了書房的天井之中，常忠這才冷冷笑道：「司馬魁，石長風，別來無恙……」

司馬魁、石長風二人怔了怔，道：「大師兄，你果然還在人間。」

常忠冷笑道：「武子奇已經不在人世間，但常忠却也跟武子奇一樣，夠你們瞧上半天的了！」

司馬魁怒道：「武子奇，當年之事，錯不在我等……」

常忠冷笑道：「欺師滅祖之徒，人神共憤，今日送上門來，實是天意所授，你們若是自承死罪，老夫還可以看在先師份上，饒恕你們不死。」

石長風冷笑道：「武子奇，你少作夢，當年師父對你可是不同於對我們，其實，那天出事之時，我和二師兄並無傷害師父之心，祇因師父懷疑我們勾結外人，要置我們二人於死地，才逼得我們聯手，將師父點了穴道，何況，我們又並未親手殺死師父的。」

常忠怒道：「若非你們點了師父穴道，對頭又如何能傷得了師父？老夫爲報師仇，花了十年時光，方將對頭找到，置之死地，但老夫意外發現，原來你們竟也是殺師的兇手……」他剛剛說到此處，司馬魁突然大喝一聲，飛身直向常忠撲了過去，揮掌直向常忠劈去。

常忠冷哼了一聲：「放肆！」舉手還擊，一掌之威，竟將司馬魁打得退了五步。

石長風一見，大吃一驚，失聲道：「二師兄……」

司馬魁勉強穩定了身子，口中吐出一口鮮血，道：「三弟，武子奇已然練就金剛神掌，你要小心些……」話音未已，人已跌倒在地。

常忠一招得手，不肯饒人，左手一揚，又是一掌直向石長風劈來，口中喝道：「孽徒，拿命來！」

石長風臉色大變，閃身直向天井退去，但是，小梅却適時格格一笑，道：「石長風，姑娘在這兒等着你哩！」出手一揮，一指點在石長風玉枕穴上。

石長風哼都沒哼一聲，人已倒地不起。

申化、宇文長一見不妙，雙雙直向房門一個由窗口跳入，等到常忠回身來攔，兩人已然同時進了書房。

李燕兒和常青嵐仍在下棋，但申化却已搶步上前將架上金刀取在手中，宇文長大喝一聲：「申兄給我……」

申化此時怎肯給他，目光一轉，竟向常青嵐奔去，在他心意之中，自然是要把常青嵐當作人質，利用他脫出重圍，他却並未想到跟常青嵐下棋的人，竟是李燕兒。

就在申化大踏步走過去，舉手去抓常青嵐之際，燕兒忽然一笑道：「申伯伯，手下留情。」雙手一抱，竟將常青嵐拉在胸前，向書房後面躲了進去。

申化一擊不中，正想再度出手，眼見常忠已到了門口，連忙向宇文長一揮手，喝道：「快走！」雙雙由窗口逃了出去。

大悲神尼這時正站在窗外，見狀一笑，道：「兩位檀樾，奪命金刀已然送去少林，與高山流水圖同時藏在初祖庵中，兩位所得，可能不是眞的，最好莫因此惹起更多的殺機……」

申化聞言一呆，宇文長則怔了一怔，停下步來，抱拳道：「神尼久已不問人世間之事，今日忽然現身，想必是不會誑騙我等了……申兄，這把刀還了他們吧。」

申化搖搖頭道：「不行，咱們不論眞與假，這把刀也得帶走，你我祇消走一趟，便知事實眞相

了。」

宇文長沉吟道：「也好！」

兩人向神尼略一稽首，疾步而去。

大悲神尼微微一笑道：「兩位好走，老尼與兩位在少林相見！」語音一落，常忠已走了出來，抱拳向神尼道：「大師相助之德，老奴這廂謝過了！」

大悲神尼笑道：「老檀樾好說！」

這時，小梅和燕兒、常青嵐也出了書房。小梅介紹了常青嵐見過大悲神尼，這才笑了一笑道：「公子府上大劫已過，先祖當年曾受過尊大人的救命之恩，遺命妾身報答，妾身本當留在府上照應，但妾身命中註定無子，故而不敢妄想，如今幸好燕兒妹妹趕來，據家師相告，燕兒有宜男之相，妾身願公子好好對待燕兒，妾身就感同身受了。」

常青嵐呆了一呆，道：「小梅……妳……要走？」

小梅黯然道：「金刀之事未了，妾身隨恩師同去少林一行，以除府上後患……」

李燕兒這時漲紅了臉道：「筱梅姊姊……」

小梅笑道：「燕兒，妳剛才已然抱過常公子，還有甚麼害羞的？嫁給常公子也不辱沒了妳啊！」

燕兒舉起手走了過來，要打小梅，小梅却笑着閃開，大聲道：「常公子，你要管管我的野妹妹……」

常青嵐長嘆一聲道：「小梅，我們……還有再見之期麼？」

小梅道：「畫中自有妾身在，公子往後何時相會，妾身此刻無法自料……」

大悲神尼這時笑了一笑道：「癡丫頭，當心一語成讖，再墮塵劫啊！走吧！」

大袖一揮，拉于筱梅飛身而去。

常忠雙手抱拳相送，燕兒也跪了下來。

祇有常青嵐呆呆地看着大悲神尼與于筱梅的去向，喃喃自語道：「小梅，原來畫中人果然是妳呀……」

（完）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 卓蓋天失踪，原來前去天山找訶吉，訶吉在洞中已經整十年了，目的是修練武林寶典「冰雪譜」。「冰雪譜」得之不易，是十年前卓蓋天無意中救了一個被「冰雪店」招牌傷了雙目的西藏喇嘛……刀伯是鑄刀匠，刀婆婆是個又聾又啞的老太婆，人們認為這一對老夫妻很平凡，但在風雪人的眼中却不平凡，他甚至知道刀伯在三十五年前曾鑄造……

恩將仇報魔長老　二次帶人欲奪寶

「搞錯？」

「當然是搞錯了。」

「這裏不是不弱齋嗎？」

「當然是不弱齋。」

「這裏不是售賣文房四寶的地方嗎？」

「當然是售賣文房四寶的地方。」

「那麼，請問李老闆，我到底搞錯了甚麼？」風雪人莫名其妙地問。

「你最錯的地方，是把我當作老闆。」

「你不是這裏的老闆？」

「當然不是。」

「不弱齋不是你開辦的？」

「這是很難說的……唉……」

「道理何在？」

「這不弱齋，可以說是我的店舖，但却也可以說根本不關我的事。」

「這又是甚麼道理？」

「道理太簡單了，因為這是祖傳下來的。」

「唔……這也不見得太複雜，既然是祖傳下來的店舖，那麼，閣下順理成章地，便是李老闆。這又有甚麼不對？」

「我是個秀才！」

「既是秀才，也是老闆呀！」

「不！我是飽讀詩書之人，和那些唯利是圖的生意人，大不相同。」

「你是瞧不起生意人？」

「唉……怎生對你說，才能令你這等凡夫俗子明白呢？」

「不必說了，我明白與否，對你對我來說，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

「文房四寶？」

「不錯，你賣不賣？」

「不賣！」

「不賣？眞的不賣？」

「說過不賣便不賣。」

「倘若眞的不賣，你算是一個怎樣的生意人？」風雪人不禁為之氣結。

「我本來就不是甚麼生意人，更不是甚麼李老闆！」

「那麼，應當怎樣稱呼閣下？」

「李秀才！」

「唔……李秀才，請問……」

「你要文房四寶，不必買。」

「不必買？」

「不錯，我送。」

「送？」

「不可以嗎？」

「當然是可以的，但你為甚麼要送？」

「寶劍贈烈士——」

「紅粉贈佳人——」

「因此，文房四寶，應該贈與……」

「小弟可不是文采風流之輩。」

「你當然不是。」

「的確不是。」

「既不是，也不配，但我知道，你買這文房四寶，是為了一個老太婆。」

「甚麼？老太婆？」風雪人怔住了。

他怔呆了很久，才問：「你怎曉得？」

「你是刀伯的顧客，對不？」

「不錯，你怎知道？」

「刀伯上個月到這裡來，向我討取了一枝禿筆。」

「禿筆？」

「不錯，刀婆婆的書法，係以狂草最為擅長，而她寫狂草，又以使用禿筆最為出色。」

「噢！」

「你不相信？」

「不！祇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也可以說，是茅塞頓開。」

「你要上等的文房四寶，對刀婆婆來說，根本就不管用。」

「她不喜歡用上等的文房四寶？」

「在高手手底之下，每能化腐朽為神奇，縱使粗紙劣筆，也能寫出第一流的書法。」

「言之成理。」

「那麼，你還等甚麼？」

「你不是說過要把文房四寶送出來嗎？」

「在門外，有一個黃色的布袋，你所需要的東西，都在布袋之內。」

「李秀才慷慨相贈，在下感激之至。」

「不必感激，走吧！」

* * *

刀伯仍然在喝酒。

「好酒，眞是好酒！」刀伯一面喝，一面喃喃地說。

風雪人並不理睬刀伯，祇顧着去找刀婆婆。

刀婆婆正在洗碗。

碗很乾淨，但她還是不斷的在洗，彷彿連洗碗也是一種樂趣。

風雪人瞧着她。

她的十根指頭，每一根都很粗糙。

無論怎樣看，她都不像個精於書法的人。

可是，風雪人却曾經看得很清楚。

當刀婆婆用筷子在半空虛劃幾下的時候，風雪人眞的瞧得傻住了。

那是三個字。

她用筷子在半空中虛劃出三個字。

字句的涵義，非常粗俗，但其筆劃之蒼勁，「筆跡」之流麗，却是世間罕見。

那三個字寫的是：「拍馬屁！」

很粗俗的三個字。

刀伯盛讚刀婆婆燒菜的本領，刀婆婆便回應他這三個字：「拍馬屁！」

但她表達這三個字的方法，却令風雪人驚呆不已。

他決定要刀婆婆大展身手，寫一幅精美的狂草。

* * *

風雪人很瞭解刀伯。

刀伯也很瞭解風雪人。

風雪人到文筆城跑了一趟，帶着一個黃布包袱回來。

刀伯一眼就看出，那是不弱齋的布袋。

他笑嘻嘻的挨上前，悄悄道：「你看出了？」

風雪人道：「看出了甚麼？」

刀伯道：「老太婆的筷子，有甚麼好看的？」

刀伯皺了皺眉：「你眞的沒看出甚麼？」

風雪人搖搖頭：「看不出。」

「眞的看不出？」

「看不出就是看不出，你老人家有甚麼高見？」

「我老人家沒有甚麼高見矮見，就祇當你眞的視如不見算了。」

「哈哈！別生氣，我祇是開玩笑吧了。」

「有甚麼好笑？」

「尊夫人在罵你哩，那算不算是玩笑？」風雪人笑嘻嘻地問。

「她敢罵我？」

「老婆罵老公，恰似一陣風。」

「她有口難言，怎罵我啦？」

「用筆寫字，也可以罵個夠本。」

「她寫甚麼字？」

「以筷子為筆，凌空虛劃着『拍馬屁』三個龍飛鳳舞般的狂草。」

「嘻嘻！你老弟果然眼力不差，但却老是在我面前裝傻。」

風雪人嘆了口氣：「這年頭，時勢不好，人人都在裝傻，此乃明哲保身之道。」

「但你看來並不是那些膽小如鼠之輩。」刀伯怪笑着。

「閒話休提，尊夫人那一手狂草，想必然大有可觀之處。」

「祇是……」

「祇是甚麼啦？」

「要她動筆，千難萬難。」

「何以如此？」

「她脾性古怪，比老夫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有辦法吧？」

「辦法自然是有的……正是……」

「請將不如激將？」

「哈！好小子，眞有一套，你懂得說這句話，何愁她不自投羅網

哉！」

＊　＊　＊

天色已晚。

刀伯在鑄刀。

仍然是鑄造一些平凡的刀。

似是一個平凡的老刀匠。

似是一個平凡的人，一處平平無奇的地方。

但在這石屋背後，卻隱藏着可怕的殺機。

逾百黑衣武士，各自攜備刀、槍、斧、火種、暗器等物，顯然有着可怕的圖謀。

但在刀伯的石屋，卻仍然是一片平靜。

最少，目前是相當平靜的。

＊　＊　＊

風雪人在燈光下寫字。

寫的是李太白的「將進酒」。

將進酒，盃莫停……

風雪人寫的是狂草。

第八流的狂草。

他一面寫，一面載歌載舞，洋洋自得。

刀伯在旁，一面看一面讚賞。

不是一般的讚賞，而是激賞。

簡直把風雪人的書法，盛讚得天上有、地下無！

風雪人也「自以爲是」地說道：「既有李太白之佳句，也有風雪人的鐵劃銀鈎。」

刀婆婆祇顧在廚房裡洗碗。

她洗碗已洗了三個時辰。

＊　＊　＊

洗碗，並不是一件太複雜的事。

換上另一句話：洗碗應該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可是，刀婆婆卻似乎有點毛病。

她這個毛病，就是把一件本來非常簡單的事情，變得非常複雜。

一加一是很簡單的。

二加三也不複雜。

六加九、十二加三十一，都不複雜。

但要是把數字不斷翻來覆去，加了又再加，那就一定不再簡單。

六千九百二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六加三千零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八加九萬九千五百四十三是多少？

這就眞的很複雜了。

＊　＊　＊

碗，很乾淨。

刀婆婆的手指也越來越乾淨。

她的十根指頭，已因浸水太久而發白。

但她仍在「洗碗」。

她眞的是在「洗碗」嗎？

當然不！

她祇是在「聽」。

她的耳朵是聾的，但心沒有聾。

她的心一片雪亮。

她的心，可以聽見許多正常人聽不見的聲音。

而且，無遠弗屆。

＊　＊　＊

屋後有山。

不是小山，是一座大山。

山外小山，山中有谷，谷中有殺手。

殺手當然也是人。

但這種人，不是一般人。

越是厲害的殺手，越和一般常人有異。

要察覺到這些殺手的存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睛雖能視物，未必就最可靠。

有很多物事，以至是有很多人，都有一種特殊的本領。

那是掩眼法。

你分明是看見了一塊樹葉，但很抱歉，你弄錯了，那不是樹葉，而是一隻甲蟲。

有時候，你分明是看見了一個膽小的女子。

但很可怕的是：這女子也許滿手血腥，殺人如蔴。

凡是可以看得出來的，都不一定絕對可靠。

反之，有人雖看不見，也聽不見，但卻有另一種方法（或者是本領），可以察覺到危險的存在。

刀婆婆就是這一類人。

她在洗碗，也在傾聽。

她聽見了些甚麼？

＊　＊　＊

將進酒。

這是傳誦千古的名句。

在風雪人筆下，這一首詩總算是完成了。

看似一氣呵成，實則祇有一個「亂」字。

如此第八流之「狂草」，自是不值方家一哂。

但刀伯卻一直都在讚不絕口。

終於，刀婆婆走了過來。

她看了這幅字半晌，便不斷的在冷笑。

雖然，她又聾又啞，但冷笑起來的時候，卻並不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刀伯也在冷笑。

「老婆娘，妳敢瞧不起風老弟的書法嗎？」

刀婆婆冷冷一笑，用手指在空中虛劃了兩個字。

那是：「劣等！」

刀伯哈哈一笑，正要說話。

刀婆婆又再虛劃出三個字。

那是用狂草筆法寫成的：「激將法！」

刀伯一笑，風雪人卻是一呆。

激將法。

請將不如激將……

可是，到頭來，根本就瞞不過

刀婆婆雪亮的眼睛。

風雪人的臉在發熱。

但刀伯卻是老皮老臉，他打了一個哈哈：「老伴，是激將法又怎樣？咱們要的可不是暗器，而是他媽的明刀明槍。」

刀婆婆冷笑。

她做了一個表情。

這個表情，倒不難懂，連風雪人也一眼便看得出來。

那是——嗤之以鼻。

不管刀婆婆是嗤之以鼻也好，技癢也好，她終於還是拈起了一管禿筆。

一枝來自不弱齋的禿筆。

筆，並不太好。

但在刀婆婆手中，卻彷佛有了生命。

一種充滿活力，充滿勁道的生命。

狂草！

眞是世間難得一見的狂草。

風雪人寫的是「將進酒」。

刀婆婆寫的卻是「八大門派」。

＊　＊　＊

「將進酒」是李白名作。

但「八大門派」卻又是甚麼？

是詩？

是詞？

還是……

都不是！

「八大門派」就是八大門派，既不是詩，也不是詞。

更不是甚麼曲譜。

刀婆婆寫的是……

少林！

武當！

崑崙！

峨嵋！

青城！

崆峒！

點蒼！

華山！

她首先寫了「八大門派」這四個字，然後就是這八大門派之名稱。

刀伯搖頭不迭。

他一面搖頭，一面皺眉道：「這算是甚麼東西？」

風雪人卻瞧得嘆爲觀止。

他嘖嘖稱奇，豎起拇指。

「好字！」

刀伯一楞：「但這不是甚麼名詩佳句呀！」

風雪人道：「尊夫人是在吟詩？還是在寫字？」

「當然是在寫字。」

「這就是了，既是寫字，又何必理會她寫的到底是甚麼？」

「這個說的也是，以字論字，她這一手狂草，的確很不錯，但她最擅長的，卻還不是寫字，而是……」

「刀法？」

「唉！祇可惜，你一直沒機會見識見識。」刀伯嘆了口氣。

他在嘆氣，刀婆婆卻在冷笑。

她一臉不以爲然之色。

刀伯瞧着他的臉：「妳今天不是既寫字，又舞刀法讓風老弟大開眼界吧？」

刀婆婆「啊」的叫了一聲，眼神中充滿着警戒之色。

風雪人立時揚眉說：「屋外有人。」

＊　＊　＊

屋外有人。

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一羣不速之客。

一場不尋常的風雲際會。

來者是何方神聖？爲首的又是甚麼人？

刀婆婆已在灶底下揭開磚頭。

十幾塊堅實的青磚，在她那粗糙的十指下，彷彿都變成了另一種東西。

豆腐。

＊　＊　＊

誰也看不出，這爐灶之下，居然另有乾坤。

祇有刀伯，在發出會心微笑。

他活到這把年紀，鑄造了無數凡鐵。

刀！刀！刀！

他鑄造的凡鐵，都是刀。

但他眞的從沒鑄造過一把好刀嗎？

不！絕不！

世人一直把他當作是一個平凡的刀匠，絕不是他本來就是如此平凡。

他祇是不願意爲世上的人鑄造一把好刀。

祇是，就算他說出來，別人也絕不會相信，多半會對他冷嘲熱諷。

但風雪人例外。

他不太瞭解刀婆婆，但他瞭解刀伯。

他更瞭解刀伯對刀的看法是怎樣的。

＊　＊　＊

在刀伯眼中，刀是工具。

切菜，要用刀。

切肉，要用刀。

許多用品的製成，無論是竹、木製造出來的，其製造過程中，都不免要用刀。

刀有大小之分。

大刀有大刀的用處。

小刀也有小刀的巧妙。

用大刀幹不了的，用小刀幹。

用小刀幹不了的，就得動用大刀。

刀，就像是人。

刀有很多種刀，人也有很多種人。

而且，無論是刀也好，是人也好，總有一些特別出色的。

* * *

刀伯也和世上絕大多數喜歡刀的刀法名家一較，對刀是特別欣賞的。

所以，他祇鑄刀，不鑄別的利器。

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很畏懼刀。

刀如火！

火，用處多多，但害處也很可怕。

火如是。

刀亦如是。

鋒利無匹的刀，可能就像是一團猛烈的火燄。

當然，再好的刀，落在庸手手中，情況就不可同日而語。

刀伯祇鑄造過一把好刀。

他把這刀送給了一個用刀的高手——刀婆婆。

* * *

不少人都以爲，刀婆婆之所以叫刀婆婆，全然是因爲她的丈夫叫刀伯。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既然嫁給了刀伯，她叫刀婆婆，乃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之事。

但這種想法，其實却是大錯特錯。

刀伯是鑄刀人。

刀婆婆雖然也協助丈夫一臂之力鑄刀，但對於鑄刀之道，她幾乎是一竅不通的。

她最大的本領是使刀。

她的刀法，絕不是一般甚麼「刀法名家」所能想像的。

祇是，絕少人知道刀婆婆用刀的本領。

除了她的丈夫刀伯。

* * *

刀，唯一的好刀，竟長久以來埋藏在爐灶底下。

好刀，終於再現。

刀光雪亮！

寒氣逼人！

刀鋒又似是有如一泓秋水。

乍看此刀重見天日，刀婆婆的眼睛陡地大亮。

她的手在顫抖。

她的臉在扭曲。

她的臉扭曲，並不是因爲恐懼，也不是因爲緊張，而是因爲興奮。

然而，顫抖的手寫不出好字。

顫抖的手又如何能使得出一手出色的刀法？

刀婆婆。

她是不是已經太老了？

她的刀法，還管用嗎？

* * *

强敵環伺。

石屋四周，已給重重包圍。

風雪人問刀伯：「你有仇人嗎？」

刀伯點點頭，道：「人在江湖，當然少不了結怨。」

風雪人道：「你跟誰結下的樑子最大？」

刀伯向刀婆婆的鼻尖一指，道：「不是她還有誰？」

刀婆婆差點沒一口把刀伯的指頭咬掉。

風雪人笑道：「無寃不成夫婦，這一點是不必細說的了，但除了尊夫人呢？」

刀伯眨了眨眼，說：「也許該輪到你吧。」

風雪人沒好氣地嘆一口氣：「又除了我這個不成材的風老弟之外呢？」

刀伯想了想，搖頭又聳肩，說：「大概沒有啦！」

風雪人一怔：「眞的沒有？」

刀伯說：「三歲那一年，我跟鄰居的三個小王八蛋打架，這算不算結了樑子？」

風雪人笑說：「當然算，但那已經是七八十年前結下的樑子了，除此之外呢？」

刀伯說：「大概眞的沒有了。」

風雪人忍住苦笑兩下，說：「如此說來，屋外這些混球，大概是衝着我而來的了。」

刀伯却搖頭不迭。

「祇怕不見得。」

「不見得？難道……難道是尊夫人……」

「你說對了，我這個老婆大人……別看她又聾又啞，她跟別人結樑子的本領，比起我最少大三千八百倍！」刀伯冷笑着說。

刀婆婆却自豪地一笑。

她的手不再顫抖。

她手裡的刀似是正在發出一種深沉、獨特的嘯聲……

刀在嘯。

人也在笑。

這個可以在廚房燒菜燒大半天，洗碗一洗就是三四個時辰的老太婆，竟似在這一瞬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一個顧盼自豪的刀法名家！

* * *

在石屋外，人影幢幢。

好大的陣仗。

風雪人忍不住跳將出去，大喝一聲：「是誰在搞事！」

一個黑袍中年人，手裡倒提着一桿鐵槍，向風雪人迎了上來。

「俺是谷奉先！」

「谷奉先？」風雪人的眼睛陡地亮了，「閣下就是崑崙派中，人稱『天相刀王』的谷五爺？」

「好說！」

「咦？這倒怪哉，你既是『天相刀王』，何以不用刀，却提着一桿生銹鐵槍上陣？」

風雪人並不是故意說刻薄話，谷奉先提着的一桿鐵槍，的確是銹跡斑斑。

谷奉先臉色一寒：「這是隴西『鐵槍君子』岳不平的『君子槍』！」

「既是岳不平之物，怎會落在谷五爺手上？」

「岳不平是谷某生死之交！」

「生死之交？」

「不錯！」

「倒不曉得，谷五爺這位生死之交如今怎樣了？」

「他年紀老邁，已於去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岳不平退出江湖，於是索性連君子槍也送給五爺了？」

「不是送，是谷某向他討取的！」

「唏！這可怪哉！」風雪人奇道：「崑崙派向以刀法馳譽武林，對於槍法這種玩藝兒，似乎並不太在行，怎麼五爺棄刀不用，居然向老朋友討取一桿生銹鐵槍作爲武器？」

谷奉先「哼」一聲：「俺在二十年前，已棄刀不用！」

風雪人道：「莫不是崑崙派那幾套刀法，五爺已看不上眼？」

「本門刀法，谷某全都練得滾瓜爛熟！」

「既然如此，何以不用刀？」

「沒有好刀，不如不用！」

「何謂之好刀？」

「削鐵如泥、吹毛斷髮、殺人不見血！」

「如此神兵利器，恐怕難找！」

「難找也得找！」

「嗯……那麼，谷五爺找到了沒有？」

「找是找到了，但鑄刀之人，一直不肯割愛！」

「誰是鑄刀人？」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刀伯？」

「正是刀伯。」

「刀伯鑄刀，都是凡鐵，此事衆所周知。」

「但却瞞不過俺！」

「你知道刀伯有好刀？」

「就連你也不是一直對這把刀存有覬覦之心嗎？」谷奉先冷冷一笑。

風雪人沒有反駁。

因爲他知道，就算自己怎樣辯白，也是多餘的。

夏蟲不可以語冰。

* * *

刀伯沒有站出來。

他退後。

越退越後。

但他並不是儒怯，只是不屑與這些崑崙派的人談話。

然而，跟隨着谷奉先而來的殺手，是否都是崑崙派門下？

刀伯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還有一罈好酒，非要繼續好好享受不可。

有人來找刀，那是別人的事。

要是有人要奪刀，那又是另一個人的事——那是刀婆婆。

刀，是刀伯鑄造的。

他鑄造這刀的時候，除了刀婆婆，還有另一個人。

那是一個在狩獵時誤中獵戶機關，身受重傷的一個年輕漢子。

是刀婆婆把他救回來的。

其時，刀伯正在鑄刀。

刀，已將鑄成。

那年輕漢子命却重危。

若不是刀婆婆悉心照料，又聘請大夫爲他診治，這年輕漢子早已一命嗚呼。

但他死不了。

他死不了，是刀婆婆之功。

可是，這個死不了的年輕漢子，也因此看見了刀伯鑄刀。

不是一般的刀。

更不是凡鐵。

那是一把好刀。

絕世好刀！

* * *

刀鑄成了，刀氣充斥十丈之內。

刀伯却並沒有爲了這刀的鑄成而喜極忘形。

相反地，他瞧着這把刀，一面瞧一面在嘆氣。

是不是這把刀有不完美之處？

不！

絕不！

這是一把完美無暇的好刀。

削鐵如泥！

吹毛斷髮！

更能殺人不見血！

這是刀伯費盡心血，始能煉成的絕世好刀。

刀無名。

這把刀沒有名字，也不必有名字。

刀伯只要知道它是一把好刀，便已很足夠。

刀鑄成後不久，那年輕漢子的傷勢也痊癒了。

他不辭而別，只是在桌上放下了一錠十兩重的銀子。

刀伯和刀婆婆沒有要這十兩銀子。

刀婆婆把這錠子送給了鄰居。

刀伯和刀婆婆都是窮人。

但他們的鄰居更窮。

窮得連一頓稀粥也沒法子可以天天維持下去。

有了那十兩銀子，那一家人可說是逃過大難了。

但刀伯和刀婆婆的煩惱，却是接踵而來。

* * *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刀伯是窮人，但却擁有一把稀世奇珍般的好刀。

刀，是他一手鑄成的。

這件事，除了刀伯、刀婆婆之外，就只有那個年輕漢子知道。

那年輕漢子的性命，是刀婆婆救回來的。

可是，在兩個月之後的一個晚上，這年輕漢子忽然又回來。

他對刀伯所說的第一句話，是：「把刀給我！」

* * *

刀！

刀伯有很多刀！

但那年輕漢子要的，只是那一把刀。

那一把當時刀伯伯鑄造的好刀！

刀，他早已送給了刀婆婆。

雖然是老夫老妻，但既是送了給老妻，這把刀就是刀婆婆之物。

那年輕漢子要刀，就只得向刀婆婆索取。

但刀婆婆曾救他一命。

若不是刀婆婆的慈悲心腸，那年輕漢子早已身受重傷死掉。

這件事，年輕漢子當然是知道的。

但他居然對刀婆婆說一句這樣的話：「我已給妳十兩銀子！」

刀婆婆笑了。

她的笑，也可說是啼笑皆非。

她救人一命，但在那人的眼中，這一番救命之恩，只抵得上十兩銀子。

他是看不起刀婆婆？

還是看不起自己的一條性命？

此事並無定論。

刀婆婆也不屑跟他理論。

只是刀伯還是忍不住問了那年輕漢子一句：「你叫甚麼名字？」

那人道：「谷奉先！」

* * *

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

谷奉先本來就一直自詡是個大丈夫。

然而，大丈夫是恩怨分明的。

谷奉先算是個恩怨分明的人嗎？

在別人眼中，也許大大不以爲然。

但谷奉先却不是這麼想。

因爲他對刀婆婆說：「俺是公平交易的，這把刀，妳要多少銀子？」

刀婆婆沒有出一個價錢。

她不屑跟這人對話。

雖然，她本來就是又聾又啞！

* * *

谷奉先要「買刀」。

但刀婆婆不賣。

谷奉先很生氣，大罵了一聲：「敬酒不吃吃罰酒。」

罵完之後，動手便搶。

當年，谷奉先是帶着十幾個崑崙派弟子一起動手的。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看來貌不驚人，又聾又啞的刀婆婆，居然是刀法上的一流高手。

那一戰，谷奉先吃了個大虧。

若不是刀婆婆刀下留情，他早已回不了崑崙山。

* * *

谷奉先奪刀不成，並未心服。

口既不服，心更不服。

但在口不服，心也不服之餘，他却也無法否認，刀婆婆的刀法，的確是比自己強勝得多。

技差一籌，縛手縛脚。

更何況彼此之間，相去甚遠。

經此一敗，谷奉先暗自潛修練刀。

但說來也很奇怪，雖然他不斷的在練刀，但當他在武林中行走，却不用刀作爲兵器。

在崑崙派高手一輩中，他可算是相當「特別」的一個。

誰也不曉得，原來在谷奉先心中，仍然對刀伯那一把絕世好刀念念不忘。

事隔多年，刀伯已再三搬遷。

他搬遷，最少有一半原因，是爲了要逃避谷奉先這個人。

然而，到了今天，谷奉先仍然是找上門來了。

* * *

刀婆婆手中有刀。

平時，她使用的不是菜刀，便是鐮刀。

那些刀，和她此刻手中的刀，同樣都是她丈夫刀伯親手鑄造的。

那些菜刀、鐮刀，都只是凡鐵。

但此刻刀婆婆手中的刀，却是千錘百煉，百載難得一見的好刀。

絕世好刀。

谷奉先的眼睛亮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曾見過這把刀。

也正因爲見過這把刀，因此在以後的歲月裏，他對世上所有的刀，都不屑一顧。

這也是痴。

有人痴情於男子。

有人癡情於女子。

而谷奉先却是痴情於一把刀！

一把他親自目睹，從烈燄烘爐中精煉出來的絕世好刀。

* * *

刀婆婆，目光如炬。

她心中雪亮，人也四平八穩。

她的手，並沒有顫抖。

她嘴角泛起的冷笑，更是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傲意。

一刀在手，她不再是一個老態龍鍾，又聾又啞的老婦。

她是刀法中的一代宗師。

她似已變成了一個巨人。

巨人。

高不可攀，不可逼視。

此刻的刀婆婆如巨人。

* * *

谷奉先的瞳孔更深沉了。

他不服氣。

上一次，他絕不服氣。

他發誓，一定要報復。

他要捲土重來，再把那一把刀奪到手中。

這一次，他準備得更周密。

這些年以來，他的武功當然已大有進境。

在崑崙派中，他的武功，肯定是最可怕的一個。

就連崑崙派掌門，甚至是歷代掌門都比不上。

萬萬比不上。

爲甚麼？

原因很特別，那是因爲谷奉先所練武功之中，祇有一半是屬於崑崙派的。

他祇練一半，其餘一半，是另一個門派的武功。

那是甚麼門派的武功？

他沒有對任何人說。

因爲這是一個秘密。

一個天大的秘密。

他是崑崙派弟子，但却私下潛修苦練另一個門派的武功？

這是江湖中任何門派所不容許的，除非事前得到掌門的准許，又或者是另有原因。

* * *

當年，谷奉先帶着崑崙派弟子，圍攻刀婆婆，企圖奪刀。

但那一次奪刀，並不成功。

事後，祇有他一個人回到崑崙山，其餘十幾個崑崙派弟子，全都有去無回。

那是一場浩劫。

據說，他們遇上了西方魔教的長老，在黃河之上展開一場激戰。

那一戰，崑崙派傷亡慘重。

除了谷奉先之外，其餘弟子全都葬身在黃河之中，無一生還。

爲了此事，谷奉先自責極深，把自己關閉在一間石室中，三載足不出戶。

到後來，崑崙三王聯袂到石室外苦苦相勸，谷奉先始答允再過一年，才把自己釋放出來。

谷奉先義氣深重，由此備受讚揚。

但他眞的如此「義氣深重」嗎？

不！

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所謂「黃河大戰」，根本祇是一個騙局。

那些可憐的崑崙弟子，並非遇上了魔教的長老，也不是死在黃河。

他們是中毒。

下毒之人，赫然竟是他們十分尊敬，甚至是視爲大英雄的谷奉先。

谷奉先下毒，是爲了要滅口。

奪刀不成，消息絕不容外洩。

一來，他不想外界知道，刀伯、刀婆婆有一把絕世好刀。

二來，他恩將仇報，向刀婆婆奪刀，也是極不名譽之事。

於是，他在回途的時候，在飯菜中下毒。

然後，把所有人埋葬在荒谷中。

* * *

谷奉先！

「大仁大義」的谷奉先！

其人之狠毒，不難想像！

刀婆婆後悔了，她後悔當年救了這人。

她絕不會把丈夫親手鑄造的刀拱手相讓。

無論來的是誰，來的有多少人，她都誓死一戰。

她有這份勇氣，更有絕不低頭的決心。

刀伯是刀匠。

刀伯祇鑄造過一把好刀。

這把刀，絕不能拱手相送給像谷奉先那樣卑鄙無恥之徒。

可是……

谷奉先這一次，眞的是有備而來。

而且，這一次和他一起到來的，並不是崑崙派弟子，而是魔教中人。

魔教！西方魔教！

谷奉先當年自我關閉四年，並非因爲內疚，而是爲了要修練西方魔教的武功。

他早已投身魔教。

* * *

刀伯在喝酒。

刀婆婆面臨大敵。

風雪人呢？

他此刻應該陪刀伯喝酒？還是跟刀婆婆聯手抗敵？

都不是。

他甚麼都不幹，祇是拍拍屁股。

他拍拍屁股之後就走了。

他走得很快，就像是一隻看見八十頭老虎一起衝了過來的兎子。

刀伯沒有理會他。

風雪人瞭解刀伯，刀伯也同樣瞭解風雪人。

風雪人每做一件事，通常都有一定的理由。

他自己認爲很對的理由。

* * *

刀婆婆，一刀在手，是否足夠以一擋百？

很難說。

在這一戰沒有結束之前，任誰都不可能有一個眞確的答案。

刀婆婆年事不輕，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任誰都可以看得出來。

刀伯是她的老伴，他當然是心中有數的。

可是，他似乎連眉頭也不皺一下，祇是站開一旁自顧自的在喝酒。

酒不錯。

眞的很不錯。

他是否有酒萬事足？

這一場「奪刀之戰」，本就勢難避免。

刀婆婆抱元守一，敵不動，我不動。

她是刀法中的一代宗師，但又有多少人見識過她的厲害？

有！

在這一大羣殺氣騰騰武士中，最少有一個人深知刀婆婆的厲害。

谷奉先。

*　*　*

風雪人走得很快。

沒有人攔截他，所有人的目光，都祇集中在刀婆婆身上。

動用如此大陣仗去對付一個老婦，不少人心中都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這是谷長老的命令。

谷長老！

谷奉先已成爲魔教第十一位長老。

同時，他又是在崑崙派中德高望重的前輩高手。

祇是，他似乎已不打算把身份繼續保密。

他越來越瞧不起崑崙派。

便是武林中的八大門派，在他眼中，也漸漸覺得不外如是。

數百年來，少林、武當一直執掌武林牛耳。

但谷奉先卻認爲，少林、武當再厲害，也萬萬比不上魔教。

魔教！

聖皇教！

天下第一邪教！

天下第一聖教！

*　*　*

谷奉先已身爲魔教長老。

他在教中地位，確然是非同小可的。

由此可見，此人雖然一直名爲崑崙派弟子，但卻暗中爲魔教幹了不少壞事。

倘非如此，他又怎能位列長老一職？

也正因爲他已成爲了教中長老，所以，他不再打算繼續掩飾自己的身份。

在一聲號令下，魔教殺手全力撲殺刀婆婆。

也同時擊殺刀伯。

不管刀伯是否不諳武功，先殺了他，最少可以擾亂刀婆婆的心神。

谷奉先用心之險毒，由此可見一斑。

殺刀婆婆，不遺餘力。

殺刀伯，也是「不惜工本」。

反正人手多的是。

刀伯，這個老刀匠，似是難逃劫數了。

不！

他死不了。

刀伯雖然眞的不諳武功，但刀婆婆就在他身邊。

誰要傷害刀伯，都得先闖過刀婆婆這一關。

刀婆婆的刀，發揮了不可思議的威力。

她的刀招，根本不像是招式。

招式不是招式，刀法卻竟是大有力量。

指東打西，指南打北。

刀勢變幻無定，着着出人意表。

雖有數十高手把刀伯和刀婆婆團團圍住，但竟然沒有一人能傷得了刀伯。

當然更傷不了刀婆婆。

然而，魔教戰士，眞的如此不濟？

不！這祇是谷奉先的策略。

他是在投石問路。

他曾經在刀婆婆手下吃過大虧，這一次當然不敢掉以輕心。

也正因爲他不敢輕敵，因此這一戰的部署，可說是相當的嚴謹的。

那些首先向刀婆婆動手的，並不是精英高手。

最精銳的戰士，全都按兵不動。

在最初，不少魔教戰士，都認爲如此勞師動衆去對付一個老太婆，是太過份的。

但刀婆婆連續殺敗二三十人之後，這些魔教戰士開始相信，這老太婆的確不易對付。

她不是一般的老太婆。

她是刀婆婆，刀法中的一代大宗師。

然而，魔教戰士仍然抱着很大的自信。

因爲最精銳的殺手，並未參戰。

祇要他們一出手，戰況定必大爲不同。

*　*　*

風雪人走了。

他去哪裏？

刀伯沒有問，但他心中有數。

他深信風雪人並不是個膽小鬼，更不是個臨陣退縮，全然不講義氣之人。

他這一走，絕不是就此一走了之。

但他去了甚麼地方？

他正在做些甚麼事？

刀伯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但他卻深信，風雪人一定會回來！

一定回來的！

*　*　*

谷奉先謀定而後動，這一次出師，志在必得。

他不惜調動麾下大量精英高手，其決心之堅强，可見一斑。

但他還是算漏了一個人。

風雪人。

他自始至今，一直不曉得這個年輕人是甚麼來歷。

但也沒有把這年輕人放在眼內。

他要對付的，祇是一個刀婆婆。

祇要解決了刀婆婆，也就等於解決了一切。

然而，他算錯了。

因爲他算漏了一個年輕人。

風雪人。

*　*　*

風雪人走得很快，但也同樣回來得很快。

祇是，他走的時候是一個人。

但當他回來的時候，卻儼然有如一個在戰場上統領三軍的大元帥。

帥者，兵之首也。

兵不能無帥。

帥也不能無兵。

無帥之兵，乃烏合之衆。

無兵之帥，形同朽木。

然而，風雪人回來的時候，卻是統領「大軍」而來的。

祇是，在短短不足一頓飯時光之內，他何來「大軍」可供指揮？

*　*　*

谷奉先已是有備而戰。

他本身固然已是武功大有進境，其爪牙之聲勢，更是有如鋪天蓋地，洶湧可怖。

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走漏了一個年輕人，居然會令到形勢急劇變化。

與風雪人一起回來的，竟有六七百人。

甚麼人？

答案是：都是叫化！

大叫化！

小叫化！

老叫化！

統通都是叫化！

*　*　*

丐幫來了！

風雪人匆匆逸去，回來的時候竟已統領着六七百丐幫弟子，掩殺而至！

有人說：「丐幫幫衆逾萬，勢力之廣，冠甲天下任何幫派。」

但也有人說：「丐幫雖則人數衆多，然而具有驚人本領者，實極少數，其潛力並不如一般傳言那麼厲害！」

更有人說：「丐幫，庸才混雜，等而下之之幫派也！」

事實上，瞧不起丐幫之人，武林中的確是大有人在，正如人們根本瞧不起叫化子一樣。

然而，風雪人這一次帶回來的丐幫子弟，又是否眞的不濟事？

在風雪人身邊的，是一個矮小的老叫化。

這老叫化雖然個子矮小，但卻眼神炯炯，神態甚是威猛。

他是丐幫八袋長老「烈火神乞」宗豪。

宗豪脾氣火爆，性如烈火，並且又練就了一手「烈火掌法」，因此被稱爲「烈火神乞」。

「風老弟！要不是親眼所見，眞叫人無法相信，天下間竟有如此匹夫！」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豈僅無奇不有，簡直就是無恥不有！」宗豪憤然地道。

「倘若不是貴幫在此附近召開大會，恐怕一時間也難以廣邀助拳，打抱不平！」

「風老弟，你放心，憑你跟咱們丐幫上上下下的交情，這一趟渾水，宗某是淌定的了！」

「宗前輩義薄雲天，既遇上這等事，定必仗義相助，那是任誰也不必懷疑的！」

「哼！好一個谷奉先！」

「宗前輩以前見過此人？」

「怎會沒見過！」

「其人在前輩心目中，地位怎樣？」

「哼！他奶奶的，上次在泰山武林大會，見過此人一面！」

「泰山武林大會？」

「不錯。」

「屈指算來……應該是八、九年前吧？」

「足足十年整啦！」

「對！已有十年！」

「那時候，這姓谷的，可算是崑崙派中最有名氣的高手！」

「目下也是！」

「是個屁！他根本已沒資格留在崑崙派！」宗豪氣呼呼地說。

「他是否仍是崑崙派弟子，那要由崑崙派掌門來決定！」

「哼！早在十年前，我這個老叫化就對這姓谷的瞧得極不順眼。」

「他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前輩？」

「當年武林大會，成千上萬的高手薈聚於封禪台，他可沒機會得罪老叫化子，祇是……」

「祇是甚麼？」

「其人在大會之上，目空一切，儼然以武林正道首腦人物自居！呸！」

「以谷奉先的身份，雖非崑崙掌門，但也……」（未完・十七）

貞血洗花街

明末稗官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國恨家仇何時雪　覥顏事仇生如死

「清兵來了，我們走啊！」廣州城的大東門突然發生一陣鼓噪。跟着便有十多個薙了髮的清兵出現。守城的明朝兵士，嚇得腳軟，棄了軍械，脫下號衣，雜在人叢中逃跑了。

大東門像一條死魚般，張大了口，城門固然沒有關閉，吊橋也沒有扯起。城上的守兵，已經逃光。城內的人家，也家家閉戶，誰也不敢出來。

作為李成棟尖兵的三十名清兵，却呆住了，他們誰也想不到，這一陣謠言攻勢，便嚇走了明朝紹武帝的守兵。

等了半天，李成棟的前鋒三百多騎，才抵達廣州，進了大東門。他他們扼守着東城各街道，還不敢深入，可是，明朝的紹武皇帝和大學士蘇觀生，已先自解體。

李成棟兵不血刃，進佔了廣州，他是從東江走着進來的，每一個清兵都疲乏不堪。

明朝的學士蘇觀生慌忙上吊死了，紹武皇帝和他的近臣及皇親等全被清兵所殺，並且把屍體作一堆掘個大穴埋了。這就是徒惹後人憑吊的「紹武君臣塚」。

廣州失陷的消息，頃刻便傳到各縣去。

在鄉中居住的明朝大臣，九江的陳子壯、順德的陳邦彥，和東莞的張家玉，覺得廣州失陷，太豈有此理，他們馬上募集民兵起義，抵抗清兵，並且約期反攻廣州。

陳邦彥結合甘竹灘的大賊余龍；陳子壯募集了九江子弟和外籍兵——包括了黑人、英國人、葡萄牙和荷蘭人，從水路向廣州進攻；張家玉盡起鄉中的子弟，由陸路進攻。

可是，陳邦彥的順德兵，在中途上給清兵所擊潰了；陳子壯的九江兵和外籍僱傭兵，已直逼廣州城下。但清兵李成棟部，於擊潰了陳邦彥、余龍後，回師救援廣州，陳子壯還以為是陳邦彥的兵到來接應，一點沒有防備。李成棟揮軍直進，把陳子壯的九江兵也破了，解了廣州之圍。

張家玉雖是個讀書人出身，但深明韜略，他探得陳子壯和陳邦彥兩路都失敗，單賸下他這一旅孤軍，如果深入，那是絕不會成功的。

唯一的辦法，是引清兵出擊，以逸待勞，並且利用民兵熟悉地形，便於設伏，只要生擒得李成棟，廣州便不難解決。因此，他把結集在增城的隊伍，也調了回來，作重新的佈置。

李成棟乘戰勝餘威，果然親自帶隊到東莞來消滅張家玉。不料張家玉把李成棟的部隊吸引到東莞城

外榴花塔附近的一個絕谷來，然後用亂石打下，死了不少清兵。李成棟見不對路，下令軍隊向谷口衝出，又被東莞民兵放箭射死過百人。

李成棟被迫再退入谷中，擇可以隱藏的地方，躲藏起來。一面向廣州大營求救。

留守廣州的是總督佟養甲，接到了李成棟的告急文書，嚇得雙腳發軟，連忙召集幕僚，商量應援李成棟之策。

一個姓周的幕僚說道：「廣州的軍隊本來不多，精銳的又隨李將軍出征去了。所賸下的兵力，只夠守城。如果再抽調到東莞去增援，廣州就只好擺空城計了。」

佟養甲道：「可是，李將軍被困，這却不能不救，若有差池，廣州也守不了許久。」

周幕僚說道：「李將軍衝不出谷口，不外是東莞民兵用強弓勁弩射來，他手下的兵士，又沒有盔甲，無法抵禦那些弓箭。假如能送五百套甲冑去給李將軍，那就必定可以衝出谷口的。」

佟養甲道：「這簡直是廢話，在這時候，那兒徵集甲冑去？就算馬上趕製，也來不及。」

周幕僚道：「現在才製衣甲，自然來不及，不過，我却有一個變通辦法。」

佟養甲忙問道：「那是甚麼辦法？」

周幕僚道：「廣州市中多牛皮店。每一家所存的成張牛皮至少有二三十塊，大人下令徵集這些牛皮回來送到李將軍那裏去，那就可當作甲冑了。」

佟養甲喜道：「這是辦法，這是辦法，有牛皮護着前身，矢石都不能傷。」

當下立即教督府的幾個差遣，分頭到市中徵集來。但全數只是一百九十三塊。

佟養甲皺着眉道：「僅有這些牛皮，只怕不夠用。」

周幕僚說道：「咱們可以把牛皮一張開為兩張，也就差不多有四百張了。四百張牛皮，掩護四百軍士衝出，其餘的人，跟隨在背後，總可以安全出來。」

佟養甲一想，只有這辦法，就馬上傳集了牛皮匠來，把這一百九十多張的牛皮，割成兩半，剛剛可以掩護胸腹。

佟養甲更教人在皮的兩旁，開了幾個洞口，以便穿繩子掛在脖頸上。

這種臨時的牛皮甲，不費甚麼事便全部製好了。可是，如何送到李成棟軍中，却是一個問題。

佟養甲用了周幕僚之計，派了十名精細的兵士，扮成販牛皮的販子，瞞過張家玉的守兵，送到被圍在峽谷中的李成棟軍前。

李成棟也知道廣州的兵力不多，難以調動，佟養甲不派兵來，也不埋怨，得了這幾百張臨時牛皮甲，也就心滿意足了。

張家玉把李成棟困在谷中，以為甕中之鼈，不愁他飛上天去。只待李成棟的糧食盡絕，便可逐個拿來。

李成棟選了四百個精壯的兵士，教他們繫上牛皮甲，一聲號令，便向谷口衝出。

張家玉的民兵見清兵衝來，連忙用強弓放箭射去。箭射到了牛皮上，竟然沒法貫穿。牛皮並非很厚，但因為是浮繫在頸上並不受力，所以射不穿。

頃刻之間，李成棟的四百個牛皮兵，掩護全軍，出了谷口，向四面散開。

張家玉正在家中，和十多個鄉紳議事，聞得李成棟突圍，連忙跨了一匹馬，親到前綫指揮。

李成棟的兵士，有三分一是帶着火銃的，火銃在谷裏面無用武之地，現在，到了開闊地上，就可以發揮威力了。

東莞民兵霎時間傷亡纍纍。張家玉只得傳令向榴花塔退却。

榴花塔四面都有小丘環繞着，民兵退到小丘，靠小丘掩護，火銃傷不了。陣勢暫時安定下來。

李成棟指揮兵士，一半包圍榴花塔，另一半則向東莞縣城撲攻。

張家玉在榴花塔上望見清兵進攻縣城，便對先鋒盧前道：「清兵攻城，我又在外面，縣城兵士無人指揮，我非回城不可。」

盧前道：「那就不如連此間的民兵，也一同撤退了。」

張家玉搖頭道：「不行，不行，這兒的兵力，要留為牽制清兵之用，如果一起撤退，清兵便可全力攻城了。你在這裏堅守陣地，待我回城指揮。」

盧前道：「大人單人匹馬回去麼？」

張家玉是讀書人出身，雖有韜略，却不諳武藝，近來學了三兩下劍法招數，也不能衝鋒陷陣。是以盧前不放心讓張家玉一人回去。

張家玉道：「我有楊全、焦亮兩人保護着就行了，三個人三騎馬，目標不大，行動方便，清兵料不會趕得上的。」

盧前見張家玉執意如此，也就只好由他了。

當下便帶了楊全、焦亮兩名家將，走下塔。楊全、焦亮是張家玉在北京時所收的隨從，兩人都是山東道上響噹噹的獨行大盜，不知多少鏢師斃在他們的刀下。後來改邪

歸正，到北京，正值張家玉結客納士，他們便都投到張家玉的門下來。

清兵入關，張家玉浮海到了福建，唐王稱帝，授張家玉兵科給事中，楊、焦二將始終相隨。直到福京爲清兵攻陷，楊、焦二將保護着張家玉從亂軍中殺出，回到東莞。兩人不但武藝高强，而且忠心耿耿，張家玉倚之如左右手，視之如心腹。兩人見東莞子弟壯健强悍，但只懂南拳，不諳北腿，便收了幾十個門徒，敎他們練腿功。楊全的「五出梅花槍」，焦亮的「七節虎尾鞭」，也傳給了門徒。

張家玉和楊、焦二將，跨上了馬，已被包圍着的清兵見到，一排火銃便向三人掃射而來。幸喜相距太遠，火力不及，沒有傷及那一個。

張家玉拔出劍來，說道：「咱們走吧！」三騎馬直奔東莞城的東門。

李成棟率領清兵，以疾風之勢，也向東莞城的東門撲攻，他所取的路綫，差不多與張家玉是平行的。半路上雙方便遭遇了。

李成棟見左側來了三騎馬，馬上馱着一個官員，兩名隨從護衞着，料是明朝的大員。便縱馬追來，鞭梢一指，左翼十匹的馬隊，疾馳而出，擋着張家玉的去路。

焦亮說道：「好賊子，竟敢攔阻你焦爺爺，爺爺的虎尾鞭許久沒有餵血了，看鞭吧！」

說着把身上纏着的七節虎尾鞭一扯扯了出來，順勢向迎面的清兵掃去。

幾騎清兵猝不及防，只聽得狂叫連聲，已有三個人中了鞭，翻身落馬。

但其餘的幾騎却不肯退却，紛紛亮出刀來，圍着焦亮廝殺。

焦亮的一條七節鞭，使得神出鬼沒，風雨不透，迫着前面清兵的各般兵器。雖然如此，焦亮也沒有辦法再衝前一步。

正在苦戰中，楊全對張家玉說：「大人，咱們趁焦亮纏住敵兵，趕快回城吧！」

張家玉道：「只怕焦亮孤掌難鳴，我們這麼走，在道義上說不過去。」

楊全道：「不要緊的，憑焦亮的本事，這幾個人奈何他不得，我們走後，他自會突圍而出。」

張家玉見說，便對焦亮說道：「兄弟小心，我們先走一步了。」

說罷，把馬頭向旁邊一拉，隨着楊全，向斜刺裏跑出。

李成棟見張家玉要逃，他縱馬直前掄起手中的方天畫戟大喝道：「還想逃麼?快快下馬投降。」

楊全見只李成棟一個人，毫不爲意，一挺手中的長槍，「五出梅花槍」的招數使出，分點李成棟的咽喉、胸膛、腹部和左右兩肩。在一招之中，同時攻擊對方五處要害，這是了不起的打法。

李成棟也是身經百戰的一員勇將，只見他把方天畫戟一橫，接了楊全這一招，同時，腿上一發力，馬兒向左偏開，跟着向楊全還了一戟。

楊全滿以爲第一招便可以把李成棟刺下馬來，沒想到他居然避開了。心裏不免一驚，暗道：「這傢伙居然避得過我的槍！」當下不敢大意，使出渾身解數來，和李成棟過招。殺得煙塵滾滾，八隻馬蹄，在泥地上團團的亂轉。

張家玉雖然提劍立馬，但他無從插手來幫楊全。楊全被李成棟纏着，深怕別的兵湧來，自己無暇顧及張家玉，便高聲喝道：「大人速速回城，放出金毛吼來。」

東莞城中，那兒來的「金毛吼」，這不過是楊全的危言聳聽，想嚇着清兵。其實只是教張家玉速逃。

張家玉會意，急把馬一勒，奔了出去，直趨東門。

李成棟的副將杜允和，正領着右翼前進，看見張家玉要逃，連忙領了幾騎追來。

張家玉所騎的是四川小馬，杜允和騎的却是蒙古馬。川馬走得步密，但蒙古馬步伐闊大，川馬究非其匹，三里路下去，杜允和差不多追上張家玉了。張家玉武藝低微，無論如何，不會是杜允和的敵手。

幸而這時張家玉已走到離城門不遠。城內的守兵見張家玉危急，連忙放下吊橋，大開城門，並且在城樓上用强弓勁弩，射着後面的清兵。

杜允和見城上箭如飛蝗射出來，只得勒馬停止前進。張家玉匹馬進了城驚魂始定。

城內的守軍忙把吊橋拉起，城壕隔斷了杜允和。杜允和也只好回馬了。

張家玉回到府中，喘息略定，便調集了所有後備的兵力，到城樓助守。

分撥才定，清兵已如潮湧至，把東莞城團團包圍着。張家玉登城一望，見清兵的軍容甚盛，不免憂慮。

更使張家玉憂慮的是，楊全和焦亮二將至今還沒有回城，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還有盧前守着榴花塔的陣地，不知道守不守得住?這也是張家玉所擔心的。

看看日暮，清兵在城外結了營寨，佈下鹿角，看來是沒有撤退之意，張家玉倍加憂悶。

黑夜來了，楊全、焦亮仍然沒有回城。

張家玉料這兩員勇將不是被擒，便是被殺，傷心不已。

張家玉教人放出了一枝訊號箭，直射到榴花塔的上空，這是城內和榴花塔聯絡的訊號。

在榴花塔死守的盧前見了訊號箭，便從塔上也燃着一枝火箭，直穿半空。張家玉見了榴花塔的回訊，這才略略放心。

不料到了半夜，圍攻榴花塔的清兵，摸黑上了土阜，及至民兵發覺時，火銃已沒頭沒臉的轟來，民兵那裏抵擋得住，霎時四散逃竄。

守在榴花塔中的盧前，見大勢已去，明知不容易突圍，也只好拚命，黑夜中衝出。結果死於亂軍之中。

次日，只見榴花塔前前後後，積屍盈野，大部份是東莞民兵的屍體。這一部份的民兵，算是張家玉的精銳，怎想到在一仗中完全覆滅。

李成棟的清兵，解決了榴花塔的東莞民兵後，更無後顧之憂，全部都移到東莞縣城來，參加攻城之戰。

張家玉困守孤城，實在無法可施，唯一的辦法，就是到寶安去，在寶安那邊，還有幾千義兵，聽他指揮的。

張家玉決定了主意，便回家來與家人訣別。張家玉的愛妾徐氏道：「大人，城外密麻麻的都是官兵，怎生衝得出去?楊、焦二將又不在，那一個保護你走?」

「不去也得去。」張家玉說：「總不成在此坐而待斃麼?」

徐氏道：「大人要去，讓我也跟着去吧。我的父親是名教頭，我也懂得幾下拳棒，沿途可以保護你。」

張家玉並不反對，就此決定由徐氏保護同行。

徐氏改扮爲男裝，張家玉也換了便服，乘黑夜中，縋城而出。輾轉到寶安方面去了。

張家玉一走，東莞的鄉紳，便集議要向清兵投降，這些鄉紳，都是有身家的人，凡有身家的，無不怕死。張家玉在城，還可以壓制得住他們，現在，張家玉走了，他們便毫無顧忌的，納款投降了。

＊　＊　＊

李成棟大兵進了東莞城，首先便搜查張家玉的私邸，所有的家財，都籍沒了，內眷也沒有一個留着的，只有張家玉的小妾陸氏，抱着不到週歲的女兒逃到鄰家，僥倖留得活命。

幾個月之後，李成棟終於消滅了張家玉的殘餘勢力，張家玉本人也赴水溺斃。東江一帶的民間武力，就像太陽底下的冰完全解體了。

李成棟班師回廣州，只見全城的文武大小官員都出城迎接，單單不見了佟養甲。

李成棟大是不高興，他向身邊的一個衞兵說道：「老佟這斷，居然擺起總督架子，不來迎接。要不是我在外面拚命，他這個官還做得成?」

衞兵道：「佟大人是總督，總督是全省最大的一個官員，他親自出迎恐怕於理不合吧！」

李成棟大怒道：「甚麼於理不合，我李某是固山額駙，皇上還是我的小舅子，佟養甲算是甚麼東西！」

衞兵見李成棟這樣動氣，也就不敢作聲了。

李成棟縱馬入城，直趨自己的官邸，大小文武官員只道他會到總督衙門參謁佟養甲的。怎料他竟回自己衙門去！

這一來，却使那班文武官員大爲尷尬，他們不知應該跟隨李成棟進衙，抑或到總督府?

李成棟進得衙門，見各官員逡巡不敢進，便教中軍肅客，各官員無奈，只好進去。大家對李成棟道賀畢，李成棟便命人備宴，留各官在衙中吃酒。

署理廣州知府只得上前稟告道：「聽說佟大人已在總督府備宴，爲將軍慶功，咱們同到那邊去吃酒好些。」

李成棟把眼一翻，說道：「他又沒有派人來請，爲甚麼要去打擾他?」

廣州知府不敢再作聲，心裏却暗道：「你的功勞縱大，奏凱回來，也該參謁總督才對，怎麼要總督來請，這還成體統麼?」

佟養甲在總督衙門，早已等着李成棟，並且教人準備下酒宴，不料等來等去，李成棟沒有到，連全省文武官員，也沒有一個人來的。派人哨探，知道李成棟業已回自己府衙，且留各官員在府中吃酒。

佟養甲大怒道：「李成棟這斷，目中還有總督麼?」發起脾氣來，把東西亂摔。

旁邊一個幕友勸道：「大人不必發脾氣，李將軍是個武夫，不大懂官場規矩，大人休要與他一般見識，且派中軍去請他。他定必來的。」

佟養甲忍着一口氣，依了幕友的話，派中軍去請。

李成棟見佟養甲派人來請，不得不去。隨即率領文武官員，浩浩蕩蕩，向總督衙門來。

佟養甲聞得李成棟來，大開中門，親自出迎，握着李成棟的手，說道：「將軍勞苦了。」李成棟見他

如此謙遜，也只得和他客氣。

局面總算不致弄僵，彼此揖讓雍容，保持着表面上的愉快，不久慶功宴便開始了。

李成棟在席上，老是誇耀他自己，大言炎炎，旁若無人。佟養甲忍着氣，聽李成棟的話，臉上還不敢露出不快之色。

好容易等到席散，李成棟告辭，各官員也紛紛散去。

佟養甲回到簽押房，把心腹幕友請來，說道：「李成棟如此跋扈驕橫，遲早必定爲患，我打算上一密奏參李成棟，你說可行不？」

幕友道：「如今廣東的局面新定，民心未附，李成棟一走，又怕地方上的武力乘機竊發，大人還是忍耐一時爲妙。待到局面大定，再彈劾他也不遲。」

佟養甲在幕友再三勸阻之下，只得啞忍。但李成棟已發覺佟養甲對他十分嫉忌。廣東全省一文一武最高的大吏，面和心不和。

且說，李成棟在東莞時，擄了一個少婦回來，這少婦是張家玉的出嫁女兒，隨着丈夫，住在城裏。李成棟殺張家玉全家時，這個出嫁女兒，倖免於難。

張氏生得姿容妙曼，長身玉立，不知怎的，被李成棟看上了，教兵士把她擄來，她的丈夫不但不敢救，並且怕惹上身，漏夜逃到增城去了。

張氏一介女流，那敢反抗李成棟，只得靦顏事仇，但她始終不曾對李成棟說出是張家玉的女兒。

李成棟的妻妾，都在原籍松江，得到張氏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自然十分寵愛。

可是，張氏肚子裏的一段悲苦，無人可訴。李成棟對她雖是百依百順，也不能使她開心。因此，她長日都是愁眉不展，臉有感容。

李成棟百計逗她歡笑，但張氏等閒不會開顏。

一天，張氏倚窗凭眺，遠處烟樹歷歷，城中烟戶萬家，她不禁嘆道：「國亡家破，家園之仇不知何時得雪？而且靦顏事仇，這眞是生不如死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個年輕的丐婦，手中抱着個嬰孩，乞食來到窗下，仰起頭來哀告道：「樓上的太太小姐，做做好事，給難婦幾個錢，或施捨點殘羹冷飯吧，可憐這孩子，已得不到娘乳了。」

張氏凝眸一看，心裏暗驚道：「咦，這不是陸氏小姨娘麼？我以爲她已被清兵所殺害了，原來逃到這裏。」當下忙教人去喚她進來。

這丐婦果然是張家玉的小妾陸氏，她在東莞城秩序恢復之後，鄰家怕惹禍不敢留她，給了她幾兩銀子，打發她到別處去。陸氏在廣州有個娘舅，便輾轉到廣州來。

不料她的娘舅已搬得不知去向，陸氏投親不遇，進退維谷，沒奈何只好到尼菴棲身。老尼收容了她，但不答應供膳。這也難怪，尼菴的尼姑們這時自顧不暇，幾天得不到一飽，怎能照顧陸氏。陸氏沒法，只好行乞了。

陸氏給帶到張氏的房間裏來，抬頭一看，認得是張家玉的女兒，不禁萬二分的詫異，張口說道：「你……你不是大……」

張氏連忙向她使眼色，教她不要聲張，把身邊侍候的人支使開去，然後才互訴別後的情況。

陸氏手中抱着的小女兒，便是張氏的小妹妹。張氏抱過來，想逗她笑，但用盡方法，也逗不開她的笑顏。嬰孩瘦弱，自然缺少活潑之氣。

張氏平添感慨，把女嬰交回給陸氏，嘆息道：「這眞是骨肉流離道路中了。我想留你們母女在府中居住，但怕你會露出馬脚，給他知道我們是張氏的人，那就痲煩。」

陸氏道：「我也不想在這裏住，只希望你養了你的妹妹，免她顚沛流離。至於我仍在尼菴裏容身，你有暇時，到尼菴裏看我，或者我到這裏來看望你們。」

張氏覺得這辦法很好，便取了一錠金子，給了陸氏，把陸氏的女兒留下，另僱乳娘來撫養。

李成棟知道張氏收養個女嬰，十分贊成，說道：「有個孩子，你就不會長日悶損了。早知你喜歡孩子，我替你找十個八個回來。」

張氏給女嬰起個名字叫意芳，原來張家玉的女兒，都是「意」字排的，張氏的名字本是意珠。但她從沒有把這名字對李成棟說過。

意芳乍然離娘，自然不慣，終日啼哭，更加瘦弱，但幾天之後，漸漸慣了，乳娘盡心盡力的撫育，過了四五個月，意芳就强壯起來，白胖胖的，逗人歡喜。

爲了隱瞞身世，張氏把意芳認做女兒，誰也不知道她們是嫡親的兩姊妹。

至於陸氏，則在尼菴裏帶髮修行，每個月張氏接濟她的伙食。有時也教陸氏進府來，見見意芳。

自從有了意芳之後，張氏不再像從前那樣愁眉不展了，不過，她對着李成棟時，依然沒有笑容。

光陰彈指，轉眼又過了一年。

在這一年中，李成棟和佟養甲間的嫌怨愈來愈深了，這時明朝的桂王朱由榔，得丁魁楚，瞿式耜等明朝的故臣擁戴，在肇慶稱帝，改元永曆，佟養甲教李成棟出兵，李成棟理也不理。

有一天，李成棟在府中演戲，

張氏陪同觀看。台上的戲子，穿的全是明朝衣冠，張氏看了，居然歡笑起來。

李成棟對張氏說道：「早知你喜歡看戲，我就弄一班戲子來，日夜在府中演戲給你看了。」

張氏答道：「我不是喜歡看戲，是喜歡戲子們所穿的故國衣冠便了。」

李成棟笑道：「這就更容易了，明兒我教人買明朝的衣冠盔甲來，穿着給你看。」

到了次日，李成棟果然弄了一套明朝的衣冠進來，在房中穿起給張氏看。

張氏見了，微露笑容，說道：「這才像個人哪，清朝的冠服，只像一隻馬。可惜你不能長穿。」

李成棟說道：「你喜歡我長穿，我就天天的穿着。」

張氏道：「你不怕佟總督治你的罪？」

李成棟挺着胸脯道：「我怕他怎的？你看我旦夕之間，砍他的頭給你看。」

張氏聽了李成棟的話，知道他有造反之意，心裏暗道：「如果能說服他造反，這倒是一件大好的事，只怕他沒有決心，做得不徹底，反而不美。」

過了幾天，張氏去找陸氏商量，陸氏道：「只消散播空氣，說佟養甲要對付他，他就非反不可。」

張氏依照陸氏的話，回家後便做出一派關心的樣子，對李成棟說道：「聽說佟養甲那斯，要對付你，可有這件事？」

李成棟笑道：「他老早就想對付我，何待今日？但你是從甚麼地方聽來的消息？」

張氏道：「我今天到尼菴去，在菴裏聽人說道，不知是眞是假？」

李成棟道：「自然是眞的，老實說，我早已想反清復明，但我的家眷都在松江，我這裏一旦起事，那邊便會捉拿我的家眷。」

張氏道：「你不會派人先把你的家眷接到廣州來嗎？」

李成棟道：「家眷來了，你就會被大婦妬忌，所以我不願意接他們來。」

張氏慨然道：「國家大事，怎可以因一個婦人左右？你快點派人去接家眷來吧！」

李成棟也覺得自己的地位愈來愈危險，便派了個心腹家將到松江去接家眷，準備家眷到來後，便實行造反。

張氏待李成棟接家眷的人去後，便把意芳交回陸氏，並留書李成棟，促他光復明室，作個大英雄。然後自殺而死。

李成棟看了張氏的遺書，不勝感動，反意遂決，等到家眷到來後，李成棟便脅迫着佟養甲，向永曆帝投降，佟養甲手中沒有兵力，只得投降了。

李成棟叛變的消息，傳到清廷，清廷大爲震動，但這時湖南、江西，都有反清的勢力，清兵無暇兼顧兩廣。

李成棟則到肇慶去見永曆帝，永曆帝厚加賞賜，並且封爵。李成棟大爲感激，令他的兒子元胤，留在肇慶，他本人回到廣州去，策劃北征。

廣東的老百姓這時重覩漢族衣冠，心裏都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大家都擁護李成棟，用人力物力支持他北征，至於他以前殺死陳子壯、陳邦彥、張家玉的事，都爲老百姓饒恕了。

李成棟部署已定，留總兵杜允和，偏將范承恩守廣州，發兵十萬，出韶關取江西。

這時是順治六年，李成棟前後在廣州三年而後反正。可是，他到了江西的信豐，因爲輕敵的原故，竟墜馬而死，距離他出兵，還不到三個月。

李成棟一死，所部退返廣州，永曆帝任命杜允和爲兩廣總督，替代李成棟。

跟着是清廷派遣了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統率大兵南下，圍攻廣州。杜允和力抗，堅守了八個月，終以偏將范承恩私通清兵，獻了城門。杜允和只得率領一部份兵士，乘船入海逃去了。

李成棟、佟養甲攻取廣州城時，除了紹武帝君臣之外，老百姓是一點傷殘也沒有。但這次尚、耿兩藩入粵，老百姓就難免遭受屠戮，而且是空前絕後的大屠殺。廣州老城居住的百姓，約有七十萬人，能夠逃得性命的，不到二百人。可知那是怎樣的慘無人道了。

尚、耿兩王因憤恨廣州老百姓助杜允和守城，城破之日，便發出屠城之令，由東城殺到西關，由北城殺到城南的謝恩里，殺了幾天，才下令封刀。

傳說當尚、耿兩王屠城的時候，有好幾萬人，潛匿在六脉渠裏，不料突然天上降了一場豪雨，山洪爆發，渠裏的幾萬人盡被淹死。這一說如果屬實，那就眞是浩劫難逃了。

尚、耿兩王都是信佛的，是以在下令屠城時，不許擾及寺門和尼菴，就因爲有這一道命令，救了百多二百個和尚尼姑的性命，陸氏和意芳兩母女包括在內。

陸氏和意芳都不是尼姑，但因陸氏一向寄身尼菴，意芳在張氏自殺前，已被送還給陸氏，同住在尼

菴裏，僥倖得以保存性命。

意芳已經長到五歲了，這女孩子自出娘胎，即逢喪亂，連遭大變，却沒有死。小孩子甚麼都不知道，只苦了她的母親陸氏，替她擔驚受怕。

尚、耿兩王血洗了廣州城後，便入據老城，並把老城劃爲禁區，不許有一個人居留，封刀以後回來的居民，概被逐到新城、西關或河南去，連和尚寺、尼姑菴的尼姑與和尚，也不例外。

陸氏所棲身的尼菴，老尼現年已八十多歲了，她在這一家尼菴清修了六十多年。聽說要迫她遷出，便召集了兩個徒弟和陸氏，對她們說道：「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走的了，你們各奔前程去吧！」

那兩個徒弟，一個六十多，一個也快到六十歲了，聽了師父的話，一齊說道：「師父不走，徒兒也不走。幾十歲的人，還走得多遠？不如死在一塊兒。」

老尼合十，口稱善哉，隨即對陸氏說道：「施主，你和我們不同，你年輕，並且有兒女，你是非走不可的。」

陸氏泫然道：「天壤茫茫，教我逃往那裏去好呢？」

老尼道：「佛說有緣，緣是隨處結的，施主此去，自然會遇着有緣人，不必多疑，放膽前去吧！」

陸氏知道此間無法再留，只得收拾包袱，携着意芳，拜別了老尼，離開尼菴朝新城而去。走不到二百步，回頭看時，尼菴已起火，老尼一師二徒，竟是引火自焚了。

陸氏不勝悲痛，垂着淚雜在一些被趕的人羣中走着。意芳小孩子不懂事，還向陸氏問道：「娘，我們現在要往那兒去？爲甚麼師太不和我們在一塊兒？」

出了老城，來到濠畔街，這兒的情形和老城迥不相同了，但見熙來攘往，全是老百姓，他們都是聽得封刀令下，趕着回城的。

新城的地方有限，現在平添了在老城被趕出的人，當然倍覺熱鬧。

陸氏携着意芳走了一程，實在累了，心想道：「我得先找一處地方歇脚，否則這樣無休止的走下去，走到甚麼時候爲止？」

於是，她留意街道兩旁有沒有客店，走了一段路，差不多要到太平沙了，這才看見了一家客店，牆壁上寫着「迎珠逆旅，招待客商」八個大字。

陸氏携着意芳走了進去，掌櫃的迎着說道：「娘子是投店來的麼？可惜來得太遲，本店的所有房間和客舖，都已租了出去。」

陸氏垂淚道：「我母女二人，在老城被趕出來，無處投奔，求求你行個方便。」

掌櫃的看了陸氏和意芳一眼，說道：「本店實在是擠得針也插不下，幸而你們是女眷，如果不嫌骯髒的話，就請到舍下去。房錢我不收你的，但飯錢却要收。」

陸氏聽了，十分欣喜，連忙道謝，掌櫃的命人帶了陸氏和意芳到他的家裏去。

掌櫃的家，在珠橋市後巷，珠橋市是賣燕窩的市集，後巷很湫隘。

掌櫃的姓潘，所居的屋，算是珠橋市最大的一間，但也是蠔牆泥壁。

潘掌櫃的老婆周氏，問明原委，便領了她進屋子裏去，在一間小小的廳堂坐定。周氏先說道：「我們這裏不是旅店，沒有房間給你，也不收你們的房租，住三幾天那是可以的，要是住久了，那就不行，除非你在後院自己出錢蓋一間茅寮。」

陸氏道：「不瞞大嫂說，我是在老城被趕出來的，無家可歸，如果你們肯容納我，便打算在這兒長住下去，寧可搭一間茅屋居住。」

周氏答道：「我體貼你們母女，所以才答應你，不過，你雖然自己出錢搭上蓋，這地却是我們的，總得給我們以地租。」

「那是自然。」陸氏說：「世間那有佔人地方不給錢的道理，但不知要多少錢？」

周氏道：「我先帶你去看看地方再說。」

陸氏跟她到了後院，這後院的面積却不小，但只是一條狹長的地帶，長有四丈，闊只有一丈，最後一道後門，通往迎珠街。

周氏說道：「在這一塊地方，任由你指定要那一處搭房子，但房子最多不能過一丈長六尺寬。」

「夠了。」陸氏說：「我兩母女根本用不着許多地方，只要一張床能放得下，還可以多放一張椅子，那就很夠用了，難道還想有廳堂麼？」

周氏點了點頭，問道：「你的丈夫呢？」

陸氏不便向陌生人說出自己的身世，只得誣說道：「我的丈夫姓張的，在亂軍中失了踪，不知生死。」

周氏道：「這樣看來，你丈夫多是凶多吉少的了，丈夫不在，那一個養活你們母女？」

陸氏道：「我丈夫在世之日，賸下兩個錢，因此，我母女二人暫時還不虞凍餒。」

周氏說道：「這樣也算僥倖，要是你丈夫沒有賸下錢，你這時候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有一個表妹，她的丈夫已死，遺下的全是產

業，一向靠收租過日子，現在，糟啦，所有她的房子，都被劃在禁地裏，趕了她出來，一個錢補償也沒有，她急了起來，跳到珠江裏，淹死了自己。」

說着，和陸氏回到客堂裏來，擬好了價。陸氏這兩年來，不斷得張氏的接濟，她省吃儉用，積下了十多兩的金子，四五十兩銀子，手頭上比初到廣州時寬裕得多。現在，周氏開出價錢來，不怎離譜，她也不再討價還價，並且馬上付了錢。

周氏見陸氏爲人爽快，便另眼相看，招呼她進客堂裏教小女兒奉上香茶。並且對她說道：「雖然只是蓋一間小茅屋，也得三五天工夫，在房子蓋好之前，你母女可住在我的房間。我們的掌櫃，可以在店裏住宿。」

陸氏欠身道謝，周氏繼續說道：「茅屋用葵篷作上蓋，雨天的時候，容易漏雨，不如多花幾兩銀子，蓋一間泥牆瓦屋了。」

陸氏道：「瓦屋不知要多少錢？」

周氏道：「以前比較貴，現在恐怕要便宜得多了。」

「爲甚麼這時候會便宜？」陸氏問。

「內城裏居民給趕了出來，他們所住的房子，兩王當然要拆掉的。拆下來的磚瓦，當廢料賣，我們買了它來，價錢一定不會貴。」

陸氏道：「如果便宜的話，那當然是瓦屋的好，請周大嫂給我作主吧！」

兩個大人在說着，周氏的八歲女兒已經和意芳玩在一起了。周氏的女兒名叫小娟，長着一張討人喜歡的臉龐，周氏很疼愛她。

傍晚，周氏開出飯來，和陸氏母女共桌而吃。這時潘掌櫃走了進來。一進門就打呵欠伸懶腰說：「眞忙死我了，難民愈來愈多，把我鬧得頭昏腦脹，店裏連坐的地方也沒有了，他們仍然不肯走。」

周氏道：「後來你怎生打發他們？」

潘掌櫃道：「我告訴他們，暫時到堤畔的小艇去住宿，要就到河南去，那邊也許租得着房子。好容易才勸得他們走。」

周氏道：「今天晚上你不要在家裏住宿，還是回到店裏去吧！」

潘掌櫃愕然道：「這是甚麼原故？」

周氏道：「我們的房間，暫時讓給陸大嫂母女，我和小娟同床，你到店裏住。」

潘掌櫃的皺眉道：「我連賬房的一席地，也租了給人了，怎辦？」

陸氏聽說，覺得大不好意，當下便對周氏說道：「我們母女和小娟同床便了，潘掌櫃仍可以回家住。」

潘掌櫃道：「不，我在客堂裏鋪兩塊床板便可以睡，你們母女是客，怎可以沒有個房間。」

事情就此決定了，周氏問丈夫吃過晚飯沒有？潘掌櫃的答道：「在店裏已吃過了。」

周氏和陸氏母女小娟等，一面吃飯，一面聽潘掌櫃說及老城的事。

潘掌櫃說道：「據老城的難民說，那姓耿王爺的部下，和姓尚王爺的部下，爲着爭地盤打了起來，幸喜雙方的長官及時彈壓沒有釀成了血案。」

潘掌櫃又說道：「最可恨的是清兵那些馬伕，他們至今仍在到處搶劫，狐假虎威，藉口王爺的命令，要他們立即搬遷，賸下來的東西，衣服雜物，隨意便拿，聽說有些閨女們，還給他們强姦了呢！」

陸氏聽說，不由得揑了把汗，如果不是及早逃出的話，恐怕也會遭强暴。

周氏說道：「你瞧他們會不會擾及新城？」

潘掌櫃道：「如果他們連新城也是這樣的搞法，老百姓都走了，這就等於是個死城了。他們才沒有這樣儍，從前南漢時代，也沒有擾及新城的。」

潘掌櫃熟知掌故，南漢劉氏朝代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時也是把老城大部份民居劃爲禁地，居民被迫遷到河南和新城來，他的祖先，也是被迫遷的。

飯罷，周氏領了陸氏和意芳到自己的房間去，床鋪很大，地方也整潔。

陸氏展開了自己的被褥，教意芳先歇，自己却坐在床沿上前想後思，心事如潮。到了三更時分，還不曾入睡。外面的潘掌櫃，已鼾聲雷動了。

次日清早，意芳便醒了，和小娟在外面玩耍，喧嚷聲音驚動了陸氏，只得下來。

潘掌櫃已經到店裏去了，周氏也不知到了那裏去，只好問小娟道：「你媽到了甚麼地方？」

「去找泥水匠去了。」小娟說：「她臨行時吩咐我，大娘起床，便告訴你，鍋裏有粥，大娘要不要喝碗？」

陸氏點了點頭，小娟走進廚房，盛了兩碗粥出來，讓陸氏和意芳喝了。

不一會，陸氏回來，帶了個泥水匠，教他看了地形，度了地方大小，然後議價。

泥水匠說道：「價錢有兩種。要快就貴，不限時候，却便宜多

了。」

周氏問道：「這是甚麼原因呢？」

泥水匠道：「不限時間，我便可以到處蒐集合用的舊料，價錢當然便宜，要是要趕快，那就祇有用新材料了，價錢自然要貴。」

陸氏問道：「兩種價錢，相差多少？」

泥水匠略算了一算道：「相差約一倍。」

周氏對陸氏道：「那就不如用舊料了，反正你也不急於住新房子。」

陸氏道：「長期打擾你，那太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周氏說：「你的意芳，和我小娟玩得很好，省得我去照顧她，這是你們幫了我的忙，說甚麼打擾？」

陸氏身邊雖然有些銀子，但這已是無源之水了，她不敢亂用。就和泥水匠說好了用舊料蓋房子。

過了一天，泥水匠便搬來了大堆磚瓦，堆在後院裏，但這些舊料，格式並不一律，泥水匠也沒有立即動手興建，幾天之後，磚瓦愈來愈多了，這才開始把屋子建造起來。

泥水匠匆匆把一間磚屋搭成了，用不完的材料，堆在這狹長的後巷，說是改天搬運。怎知道他一去之後，竟不再來，連通往迎珠街的後門，也給堵死了。

泥水匠到甚麼地方去了呢？原來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都要在老城建造王府，把所有的泥水匠都用重價僱去。

二王屠城一役，泥水匠死的不少，生存着的匠人，不及平時的一半，加以王府所擬的規模宏大，就更加感到人手不足，忙煞了泥水匠，那裏還有工夫來搬運堆在潘家後院的舊料？

陸氏和意芳搬進了新建的屋子，潘妻周氏把一些用不着的舊傢俬給了陸氏，居然像一個家庭，住得很舒服。

可是，那些舊料堆塞了院子，這使孩子們玩耍的地方也沒有了，意芳和小娟天天抱怨。潘掌櫃和周氏也覺得不方便，結果還是潘掌櫃主意高明，他把後門開了，豎起一塊招牌，專售舊磚舊瓦。

出乎意料之外，招牌掛了出去，生意竟非常之好。這是因爲兩王要建王府，把所有的新磚新瓦全部都買了去，民間要用，便只有買舊料了。

潘掌櫃見生意滔滔，比他的客店還好，便索性把這一檔舊料的生意當爲正業，一面買入，一面賣出。但客店的生意，他還是要分點時間兼顧的，當他回店時，便由他的妻子周氏照料買賣，周氏也沒空，就由陸氏暫代看顧。

潘家的後門對正迎珠街，迎珠街是新城著名的花街，妓女麕集，前臨珠江，岸上一帶的房屋，便是妓院。承平的時候，城中的墮鞭公子，以及外來的商旅，多在這妓院開筵坐花，飛觴對月，十分熱鬧。

及兩王南下圍城的時候，守城的杜允和，實行堅壁清野，深怕迎珠街的妓院藏匿奸細，而且阻礙視線，便下令把所有妓院都拆掉。妓女都被趕到艇上去

現在，廣州的局勢已定，老城被兩王所佔，居民都湧到新城來。新城驟增了十多萬人口，熱鬧起來。以前的妓家，又在迎珠里尋覓故址，重新建築屋宇。

建造的材料，既然都被兩王盡數收購，要建房屋，那就只有購舊料，這時出售舊磚瓦的店舖雖有幾家，但最近迎珠街的是潘家，是以生意特別好。

他們買了磚瓦回去，却僱不到泥水匠人，只好由開妓院的人，糾合男工，親自動手結構。雖然蓋得不好，總算把一間一間的平房蓋起來了。至於蓋房子的木料，也全是在老城的舊房子拆下來的，城中一些祠宇的大柱子，逐根被鋸開，變成合度的木枋。這種生意，另有一批懂得鋸木的人經營。

因爲妓院裏的人每天都到潘家來購料，漸漸與陸氏相熟了。

陸氏這時才二十多歲，她的容貌本來就長得不錯，無須打扮，自有一股天然風韻。

一天，迎珠街一個老鴇到來買舊瓦，潘掌櫃和周氏都不在，陸氏只好出來接洽。

那鴇兒買好了瓦，便對陸氏問道：「你的大娘呢？」

陸氏愕然道：「我那有大娘？」

鴇兒道：「哎唷，一向我們都以爲你是潘掌櫃的小老婆，原來不是的。」

陸氏道：「我是寡婦，在老城被趕出來，無處棲身，賃了潘掌櫃後院一塊地，自己蓋起房子來，帶着小女同住。」

鴇兒見陸氏自稱是寡婦，不是潘掌櫃的甚麼人，當下便生了心，要說服她去當妓女。這時所有迎珠街的娘兒們正是十分缺乏。

於是她殷勤地問道：「娘子的丈夫姓甚麼？是怎樣死去的？」

陸氏道：「我丈夫姓張，是被清兵殺死的。」

鴇兒道：「清兵入城，殺人如蔴，你能逃得出性命，眞算是僥倖。古語有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將來你一定有福可享的。」

陸氏嘆了口氣道：「丈夫已死，我又沒有兒子，只得一個女兒，那有甚麼後福可享，我也不奢望享甚麼榮華富貴了，只想拉大了女兒，嫁個好女婿，臨老也有個人照顧，於願已足。」

鴇兒道：「娘子年紀還在青春，爲甚麼不再嫁？這年頭夫死再嫁，大有人在，沒有人會說你失節的。嫁得個好丈夫，生兒育女，將來兒子成名，一樣可討封誥的。何必捱窮守節自討苦吃？」

陸氏把臉一沉道：「我丈夫是盡節而死的，我怎可以失節？你不要再對我說這種話了。」

鴇兒笑道：「我只是隨便談談便了，你不願意改嫁時，難道我要强你？不過，你母女兩人的生活，少個錢也過不了，我眞擔心，不知以後你們的日子怎麼過？」說着提起一筐瓦，逕自去了。

陸氏給鴇兒這幾句話，勾起滿懷心事來。的確，她手上的私蓄，已去得七七八八，雖則周氏已不要她繼續付租，連膳食的費用也減收到最少，但錢還是要付的，女兒意芳一年比一年大了，舊衣服愈來愈不合穿，少不免要給她添幾件衣服。眞是在在需財，單靠她自己的一點點私蓄，不用說也用不了許久的。更糟的是自己不習女紅，想靠女紅賺兩文錢也沒有可能，這怎不教她愁悶？

正在心煩的時候，意芳與小娟在院子裏吵鬧起來，小娟一面哭一面嚷着所玩的小泥人給意芳砸破了，要意芳賠，陸氏走過去一看，果然小娟的小泥人跌在地上，碎成兩半。陸氏惱起來，打了意芳一巴，身上掏出兩文錢給小娟，教她去買個新的。

意芳被母親打了一巴掌，掩臉嬌啼。陸氏覺得意芳太可憐了，長到這樣大，甚麼玩具也不曾玩過。小孩子心性，見別人有的自己沒有，便不免拿過來玩，失手砸破就捱打，這責罰也忒重了些。

當下便把意芳摟在懷裏，說道：「不要哭了，誰教你生來命苦。如果不是遇着換朝，你是個千金小姐，要甚麼玩的沒有？」說罷，嘆了口氣，眼眶裏的淚也滴了下來。

意芳見母親哭了，自己便不再哭，反來替母親拭抹眼淚。

陸氏在懷中再摸出兩文錢，給意芳道：「你也去買個小泥人玩吧，不要爭小娟的。」

意芳搖搖頭道：「媽，我不買了，留着錢作別樣用吧，我知道媽很窮。」

「窮也不窮這兩文錢。」陸氏說：「你就拿去買，媽媽身上還有。」

但意芳却始終不肯買，這使陸氏對女兒更加憐惜。第二天，她替女兒剪了一套衣服料子。自己縫製，她的針黹雖不好，孩子的衣服勉强還應付得來。

意芳穿了新衣服，十分喜歡，穿了起來，在院子裏蹦蹦跳跳，不到幾天，已弄得滿身磚灰了。

這種賣舊磚瓦的生意雖好，但來源却漸漸的缺乏了，老城裏的房子，該拆的已拆光，可以用的舊料，也都賣掉了，賸下來的斷瓦殘磚，只是一堆堆的垃圾，被倒進珠江去。

沒有進貨，這等於無源之水，存貨賣完，那裏還有生意可做。

潘掌櫃的把後門的招牌收了起來，關上了後門，專心致志料理客店的店務去。

雖然潘掌櫃少了一筆大收入，但他總算發了一筆意外之財，而這一筆意外之財，全是由陸氏要蓋房子所引起的，是以他對陸氏母女仍然照常優待。

過不多時，廣州又掀起了一個新變亂，糧食的價格飛漲，一個時辰，漲了五倍，人人都作逃離的打算。

這新危機並不是明朝的兵反攻到廣州來，而是盤踞了廣州的兩王——平南王尚可喜及靖南王耿繼茂發生了內鬨。

雙方的軍士在老城衝突起來，互有傷亡，廣州的居民見着這情形，那有不驚的道理？

（未完・一）

上文提要：張博天在平安客店遇見諸葛明與包文通等人在廝殺，張博天出手殺得包文通等人落花流水，包文通亦慘被張博天修理。原來諸葛明亦幹過流寇，張博天需要軍師，亦需要包文通這種狠角色……諸葛明探明白家堡的情況後，立即調兵遣將，連張博天也聽他指揮，於是明裏張博天率二十多嘍兵站在埤坊下與白慕堂父子對話，暗中却……

龍蛇干戈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搜寶不獲有說詞　冒充武士探王莊

猛然一揮手中大馬砍刀，厲聲如梟般的道：「張大爺原本要殺盡沿江兩岸所有可疑的人，以我手中的大刀，非把盜走寶藏的狗東西逼出來，可是……」

猛然扭頭對跌坐地上的白慕堂，道：「可是張博天採納了軍師的計策，目的祇在找到失寶。」

白慕堂厲喝道：「白家堡沒有你失的寶！」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有沒有失寶，馬上就知道了。」

白家堡所有的人全都一驚，原來人家是在追尋失寶。

然而就在他們這種意念剛升的時候，祇見一個細高挑瘦骨嶙峋三十來歲的儒衫打扮人，急步來到青石牌坊下面來。

細看之下，大額頭，單鳳眼，正是職司大刀山寨軍師的諸葛明。

白家堡中的幾個老婦一陣驚呼，道：「那不正是前天在堡裏擺卦攤的嗎？原來他竟是個殺人强盜！」

衝着白家堡的人一笑，諸葛明提劍來至張博天跟前。

「寨主，堡內一切平靜，弟兄們封住刀口，沒有濫殺一人，就等寨主前去認寶了！」

到了這時候，白慕堂算是八成相信，張博天眞的失寶，而且堡中的人，全都還活着。

張博天一聽，立即扭頭對白慕堂道：「白堡主，張博天要親看你白大堡主的藏金地方，你怎麼說？」

白慕堂寒着臉，道：「淪為你姓張的刀下之俎，也祇有你姓張的說了算數，白慕堂還能說甚麼？」

張博天一笑，猛然回頭道：「給我好好守着這堆人，誰要是敢動一動，祇管把他腦袋切下來！」

於是，白慕堂伸手入懷，掏出一把鑰匙，高聲道：「阿胖在那裏？」

燈影下，祇見人羣中走出一個胖嘟嘟的中年胖子，哆嗦着走了出來。

「堡主！阿胖在侍候着！」

白慕堂一擺手，道：「領他們去庫裏，讓他們仔細的搜，好好的認，約莫着不論有或是沒有他們的寶藏，咱們今晚多少還是得損失不貲，你不用伸手攔！」

微微一笑，一旁的諸葛明道：「白老爺子，這你儘管放心，大刀寨不作興打家劫舍，全都是為的尋找失寶，如果貴堡沒有，咱們也不會殺了你們的人，搬空你們的寶藏，當然……」

白慕堂冷哼一聲，道：「直說吧！算命的！」

哈哈又是一笑，諸葛明道：「如果白老爺子庫存豐富，大刀寨出

借條，祇等失寶尋回，必然原數奉還。」

突然間，白慕堂抖動着花白鬍子，仰天哈哈大笑……

「算命的！你拿白某人當驢？六十年歲月可不是白活，天底下還有幹强盜的出條向人索借？尤其是在這種勝券已握的時刻？算了吧！別打哈哈了！」

一面對白胖子道：「去把庫房打開，他們怎麼搬，全由他們吧！」

臨去，張博天把包文通叫到青石牌坊下面，道：「好生看牢！」

敞着一胸膛的黑毛，包文通雙手抱着他的那把魚鱗紫金大砍刀，惡狠狠的道：「寨主！咱們衝進寨裏來，不殺幾個人我包老二心裏還眞彆得慌！」

白家堡的一衆人，看了這姓包的模樣，全都一驚，心想，那裏冒出這個黑大個子，長了個繞腮鬍子連胸毛，兩隻毛森森的大手，活像兩隻畚箕，手指頭就如同小棒搥，不用說是那把霍霍打閃的刀，就是叫他打中一拳，也會要了老命。

於是，白胖子領着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走入白家堡，走上白老爺子的大宅子裏。

三人穿堂越廂，來到後宅，沿途就有二十多名嘍囉把守宅內各通道。

祇是這些把守大宅內的二十多名嘍囉，全都守着軍師的號令，沒有一人動一動白家大宅中的一草一木。

白胖子領着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一逕來到一個厚木門前，白胖子還眞遲疑一下。

但當他看到張博天的濃眉一緊，立刻抖動着兩手，把那扇木門打開。

張博天一把揪住白胖子，大馬刀的刀刃，在白胖子的胖而白的光臉上「絲絲」的刮着，邊沉聲的道：「張大爺要看的是白堡主的窖藏，你知道嗎？」

白胖子的臉全變成了灰色，嘴唇抖動的道：「大……大王爺！地窖就在這屋子裏呀！」

嘿嘿一笑，張博天道：「你最好說實話，要不然張大爺先把你剁碎！」

於是，張博天一推白胖子，三人進了這間屋子，屋子裏全是些日常應用之物，還眞的齊全，看樣子是個大庫房。

白胖子推開一張放了許多雜物的桌子，就見地上現出一個洞口，斜斜的一張梯子，緊緊的靠在洞口。

張博天在白胖子的帶引下，走入地窖中……

張博天與諸葛明一看，還眞的吃了一驚，祇見地窖雖不算大，但二尺高三尺寬的大木箱子，至少有十多隻，每個箱子裏，整齊的列放着白花花一錠錠的銀子。

張博天也祇是濃眉一皺，旋而冷然一笑，對諸葛明道：「看來這裏的銀子不少，但比起我那些金磚寶物來，也祇能算是小巫一座而已！」

於是，張博天開始認眞的四下翻看，仔細的到處尋找，一間地窖，幾乎被他翻了個身！

終於，張博天問一旁呆站着的白胖子，道：「姓白的金子不多，銀子却不少！」

扭頭又對諸葛明，道：「姓白的沒有說謊，那批寶物不在白家堡中。」

一面又指着盛裝白銀的大木箱，道：「咱們出條子借銀子吧！」

諸葛明微一點頭，問白胖子道：「你們這一箱多少兩？」

白胖子結結巴巴的，道：「五……五千兩……一箱！」

諸葛明一指白胖子中的簿子，道：「手裏拿的可是賬簿？」

白胖子點着頭。

「好！咱們上去說話。」

於是，張博天當先走出地窖，諸葛明一上到大庫房中，立刻道：「借支筆來！」

白胖子莫名其妙，隨手遞上一支筆。

諸葛明一把拿過白胖子裏的賬本，翻了開來，一面向張博天道：「寨主！咱們該借多少銀子？」

張博天肥耳向後一動，道：「不要問我，依着我，我是殺人奪銀，人全殺光，銀全搬走，如今這是你出的餿主意，你就看着辦吧！」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感謝寨主知遇，諸葛明這就作主了！」

於是，諸葛明動筆，就在白胖子的賬本後面寫道：「大刀寨借銀兩萬兩，寶物尋獲，當即送還！」

兩萬兩就是四大箱子銀子，就算是人來背，少說也要十人，白胖子一看，不由目瞪口呆。

突聽諸葛明對着門口高聲道：「馬來！」

蹄聲「得得」，一連拉過五匹馬。

立刻就見七八個嘍兵，虎狼似的一衝而入。

諸葛明當即吩咐道：「抬上來四箱銀子，多一紋不許取，違令者立殺不赦！」

一面又對另兩名嘍兵，道：「就在這庫中，取酒兩大桶，臘味三蔴袋，裝好上路！」

七八個嘍兵行動相當快速，立刻間，把諸葛明吩咐的，全都搬裝在大蔴袋中，抬上了馬背上細紮妥

當。

「寨主！咱們搬兵吧！」

張博天憤憤的道：「那堆寶物究竟被誰弄走？」

諸葛明一笑，道：「慢慢來，總有機會找到的！」

二人這一出了房門，諸葛明回頭叫道：「白胖子！你還立在那兒幹甚麼？還不同咱們一起去向你家堡主報賬去！」

屋裏的白胖子一聽，那敢怠慢，急急的手捧賬簿，走出屋外。

於是，白家堡的後面城牆外，高磊率領他的十名手下，把大方木船又緩緩的駛向漢江，划向對岸！

白家堡的堡門樓下，走出了四十名嘍囉，他們在張博天與諸葛明的率領下，揮着白家堡的五匹馬，馱着兩萬兩銀子，以及吃的喝的，浩浩蕩蕩的走出堡樓來……

就在白家堡的青石牌坊面，白胖子一步三蹦的來到白老爺子跟前。

「老爺子！他們……」

「不用說了……」

＊　＊　＊

望着走過去的五匹馬，張博天一扭身怒瞪着白老爺子，諸葛明緩聲說道：「白老爺子！大刀寨失寶鬧窮，滿以為是白家堡動的手脚，却不料眞的弄扭了，大刀寨還得戮力尋找失寶，早晚總會尋找到的，就算是把川陝兩省翻個身，大刀寨也要找到那批失寶，不過……」

他微一頓，又道：「不過大刀寨如今是捉襟見肘，每天這開門七大件，全得應付，弟兄們已不像當年那般的殺光搶光窮幹一場，都想做個安份的人，山寨上兩三百人要活命，只好先借貴堡紋銀兩萬兩，俺們的寶一尋到，兩萬兩銀子立刻奉還，借賬已登在賬上，白老爺子你過目！」

白老爺子仰天哈哈一笑，道：「兩萬兩銀子不算甚麼，何不明敞着說出來？莫不是也想要我姓白的幫着你們，打探你們的失寶？」

張博天這時候才眞的佩服諸葛明的這一招。

因爲，白家堡如果想討回兩萬兩銀子，就得自動的幫着打聽那些寶物的下落。

這眞的是一場智慧戰，當然這全是諸葛明的策劃，然而安康白家堡的白慕堂，再也想不到這批過氣的流寇，竟然一反常態的在他白家堡未曾殺一個人。

不過受傷總是難免的，十幾二十個受傷的，似乎也沒有太嚴重的，白慕堂人稱藥王，自然輕易而爲的，就把這些傷者全都治好。

白家堡本來大火冲天，但當所有的白家堡人重返白家堡以後，這才發覺只在堡後幾處菜園子草棚與一間大茅屋被燒，認眞說起來，白家堡並未受甚麼損失。

如果白家堡眞的損失甚麼，大概就是白慕堂的兩萬兩銀子了，要是想連這兩萬兩銀子也不損失，那就只有幫着大刀寨找回失寶。

望着遠去的大刀寨一衆人等，白慕堂一聲浩嘆，道：「如果不是我白慕堂年已老邁，那就是這姓張的確有着一身眞才實學，看來大刀寨上是有幾個了得人物。」

白中天扶着老父，一衆人等緩緩的又回到了白家堡。

＊　＊　＊

且說張博天等人分批過了漢江，兩天後回到叫天嶺朝陽峯的大刀寨。

張博天立刻大擺酒筵，全寨近八十人，可眞是好一陣吃喝。

酒席間，張博天一拍諸葛明的肩頭，笑罵道：「李大王失敗在未曾發現有個諸葛明，我張博天算是走運氣，哈……」

諸葛明也笑，包文通一口喝乾杯中酒，道：「只是有一點我不懂，咱們是幹甚麼吃的？咱們這是落草爲寇，幹的可是殺人買賣，搶人的勾當，可是咱們一進白家堡，連個雞也沒宰一個，一地窖的金銀，就扛走那姓白的不痛不癢兩萬兩，咱們這是甚麼玩意！」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二爺！你只管把你的刀磨快，就等找到盜走寨主那寶物的一露面，諸葛明保證叫你殺個過癮。」

邊喝着酒，又道：「諸葛明在姓白的藏金地窖中，曾注意咱們寨主，寨主在看到那些金銀之時，也只是瞄了一眼，並不去摸一把，甚至如同當年掠奪時候的粗獷歡叫，這證明一件事，二爺！你知道證明一件甚麼事？」

包文通一怔道：「你姓諸葛的全都鬼靈精，一肚子稀奇古怪玩藝兒，我怎麼會知道。」

諸葛明一笑，道：「那是姓白的藏金沒有入咱們寨主的眼裏，因爲寨主的那堆寶藏，要比這姓白的多上好幾倍！」

突聽張博天用力把酒杯往粗木桌子上一放，厲聲道：「豈止多幾倍，幾十倍也有！」

他此言一出，所有人全都證直了眼，怪不得張博天幾乎瘋狂的要血洗白家堡，誰攤上都會承受不了，這要不是來了個諸葛明，漢江兩岸就難免血腥滿天了。

這天大刀寨的慶功宴，自中午直吃到晌晚，臨收桌的時候，張博天一高興，每人又分了二十兩銀子，頭目以上的加倍，張博天特意的還高聲道：「這是大伙零花零用，只等尋到寶藏，每人至少一塊金磚，那可是五百兩一個的大金

磚！」

他此言一出，自二寨主高磊以下，全都把一張臉僵住了，就算是雙手去磨蹭，也得磨蹭個老半天的。

第二天一大早，諸葛明與張博天，帶着大刀寨的四武士，又離開了朝陽峯，山寨上留下高磊與包文通，二人共同負責一衆嘍兵的演練，只等下次任務到來。

且說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帶着四武士一路下了終南山的叫天嶺朝陽峯，就在陽光略偏西的時候，六人已到了景陽鎭。

如今的景陽鎭，那可是在張博天自立爲王的保護下，大清朝立國沒幾天，鞭長莫及，還管不到這一段，當然，憑實力，張博天說了算數。

景陽鎭悅來客店的王掌櫃一看來了張大王，自然是不敢怠慢，好酒好肉的擺了一滿桌。

幾個人邊吃喝着，諸葛明問王掌櫃道：「可有甚麼值得注意的消息？」

王掌櫃往諸葛明身邊一湊，諂媚的笑道：「軍師爺！大消息沒有聽到，倒是有件小事情！」

「說說看！」

「石泉鎭附近的大王莊，派人到這一帶來收購虎皮，聽說要三張上等細工虎皮，不知做甚麼用的！」

張博天一聽大王莊，心裡就有些不高興，可能犯了他的忌諱，只有他張博天才夠稱上「大王」，如今却冒出個「大王莊」來，不知是何來頭？

石泉距這景陽鎭脚程，兩天不用，一天不夠，但諸葛明却對店掌櫃道：「叫小二把山寨上寄養在鎭上的馬匹，馬上備鞍，吃過了酒，寨主要立刻上路的！」

王掌櫃一聽，自是不敢怠慢，立刻吩咐小二由槽上牽出六匹馬，全都拴在店前的拴馬橫槓上。

六匹馬中有五匹馬是來自白家堡的，小川馬耐力强，脚程快，還眞的不輸關東大馬，尤其走這些多山的官道上，更見這些川馬的雄健，只見牠們奔馳起來，四蹄全像離開了地面，似騰雲駕霧，又如登萍渡水，人騎在上面，不用擔心會閃了腰肢。

張博天六人一離開景陽鎭，立即催馬疾馳，像飛一般，四週的景物「沙沙沙」的全向後面倒，才一個多時辰，六人已離了山區，而眼前却成了小坡崗巒起伏，官道也慢慢寬敞多了。

在這崗陵荒坡的官道上，一眼望去，綠野盈眶，夏日的陽光有些炙熱感，一塊塊的黃色土脊上，有的種着旱稻，有的金色一片，給人一種祥和的感受。

坐在小川馬的張博天，腦海中正如胯下的馬蹄一般，不停的在翻湧着太多太多的心事，不知道何時才能把那堆失去了的寶物找回來。

人活着，爲的是甚麼？而活着的人，就得爲生命而生活，不論是幹甚麼，要把自己的生命點綴得多彩多姿，首先就得把生活叨拾得自在如神仙，那麼，金銀財寶成了不可或缺的唯一支柱。

張博天的神仙生活，在倏然發覺寶藏盡失的瞬間，已全都化爲烏有。

於是，他丟不下刀口舐血的日子，他要找回失寶！

他也自覺與大馬刀結了不解之緣，因爲他覺得只要一刀在手，他的寶藏早晚會被他找到。

如今爲了尋寶，他又把當年的弟兄湊合在一起，於是自覺兩肩承擔了雙重責任，一邊是這些弟兄們往後的生活，當然，另一肩就是尋找失寶。

當年幹流寇，那是荒年亂世，遍地饑荒而民不聊生，如果大夥有飯吃，龜孫王八蛋會造反。

如今太平年年才開頭，只要出點力，肚皮就不會彆塌到貼在背脊骨，要不是這堆價值連城的失寶，張博天也不會佔山爲王，領着這羣血性漢子，揮汗淌血的四處奔波了。

四條腿究竟要比人走得快，二更天不到，六人已到了石泉鎭。

六匹馬一溜的停在小坡凹道上，放眼望去，石泉鎭上燈火通明，看樣子還眞的夠熱鬧的。

其實，石泉鎭也算得是陝南的一個大鎭，市集就在漢江邊不遠，路上水上，全都四通八達。

張博天六人，才一進到石泉鎭邊的官道頭上，一鬨而上來三四個提燈的小二。

「客官！住店啦！現有的上房，外帶全套澡堂，吃的喝的全都預備着，只等客官一上門，立刻就能叫各位客官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諸葛明一指提一盞大紙燈的小二，道：「就是你了，帶我們去你家店裏。」

那小二嘴一咧，高興的彎腰打躬，口中直叫：「爺們隨我來！」

小二一手提燈，小跑步的走在六匹馬前面。

其餘幾個別家小二，立即一鬨而散。

張博天低問諸葛明道：「你怎麼單單選中那家客店？」

諸葛明一笑，道：「寨主！你看他手上提的那盞燈，上面的紅漆大字，不是寫着『鴻運客店』嗎？」

又一聲哈哈笑，諸葛明接道

：「咱們現在就需要鴻運當頭，寨主你不覺得咱們這是在往鴻運道上溜去嗎？」

張博天哈哈一笑，道：「越看越覺得你就是諸葛亮！」

「雖不是諸葛亮，可也不能給我那老祖宗丟人現眼！」

於是，二人相對的哈哈大笑起來……

六個大漢，在小二的帶領下，一路來到石泉鎮的「鴻運客店」，那是在進入石泉鎮快臨江邊的方向。

一登上台階，六人還眞的覺得鴻運當頭呢！

四盞大紅繐燈籠，高高的掛在橫椽下面，金匾大招牌，氣象萬千的高掛在門楣正中央，當門一個雕刻山水大屏風，遮去了店堂中的熱鬧景象，但只要往迎面樓上一望，滿樓的雅座，就會收入眼底。

諸葛明與張博天全知道，能在這種大店中坐下來吃喝或住店的，必然是走南闖北販賣京廣百貨的大客商，至於那些撐船走道，趕猪販與挑擔子的，也只能找家小舖子，吃碗餿子麵，吃完了麵，就窩在大通舖上聞臭脚丫子勉强睡上一晚。

怪不得六人一到這石泉鎮地界邊，就會有人圍上來拉生意，原來他們是騎馬而來！

騎馬的人是大爺，大爺有錢，拉生意的小二眼尖，豈有不爭相延攬的？

馬匹拴在後槽上，六個人繞過屏風，這才把個大廳看了個仔細。

只見應着大門右邊，高高的一張紅木櫃台，大廳上一列的全是紅木桌椅，連每人所用筷子全都是紅色，四盞大紅琉璃燈，把個大廳照的通紅，讓人覺得還眞的是「鴻運當頭」了呢！

諸葛明似乎很喜歡這種燈光的情調，不住的叫好！

張博天等人就隨在小二身，一直上到樓上的靠窗一張大桌子上落坐。

張博天似乎也臉露了笑，大刀寨的四大武士更是興高彩烈。

諸葛明對四大武士低聲道：「來到這地方，咱們可得忌諱些，知道嗎？」

四大武士連連點頭。

於是，諸葛明道：「張爺！咱們吃些甚麼？」

張博天一笑，道：「還是你全權處理！」

諸葛明一笑，隨即對小二道：「先切個大冷盤，三斤鍋頭，陳年椒油一碗，至於熱炒，就撿你們這兒最拿手的來個四樣。」

於是，一個大冷盤先上了桌面，幾人一看，還眞夠齊的，從臘味到醬味，再混上幾色乾菜，完全把個色香味襯托出來，另外的一碗細如粉而香味四溢的辣椒油，更具一種特色，叨塊醬牛肉，沾上一點椒油，也只有在這石泉鎮，才能吃到這種道地的香中帶辣，辣中含香的絕佳口味！

一邊吃着，小二陸陸續續的把四樣熱炒送上來。

六人看着小二送上來的熱炒，却全都是整件的，乍看，沒有一件是零碎熱炒。

頭一件，一隻脆炸山雞，皮呈焦黃，兩寸長的大葱切絲，整齊的覆在那山雞上面，然而，當筷子一挑向山雞肉的時候，却發出「噗」的脆響，立刻間，就見那山雞的裏面，冒出一股股的淡香氣味來。

於是，塞在裏面的熱炒，全露出來……

那是叫人垂涎的黃炆栗子牛筋，加上指甲大小的老山香菇，不用吃，就算是看一眼，也叫人直流口水。

歐陽泰四武士不由的罵了一句，道：「他娘的眞會折騰！」

罵歸罵，但是四個人可是筷子不閒，炆牛筋合着脆皮山雞，沒幾下子全進了六人的肚子裏。

這鴻運客店還有個特色，那是不論高粱或紅米老酒，只要客人一叫，端上桌的全是熱的。

張博天六人的三斤二鍋頭，自然也是從火盆上加過熱才端上桌。

酒尚未到一半，第二道熱炒也上了桌，那是一個相當完整的猪肚，鬆鬆垮垮的，但在幾人筷子一下，那猪肚立刻脆爛，裏面却是紅米燴百菓、核桃白菓栗子大紅棗、蓮子沾冰糖外帶一層青紅絲。

張博天見過大世面的人，全都是不得不稱句「妙」！

有了這道甜香百菓蒸肚子，六個人酒興更濃，於是第三斤二鍋頭又端上了桌。

緊接着，一隻剛生幾個時辰的小猪仔，白不溜淨的臥在個盤子上，十全的香味四溢中，上了枱面，外帶的葱薑大蒜，另外一碗香味辣椒。

歐陽泰與令狐平二人，合着幫人趕了四年猪，對於這猪仔看得可多了，如今竟然用這猪仔做了一道菜，心裡着實透着不舒服，本想不下筷子，但聞那味道，還眞香得醇，擋不住口水往喉嚥，只好跟着下筷，二人非但下筷，發覺小猪仔那肚子裏完全沒變樣，但却相當好吃，因爲小猪仔的五臟全都上了料。

第四道端上桌的，是漢江大老鱉，老鱉四週，密密的圍了一圈淨紅江蝦，這可是道地的一道水菜。

張博天六人吃過以後，全都捧着個大肚皮，直叫過癮。

諸葛明笑道：「人活着就是爲

了一張嘴，能吃這些，也算差强人意不虛此生了。」

張博天道：「等咱們把那堆東西找回來，再把這『鴻運客店』的大廚師搬往山寨，讓他盡展所學，把這天下好吃的，全折騰出來，弟兄們痛快的吃上個十天半月的。」

諸葛明笑道：「眞要連吃個十天半月的，怕不要吃死了呢！」

一陣吃喝剛完，張博天六人約莫着快要二更天了。

就在六人才離座，突見由正門的紅燈下，走進四個紅巾紮頭，天藍長衫的漢子。

四個人一轉身，一列的圍住正在扣算盤的管賬先生。

只聽其中一個道：「打算明天起，『鴻運樓』由大王莊全包下了，不准再有別的客人上門。」

「叭」的一聲，那說話的手一揚，一錠銀子砸在櫃枱上。

管賬的急忙站起來，正要說話，却見四人扭頭大敞步的走出店去。

張博天冷笑的看了諸葛明一眼。

諸葛明却含笑點頭。

於是，張博天笑了……

因爲，他發覺諸葛明又有了進入大王莊的主意了。

店小二領着六人分別住了三個房間，一個房間兩人住，房間裏還隔了一個小間，一個半人高的大木桶，旁邊放了一個小碗盆，由皂角樹上摘下來的皂角，被搗得稀爛，就放在小盆裏，那是洗澡時候用的。

關起房門，小二先是問：「溫、燙、涼，三種水，要甚麼樣的就提甚麼樣水。」

這如今可是夏天，六人全都選溫的。

「要不要擦背揑脚？」

張博天久已沒享受這種舒坦味道，自然立表「快！」

於是，就在溫水倒了大半桶的時候，房中進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男孩。

只見他動作熟練的拿着毛巾，就着小盆裏的皂角渣子，揉出許多白色皂角沫，然後就在張博天的身上磨蹭擦拭，只蹭得張博天齜牙咧嘴「唔唔」連聲，濃眉下面的一對銅鈴眼，似閉不閉的直跳動。

直到張博天洗完躺在床上，才又由小二換水，輪到諸葛明享受了。

也就是三更天了，三個房間中的六個大漢，才沉沉的睡去，臨閉上眼，張博天對諸葛明道：「我的軍師爺，你可好生想個週全的計策出來，咱們這第二個目標，約莫着該怎麼下手，等天亮，你可得告訴我。」

諸葛明笑道：「寨主！你只管安心找周公去閒聊天，傷腦筋的事，可是諸葛明分內的事。」

也許是頭天六個人吃得舒服！或者是那個溫水澡洗掉每個人身上的半斤灰泥！

天都大亮，陽光穿窗，六個人還在比鼾聲呢！

只是時辰已到，大王莊的人又找上門，正要點收房間呢！

掌櫃的帶領兩個小二，把張博天六人全叫起來。

「各位爺！眞是對不住，本店全被大王莊給包下來了，人家這就要來驗收各房，還請六位換家客店！」

諸葛明一笑，道：「你可是說離此石泉鎮東北七八里地大王莊？」

店掌櫃一笑，道：「正是！正是！」

諸葛明一笑，道：「掌櫃的，你知道大王莊爲甚麼要包下你這鴻運客店嗎？」

「大王莊主『劈雷刀』王大壽，給他兒子王克飛，人稱『追雲太保』的討媳婦嘛！」

諸葛明有些像生氣的樣子，又道：「這些我們全知道，我只是要問你，知不知道他這位未過門的媳婦是那一家嗎？」

店掌櫃的雙眉一皺，搖着頭，道：「我還未曾聽過！」

「那就去問清楚再來囉嗦！」

緊接「砰」的一聲，把房門又關起來。

店掌櫃一楞，却聽一旁的店小二道：「好像聽人說是西鄉飛雲堡堡主的掌上明珠。」

屋裏的諸葛明與張博天聽得眞切，不由微微一笑。

掌櫃的還眞把前店坐的大王莊來人叫到後面。

於是，張博天六人的房間全被敲開來。

諸葛明冷冷一笑，問道：「誰是大王莊來的人？」

一個紅巾藍衫大漢，一挺胸，道：「你是幹甚麼的？」

諸葛明臉一繃，喝道：「是我在問你，沒有輪到你問我！」

那紅巾漢子一楞！

諸葛明厲喝道：「滾回去！叫大王莊的總管來說話！」

有些氣餒，兩個紅巾漢子道：「各位是……」

「西鄉飛雲堡來的，知道嗎？」

二人一聽立即抱拳施禮，道：「自家人！自家人！」

一面哈哈笑道：「小的們原是在替各位找石泉鎮上最好的住處來的！」

諸葛明臉色一緩，道：「這就難怪，我們是爲小姐安全，才連夜

趕來石泉鎭，佳期都快到了，怎麼這時候才張羅，眞不知道你們大王莊在搞些甚麼名堂！」

只聽其中一人道：「佳期尚有三天，大王莊已佈置得全變了樣，不信六位可隨小的們回大王莊瞧瞧去。」

諸葛明道：「正有此意！」

一面回頭，對張博天五人道：「你們在此住着，想吃想喝盡管叫，別讓小姐心裡不如意，也給他們大王莊丟人，我隨他們去一趟大王莊，約莫着三幾個時辰就會回來！」

於是，店小二拉出諸葛明的那匹四川馬，隨着四個大王莊的人，朝着石泉鎭北官道走去。

插天的高峯，就在石泉鎭的遠方，但見層巒互依，羣山相連，朝陽剛出，已叫人有熱烘烘的感受。

諸葛明騎在馬上，他的那把寶劍，就背在背上，天藍色的大褂子，一雙緞面的黑布鞋，白淨臉上單鳳眼神光暴射，寬寬的額頭，令人覺得這種人充滿了智慧，筆直的鼻樑，似薄不薄的嘴巴，包了一嘴的白牙齒，神采奕奕得像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却根本不像快要三十的人。

四個大王莊的莊丁緊緊的跟在小馬後面。

諸葛明一路上問了不少，那些全是他想知道的。

直到快進大王莊的時候，他已經胸有成竹而又一脈相通的知了個大概。

石泉鎭東北的大王莊，正就在一個龍系山坡前面，那在地理上言，後面那條山坡，像是一條老蒼龍，而這條老蒼龍的後面，却又是崇山峻嶺，黑中透青的高山上，一層層飄離山峯的碎雲，一掠而過大王莊後面的山坡，遠遠望去，有如雲裏飛龍，而大王莊就在這蒼龍的正中間。

自官道上望過去，大王莊樓高屋大，櫛比一片，莊前面，有個大空場子，四週全都是桑樹，一大片旱稻田地，零零散散的在附近有幾戶人家。

不過大王莊莊主「劈雷刀」王大壽的宅子，却獨獨的建在一個高大的圍牆裏面。

平地起的一座莊門樓子，上面正有個抱着一把鋼刀，來回在門樓子上走動的莊丁。

諸葛明被擁着進了大王莊，早有莊丁把他的那匹小川馬拉上槽。

正面大廳的台階上，緩緩走下一個紫臉大漢，一開口就蒼勁有力。

「在下大王莊總管王元霸，聽下人說，兄台是由西鄉……」

「西鄉飛雲堡！」諸葛明搶着回答。

「甚麼時候來的？」

「昨晚，不過……」

「兄台有話廳上說。」

總管王元霸把諸葛明讓進大廳。

諸葛明人一走入大廳，心中還眞的一緊，因爲這大廳上的一切佈置，全都充滿了喜氣。

只見厚厚的紅氈上面，正中放了一張虎皮，那虎頭朝外，虎齒外露，那可是驅邪的。

好大的一張棗紅大方桌，上面靠牆一方，精緻的三尺高八仙瓷像，正中一座彌勒座像，四盞大紅宮燈，下面，每張桌椅全套着湘繡彩圍，兒臂粗的大蠟燭，全新的尚未點燃，大紅喜字，每個門窗上面全都貼上。

單就前面大廳，已經是喜味十足，後屋自不必說。

總管讓了座，諸葛明才坐下，下人早送上香茗。

諸葛明邊喝着茶，問道：「再有三天，就是大喜日子，我六人只是爲了我家小姐安全，才先行早來幾日，如今看着大王莊的籌備，我還眞替我家小姐高興！」

總管王元霸一聽，哈哈笑道：「大王莊還起了三天大戲，趕着明天，就在莊前場子上搭起戲台，特地由陝南最大的陝西梆子，到時候可有得熱鬧的了！」

「好！到時候可眞要好好看看這早已聞名的陝西梆子！」

也就在二人大廳上話已投機，說個沒完沒了的時候，突然間，自院門外，抬進一頂軟轎來。

總管王元霸當即起身迎上去。

就見自小轎裏走出一位婀娜生姿俏麗的絕色女子。

祇見她雙手一提落地長裙，輕盈有緻的登上大台階，一面口中還低聲道：「哥的喜期都快到了，還沒有趕出來，到時候我拿甚麼穿戴呀！」

突然間，她發覺大廳上坐了個陌生人，不由一怔。

「你是誰？」

總管王元霸笑道：「他是由西鄉飛雲寨來的，眼下就住在石泉鎭的鴻運客棧裏！」

「咦！佳期還有三天，怎麼就有人來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緩聲道：「在下等六人，是打前站的，爲的是這兩百來里路上的安全。」

原來這女的，正是大王莊莊主「劈雷刀」王大壽的女兒，人稱「玉羅刹」王來鳳。

如今看這諸葛明，長得也算一表人才，身材細高，滿臉英姿煥發，確是一個惹女人眼的長相。

「玉羅刹」王來鳳心中有了好

感，不由問道：「高姓大名？」

「在下諸葛明！」

「在飛雲堡職司是……」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一名不入流的武師而已！還沒幹上幾天呢！」

「你很會說話。」

「玉羅刹」王來鳳一面扭身對總管王元霸道：「留他吃過中飯再送人家回去！」

諸葛明道：「不！不！在下這就回鴻運客店，好多事情，等着在下報告呢！」

微微一笑，「玉羅刹」王來鳳道：「你是說石泉鎭鴻運客店？」

「不錯！」

微微一笑，王來鳳扭身款款的步入後堂。

於是，諸葛明起身告辭。

却聽總管王元霸道：「諸葛兄不見見莊主？」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在下能得總管接見，已很感榮幸了，可不能不知進退，不識大體，替我們巴堡主丟人！」

於是，諸葛明騎着他的那匹白家堡「借」來的川馬，朝着石泉鎭而去……

但在大王莊的後堂屋閣樓的窗前，「玉羅刹」王來鳳含笑的看了個仔細，直到諸葛明的身影十分模糊，她才一蹦一跳的走下樓來。

* * *

諸葛明回到石泉鎭的「鴻運客店」，已是將吃中飯的時候了，就在他一進門，正好迎上張博天率領着四大武士到前廳吃中飯。

飯堂上，樓上樓下，就祇有他們六個客人。

因爲，就在「鴻運客店」門前面，正貼了一張大紅紙條，上面寫着：「囍」事，客滿。」

店掌櫃的一看到六人，立刻笑迎上前，道：「聽說西鄉要來大批人，大王莊這才包下小店，祇不知西鄉的人，甚麼時候來到石泉鎭？」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就這一兩天了！」

於是，店掌櫃道：「早上大王莊的人來交代，各位這住店吃住，全由大王莊結賬，六位今天可要點些甚麼吃的？」

張博天看了一眼諸葛明，微微一笑，道：「看樣子咱們又得大吃一頓了！」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掌櫃的！那就把你這鴻運客店最拿手的菜饌先來個五六樣吧！」

整個客店，就祇有六個客人，上到桌上的菜，自然是極爲精緻的了。

於是，六個人五吃一談，諸葛明說出了他的計劃。

時間似乎是急促了些，因爲菜尚未吃完，酒還是半壺的時候，張博天已帶着他的四大武士，跨上各人的馬匹，急馳而去。

諸葛明似乎非常篤定，也很愉快，因爲當張博天五人在的時候，諸葛明盡在說他的計謀，他甚至自已無暇拿筷子去挾菜，爲的當然是爭取時間。

如今五個人依計而行，全都走了。

當即諸葛明叫小二重整碗筷，另作佳饌，自已就在這正廳中央，淺飲低酌，一邊品嚐這石泉鴻運客店裏的名菜佳饌。

諸葛明並未醉，但如果有人聽了他以筷擊碗，舉杯高歌，八成眞的以爲他酒喝多了呢！

他節奏有致，微閉雙目，低聲唱道：

「內外兩修爲大道，大義超然似神仙。

清心精靈致偉業，陰陽八卦轉乾坤。」

「叭……」一陣拍手聲。

諸葛明慢吞吞的睜開雙眸。

先是看到一個紅衫麗影，不由猛向上看，更不由大吃一驚，當即一跳而起。

「原來王大小姐駕到，眞是失禮！」

「當酒作歌，可眞是好興緻！」

來人正是大王莊的大小姐「玉羅刹」王來鳳。

祇見她相當大方的隨手拉過一張紅木椅子坐下來。

諸葛明正襟危坐的，正對着王大小姐。

「你不請我喝一杯？」

諸葛明一楞，當即叫小二重拿一副筷子酒杯。

諸葛明親爲王來鳳斟上酒。

掩口一笑，「玉羅刹」王來鳳道：「你們西鄉的人，這次陪着你家小姐來大王莊，好像來示威一般，說是要來一百多人，害得我爹早一天就把這鴻運客店包下來。」

她伸頭看看桌上的幾盤菜，笑接道：「我發覺你不但會歌詞，還眞會享受，桌面上的菜，連我都很少吃過。」

諸葛明哈哈一笑，道：「王大小姐，如果大王莊怕花錢，在下正準備自己私掏腰包呢！」

玉羅刹一笑，道：「能把一家這麼大的客店包下來，就不怕西鄉人肚皮大，你儘管吃，鴻運客店的掌櫃不會，也不敢收你一文的。」

一面舉起酒杯，道：「告訴我！你的大名！」

「在下諸葛明！」

「你在西鄉飛雲堡當甚麼差？」

諸葛明低聲的，一面伸出右手小指，道：「就這麼一個小之又小

的小武師！」

「玉羅刹」王來鳳一笑，道：「原來你還是一名打手呀！」

諸葛明嘴一咧，道：「混世，日子不好過，混口飯吃罷了！」

微微一笑，「玉羅刹」王來鳳道：「既然是混飯吃，就該找那飯好菜香的地方！」

諸葛明眼睛一亮，道：「妳是說找家出錢高的？」

諸葛明心中立即在想，機會一到，運氣一來，眞他娘的城牆也擋不住，面前這王家大小姐，就她的那份俏模樣，說起來也是眉毛彎彎眼兒大，鼻子尖尖小嘴甜，肥瘦適中的身段，白淨淨的臉蛋兒，紅緞面短衫，拖着一件粉紅裙子，繡花紫面薄底鞋，走起路來那種婀娜自然生姿樣，如果諸葛明不被她的一種無法形容的氣質所懾，還眞的想打打這玉羅刹的主意。

再看看她手裏抓的一把銀鞘寶劍，那樣子就像是一盤極爲地道的四川蔴婆辣豆腐。

就聽「玉羅刹」王來鳳一陣忖思中，緩緩的道：「你在飛雲堡多久了？」

諸葛明一嘆，道：「也才剛去，連他們飛雲堡的銀子是黑是白，在下還未曾見過呢！」

「玉羅刹」王來鳳道：「也才是試用階段，要拿銀子恐怕還早着呢。」

諸葛明雙目一瞪，那對單鳳眼暴射出神光異彩，冷然的道：「諸葛某本來也不願在飛雲堡混下去。」

仰頭喝下一口酒，又道：「我們來了六人，如今折返五個，約莫着他們去護送大小姐的花轎，我却一人留下來，這差事原不緊要。」

放下酒杯，一抱拳道：「吃過飯，我這就走人！」

「玉羅刹」王來鳳道：「預備到那兒呀？」

「回老河口去！」

「你是那兒人？」

諸葛明一嘆，道：「在下是個流浪漢，家在河南，就因爲李大王前些年血洗河南，我算是腿長跑得快，才沒有被他們宰在家鄉，算起來在這川陝道上一混有年了。」標準的胡扯！

「玉羅刹」王來鳳一聽，微微一笑，道：「那你就不用再去老河口了！」

諸葛明心中一喜，表面却有着無可奈何的道：「大小姐的意思是……」

「留在大王莊。」

諸葛明道：「我行嗎？」

「就怕大王莊委屈你了！」

諸葛明起身離座，一抱拳，道：「諸葛明感謝大小姐知遇。」

「玉羅刹」王來鳳一笑，道：「有件事我得先同你說清楚！」

「請吩咐！」

「凡是去大王莊當差，大王莊是量材使用，換句說話，有多大能耐，拿多少銀子，所以……」

「得先考量考量？」

「不錯，這一關是相當要緊的！」

諸葛明一笑，道：「理當如此！」

一面招呼小二道：「取紙筆來！」

很快的，掌櫃親自送來紙筆。

就見諸葛明隨手大筆一揮……

於是「玉羅刹」王來鳳一喜！就連一旁的掌櫃也伸出大拇指，讚道：「眞是一手好書法！」

且說諸葛明當衆揮毫，寫了一張紙條：「小弟投身大王莊去了！」

隨手折起紙條，遞向掌櫃，一面笑說道：「這張紙條，煩掌櫃你一定要交給與我同來的那個繞嘴鬍子高大個子，別人恐怕對我還不太熟悉。」

掌櫃的接過紙條，回道：「錯不了，一定把條子帶給那個粗壯的客官！」

諸葛明隨手取出兩錠銀子，往桌上一放，道：「掌櫃的！算賬吧！」

「玉羅刹」王來鳳一笑，道：「收起來吧！打從今天起，鴻運客店一切開銷，全由大王莊負責，還用不到你自掏腰包。」

諸葛明立即道：「這兒是專爲招待西鄉飛雲堡的，我如今已不是飛雲堡的人了！」

「那你算是那裏人？」

「石泉鎭大王莊的伙計。」

「既然已是我大王莊的人，就該聽我的。」

「玉羅刹」緩緩站起來，扭身一面向外走，邊又道：「收起你的銀子，馬上提你行李，跟我回大王莊去！」

諸葛明立即應道：「是！屬下遵命！」

其實，諸葛明也沒有甚麼好叨拾的，轉身回房取出他的寶劍，跨上他的川馬，一溜的跟在「玉羅刹」王來鳳馬後，朝着石泉鎭東北的大王莊馳去。

說起來，祇不過個把時辰，但在馬程來說，才翻了兩三個小崗，望過去，插天峯青紫山脈連到了天邊，插天峯下面的一條看上去總有個三四里長的山坡，就中的莊院，就是大王莊。

單就那條山坡，「劈雷刀」王大壽就常對人誇，那是一條龍脈，風水絕佳，往後子孫們全靠這條龍脈，大富大貴呢！

諸葛明一來到大王莊上的那個

大場子上，正看到一羣人，少說總有個二十多人，在趕搭一座戲台子。

諸葛明心裏明白，這是唱三天陝西梆子大戲。

不用下馬，跟着王來鳳馳過莊門的高大門樓下面，直到正廳台階前。

於是，那個紫臉大漢王元霸，大王莊的總管，粗着嗓門問道：「諸葛兄怎麼又折回來了？」

哈哈一笑，「玉羅刹」王來鳳道：「王總管，他在西鄉不得意，是我把他邀到咱們莊上，他原本要折回老河口呢！」

總管王元霸雙眉一揚，道：「大小姐這是在挖西鄉飛雲堡的角兒，這不太好吧！」

「玉羅刹」王來鳳一笑，道：「他們原本來了六人，已經走了五個，就把他一人留在鴻運客店，顯然他是個新手，不被重用。」

站在台階上，扭頭回望台階下的諸葛明一眼，又抿嘴一笑，緩緩說：「西鄉飛雲堡在試用他，大王莊不妨實用他。」

總管王元霸道：「小姐的意思是……」

「你不妨先掂一掂他的份量，再派他個角色幹！」

「就眼前？」

「是啊！」

一聲苦笑，王元霸道：「大小姐！還是把莊主請來吧！」

「爹在忙着，我看也是一樣！」

諸葛明這時候心中實在不是滋味，心中暗罵道：「他娘的，如果眞要來這兒找碗飯吃，還眞的叫人心酸酸方知糊口艱難之感！」

突見總管王元霸一挽長衫前襬，雙肩一鬆動，十層台階，腰一擰已落下來。

「諸葛老弟，人要混碗好飯吃，還眞得有點實才，大王莊的規矩，王某人不能有違，你是拳腿上夠勁，還是刀劍上造詣深？」

諸葛明心中暗罵，龜兒子變得可眞快，當初第一次見面，那種熟絡勁，又是送茶，又是讓座，如今一聽投靠你大王莊，馬上又變了一種臉色，眞他娘的夠勢利了。

心念間，哈哈一笑，道：「諸葛明樣樣都懂，樣樣稀鬆，反正你大總管是主考官，你出甚麼題目，我戮力應着就是了。」

總管王元霸的紫臉膛一楞，道：「那就先接我幾掌吧！」

諸葛明一看這王元霸，虎臂熊腰，個頭也夠高壯，拳脚上必然有一套。

他一念及此，連衣襬也不提掖，緩緩退後幾步，一抱拳，道：「總管請！」

諸葛明「請」字一出口，王元霸的一雙拳頭，忽掌忽拳的迎着諸葛明面門「搗拍有致」的撩起一陣勁風。

諸葛明雙肩聳動，雙手不停的見招拆招，瀟灑的化解了王元霸的一輪攻勢。

突然間，王元霸大喝一聲，道：「小心了！」

就見他身子一傾，暴抬左足，當胸踢出。

諸葛明一見足到，原地雙腿一彈，左掌一按來足，一招「雲鶴展翅」，奮力一個提縱倒翻，人已縱出三丈外。

總管王元霸一楞，道：「好功夫！」

突見「玉羅刹」王來鳳拋過一把銀鞘劍，道：「看看人家的劍上造詣！」

「刷！」一把精光寶劍，拔在手中，總管王元霸道：「咱們點到爲止！」

諸葛明緩緩拔出寶劍，笑道：「正該如此！」

就見他一領劍訣，含笑又道：「大總管！你請進招吧！」

王元霸跨步上前，一抖手中劍，在銀芒打閃中，一連挽出三朵劍花，成品字向諸葛明前胸推去。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諸葛明大力揮灑出一片劍刄。

於是，一陣金鐵交鳴，二人一合即開。

王元霸似乎難以相信這諸葛明劍上功夫，竟能一招之間化解他的「三元及第」，冷哼一聲，手中銀芒一斂，猛然間，又幻化出一道刄芒，宛如來自九天蒼穹一般，四面八方向諸葛明罩來。

諸葛明哈哈一笑，手中劍一抖，人已縱起三丈有餘，半空中，祇見他雙手握劍，有如蒼鷹搏兎般直射而下，其劍勢之猛，下擊之疾，王元霸自覺有心寒之感。

於是，就見王元霸平地橫移，銀劍護頂，一閃而滑開二丈。

就在一聲「波」中諸葛明又雙足落地，瀟灑自如的倒提他那長劍，道：「大總管有心賞諸葛明一碗飯吃，才有意承讓在下。」

總管王元霸收起銀劍，雙眉緊皺的一步步登上台階，一面喘聲說：「這身本事，西鄉飛雲堡會放你走？」

「玉羅刹」王來鳳接過銀劍，笑道：「普天下遺珠之憾的事何豈之多，不過正好叫我們大王莊撿到便宜罷了。」

諸葛明一笑，道：「飛雲寨沒有大王莊的這種『見面禮』，所以我祇有乾着急的份兒，總不能找人比劃吧！」

「玉羅刹」王來鳳一笑，道：「總管，人交給你了！」（未完・五）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洪承疇與左艮玉兩批官兵欲夾攻李自成，李自成問計於玄機子與何用，二軍師建議走偏鋒避去攻打長安，李自成便把二萬流寇分成八股，從兩面南奔，攻打銅川縣時，玄機子還編了歌謠……李自成問玄機子，何時攻長安，他說時機未到，須等三天，目的是派人暗中挖地道，來個裏應外合。何用也獻計雲梯佯攻，於是決定……

殺戮傳奇



長安兵敗如山倒　巡撫狼狽化裝逃

別以為農民軍這幾天盡在城外唱軍歌！

「天降神龍李自成」，有人解釋李自成這條就是野龍，野龍不為人崇敬，因為野龍吃人，李自成這些年殺了多少人，連他自己也記不清。

「管吃管住往前衝」，這話仔細一想就不通，誰管誰吃住呀，全是吃的是老百姓的，還叫人往前衝，江湖上那些一心想騎在人頭上的人物，總是會說幾句迷人心志的話，騙得老百姓甘願為他們冒死拚命，就好像爹娘養的兒子是為他們生似的，騙死人不償命。

這句歌就騙死許多人！

「破城大伙有分紅」，稍有頭腦的人，立刻會明白這句歌詞最明白！

分了紅以後就永遠是强盜流寇了，可有些人不願當流寇，所以他們此刻往城外逃！

這一回李自成收買人心進城以後不殺老百姓，所以這長安城的老百姓，一下子就逃了一大半，可混雜了官兵在其中。

還有一句是「苛捐雜稅一掃空」，更是一句不負責任的歌詞，仔細一想就會叫人吃一驚，農民軍來了，朝廷的一切稅收當然會一掃而空，剩下來的農民軍數萬人他們吃甚麼？他們不會帶着家產當流寇，他們可也生個妙法，一舉掠盡金銀糧秣！

人們大批往外逃，城內的下三濫人物投降了，投靠了李自成的農民軍！

午時三刻剛過，祇見長安城四週的城牆上已站滿了農民軍，官兵們一個也不見了。

這時候，長安大街上仍然在拚鬥！

孫傳庭浴血苦戰，李水波血遮眼簾，還有三十七個武功不錯的衛士貼身保護，拚命阻殺，西大街有座大宅子，孫傳庭這不到四十個「血人」，被大批農民軍衝殺到這座大宅子裏。

有四個衛士斷後，很快的把兩扇大門關緊！

門外面傳來一陣哇哇叫，聽不清叫的甚麼！

祇不過此刻農民軍把這座宅子圍緊了，等候着李自成前來，是否放火燒宅子？那就看李大王的！

但此刻，大宅中出現一批人，全是藏在後屋的百姓，有個老者認識孫大人，急忙上前，道：「大人吶，不能再拚殺了，流寇的人馬太多了！」

孫傳庭血水拌和着汗水，他咬牙切齒，道：「這些流賊，我要殺盡他們！」

那老者道：「那也祇有先設法

逃出去再說了！」

有個少了一隻耳朵的軍士還在流血，他對那老者道：「快找來你老人家的衣裳來，為我們大人換穿上！」

老者一聽，立刻叫一個漢子奔回屋子裏去了！

孫傳庭一聽，道：「我絕不退出長安城，本官要與長安城共存亡！」

又聽那官兵道：「大人，形勢十分不利，全城已為賊兵攻佔，如今門外又被圍緊便螞蟻也出不去了！」

那老者道：「可怎麼辦呀！」

祇見奔來兩個漢子手中抱着衣裳，那軍兵催着孫傳庭忙換穿！

孫傳庭猶疑一下，遂也把衣裳脫下來了！

那官兵把孫傳庭的衣衫急又自己穿在身上，他對那些準備拚死的官兵衛士們吩咐：「趕快，武功高的也換妥衣裳，你們挾雜在百姓羣中趕快混出城去！」

於是，又在幾個軍官換了百姓衣衫！

就在這時候，忽見穿了孫大人衣裳的軍官，他走至後院的井邊，衝着孫大人道：「大人，屬下變鬼，保護大人脫此危難！」

孫傳庭一怔之間，那人舉刀抹脖子，和身落在那幾丈深的水井中了！

他這是有意自殺，低頭看井中，屍體乃是爬伏在水面上的，有幾個軍官圍在井邊上，他們還低頭井中看，口中大叫：「大人，大人！」

要知道陝西那地方有許多水井十分深，五七丈深已算是淺的了，那高原上的水井就更深了，單祇井繩就需要兩個人抬，而且三五十丈深處才掏出一小桶黃泥水，還得倒入大水缸中放些明礬把水沉乾淨！

如今這兒的水井是有清水，但仔細看，水中鮮血像彤雲一般的散開來！

「殺！」

大門撞開了，衝進大門的是李老八，他率人圍在大門外，等了半天不見逃進去的孫傳庭一批走出來投降，李老八火大了，命人撞開了門當先進來了！

跟着李老八進來的至少有三百農民軍，大伙嚎叫着殺到了後院中，李老八見幾十個百姓聚在一起打哆嗦，他看得哈哈一笑！

「別怕，別怕，咱們農民軍不殺老百姓，專殺貪官污史土豪劣紳有錢人！」

他把手一指，又道：「你們願意留下的就留下來，咱們是有飯大家吃，有酒大家喝，如果不幹的，就趕快出城去吧，但記住，沒飯吃就快回來，回來咱們管飯，咱們唱的歌詞是算數的，大伙有分紅的！」

幾十個百姓一聽，立刻全部逃出去，一個人也沒有留下來，李老八有些生氣！

李老八抬頭看，農民軍把井邊的官兵圍得緊。

「娘的，全長安城就是你們幾個毛毛人了，你們還不投降呀！」

有個軍官指着水井吼道：「咱們大人抹脖子投水自殺了，賊子，咱們要為大人報仇！」

李老八哈哈笑，道：「就憑你們幾個？算了吧！」

另一軍官吼道：「來吧，咱們決心在這井邊殺到你們一個不剩，為我們巡撫大人報仇！」

李老八道：「姓孫的是條好漢，大明如果都像他這種官，何至於天下大亂！」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李老八，最敬重忠肝義膽之士，我看你們都是血性漢，這麼辦，你們就拋去手中刀，投降吧，我李老八不虧待你們！」

又聽那軍官怒叱：「老子們投降，就不算血性之士了，你還囉嗦個屁！」

李老八一聽，點點頭道：「這話說的也是，武將嘛，應殺身以成仁，好，我李老八成全你們！」

他把刀一揮，厲吼如虎，道：「聽見了沒有，他們祇有二十幾個人，你們衝上去，把他們推落井中，然後用石頭砸死算了！」

這李老八十分兇殘，說出這手段宛如喝口稀飯那麼的稀鬆平常。

他說完還退到一邊站去。

於是，撲殺展開了！

雖然農民軍人數多，但井邊四週的空間有限，雙方這麼一交手，就聽水井好像下水餃一般，噗噗通通的落下了十多人。

這十多人之中全數是農民軍。

站在一邊督戰的李老八，看得心中不舒服，他咒罵：「你們是飯桶呀，不會穩住了再出刀？」

他叫的聲音大，但大伙喊殺之聲更大，農民軍一撥一撥的殺上去，多一半是被守在井邊的官兵閃身撥落在水井中，當然也有挨刀的！

眼看着水井跌下幾十個農民軍，而這二十多名軍官就憑着「無後顧之憂」而放手搏鬥，李老八再也難以忍受這個局面了。

李老八正要親自出手殺過去，忽見大王李自成一行走來了，張翠山也一起過來了。

李老八忙收刀上前：「大王，你看看，這二十幾個不知死活的豬，一心要與他們的大人同歸於盡了。」

玄機子一聽之下，道：「甚麼？孫傳庭死了嗎？」

李老八道：「姓孫的自己抹脖子死在井中了，娘的，這二十幾個守住姓孫的屍體在拚命。」

玄機子道：「孫傳庭一死，長安附近的州縣已沒有官兵的勢力了！」

李自成大吼一聲：「喂，你們還不投降，幹甚麼非死不可！」

有個軍官厲叱：「賊子，過來一決勝負！」

玄機子道：「你們還逞的甚麼强？我祇要把你們圍住，圍上三天三夜，你們肯定全餓死。」

他再冷笑，又道：「我也可以調來弓箭手，你們能守在井邊嗎？」

二十幾人聽了並不吃驚，好像決心找死。

有個軍官叱道：「有甚麼手段使出來吧，爺們早把生死置諸度外了！」

李自成一聲大吼：「封存壽過來！」

祇見大力士封存壽走上前，道：「大王吩咐。」

李自成道：「過去，把他們統統打落井裏去，叫他們陪孫傳庭一起死吧！」

大力士封存壽雙手擧着神木棍，他個子大，力氣更大，掄着神木棍嗚嗚響，走到井邊大吼一聲：「看打！」

他掄起神木棍掃過去，果然井邊的軍官忙閃躲不敢直接攖其鋭鋒。

要知這批軍官在十字大街上已見過封存壽打死那個李水波保駕的大漢，而且出手便把頭打爛。

他們見封存壽打來，急忙左閃右躲用刀撥，但封存壽有力氣，神木棍來一招「狂風掃落葉」，立刻又有三個軍官被他打落井中！

這光景看得李自成哈哈笑，不料軍官之中有人打出兩把飛刀，封存壽一個失閃，背上被飛刀扎中，鮮血立刻流出來。

他再是力氣大，挨刀一樣吃不消，他忍不住的大叫一聲：「噢！」

李自成看得有些捨不得，大叫：「回來回來！」

封存壽不回來，他猛吸一口氣，厲吼一聲如打雷，雙手掄棍發了瘋的打起來。

於是，井邊的二十幾個軍官被他打散了。

除非往井中跳，就祇好往一邊閃開，於是……

於是這二十幾個軍官被大隊人馬分別圍住。

看吧，亂刀齊下，如銀星光芒之瀉地。

聽吧，骨折骨碎與厲嘷聲，剎時間這二十多軍官盡被亂刀砍死，死得慘烈。

李自成對李老八道：「快派人把封大個子送出去，到城外找黃歧，他受傷不輕。」

黃歧者，黃大夫是也！

李自成這是太關心封存壽了，李老八當然也發了急，見封存壽歪着身子，他急忙過去看，喲，那把飛刀仍然插在封存壽的背上。

李老八大叫：「快來幾個力氣大的，送咱們的大力士出城去找大夫。」

於是，封存壽被抬出城外了。

井邊上，現在又站了十多人，這其中就有李自成。

李老八指着井中的錦袍屍體……屍體漂在水面上。

井中也有許多別的屍體，可是穿錦袍的祇有一個人，那當然就是孫傳庭。

玄機子爬在井邊仔細看，看着看着一瞪眼。

「不對勁吧。」

李自成道：「先生，甚麼不對勁呀？莫非先生你發現了甚麼？」

玄機子道：「那錦袍人是孫傳庭嗎？」

李自成聽得發楞，他看向李老八。

李老八急忙道：「當然是孫傳庭，要不然他們寧死在井邊幹甚麼？」

玄機子道：「李將軍，你我在十字街上見過姓孫的狗官，對不對？」

「對，見過。」

「他是個大白臉，對不對？」

「你們說說！」李老八道：「他是誰？我說他當然是孫傳庭。」

李自成道：「人都死了，管這些做甚麼。」

玄機子道：「大王，這件事很重要，若是孫傳庭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逃了，他必會再帶人馬來決戰。」

李自成道：「怕他不來。」

李老八道：「可是他死在井中了。」

玄機子道：「休拿張飛當曹操……黑白不分！」

他指着井中浮屍，又道：「這穿錦袍的是個黑紅臉孔，八成孫傳庭逃了。」

李自成道：「何不下去個人把屍體撈上來，咱們大伙一瞧便知道了。」

李老八已叫人拿來井繩，又把個大木桶繫牢了，叫人在木桶中垂下去了。

玄機子果然是個厲害人物！

轆轆把木桶垂下井中，很快的便又將水中漂浮的穿錦衣屍體撈到地面上，玄機子當先奔上前看那死人之臉，不由大叫一聲：「上當了！」

李自成道：「果然不是孫傳庭，好個狡猾狗官。」

玄機子道：「快，派人追殺逃出大門的那批百姓，不許留一個活口。」

他對李自成又道：「大王，那批百姓掩護着狗官逃走，他們就是同咱們作對，不能留下活口。」

李自成點頭道：「先生說的有理，殺！」

原來玄機子與何用均是出身白蓮教，熹宗天啓二年白蓮教作亂，不久便受到官家剿滅，白蓮教便又潛伏地下，候機再起，他們當然恨透了官府中人。

李自成也恨官府中人，他就沒有遇上一個好官。

李老八已率人追出去了。

祇不過逃出城的百姓太多了，李老八追到了東門外，大道上盡是難民，令李老八心中不愉快。

李老八的作風乃是簡單一個字：「殺！」

李老八當年跟定高迎祥，每攻佔城鎮，便殺光搶光才鬆手，他們以爲，攻佔一個城鎮也是他們拿命拚來的，那種年月求生的唯一之道便是拚命！

這種觀念在李老八他們的心中，早已是根深蒂固的不變思想了。

如今看着大批難民背了細輭逃出城外，李老八的心中就不是滋味！

李老八率人追了幾里便又回來了，他回到城門叫人快把城門關起來。

幾百農民軍不知李將軍爲甚麼要關門，但見李老八一副金剛怒目樣子，立刻把城門關上了。

李老八不但叫人關城門，而且派人到另外幾個城門叫人把城門關起來。

張翠山就把北城門關上了！

別開東率人在西城門，范仲同他在一起。

唐大年與方圓率人在南城門，另外的幾員高幹們率人在各街道上巡視着單找官兵砍殺！

李老八把他的心中話傳給了各城門，原來他想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不能不做。

祇見這李老八肩上擱着刀，站在高處吼叫了。

「你們要出城，我放你們走，是大王的恩典，絕不出刀殺人，祇不過那個孫傳庭潛逃了，咱們不能輕易的放過這狗官！」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們出城，咱們要搜，要查，你們就慢慢的一個一個排隊走！」

他此言一出，大批百姓守規矩，立刻排成隊，等着開門出城了。

忽見幾十個農民軍抬過十幾口大空箱在城門口，這些人好像十分愉快的哈哈笑。

於是，城門大開，大批百姓排隊走過來，百姓們見幾十個擧刀的怒漢擺開架式好像要殺人的樣子，一個人嚇得腿肚子要扭筋直哆嗦！

農民軍排成兩行在搜「人」，眞實是搜金銀寶物！

祇見他們叫人打開背的包袱，逃難人背的當然是家當，家當也是金銀最多不過。

李老八看得一瞪眼，他吼問帶金銀的人：「你這麼多金呀，幹甚麼的？開金子店的？」

那人道：「大王，咱這是積了幾代的家產呀！」

李老八一聽，啪啪就是幾巴掌打過去！「幾代呀，那不是上百年歷史嗎？娘的，這麼多金銀你放存幾代，多麼的浪費呀，許多人在挨餓，你却有金銀存起來，娘的老皮，就是你們這些有銀子的人，天下才會亂七八糟的餓死人，對是不對？」

聽得挨打人直瞪眼，一時之間沒話說。

其實他有話也不敢多說，說多了怕挨刀。

李老八又是一聲吼：「金銀留下來，你可以走了。」

那人敢不走？走得快極了。

於是，輪到第二人，第三人……

怪了，有的人祇不過三幾兩銀子，李老八也施小惠……

「你這是逃難到外鄉？」

「是的，大王。」

「就這麼一點點銀子？」

「小的是窮人呀，窮人多年祇存了這點嘛！」

李老八忽的大聲叫：「再送他十兩銀子，叫他走！」

果然，兩錠銀子送在那人手上，看得別人也弄不懂這個大毛漢是在搞的甚麼名堂！

李老八就在這東城門下窮折騰，搞得有人叫他是好人，有人叫他是大壞蛋，當然，罵李老八壞蛋的人也祇能夠在心中罵！

等到人們走得差不多了，城門下放的幾口大箱子早已裝滿了金銀財寶，可也把大伙樂歪了！

不但他們樂歪了，另外三座城門的更是撫掌大笑，不少農民軍還叫着：「住在大城的人們眞有錢，一個個腦滿腸肥却改穿着破衣裳，娘的，老子一看便知道是有錢的。」

＊　＊　＊

天下有許多怪事會發生，而且江湖之上天天都會有怪事發生。

如今就開始發生了，祇見白天逃出城的人們，忽然之間又奔回來一大半，祇一看就知道是些細皮白肉的有錢人，他們又回來了。

餓了一頓就吃不消，他們不逃難了。

這批人擁到了城門下，大聲呼叫着：「開門啦！」

現在，守城的反而變成了農民軍，這才幾天，長安大城已變了天。

守城的農民軍不但在城上守，城下也有幾百人，這些人有一半曾是官兵，如今他們變成了農民軍，幹起來比農民軍還要農民軍！

這些人見逃出城的人又回來，火大了，圍上去就揍人，有的還開罵：「賤骨頭不是，爲甚麼去了又回頭？我看是欠揍！」

被打的人哀哀叫：「別打了，咱們回來也幹農民軍，跟定闖王打天下！」

這話不祇幾人叫，所有回來的人也大聲的吼叫：「跟着闖王打天下了！」

這就不能再打了，就快變成自己人了，還能再打自己的人嗎？

傳來一聲大笑，李老八愉快的喃喃道：「想逃走？走到天邊也得回頭！」

原來這李老八也是粗中有細的人物，這幾年跟李自成闖陝北，打天下，又見玄機子與何用的智慧高人一等，他便也明白用腦比用力更有效果。

他今天這麼一個小小計謀，不用再去挨家搶，便已是「人財兩得」了！

爲甚麼說是人財兩得？便是那些收了農民軍十兩銀子的人也歸來了，他們以爲農民軍是眞正的義軍呀！

李老八命人把財物送去巡撫衙門，李自成與玄機子何用三人在商議大事。

李老八愉快的走上前，他開口先是哈哈笑。

「哈……」

李自成道：「李將軍發財了？」

李老八等就是窮的才落草爲盜，聽了發財會高興。

李老八走上前，他先施禮，笑眯眯道：「大王，咱們不但有銀子，也有人馬了！」

於是，他把這半天幹的事向李自成報告，喜得李自成拍手叫起好來了。

玄機子還開玩笑的對李老八道：「憑你的智謀，祇怕不久就要搶走我的飯碗了！」

「哈……」

大伙都在高興，祇見那張翠山、別開東、唐大年等分別也抬了金銀箱袋走進衙門來，這是大喜功，李自成對玄機子道：「快，功勞簿上記他們幾人頭一功！」

就在這時候，忽見黃歧大夫走來。

李自成忙問道：「大夫，我的大力士怎麼樣了？」

原來大力士封存壽背上挨了刀，正由黃歧大夫爲大力士治療！

黃歧乃陝北老郎中，醫術高超，道：「大王，大個子皮粗肉厚，明日就能下地。」

李自成一聽，立刻又對玄機子道：「記下大夫的功勞，他治好了我身邊的大將，也是功勞。」

李自成這是「鄉下人穿加官衣——「窮擺譜」起來了。

他這是頭一回坐在巡撫衙門的大堂上，說他是沐猴而冠，絕非爲過。

要知他乃是小鐵匠出身，幾會想過有一天他會打坐在長安的巡撫大堂上呀！

他算老幾？

你別管他是老幾，如今他的人馬已超過了五萬人。

五萬人馬聽他李自成一人的，這種場面的出現，誰還會再去管他的甚麼出身？

有人說，皇帝不是天生的，但却需要有皇帝命！

李自成這時候就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皇帝命的徵兆，不信且看看，多少人聚在巡撫衙門外的大場子上，不停的高呼着四個大字。

「大王萬歲！」

這萬歲二字不是隨便叫人吼叫的，你如果沒有那個當大王的命，衆人一叫你頭痛，叫得久了會沒命！

李自成愉快，他不會頭痛，就這一點，就令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大爲佩服，信心增强，誓死效忠了！

大場子上呼叫「大王萬歲」之外，也傳出了歌聲。

那高吭的歌聲一起，所有農民軍都張大了嘴巴，敞開了喉門唱起來，興奮吶！

不但這兒衙門外唱，歌傳千里似的，不多久傳到了四方大街上，又傳到了城牆守軍，然後駐守城外的農民軍也大聲的唱起來了，而且唱得歷久不衰。

他們唱的甚麼歌，聽了就知道。

「天降神龍李自成，管吃管住往前衝，衝到老北京！

破城大伙有分紅，苛捐雜稅一掃空，衝到老北京！」

爲甚麼歌後又加上那麼一句？

這是玄機子的主意，不能盡是那四句歌詞，那歌詞聽了之後就知道是草莽口吻！

便是草莽口吻吧，也需有個目的，目的是甚麼？套句現代的口

吻，那叫政治口號！

這就是告訴大家，大伙打拚吧，將來就有希望打進北京城，每一個人都變成開國功臣！

這口號就嚇人了，明敞着造大明朝的反了！

這口號却又十分的吸引人，逃難災民個個滿腹怨恚之氣，誰不希望變天呀，早就想打到老北京了！

所以啦，這歌兒唱起來可雄壯了，刹時之間，長安城好像變成了大歌廳，祇差沒有那班吵死人不償命的大樂隊伴奏。

李自成下了一道草莽人物的命令！

命令說的是：「三天後是黃道吉日，全城準備張燈結彩，要比過新年還熱鬧七分，全城的人們都要出來大笑，那個不笑就叫他哭！」

這道命令一下達，不少人哭笑不得，當然沒有人願意哭……挨揍的人才會哭。

這就是場面，大伙都笑，這表示人們見長安變了天，心中高興。

李自成下命令，他叫他的新舊人馬在這三天之內要與民同樂！

每個人要把刀收起來，三天之內不動刀，這三天之內有酒喝，這又表示出人民愛農民軍的表現，這又叫軍愛民民敬軍，大家原是一家人！

李自成身邊的兩位軍師可也在策劃着。

玄機子坐在何用的對面，師爺的班房客間，就聽何用道：「道友，你想想，怎麼才是正統國號？」

玄機子道：「這國號一傳出去，咱們就要同官兵們血拚到底了！」

何用道：「咱們已決心殺進老北京了！」

玄機子道：「關外的人馬不能忽視，還有個能征慣戰的洪承疇，這都是大敵！」

何用道：「就因爲這樣，咱們應及早宣佈呀！」

玄機子道：「還有呢，那個張獻忠，他已在四川那面宣佈了！」

何用道：「大西國王張獻忠？」

玄機子道：「張獻忠宣佈獨立爲王，已引得幾路官兵圍去了！」

何用道：「咱們就在這個空檔，也宣佈大王爲國王，以長安爲國都呀！」

玄機子道：「咱們建議大王當甚麼國王呢？」

何用一笑，道：「道友，我以爲不如叫個大順國吧，你看怎麼樣？」

「大順國王？」

「大順農民軍。」

這二人相對一聲哈哈大笑，玄機子撫掌道：「對，就叫大順國王吧，哈……」

何用道：「走，且去向大王……不，應改口稱大王爲大順國王報告去！」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相偕的走向巡撫衙門後堂來了。

他二人這是建議李自成，三天之後要登大寶，當大順國王了。

＊　＊　＊

李自成的懷中坐着個俏女人，這女人還把大肚子挺起來，用手拉着李自成一手。

李自成哈哈笑，他的手放在一個鼓鼓的圓又白，光又滑的肚皮上。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李自成十分輕柔的摸着！

這女子正是齊玉兒，她這幾個月很會在李自成的面前撒嬌，當然令李自成很是高興。

齊玉兒心中明白一件事，李自成酷想有自己的娃兒，幾乎想得快瘋了！

齊玉兒現在要李自成高興，她盡量的做到叫李自成一點兒也不懷疑她已愛上了李自成。

齊玉兒最後的目的却是要李自成發瘋！

她正按步就班一步一步的在做下去。

齊玉兒早已學會如何侍候李自成了，她雖然懷了身孕變成大肚子女人，却更加的着意打扮，看上去她另有一番海棠風味。

就在這巡撫衙門內堂裏，齊玉兒仍然要想盡辦法滿足李自成的慾念！

齊玉兒不能再像一般婦女一樣的仰面身子躺着等李自成壓在她身上，而是爬在床沿翹起了雪白滑圓的屁股侍候着這位大王幹，那樣，她是又保險又舒服！

李自成滿意得不得了，這時候甚麼樣的女子他也不會去要了。

李自成也明白，齊玉兒的肚子裏是兩個小娃兒，眼看着就要出世了，自己的慾火那得壓一壓，別驚動了肚子裏的小東西。

齊玉兒的這種姿式是何人指點？當然是黃歧大夫他老人家的授意。

老人家心中明白，他這是獅虎同住，如果齊玉兒有甚麼三長兩短的，便是李大王惹的禍，他老人家也脫不了干係！爲甚麼他不早指點？

長安城中熱鬧的三天三夜在狂歡，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却在暗中策劃着如何立王建國之事。

就在第四天午時未到，忽有人傳來消息，消息有些令人不愉快。

傳來消息的人不是別人，飛毛腿萬里是也！

原來這萬里已在農民軍中選出

十名兩腿走路快的人物，組成了一個命名爲通信班的小隊，這萬里自任小隊長，專門爲各路人馬傳遞消息。

那種年頭，兩地通消息，全靠兩條腿，當然也有驛站，那是官方的。

李自成號稱闖王，今天在此，明天人馬又拉向別處掠奪，驛站對他們不重要，飛毛腿卻是必要的。

萬里一頭闖進衙門裏，他找到了玄機子與何用！

玄機子見萬里奔來，就知道有問題要發生了。

「萬隊長，何事如此驚慌！」

萬里上前打個千，道：「果然探出來了，那孫傳庭逃出了長安城！」

何用道：「逃往何地？」

萬里道：「東奔華陰，他的部隊在華陰與渭南潼關還有兩萬人馬！」

玄機子道：「有何蠢動？」

萬里道：「有，配合武功寶雞人馬一萬人，準備東西挾擊長安了！」

何用道：「才不過四天光景，這老小子又聚了他在陝北人馬成氣候了！」

玄機子道：「咱們一個不小心上了當，縱虎歸山，這是後患，後患不除，如何立王？」

何用道：「道友有何妙策？」

「有！」

何用道：「請說！」

玄機子道：「我與大王率領着人馬往東殺，與孫傳庭決戰於渭南，道友率你們神木縣人馬往西殺去，堵住從寶雞與武功的官兵，我們這是分頭痛擊，肅清秦川，然後再回轉長安擁大王登基！」

何用道：「也是我心中想的計策！」

萬里道：「行動要快呀！」

他報告完畢便又走了。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立刻往內衙走去，他們這是去向李自成報告了。

二人就快走到內衙了，圓門口幾個大個子女人阻住二人的去路，有個大腳女人比手劃腳不開口！

玄機子道：「做甚麼？」

另一女子低聲道：「大王正在，正在……」

何用哈的一笑，道：「是不是同夫人在！」

幾個女人齊點頭，不料正在這時候，李老八闖來了，他邊叫道：「兩位先生也在呀！」

何用示意李老八小聲，但李老八偏大聲。

「軍情緊急呀，不能等下去，快叫大王。」

他自認是元老幹部，說出話來不考慮，但李自成已聽到了，他正在與齊玉兒如膠似漆的黏在一起，這時候也不得不草草了事，引得齊玉兒嬌嗔不已。

李自成在內堂大聲道：「各位在中軍堂上等着我，我隨後就到！」

李自成的話已交代過，但李老八仍然大聲道：「大王呀，快來呀，要玩隨時都可以！」

齊玉兒聽得更火，拿我齊玉兒當玩物呀，這傢伙太可惡，早晚找機會幹掉他！

李自成不知道齊玉兒心中想的是甚麼，他用力的吻了齊玉兒，穿了衣裳再拿金刀，哈哈笑着走出去！

李自成走進大廳上剛坐定，玄機子也未出聲，李老八已迫不及待的道：「大王，快出兵吧，東西兩邊有人馬往長安過開來了。」

李自成道：「甚麼樣的官兵？」

李老八道：「還不是逃走的那個孫傳庭的人馬！」

「孫傳庭果然逃了！」

這時候玄機子才開口，道：「萬里的通信小隊報來消息，孫傳庭逃走了，他祇一逃出，便命令他的三邊人馬，全力撲向長安來。」

李自成道：「先生，咱們有何妙計？」

玄機子道：「屬下已與何道友商議過，由何道友率領神木縣的人馬，另加上一萬人前往西，去擊由寶雞武功那面來的官兵！」

李自成忙問何用，道：「可以嗎？」

何用道：「屬下以爲應不成問題，大王放心！」

李自成道：「好，就辛苦你們！」

何用道：「屬下這就前往調兵遣將了！」

李自成再問玄機子，道：「對付東邊來的官兵，先生以爲何人前往？」

玄機子道：「大王可率人馬兩萬，由別開東、范沖、唐大年、方圓等一同前往，屬下陪同一起去！」

忽聽李老八吼道：「不好！」

玄機子道：「李將軍有高見？」

李老八道：「咱們已拿下長安城，這才幾天呀，應當有大王坐鎮此地，至於征戰，應由咱們出刀，又何必勞動大王親征！」

說着，他對李自成又道：「大王不去，我去就行了！」

玄機子一聽，想了一下，道：「如此也行，長安已將是我們建立大順國的都城了，就由大王在此坐鎮。」

李自成道：「你們既然如此說，我就聽你們的，我等你們的捷

報了，哈……」

玄機子卻又對李老八道：「李將軍不能去！」

「爲甚麼？」

「長安城需要你同張翠山將軍與一干同志以及降將官兵們聯合防守，這個任務十分的重要。」

一聽，李老八就點頭了。

「好，好，咱們留下來守城，可是，你們去的人可千萬要拚殺，一舉殺光孫傳庭的人馬，下一步就打進北京去，休忘了，咱們大伙等你教的軍歌，要衝進老北京的！」

「哈……」玄機子笑了，道：「打進老北京，那可是早晚的事，將軍安啦！」

李自成一聽，心中那份高興就別提了！

於是，軍事會議就這麼決定了，那五萬多農民軍由玄機子加以整編調度，當天夜裡分別出發了。

＊　＊　＊

孫傳庭冒充老百姓，只有七個近衛換了老百姓衣裳保護着孫大人逃出了長安城。

他們出了東門往東奔，連夜到了渭南，正遇上關緊城門緊張的守着渭南的偏將包千戈。

姓包的是個有功夫的人物，聽說也曾習過五台刀法，只是當他走入官場之後，反而膽子小多了。

其實明末有幾個能征慣戰的將才，實在不多，這其中左良玉也是怕死之輩。

左良玉如果有種，他剿了白于山之後就應回師陝北，與孫傳庭的人馬挾擊李自成與張獻忠二賊，只怕李自成的人馬早潰散了。

現在，孫傳庭帶着七個武士來到了渭南城下，孫傳庭是又餓又累身上還有刀傷。

八人幾乎是跌跌撞撞的到了城門下，有個武士大聲往城門樓上呼叫：「開門，快開門！」

城門樓上有守軍，守軍也是孫傳庭的人馬。

巡撫孫傳庭駐守長安城，他的三邊人馬分別是在北西東三面，這三邊人馬已失了北面，陝北已是天下大亂，長安也失守，他狼狽到了自己的防地。

不料城上有人叱吼：「幹甚麼的？」

那武士一聽火大了，他回罵：「瞎了兒的狗眼不是，不認得大人了。」

城上的人也不含糊，回叱道：「甚麼大人小人的，咱們守城有責任，喂，你們是誰，難道想詐開城門呀，小心送你們幾支箭。」

那武士大怒：「看清楚了，孫大人在此，還不快叫包偏將出來迎接大人進城。」

城上那人仰天一笑：「哈，孫大人，孫大人早已命歸西天了！」

「誰說的！」

「從長安城逃出來的百姓們說的。」

「放屁，孫大人在此，你是瞎了呀！」

「去你娘的，流賊的那些花招我聽多了，甚麼樣的陰謀詭詐，欺騙偷拿、姦殺擄掠，哼，我聽得多了，你們幾個少來！」

「你！」

「我怎樣？化個裝來騙城呀，爺們不上當，孫大人是爲國犧牲了，可是還有咱們在，要是孫大人前來，怎不見騎馬穿官服呀！」

「你可惡呀！」

城上那人忽的一聲吼：「射死他們！」

立刻之間，從城上射下一排箭，幾乎射中城外的孫傳庭八人。

孫傳庭退出一箭地，他深深嘆口氣。

那武士道：「待屬下衝上前去，設法殺了那人。」

孫傳庭忙搖手，道：「不，此人無罪！」

「大人，你是說……」

孫傳庭道：「守城之人總是小心爲上策，這人很小心，所以他不但無罪，還有功！」他頓了一下，又道：「只有投降流賊的人有罪。」

指指城上，孫傳庭又道：「拿我的官方印旗，再過去叫城！」

那武士接過孫傳庭「唯一家當」——印旗托在手上，他厲烈的高舉過頂，走到了城門前，大聲吼道：「城上的人，你們看清楚了，這是咱們大人的印旗在此，還不快叫包千戈出城來迎接大人進城，晚了，貽誤軍機，砍你的人頭。」

忽聽城上有人大吼：「不好了，果然孫大人爲朝廷捐軀死在長安城了，看吶，他們這是利用大人的印旗前來騙咱們開城了。」

那武士一聽下，幾乎氣結，正欲開口叱吼，忽聽城上大叫：「射死他，奪回孫大人的印旗。」

立刻之間，城上亂箭齊發，拿印信的武士被箭射得左閃右躲，還是退了回來。

孫傳庭也覺太過份了，這是不問青紅皂白了。

他對身邊的人道：「走，把包千戈叫上城頭，我問包千戈幾句話！」

「大人，他們射箭！」

孫傳庭道：「叫包千戈，他們就不射了！」

於是，八個人又走近城門，但距離却保持在安全地方，以免中箭。

「告訴他們，叫包千戈上城樓答話。」

那武士開口大叫：「快叫包干

戈包偏將上城答話。」

城上那軍官冷冷道：「包大人有交代，小心賊子來詐城，他忙的在巡城，再想多說，射死你們。」

那武士道：「天快黑了，你這頭猪……」

「射，聽聽，賊子的本來面目出現了，射！」

又是一批射下來，逼得孫傳庭八人躲閃不已。

就在這時候，忽聽城上有人大叫：「大人來了，大人上城來了！」

「甚麼事情，老遠就聽你們大吼小叫的，李自成來了不是？」

「是呀，城外面來了八個打扮成老百姓的流賊，要咱們開門，我就是不上當。」

有個粗壯的大漢，身穿戰袍到了城上面，他只聽了報告，便叱道：「你不會叫他們去撞關呀，在此吵甚麼！」

那人一聽也低頭，還是包大人有頭腦。

來人可不正是渭南守將包干戈還會是誰。

姓包的低頭城外看，他看得一瞪眼，有人報告，孫大人已死在長安城中了，這幾人膽敢冒充孫大人，莫非以爲我包大人不知道呀！

「喂，你們好大狗膽，前來詐城不是！」

城外的孫傳庭一聽就知道是包干戈，他冷冷的回過身來看城上，只可惜天黑了一大半，看不清。

孫傳庭終於開口了：「干戈，還不下城來！」

城上的包干戈一怔，吼道：「好傢伙，眞有一套，詐術不成來唬的呀！」

「干戈，聽不出本大人的聲音嗎？」

「有那麼一點像！」他對身邊的人吩咐：「抛下去一支火把，叫他們把火舉在那人面前，我好看個清楚，是不是大人。」

有人急道：「來的災民言及，孫大人死了呀！」

包干戈道：「耳聽爲虛，眼見爲實！」他手指城下，又道：「抛支火把下去！」

「呼」的一聲，一支火把抛到了城下面，那武士急忙拾起來，他大叫：「抛個火把幹甚麼！」

包干戈在城上大叫：「把火把放在那人的面前，是不是孫撫台，我一看就知道。」

武士立刻把火把移在孫傳庭的臉皮前，差一點燎了孫傳庭白臉上的山羊鬍子。

武士大聲，道：「看，看清楚了，是不是大人，你姓包的應該知道。」

城上的包干戈叫道：「移開一些，我才看得準。」

他不但要看清楚，還要認得準。

那衛士再把火把放在孫傳庭的臉前左右移，上下移，孫傳庭氣得幾乎要砍人了。

忽聽城上的包干戈大叫：「快，快開城門迎大人，你合這批狗雜碎，可怎麼得了喲！」

包干戈叫着，當先往城下奔去。

他這麼一吼叫，城上的那位軍爺吃一驚，心想：「我完了，等會巡撫大人進城來，肯定要砍了我。」

這人有點小聰明，天黑也跟着下了城，可是城門一開之後，他閃入黑暗中不見了。不見就是逃走了，他不會等着挨刀的。

包干戈走出城外，身後跟了二十人，只見他迎上了落難的孫傳庭八人。

那孫傳庭見了包干戈，他嘆口氣，道：「干戈，賊勢太盛了呀！」

包干戈道：「大人受驚了。」走到城門下，孫大人吩咐道：「干戈，你那位守城官很負責，快快先賞他十兩銀子。」

包干戈點頭，道：「屬下立刻照辦。」

辦甚麼，人都已經逃了，還辦甚麼賞。

* * *

孫傳庭坐鎮在渭南城，連夜調動人馬，只因爲他的防區太重要了，一旦土崩瓦解，李自成的農民軍就會指向北京城，老北京就危機了。

孫傳庭把潼關以西的部隊集中了近兩萬人，他預估，長安城西邊由寶雞與武功直到咸陽，也能有一萬八千人，兩路人馬應足以打垮那些毫無組織與訓練的流寇們。

孫傳庭的設想，一般而言是對的。

但那是平常時期，如今天下大亂了。

如今災民們爲了塡飽肚子而拚命，甚麼訓練也不管用了，一旦拚上老命，誰怕誰呀！

反過來而言，天下人人有飯吃，而且吃得好穿得好，口袋又有幾個零花的，你叫他造反也難了，好好日子不過，去找挨刀呀，那是猪幹的事。

人當然比猪聰明多了，是人也都知道屎香屁臭，明辨是非，如今甚麼天下大亂？內憂外患？還不就是天災與人禍夾纏得人們走頭無路了。

明末人們只知有兩大寇，一爲流寇另一爲倭寇。

其實還有個最大的敵在關外，關外的八旗人馬合建了個大清國，

長城外面連年打，而且打得凶殘，比之東洋倭寇掠沿海可大多了。

當然啦，明末的太監專橫，西廠與東廠的番子們橫行朝綱，也是大明氣數將盡的惡果之一。

孫傳庭心中明白，可是他却難以有所作爲。

他如今集中兵力準備一搏，那是武官的義氣，都不打仗怎麼得了。

* * *

寶雞與武功的孫兵團，一共拉了一萬五千人，如今已接近了咸陽，就在渭河岸安營紮寨，等候上峯的命令了。

率領這批人馬的一共是兩位總兵。

寶雞總兵于光川，原是武狀元出身，一根銀槍了得，舞起來就是滿天星。

武功的總兵叫成永光，舞得一手雙刀能潑水不漏。

孫傳庭的人馬本打算圍緊了長安城，然後一擧消滅李自成這批流寇，豈料李自成早得了消息，由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分別率領人馬及時迎上了東西兩路趕來的孫傳庭人馬，從人數上觀察，雙方似乎是旗鼓相當。

* * *

這是個月黑風高之夜，雙方人馬却更形緊張起來。

先是，玄機子這批農民軍，駐紮在渭河西面，隔河便是孫傳庭的人馬一大片。

玄機子命令別開東的人馬三千人，隔着河岸唱起歌兒來，當然唱的還是那首歌。

他們也只會唱那一首衝往老北京的歌。

別以爲一首歌，那可足以提高己方士氣，擊落敵人鬥志的歌。

唱就唱，還整夜的唱，不休息了。

玄機子是智者，他在渭河也施法，寒冷的冬天呀，渭河上一片大霧，灰濛濛中，他暗自把方圓找來，命方圓的三千人馬移到東方河渡口，那兒距離渭南不過十八里。

「方將軍，你的任務最重要。」

「先生吩咐！」

「聽到戰鼓聲，雙方廝殺的時候，你的人馬趕快過渡口去奪取渭南城，越快越好！」

方圓道：「這是暗渡陳倉之計。」

玄機子道：「後人不忘前人之師，咱們有許多手段，都是先人留下的高招。」

方圓道：「先生，雙方何時開打？」

玄機子道：「我們等，等他們先動手。」

方圓道：「我這就率人動身了。」

「去吧，夜行軍忌聲音，別被人發覺了。」

方圓走了，他帶領三千人馬往東潛去，心中明白，這一回要徹底擊垮孫傳庭的三邊人馬，他去奪取渭南城，便是等着孫傳庭的人馬打了敗仗回頭撤退的時候，迫使孫傳庭無處可逃。

任務重大，方圓以耳語把密令傳達下去，果然，他的三千人馬神不知鬼不覺的開往渡口去了！

* * *

寒風瑟瑟，戰鼓咚咚，渭河兩岸熱鬧了。

一邊是歌聲不斷的唱，萬人大合唱，唱得對岸人心慌慌沒好睡。

另一邊却是因爲孫傳庭火大了，找來擊鼓手，他命令打戰鼓的用力敲，徹夜的敲打着，想也知道，這一段的河岸如何會平靜。

雙方這是未開戰，先就在心機之上交手了。

玄機子哈哈笑，只見孫大寶、唐大年、石九子、范冲、別開東分別走過來。

別開東道：「先生，何時開打？」

玄機子道：「不急。」

唐大年道：「先生，咱們士氣正盛，等在河邊受那風霜之苦，不好吧！」

玄機子道：「無妨。」

方圓的人馬拉走三千，石九子問道：「方圓去了那裡呀，不吭不聲的走了。」

一笑，玄機子道：「我告訴各位將軍，我命方將軍去奪取渭南城，時間越等得久，方將軍越有機會，等到有消息傳來，方將軍已奪了渭南城，孫傳庭就是不打來，我也會下令攻擊他們。」

幾人一聽，原來還有一招，都笑了。

唐大年道：「先生妙計，先生高明。」

范冲道：「先生亞賽三國的孔明呀！」

玄機子搖頭一笑，道：「回去把兩耳塞起來，能睡就大睡一場，只不過這歌聲是不能斷。」

幾個人愉快的走回各自人馬隊中去了。

* * *

孫傳庭恨死李自成了。

李自成是甚麼玩意兒，一個小鐵匠出身，怎能同他孫傳庭比高低。

孫傳庭忿怒的率人再回師，但他不吉利，先是在城中受了驚嚇，後又連夜冒風寒去渭南，又飢又餓的他這個年紀受不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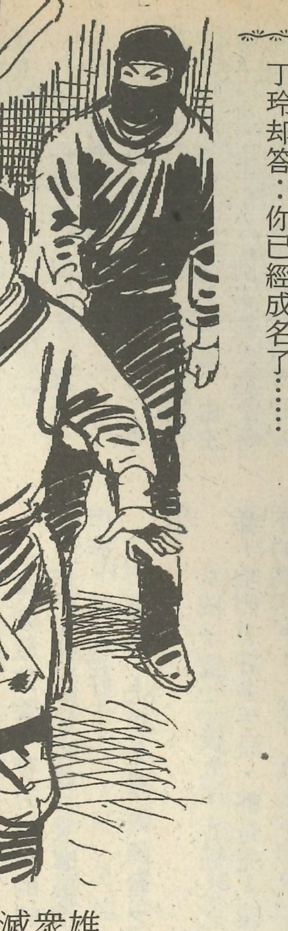
孫傳庭在軍帳之中發了高燒，這可怎麼辦！

（未完・廿一）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　龍　生・文
可　　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衆梟雄手按各人要穴，互相脅制，丁炎山則乘機欲施展「寒陰氣功」這鬼王谷的絕招傷徐元平，恰好「白線娘」適時竄到查子清脚下，局勢立刻扭轉……易天行請宗濤中立，他則一人獨鬥二谷二堡的首腦，結果均各受傷，此際解開穴道的拂花公子前來，易天行用蟻語吩咐他……徐元平詢問宗濤該幫哪一方，丁玲却答：你已經成名了……





偽裝受傷拖時間　居心惡毒滅衆雄

丁玲淡然一笑，道：「乾爹話雖說得不錯，但以毒攻毒，終非善策，一旦武林中均勢失去，禍亂、劫殺，必將接踵而至。」

宗濤說道：「但目下武林之中，尚沒有一個能代易天行保持均勢之人。」

兩人談話之時，徐元平一直站在旁邊靜聽，默然不語，心中却在想着宗濤那句：目下還無人能代易天行維持武林均勢之人……

忽然傳過來一聲悶哼。

徐元平抬頭望去，祇見金老二連退了四五步，才站穩了身子，不覺一皺眉頭，縱身一躍，落在金老二身側，低聲問道：「叔叔受了傷麼？」

金老二還未來及答話，查玉已搶先說道：「兄弟失手擊中了金老前輩一拳。」說完，抱拳一揖。

徐元平舉手一揮，算是還了查玉一禮，目光却投注在金老二的身上，說道：「叔叔，傷得很重麼？」

金老二道：「還好……」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易天行，我如讓別人代我抵擋丁炎山五十招，算不算數？」

這時，易天行已被丁炎山拳脚交集的攻勢，迫得險象橫生，但他始終雙掌相合，不肯還手，聽得金老二喝叫之言，微笑答道：「你膽敢直呼我的名字了……」他身軀疾轉，避讓過丁炎山兩拳，說道：「好吧！我既存心讓你自由，不論由誰出手，都是一樣，祇要能夠擋得丁炎山五十招就算。」

金老二目注徐元平道：「平兒，快去接下丁炎山五十招。」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甚麼？叔叔可是要我去幫助易天行麼？」

金老二道：「不要你幫他，祇要代他抵擋了丁炎山五十招，就立時撤退回來。」

徐元平看他滿臉慌急之色，不再多問，縱身一躍，落到易天行身側，左掌一揮，接下丁炎山的攻勢。

丁炎山怒道：「你要和老夫動手麼？」

徐元平道：「我要擋你五十招。」

丁炎山怒道：「那你就試試吧！」舉手一掌，疾劈過去。

徐元平舉手一封，把他掌勢逼開，但却不肯還手。

丁炎山初攻幾招，還擔心他出手還擊，攻了幾招之後，看他不肯還手，膽子大了起來，放手而攻，招式極盡辛辣。

徐元平施展「斬脈突穴」的手法，迫得他常把攻出的招式半途收回，但他却一直不肯還擊一掌一

指。

丁炎山狠攻了三十招後，心中突然害怕起來，停下手，倒躍而退，冷說道：「你爲甚麼不還手呢？」

原來他發現徐元平封擋自己攻勢的掌指中，無一不是兼具着凌厲辛辣的攻勢，他雖然適時收回，蓄勢不發，但丁炎山却不能不顧慮到他可能趁勢擊出，心理上却要準備破解之法。

這麼一來，他雖無驚險之際，但却有着心理上的不安，三十招後，心理上的防線先行崩潰，因爲徐元平招招蓄勢不發，愈是令他感覺還擊之勢的可怕。

徐元平淡淡答道：「我已事先說明，接你五十招的攻勢。」

丁炎山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肯要你一個黃毛小兒相讓。」

徐元平劍眉一聳，怒聲喝道：「你先把餘下的二十招攻完，我再還手不遲。」

丁炎山暗中運集「寒陰氣功」，準備施出二十四招「玄陰鬼爪」，一舉把徐元平傷在掌下。徐元平看他臉色突然變成一片鐵青，全身肌膚似乎也向裏面深陷很多，也不禁提高了警覺，暗自運功戒備。

丁炎山運足「寒陰氣功」之後，陰惻惻的一笑，道：「你自己不肯還手，傷在我的手下，可就別怪我了。」

徐元平這幾個月來，耳聞目睹，江湖閱歷大增，冷笑一聲，道：「你不用出言激我，我既然說不還手，不論你用甚麼武功，我絕不還手就是。」

丁炎山心中暗喜，忖道：我這「寒陰氣功」和二十四招「玄陰鬼爪」，乃我們鬼王谷中絕藝，除了被人搶去先機，迫我無法施展出手之外，一施出手，武功再高，也不易招架，你這小子不還手，豈不是自已找死。

站在身後的丁玲，却已看出情形不對，知道丁炎山殺機已起，已運集「寒陰氣功」，準備施展二十四招「玄陰鬼爪」，不禁粉臉變色，低聲叫道：「三叔叔……」

丁炎山冷哼一聲，回頭接道：「甚麼事？」

丁玲道：「你要施展咱們鬼王谷中絕技『玄陰鬼爪』麼？」

丁炎山怒道：「誰要妳丫頭多口，還不給我退下？」

丁玲道：「爹爹曾經三令五申，不到生死交關，不許施出『玄陰鬼爪』，以免把咱們鬼王谷中絕技洩露於江湖之上，叔叔如若今日施展此技，爹爹知道了，祇怕心中不樂。」

丁炎山知道她有意透露給徐元平聽，好讓他早些防備，心中忿怒至極，冷笑一聲，道：「好啊！妳連叔叔也敢出賣了，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丁玲道：「玲兒言出衷誠，用心極善，叔叔不肯相信，那就沒有法子了。」

丁炎山心知她再說下去，洩露的隱秘也就更多，轉過頭來，不理丁玲，却高聲對徐元平說道：「我們鬼王谷二十四招『玄陰鬼爪』，江湖上能夠抵擋之人難有幾個，老夫在未動手前，再給你個機會，現在你說還手，時還未晚。」

徐元平豪氣凌雲的大笑道：「我如傷在你的手中，祇怪我學藝不精，不過二十招後，我就不受此約所束。」

丁炎山道：「你如能撐得過二十招，在下就甘心認敗服輸。」

徐元平道：「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但如你敗在我手下之後，要答應我一件相求之事。」

丁炎山充滿着自信之心，徐元平如不還手，難以走上十招，也不思索，隨口應道：「如我敗在你的手下，自當甘心受遣。」

徐元平道：「好，那就出手吧！」

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黯然歎息一聲，忖道：你這不是找死麼！你縱然還手，祇怕也難擋得我們這鬼王谷中絕藝，何況你不還手……

「神丐」宗濤似已看出了丁玲感情之重，哈哈一笑道：「妳不用替他擔心，丁炎山絕然傷不了他。」

他自從在水牢中得徐元平口傳不少武功眞訣之後，已知眼下這一個少年人身負着曠世絕技，是以，對他充滿着信心。

丁炎山料定對方在十招內不死必傷，故示大方的笑道：「你要留心了，老夫就要出手。」

徐元平深深吸一口氣，抱元守一，答道：「儘管請啊！」

丁炎山左手一揚，五指半屈半伸，疾向徐元平前胸抓去。

這一招來勢兇惡，掌勢剛出，徐元平已覺出一股陰寒之氣直逼上來。

徐元平右手一揮，幻起一片掌影，封住了丁炎山的攻勢，暗暗忖道：我不能還手，他沒了後顧之憂，攻勢自是更爲兇猛……

忖思之間，丁炎山已施展開二十四招「玄陰鬼爪」，但見滿天指影，挾着縷縷冷風，罩了下來。

這時站在旁邊觀戰的丁玲、宗濤，都已看出有點不對，原來徐元平已被丁炎山雙手舞起的指影罩住。

丁玲望了宗濤一眼，抱怨的說道：「我說他抵擋不住嗎！你偏不信，現在你信了吧？」

宗濤道：「丁炎山已經攻出十招，祇要他再撐十招，就可以還手了。」

丁玲道：「我雖不會『玄陰鬼爪』，但却知道那二十四招是一氣呵成之學，如果我叔叔十招不肯停手呢？」

宗濤道：「老叫化兩隻手沒端豆腐，丁炎山如再不停手，老叫化立時出手。」他口中雖然說得豪氣凌雲，但心中却很明白，如若徐元平眞的傷在丁炎山的「玄陰鬼爪」之下，自己上去，也是白搭。

忽聽徐元平大聲喝道：「二十招已過，在下可要還手了！」揚手劈出一掌。

一股疾猛的暗勁直衝而起，撞破了那環繞滿身的指影，飛身躍落一丈開外。

丁炎山似是被徐元平這强猛的一掌所震懾，竟然不再追擊。

「神丐」宗濤高聲叫道：「丁老三，那二十四招『玄陰鬼爪』不錯，祇是鬼氣太重了，看來不像是活人施用的武功。」暗中却留神向徐元平望去。祇見他臉色蒼白，嘴唇微微發青，似是剛從冰窖之中出來的人一樣，心頭暗暗驚駭，忖道：想不到「玄陰鬼爪」竟是如此厲害。

丁玲望了叔叔一眼，又轉臉看了徐元平，低聲向宗濤說道：「乾爹，我求你一件事好麼？」

宗濤怔了一怔，道：「那定然是異常困難了，要不然妳也不會這般相求老叫化了？」

丁玲凄涼一笑，低聲說道：「我叔叔雖然對我不好，但他畢竟是我長輩。」

宗濤微微一笑，道：「妳可是要叫老叫化勸阻徐元平，不要傷害他麼？」

丁玲道：「他和徐相公已鬥得兩敗俱傷了。」

宗濤奇道：「怎麼？丁炎山也受了傷？」

丁玲道：「不錯，但他運集的『寒陰氣功』未散，很難看得出來。」

宗濤道：「想不到老叫化走了幾十年江湖，如今竟然看走了眼，他傷得很重麼？」

丁玲道：「比起徐相公祇重不輕。」

忽聽金老二高聲說道：「易天行，我已兌現了抵擋丁炎山五十招的諾言，你相許替我解去附骨毒針之諾，不知道還算不算？」

易天行啟目微笑道：「我許過的諾言，幾時改變過了，你過來吧，先讓我點你幾處穴道。」金老二依然行了過去。

徐元平道：「人心難測，他如何能信得過呢？」

易天行道：「如若我點不了他的穴道，金老二的附骨毒針，就永遠無法取出來了。」

徐元平怔了一怔，忖道：「這話倒是不錯……」

正忖思間，忽聽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抬頭望去，祇見幾十條人影疾奔而來，快如流星趕月一般，眨眼之間，已到了羣豪停身之處。

當先一人，正是拂花公子。

他身後跟着一羣高矮不等之人，這羣人有老有少，一個個背插兵刃。

金老二臉色一變，揮手叫道：「平兒，你快些走啦，不用管我了。」

這時，宗濤也看出了局勢不對，大步走了過來。

易天行回目一掠拂花公子，目光又轉投到場中羣豪身上，微笑不語。

拂花公子帶領之人到達之後，一個個肅容而立，似是在等待命令。

金老二一面揮手，一面高聲叫道：「諸位快些走吧！再晚了，想走也走不了啦！」

他身上三處穴道被點，已難行動，除了手臂可以揮舞之下，身子却站不起來。

就在金老二喝叫餘音飄盪之際，四面步履之聲已紛至沓來，傳入耳際。

徐元平轉目四顧，祇見四面八方湧現出幾十個人來。

正北方，是六個身着白衣，手執短劍的小童，六人身後，站着四個五十歲上下的老人，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把蛇頭拐杖。

此外，東、南、西三方，各站着十二個全身黑衣，連頭帶臉蒙着黑布的怪人，祇露兩隻眼睛，目光閃閃的注視場中羣豪。

這些怪異的裝束，立時把這荒涼的山野襯托得恐怖起來。

祇聽丁玲大聲叫道：「乾爹，快些幫助楊文堯回復功力……」

宗濤微微一怔，舉手按在楊文堯背心之上，暗提眞氣，立時有一股熱流攻入楊文堯「命門穴」中。

楊文堯本已經運氣調息了很久，再經宗濤提聚眞氣相助，立時眞氣通達四肢，暢行全身，一啟雙目，說道：「多謝宗兄相助。」

宗濤冷哼一聲，大步向冷公霄走了過去。

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道：「你也別閒着呀！幫助查子清和我叔叔恢復功力，他們多恢復一分功力，咱們就多上一分生機。」

徐元平心中甚似不願，但却又不忍拒絕丁玲，皺了皺眉頭，緩步走了過去，舉手一掌，按在丁炎山後背「命門穴」上。

丁炎山運集「寒陰氣功」施出二十四招「玄陰鬼爪」，本想把徐元平傷在手下，哪知徐元平自生死玄關通後，已逐漸把慧空轉納的眞元之氣吸歸經脈，和本身眞氣相合，功力突然大增，水牢一月中，又勤修慧空相授的佛門上乘內功，不論手法、內勁，均有了驚人的進境。

丁炎山施展「玄陰鬼爪」時，挾帶着絕毒的「寒陰氣功」，徐元平難擋那寒毒之氣，不自覺運氣相抗，全身滿佈了一層眞氣，含蘊了極强的反震之力。丁炎山一用出「寒陰氣功」，必有極强反震之力彈回，徐元平雖然二十招沒有還手，但丁炎山却絲毫沒有佔到便宜，丁炎山二十招攻完，本身受到了極重的內傷，徐元平雖也被那攻身寒毒所傷，但他因有眞氣護身，寒毒難侵內腑，略一運息，立時復元，丁炎山却是內傷慘重，大有難再支撐之感。

徐元平眞氣充沛，手掌一觸他背後「命門穴」，立時有一股極强的熱流攻入體內，徹經脈奔行全身。

丁炎山心知這是他唯一能夠短時療癒內傷的機會了，當下强提眞氣，運行相和。

但仍然等上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才把本身眞氣，和徐元平攻入體內眞氣相和一起。

徐元平缺乏經驗，覺得丁炎山毫無反應，立時綿綿不絕的運氣攻入，待丁炎山和攻入體內眞氣接和一起時，徐元平已累得汗流浹背。

這一陣工夫，宗濤也不惜消耗眞氣，連續幫助冷公霄、查子清，提前恢復了功力。

易天行一直冷眼旁觀，靜靜相待，拂花公子幾次要借機下手，都被易天行攔住。

直待楊文堯、查子清、丁炎山、冷公霄等都恢復了功力，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各位功力都恢復了麼？哪位沒有恢復，不妨說將出來，兄弟還可再等待一些時光。」

這時，宗濤和徐元平倒是累得滿頭汗水，靜站一側，運氣調息。

楊文堯緩緩舉步而行，神態鎭靜，若無其事，一面流目打量四週的景物，行至金老二身側，突然揮動右手，解了他的穴道。

易天行雙眉一聳，遙發一掌，劈了過來。

楊文堯似是忽然間愛惜起金老二的生命來，連跨兩步，擋在金老二的身前，右掌一揮，接了易天行一記「劈空掌力」，口中却急對金老二道：「金兄快請退到宗兄等停身之處。」

金老二依言轉過身去，奔到宗濤身旁。

易天行被擋開一掌之後，也未再出手搶攻，楊文堯也借機退了回來。

查子清、冷公霄、丁炎山等，未待楊文堯出言招呼，也退到宗濤左近，每人站了一個方位，擺出拒敵的形勢。

羣豪都以宗濤爲中心，排成一個圓陣，唯獨徐元平被丟在兩丈左右之處，孤零零的一個人閉目而立。

丁玲星目流動，環掃了四週一眼，祇見四面環伺的强敵，都已經拔出兵刃，祇要易天行一聲令下，立時將以排山倒海之勢一擁而上，徐元平孤獨的單站一處，祇怕難拒那四面環迫的猛攻，何况他還正在運氣調息，無力迎敵……

祇聽楊文堯低聲說道：「金兄可知道那些身着黑衣的人，懷中金筒藏的是甚麼兵刃麼？」

原來，東、南、西，三面環守的黑衣人，已把背後的黑色包裹解了下來，由那包裹之中取出一隻兩尺長短，手臂粗細的金筒。

金老二聲音微帶顫抖的答道：「那金筒之中不是兵刃……」

楊文堯接道：「是暗器？」

金老二道：「也不是暗器，那可能就是易天行費盡心血訓練成的三十六天罡了。」

楊文堯怔了一怔，道：「怎麼叫三十六天罡呢？」

金老二道：「聽說他們能夠合佈起一座陣圖，叫作天罡陣。」

查子清道：「天下各門派的陣圖變化，無出少林寺羅漢陣之右，天罡陣何足爲奇？」

楊文堯道：「奇怪的是這些人手中那些金筒了，如若他們在那筒中暗藏了甚麼毒針之類，利用彈簧打出，三十六筒齊發，那可是防不勝防了。」

查子清道：「如果易天行用這種手段對付咱們，咱們也大可不必和他們講甚麼江湖道義，同樣的用暗器對付他們了。」

楊文堯笑道：「兄弟倒忘記查兄的蜂尾毒針，江湖上聞名喪膽了。」

易天行一直靜靜的站着不動，聽幾人談話，直待楊文堯提到查家堡的蜂尾毒針，才冷笑一聲，接道：「楊兄不用多猜疑，你如有種，不妨向前移行兩丈，試試這金筒是暗器還是兵刃？」

遙站在丈餘外的徐元平忽然睜開雙目，望了易天行一眼，接道：「在下試試如何？」大步向前移動五尺。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眼下諸位，大概已無人能再生還，早死晚死，相差無幾，你既要先試銳鋒，在下自當成全。」

他目光緩緩移動到西方第一個

黑衣人的身上，接道：「你用手中金筒，和這位徐英雄動手試試吧！」

那黑衣人應聲而出，大步直向徐元平走了過去。

楊文堯、查子清、丁炎山等所有的目光一齊投注在徐元平和那黑衣人的身上，似是等待着一個極大的秘密揭露，心中都有着無比的焦慮。

沒有人知道那金色的圓筒中藏的甚麼？但都預料到定然是一種極爲厲害的東西。

丁玲忍不住胸中彆得憂苦，長長嘆一口氣，這口氣嘆得十分悠長，充滿黯然和悲傷。

楊文堯也長長吁一口氣，心中却暗暗忖道：此番的生死勝敗，關係大局，倒不可不先作準備。

目光環掃，祇見正東方六十丈之外三株高聳的古柏並生一起，立時心中一動，低聲對查子清道：「查兄，如果那金色圓筒之中，藏的是絕毒無倫的暗器，咱們立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衝到正東那三株並生古柏之處，借古柏掩身拒敵。」

查子清目光轉視那古柏一眼，微微點頭，右手却探入懷中，摸出一把蜂尾毒針。

這時，那黑衣人已奔近徐元平身前兩三尺，停了下來，揚了揚手中金筒，當胸點去。

徐元平早已暗中提氣戒備，他亦似發覺了那金筒有異，不願輕易冒險，雙肩晃動，身軀向一側閃讓五尺。

那黑衣人點出的筒勢並不很快，徐元平身軀站穩，他才緩緩收回金筒。

徐元平一皺眉頭，舉手遙發一掌。

一股猛勁的潛力，直逼過去。

那黑衣人突然向右面橫跨兩步，讓開掌力，疾向徐元平身前欺去。

這一次身法迅快，和上次的大不相同。

徐元平微微一怔，反臂劈出一掌。

但見那黑衣人身軀一轉，又向左面跨出兩尺，舉起金筒一推，一股濃煙疾噴而出。

徐元平早已有備，一見情勢不對，立時凌空而起。

那濃煙向外噴的勁道極强，徐元平剛剛飛起身子，他停身之處，已爲那金筒中噴出的濃煙籠罩。

楊文堯低聲問金老二道：「那濃煙是甚麼東西？」

金老二搖搖頭，道：「不知道，但易天行訓練三十六天罡，已是十年前的事。十年苦心，訓練而成，自是極難對付的東西。」

那黑衣人見濃煙未能奏效，立時一收金筒，左手在金筒底端一轉，對着徐元平凌空的身子一揚。

日光下，祇見十幾縷疾射的銀線，閃電般向徐元平射去。

速度之快，超逾任何暗器，而且射程奇遠，也非一般暗器可及。

查子清祇看得心頭一震，暗道：看那暗器細小，分明是毒針一類，速度、射程，都非我們查家的蜂尾毒針能及，看來威震江湖的蜂尾毒針，行將被此筒取代了……

徐元平看那黑衣人一揚金筒，立時有十幾縷銀線疾射而來，不到一丈，已然散佈了四五尺方圓，目力再難瞧見。

當下一提丹田眞氣，雙臂一振，突然又向上飛高了一丈。

他無法知道這升高的距離，是否已脫離那細如銀絲般的暗器籠罩範圍，立時雙臂一掄，懸空打了兩個轉身，飄落到四五丈外。

這卓絕的輕功一起、再起，又能在空中連打幾個轉身，江湖上極是罕見，連易天行也看得怔在當地。

楊文堯、查子清、丁炎山、冷公霄，臉色陰晴不定，忽憂，忽喜，十分複雜。

原來他們心中，除了敬佩徐元平的輕功之外，對那黑衣人手中金筒發出的濃煙、暗器，也爲之心弦震盪，但却又混入了一絲慶幸之心，暗道：幸非是我，如果是我，不傷在那濃煙下，亦必傷在那銀絲般的暗器中。

凝目望去，祇見那濃煙散佈約一丈方圓之後，忽然靜止不動，也許它仍在散佈，祇是散佈得很慢，已非目力能夠看得出來。

像高聳的峯尖山上，凝滯的雲氣，像清晨絕壑間，迷漫的一片白霧。

那黑衣人兩擊未逞，似是甚爲驚愕，呆站了一陣，才縱身而起，直向徐元平停身地方撲去。

徐元平已不願再讓他有機會放出金筒中暗藏的濃煙，提聚功力，蓄勢以待。

那黑衣人躍撲過來時，立時大喝一聲，舉掌劈出。

一股强猛絕倫的掌力直撞過去。

那黑衣人已然縱身而起，再想閃避徐元平的掌力時，哪裏還來得及？祇覺前胸一震，吃那撞擊過來的劈空勁氣，震得直飛過來，跌落到六七尺外。

這一記「劈空掌力」，遙擊到一丈四五以外的人，仍然有這等强猛之力，全場中人，無不爲之心中一動。

易天行一皺眉頭，舉手在頭頂上一揮。

環伺週圍的黑衣人立時迅快的散開，各自搶了方位，舉起手中金筒，準備合圍而上。

祇見那被徐元平擊中的黑衣人噴出一口鮮血後掙扎而起，手中金筒對着徐元平一送。

兩道藍色的彈丸疾射而出，直向徐元平打去。

徐元平已知那金筒中藏的暗器樣樣厲害無比，不敢用掌力劈打，縱身而起，躍落到兩丈開外。

兩粒藍丸，帶起了一串光焰，撞在徐元平停身處的青塚之上。

祇聽一陣輕微的波波之聲，兩粒藍丸同時爆散開來，化成了兩團車輪大小的藍色火焰，落在草地上，立時熊熊燃燒起來，剎那間火光大盛，濃煙騰空，籠罩了兩丈方圓。

那青塚附近，雖是青草，但那藍焰的燃燒力强烈無比，祇一沾到，不論砂石青草，一樣的燃燒不熄。

徐元平暗叫了一聲僥倖，忖道：我如用掌力一擋，那藍丸爆散開來，沾在身上，勢非活活燒死不可。

這一隻金筒中藏了這麼多暗器，而且件件絕毒無比，一人施用，已使人防不勝防，易天行手下却有三十六人施用此物，祇怕要把目下武林鬧一個天翻地覆。

忖思之間，那掙扎的黑衣人突然鬆開手中金筒，倒在地上死去。

楊文堯突然振臂而起，疾如離弦流矢一般，向那黑衣人屍體所在躍去。

就在楊文堯發動的同時，那六個懷抱短劍的白衣童子也一齊飛躍而上。

楊文堯身法較快，先行躍到，手臂一探，向地上那金筒抓去。

忽聽易天行大聲喝道：「楊文堯，你不要命了麼？」

楊文堯聽得他大喝之聲，不禁一怔。

就這一緩之勢，六個白衣童子已經趕到，團團把楊文堯圍了起來。

六人一齊舉起手中短劍，作勢欲撲，祇要楊文堯一失神，立時發動劍陣，搶去先機。

楊文堯目光環掃了六個白衣童子一眼，冷笑一聲，道：「哼！原來是六個乳臭未乾的孩子。」

他口中雖然說得輕鬆，但見六人手中短劍光華閃動，耀目生花，一望之下，立時可以辨出不是平常的兵刃，如若六人沒有相當的武功，易天行絕不會把這等寶刃交給他們使用。

那六個白衣童子不但一個個長得眉清目秀，而且身材衣着也都是一般的模樣，也一樣繃着臉，一副凜然難犯的神情，目光隨手中短劍移動，莊莊嚴嚴誠誠敬敬。

楊文堯忽然心頭一凜，趕忙提聚眞氣，抱元守一，凝神運勁，蓄勢而立。

原來他忽然發現環伺在四週的六個白衣童子竟然都身具上乘劍術，他們舉動手中寶劍時不苟言笑的態度，誠誠敬敬神色，正是上乘劍術出手的準備。

這發現使他及時的提高了警覺，運勁待敵，但也使他心神爲之震動，想不到易天行的手下雖是三尺之童，亦不可輕侮。

祇聽易天行的長笑之聲響蕩荒涼的山野，直衝霄漢，歷久不絕。

這笑聲顯示他充沛的眞氣，祇聽得冷公霄、丁炎山心頭凜然。

因爲那長笑聲中表達出深厚的內功，使幾人都覺出望塵莫及，也不像一個剛剛受過重傷的人復元得這等神速。

易天行剛才可能是僞裝受傷，借受傷拖延時間，留下了羣豪，然後召集屬下高手，把羣豪一舉殲滅，一個不留……

突然間長笑寂然，餘音嬝嬝散入高空。

易天行有力沉重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諸位已看過那金筒中所藏的暗器了，但這還不過是其中一部份，諸位哪個自信有能力躲過三十六隻金筒的暗器齊發的，不妨出來一試！」

一陣默然，羣豪沒有一人接口說話。

原來在場中人，沒有一個自信有能力躲過那三十六隻金筒中暗器齊發。

易天行忽然長長歎息一聲，道：「諸位既然自知無能躲過，難道就等待着死亡臨頭不成？」

羣豪都被他說得心中一動，暗暗想道，這話說得不錯啊，難道我們等待着死亡降臨到頭上麼？

宗濤突然啟動雙目，望了易天行一眼，道：「老叫化生平之中歷險無數，但均安然無恙。生死之事，豈能嚇唬住人不成？」

這幾句話，說得豪氣干雲，易天行不禁怔了一怔，但瞬息之間，重又恢復了平靜神色，朗朗大笑一陣，道：「宗兄說得不錯，不過像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那一個都經過不少大風大浪，今日能得不死，誰不是從刀口下撿回來的性命？宗兄歷經凶險不死，祇能算僥倖而已，也大可不必以此自豪……」

他微微一笑，又道：「也許在場中人，比宗兄所經歷更凶險的事還有不少。」

宗濤冷笑一聲，道：「易兄難道已認定了今日能把我們盡數殲絕此地不成？」

易天行笑道：「這個兄弟就很難肯定答覆了，那要看諸位的信心如何，如果諸位能夠自信對付得了，那就不妨試試！」

宗濤雙目圓睜，神光暴射，凝注在易天行臉上，縱聲大笑道：「生死之事，老叫化一向不放在心中，易兄儘管下令屬下動手就是！」說完大步而出。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宗兄的豪氣，實叫兄弟佩服！」臉色忽然一變，冷冷的對查子清等說道：「宗大俠已然想試闖兄弟排成的天罡陣了，不知查兄、冷兄、丁兄等意見如何？」

三個人雖是江湖上久負盛名的人物，但查子清畢竟是一堡之主，隱隱之間，身份似是高過兩人，左右回顧了一眼，接道：「易兄才華絕世，匠心獨具，才能創出這等毒絕塵寰的暗器，就剛才兄弟所見而論，自知無能闖過三十六筒暗器齊發，但兄弟極願一試，生死成敗，置之度外。但有一事相求易兄，不知易兄能否答應？」

易天行道：「這個要先請查兄說出來，讓兄弟斟酌一下，才能答覆。」

查子清道：「兄弟犬子，功力火候不夠，那是絕難闖過易兄匠心獨創的暗器，兄弟請易兄……」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查兄可是要兄弟網開一面，先行放過令郎麼？」

查子清聽得臉色一變，正想發作，繼而一想，此事關乎着查玉生死，豈可小不忍而亂大謀，傷了愛子性命，當下長長一歎，道：「不論易兄如何諷激兄弟，但望能先把犬子放行！」

易天行沉吟一陣，道：「這個……」他為難的歎一口氣道：「咱們武林中有一句名言，不知查兄是否記得？」

查子清道：「不知是哪一句話？」

易天行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近日江湖上盛傳，二谷、三堡中人，要聯手對付兄弟，不知此言是眞是假？」

查子清道：「兄弟尚未聽得此等傳說，不知易兄在哪裏聽到？」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不論是否聽得，但這傳說絕不是空穴來風的事。今日在這孤獨之墓，如能多傷一人，就可以減少了一個强敵，既成了誓不兩立之局，早晚是難免一場拚搏……」

查子清聽他口風，已知沒有放走查玉之意，再相求於他，也不過徒自取辱而已，當下臉色一整，冷冷接道：「今日之局，鹿死誰手，還難預料，易兄且莫把話說得太滿。」

易天行道：「好吧！那我們就試試看吧！」右手一揮，高聲接道：「眼下之敵，不得放走一人！」

那環守在四週的黑衣人突然交叉穿行，各奔方位，眨眼之間，排成了一座圖陣，將羣豪圍在中間。

楊文堯目睹羣豪被圍，局勢已成了劍拔弩張的形態，大戰一觸即發，自己孤身一人，陷在六個白衣童子的包圍之下，形勢較羣豪更是危殆，如不及時設法衝出，一動上手，再想破圍而出，那更為困難了。

心念一轉，殺機忽生，易天行既存了殲滅羣豪之心，局勢已成了難以並存之局，施展毒手傷他一兩個人，也好減少强敵一分實力，念動意決，突然縱身而起，一招「飛瀑流泉」，疾向正南方位的白衣童子劈去。

這一掌，用出他八成功力，又是猝然發難，施展出手，在他心想，那白衣童子就算武功很高，也難躱過這一掌。

哪知事實上大謬不然，楊文堯躍起發動的同時，那六個白衣童子佈成的劍陣，也同時發動。

祇見那正南方的白衣童子疾向一側避去，東西雙方四個白衣童子，却疾猛的衝了過來，手中短劍閃起兩片冷森森的寒芒，分由楊文堯兩側攻到。

那六個白衣童子一輪急攻無效，立時也沉靜下來，不再揮劍進迫，却以詭奇的劍陣變化困住對方，再等待第二個機會搶攻。

祇聽易天行大笑之聲傳了過來，道：「楊兄果然是名不虛傳，竟然能在兄弟這六合劍陣中支持這樣久的時間。」

查子清、丁炎山、冷公霄冷眼旁觀，眼看楊文堯被困在劍陣中的尷尬神情，心中暗暗忖道：如若不及時把楊文堯救出劍陣，等一下對付那天罡陣時，就少一個强有力的幫手了。

三人心意相同，互相望了一眼後，查子清開口說道：「咱們得想法子幫楊兄脫出劍陣。」

冷公霄道：「不錯，兄弟也有同感。」

丁玲却冷冷的接道：「不行，你們不要自作聰明。」

丁炎山怒道：「誰要妳這個鬼丫頭接口？」

站在數尺之外的「神丐」宗濤冷哼了一聲，接道：「丁老三，你大概祇會欺侮你那姪女兒，老叫化看不順眼，丁玲已認在老叫化膝下，以後在我面前，最好別作威作福……」

查子清也接口說道：「令姪女素負才名，她既然出口阻止，必有高見。」

丁炎山回目望了丁玲一眼，默然不語，心中却暗暗忖道：這麼看將起來，這鬼丫頭的名氣，倒像比我還要大了。

查子清揮手對丁玲說道：「姑娘的才名，我已經久聞了……」

丁玲嫣然一笑，道：「好說，好說，反正咱們今日都別想生離這孤獨之墓，早死晚死都是一樣，你們現在縱然肯聽我話，不去救楊文堯，但為時已經晚了。」

易天行放聲大笑，道：「鬼谷二嬌之名，果非虛傳，可惜眼下這般庸俗之輩，祇怕現在仍然難解姑娘言中之意，你就索性對他們明說了吧！」

查子清、冷公霄、丁炎山等都聽得瞠目不知所以，回頭望了丁玲一眼，齊問道：「易天行究竟說的甚麼？」

丁玲淡淡一笑，道：「我不信他眞的知道了我心中想的事情，他故意出言詐我……」

易天行笑道：「妳如不信，那就讓我替妳說出來如何？」

丁玲道：「你說吧！」

易天行拂髯大笑一陣，目光緩緩由查子清等臉上掃過，道：「兄弟實在替幾位慚愧，論智料事竟然不如一位女孩子家……」

突然舉起雙掌，拍擊兩響，高聲對六個白衣童子道：「你們都退回來！」

六個白衣童子依言而退。

但那環守在四週的黑衣人，却迅快的塡補上六人撤退時的空隙。

易天行接口說道：「楊文堯被困在六合劍陣之中，幾位雖然減少了一份實力，但兄弟這天罡陣，却也留下了一面空隙，這金筒之中，很多威力强大的暗器，也無法施展發揮，如若幾位在適當的時機中一擁而上，衝入六合劍陣，不但可解楊文堯之危，且可借勢衝破圍困。那時，兄弟再想重困幾位，祇怕十分不易了。」

他微微一笑，目注丁玲接道：「姑娘憑心而論，在下猜得對是不對？」

丁玲點點頭，道：「猜得不錯。」

易天行笑道：「在下也得多謝姑娘提醒我了。」

丁玲道：「不用客氣啦。」

羣豪聽得兩人對答之言，個個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楊文堯緩步走近羣豪，低聲說道：「咱們散開拒敵，每人借一座青塚，以避暗器。」

查子清目光環掃，見停身之處，青塚纍起，而且又相距不遠，點頭說道：「這辦法不錯，祇要咱們能避過那金筒中所藏的幾種歹毒暗器，這場大戰，就未必會輸……」突然提高了聲音說道：「易天行已存了斬草除根之心，今日在場之人，不論有甚麼恩怨，也得暫時撇開，因為目下情景，我們已是個生死與共的局面，全體合力或可渡此難關，如若彼此仍存嫌怨，存心袖手旁觀的話，到最後定落個惹火自焚之果……」

他重重的咳了一聲，問道：「不知宗兄認為兄弟這點愚見，是否有點道理？」

宗濤微微一笑，道：「老叫化生平之中，祇有是非之分，大義所在，雖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老叫化心上……」

易天行縱聲長笑，打斷了宗濤未完之言，朗朗接道：「當今江湖人物，兄弟最佩服宗兄的豪氣，宗兄似乎犯不着和這般人傷死一同，玉石俱焚，如果宗兄此刻願走，兄弟絕不攔阻。」

宗濤冷冷說道：「老叫化剛才救你，並非存心和你攀交，祇不過因你惡跡尚未完全暴露，尚未到該死的時機……」

易天行接道：「不論宗兄存心如何，但兄弟一樣感激，我已仁至義盡，宗兄如若硬是不聽，兄弟祇有成全你……」

宗濤仰天打個哈哈接道：「你先且慢誇口，目下勝敗還是個未定之局，老叫化雖不滿二谷、三堡中人，但此情此景，也不能棄他們而去……」

易天行道：「既然宗兄存心要和兄弟作對，那也是沒有法子之事，兄弟這天罡陣發動在即，宗兄要小心了。」舉手一揮，四週環圍的黑衣人立時圍並進。

楊文堯身子一側，當先隱入一座青塚之後。

查子清、冷公霄、丁炎山等羣起效隨，各自佔了一座青塚，隱起身子。

祇有「神丐」宗濤和徐元平仍然靜靜的站着未動。

這時，天罡陣已然發動，四週的黑衣人逐然逼近了羣豪。

宗濤目光轉動，突然伸手在地上，撿了一支枯竹，掄了一週，笑道：「老叫化已經數十年沒有用過兵刃了……」

易天行隨着那逼進的黑衣人向前行來，接口說道：「宗兄今日肯動枯竹以代兵刃，那已是看得起兄弟了。」

忽聽徐元平大聲喝道：「站住！再向前逼進，在下就要出手了！」他的距離最近，那緩步向前逼進的黑衣人，祇距不及一丈的距離了。

（未完·四十三）

上文提要：令狐爽送四邪到大散關大客棧，探聽到惡人口中說八仙洞中有個「金眼」，便故意找宇文鳳搭訕，惹怒了東方東趕他走……令狐爽取了日月環與斷腸劍後直馳終南山，遇到二次前來找他的諸葛紅，令狐爽「重婚」了，二人路上被飛鈸和尚阻住……到了八仙洞，令狐爽在方圓三里地找「金眼」，果然找到，發現十二星將沒死已離去了……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八惡寶物被掠光　機關算盡一場空

令狐爽拾起日月環，冷冷的道：「是你找死，我不是曾對你說過嗎，不要被我再碰上，碰上你就沒命，你偏不聽嘛，我無奈！」

「轟」的一聲，廣敖大大的冒出一口氣，倒下去了！

令狐爽再抬頭，已不見了另外兩個番僧！

但他十分明白，這二人受了重傷，必然不會走遠！

於是，他把廣敖的屍體拋在駱駝背上，三匹駱駝拴連環，拍了一掌在前面的駝腿上！

那三匹駱駝便大搖大擺的往大漠中走了！

令狐爽相信，另外兩人必會找到他們的「沙漠之舟」，就不用爲他二人操心了！

* * *

諸葛紅幾乎嚇壞了，她看看地上的一隻斷臂，咧了嘴巴，道：「好慘吶！」

令狐爽道：「這是有形的殘忍，其實，江湖上有許多無形的殘忍，那才眞叫殘忍！」

他這話甚麼意思？

令狐爽就以爲，天下善良的百姓，飽受戰亂之苦而無可奈何的去承受，那才眞叫淒慘！

令狐爽原是有個幸福的家，他家住在虎牢關！

令狐爽五歲就學「人之初」了！

諸葛紅與令狐爽二人雙雙奔馳向終南山來的，他二人不再經過大散關了，因爲那兒住了八個惡人在養傷，令狐爽要趕去老龍嶺，且看那裏的十二星將情況如何！

就在二人過渭水河的時候，忽聽渡口有人在呼喚！

「嗨，那不是令狐爽嗎？」

令狐爽抬頭看過去，他笑了！

「喲，是你呀，莫非又被人來個鵲巢鳩佔的趕出來了？哎，你是天下最大方的男人呀！」

原來那人是王艮新，大散關大客棧的老闆！

姓王的一笑，道：「兄弟，你少調侃我，我是抱的甚麼主義，你知道嗎？」

「甚麼主義？」

「生氣打鬥命不長，逆來順受活得久！」

令狐爽笑笑，道：「所以我就佩服你的修養，老婆送人睡，你也幹了！」

王艮新的雙目一厲，他冷冷一笑！

他的這種眸芒，少見，他的那聲冷笑，少聽！

令狐爽就有些奇怪的道：「難道……」

王艮新把手自口袋取一半，他若隱若現的露出一塊金磚來了！

令狐爽看得一瞪眼，道：「金

磚呀，你……怎麼來的？難道……」

王艮新道：「那個瘸子送的，沒有這些，我的老婆怎麼會陪他睡！」

令狐爽一怔，道：「原來你們夫妻……」

王艮新仰天哈哈大笑，道：「兄弟，天下祇有傻瓜才拒絕這玩意！」

令狐爽道：「可是長此以往……」

王艮新似乎很有把握的道：「兄弟，每次來都會送一塊金磚，我老婆又有甚麼損失呀，哈……」

「你……」

「我聽明呀！」

令狐爽大怒，叱道：「你混蛋，把自己老婆當妓女呀，操！」

王艮新道：「老實說，他們呀，我斷定他們命不長，活不了多久了！」

令狐爽吃一驚，道：「你怎麼知道他們活不久？」

王艮新道：「你想想，天底下有幾個汪洋大盜會長命百歲的？他們呀，哈……」

令狐爽也笑了。

他也以爲這是有道理，那麼，老婆是你姓王的，你願意就幹下去，關我的屁事。

令狐爽拍拍王艮新道：「你大概存了不少金銀珠寶物吧？王老板！」

哈哈一笑，王艮新道：「我存金銀，我老婆她們存的是寶。」

「她們？」

「是呀，我那方白幾個呀！」

令狐爽一聽又是一怔，道：「王老板，你這是去……」

「寶雞，把我的金磚封起來。」

令狐爽道：「難道你在寶雞還有生意？」

「哈……」王艮新笑了。

令狐爽道：「那表示你不但有生意，而且還是不小的生意，對不對？」

王艮新道：「你老弟太聰明了，有舉一反三的本事。」

令狐爽道：「開的甚麼大字號？」

王艮新道：「我還有老母老爹妻小一大羣呀，生意嘛，寶雞最大的山藥館、山絲莊，那是我開的。」

令狐爽一聽，幾乎又楞在當場了。

「你……原來是個不簡單的人物呀！」

王艮新道：「兄弟，江湖上甚麼邪魔歪道的狗屁倒灶事太多了，太詭了，也太狠了，處處是平坦，又處處是陷坑，走三步退一步，思考一下再舉步，哈……」

他得意的一笑，又道：「我收了不少金磚，我的丁白也弄了不少寶物，你想我們會放在大散關？那多危險呀，江洋大盜們在身邊呀，有一天他們玩膩了，他們不但會出刀，而且又會把送我們的金銀裝箱打包又運跑了。」

令狐爽聽得直點頭，他知道這種事情八惡肯定做得出來的。

令狐爽忽然問道：「王老板，我的幾位師父們……」

王艮新道：「他們呀，大概就這兩三天就走了，至於去那裡，他們不說我不知道。」

令狐爽一聽，急道：「哎呀，你怎麼不早說？」

王艮新道：「你沒有問我呀，唉，倒是他們八個人這些天住在我那裡，除了吃喝拉之外，大筆醫藥費，他們一個鏰子兒都不出，氣人吶！」

令狐爽道：「金磚還不夠呀！」

王艮新一瞪眼道：「這是我老婆她們賺的，丁是丁卯是卯，怎可混爲一談。」

令狐爽幾乎大笑，他對王艮新施一禮，道：「再見了，再見了。」

他與諸葛紅上了馬，令狐爽忽又對王艮新道：「王老板，你得幫個忙。」

王艮新笑笑，道：「兄弟，別客氣，請講！」

令狐爽道：「回到你客棧，千萬別說遇上我這碼子事，拜託，拜託！」

王艮新道：「放心，屁我都不放一個。」

「哈……」

令狐爽立刻拍馬與諸葛紅二人往大山中馳去了。

王艮新透着懷疑的目光：「這個姑娘很美呀！」

他說的當然是諸葛紅。

諸葛紅如果不美，那個人妖霍樂也不會擄她了。

* * *

令狐爽得知東方東、申屠艮八人仍在大散關大客棧養息未走，他樂了。

諸葛紅見令狐爽高興，她當然高興。

「阿爽呀，我們去那兒？」

令狐爽道：「老龍洞。」

諸葛紅道：「是不是同賀蘭山清風谷的石窟一個樣？」

令狐爽道：「老龍洞也是住了十二星將，這些年近半百的武士，被囚山洞二十多年了，我要把他們解救出來。」

諸葛紅道：「可是我以爲他們十二人必與賀蘭山那邊的一樣，必是早走了。」

令狐爽道：「看了我才放心。」

他拍馬疾走，就在斜陽西下一

片紅的時候，他已與諸葛紅二人到了那亡魂嶺前面了。

這地方他太熟悉了。

這兒附近的山溪中他還藏有龍目寶珠吶。

令狐爽把二人的馬匹藏在林中，他便與諸葛紅二人走上那道里半長的石脊，那諸葛紅走得戰戰兢兢不敢往西邊斷崖深淵中看。

令狐爽早已過了石脊，他回頭看諸葛紅，她才走了一半未過來。

令狐爽再抬頭看向老龍洞，想着在此住的三年多日子，他是甘也有苦也有。

等到諸葛紅走過來，他急急的對她道：「快，跟我去老龍洞那面。」

當年通天教有八大護法二十四星將，自從八大護法施陰謀合力掠奪了獅王的「神龍天晁修仙秘笈」之後，他們背叛了教主，囚起教主齊大天與長孫明月夫妻二人，殘酷的把二人分別囚在賀蘭山八仙洞與終南大山的老龍嶺，兩地相隔上千里，爲的是逼出修功的兩句偈語。

二十四星將是忠於獅王的，却被分別囚在洞中，供這四魔四邪奴役二十多年。

那金牛星何漢中就是老龍洞中十二星將之首。

天馬星則是康巴，他乃八仙洞十二星將之首。

此刻，令狐爽又站到老龍洞口，他學狼嗥，而且學得比之東方東叫得還逼眞。

祇不過他叫了十幾聲，老龍洞內無回應。

一邊的諸葛紅道：「別叫了，他們必定也早已離開此地了。」

令狐爽道：「我還是不太放心吶！」

諸葛紅道：「那怎麼辦？」

令狐爽道：「我知道這兒老龍洞與八仙洞是不同的，八仙洞內有九宮八卦陣石窟，是很容易迷路的，這兒就不一樣了，這兒的石窟祇有四魔住的石洞相通，不與十二星將的相通。」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不知如何去找他們，我以爲先下去看四魔的洞室。」

他率先往山峯上奔去，諸葛紅道：「這兒山上有蒼鷹沒有？」

令狐爽道：「祇要上面無鷹巢，就不會惹來蒼鷹。」

已快黃昏了，令狐爽已奔到了一綫天。

那個由雙崖幾乎相連的洞窟，看下去深不見底，令狐爽就是由那兒偷溜出洞外才遇上了被囚洞中的獅王齊大天。

此刻，他低頭看，發覺當初他放垂下去的老籐長得更加的茂盛了。

他當先試着往下溜去，諸葛紅爲他大爲擔心。

「你，小心吶！」

令狐爽笑笑道：「本想叫妳替我下去的，可是妳的功夫不行，膽量更不行。」

諸葛紅道：「阿爽，如果你叫我下去，我一定下去。」

令狐爽已下去五七丈深了，聞言一笑，道：「如果妳下去，我就擔心了。」

他似乎已被那地方卡住了。

那個地方本來就細又狹，如果大人可通過，四魔早就知道了，還有甚麼好神秘的。

令狐爽有些急的樣子，把個身子猛着蹭，忽的，他把內功行四肢，胸腹之中幾乎前胸貼上背後，他成了一個扁平的人了。

那正是通天秘笈上的軟骨功，也是最上乘的軟骨功，這在過去，他不知道，但到了用的時候，便自然的施展出來了。

令狐爽大爲高興，像個山壁虎似的，一溜溜到了一綫天的下面。

他站在泉水一邊用力的吸了一口氣，太愉快了。

令狐爽幾乎要大叫，我回來了。

* * *

這時候，一綫天的上面，諸葛紅叫道：「阿爽，你沒摔着吧？」

令狐爽大笑，道：「我又沒有哎呀叫呀！」

他說着，轉身就奔向夏侯金的那間石洞，他祇一走近便吃一驚。

祇見夏侯金的洞室中便是虎皮也沒有了。

夏侯金的一切存寶也被人搬空了。

令狐爽見這光景，立刻又奔到司馬元的洞室中，他也一樣的吃一驚。

司馬元老頭兒在四魔之中，令狐爽以爲他老人家還有那麼一點人情味。

司馬元有時還爲令狐爽說上一句公道話。

令狐爽最討厭老道東方東。

東方東單祇是爲了宇文鳳，就常揍令狐爽。

令狐爽立刻奔到東方東的洞室，他同樣的甚麼也沒有找到，東方東的寶物也被搬走一空。

令狐爽開始笑了。

他呵呵笑着走到宇文鳳的洞室，嚄，從洞室中還傳來了那股子香味，那是迷惑東方東的香味。

東方東祇要聞到這氣味，他就忍不住要摟抱宇文鳳，而且摟到石床上。

令狐爽撫掌笑了。

「太好了，這表示何漢中十二星將已出了老龍洞，他們有救了。」

令狐爽已知道他唯一可以出去的路是一綫天。

現在，他又回到泉水邊，抬頭道：「我上去了。」

上面傳來諸葛紅的回應：「快上來呀，天快黑了。」

令狐爽精神大了，他抓牢石壁上老籐悠悠上升，就在那中途最窄處，他又使出軟骨功。

令狐爽怎麼也不知道，習過八仙神功者，有許多功夫不習自會。

這就是說，一個能奔跑的人，他不論怎麼走路，均是隨心所欲的。

令狐爽漸漸的就會明白了。

他已到了一綫天山峯上，那諸葛紅急問：「阿爽呀，你發現甚甚麼？」

令狐爽忽的仰天大笑起來。

「哈……所有的寶物全被搬光了，完蛋了，哈……」

諸葛紅道：「原來果然同八仙洞的情況是一樣的，他們十二人也必得救了。」

令狐爽道：「正是這樣，實在是好消息，哈……」

諸葛紅道：「我們可以走了吧，荒山中多狠呀！」

令狐爽道：「我先送妳回大風莊。」

諸葛紅道：「我不回，我要同你在一起。」

令狐爽道：「同我在一起，不定咱們都死掉。」

「怎麼說？」

令狐爽道：「我這就打算去面對四魔四邪了，那可是免不了一場搏鬥的，妳……」

「我可以幫你呀！」

「妳祇有分我的心。」

諸葛紅道：「我眞的一點作用也沒有？」

「有！」

「那就好呀！」

令狐爽道：「好？好個屁！」

諸葛紅道：「怎麼又好個屁了？」

令狐爽道：「妳僅有的一點作用呀，是幫我收屍，收我的屍。」

諸葛紅一聽，立刻張口「呸呸呸」的連三呸，道：「你呀，盡說不吉利的話。」

令狐爽道：「當然，如果妳聽我的，我就會活得愉快，活得活蹦亂跳。」

諸葛紅道：「你盡想怪點子撵我走。」

令狐爽道：「阿紅呀，咱們已是生米煮成熟飯的夫妻了，對不對？」

諸葛紅道：「是呀，我們兩情相悅呀！」

令狐爽道：「我的功夫怎麼樣？」

「甚麼功夫？」

令狐爽道：「功夫就是功夫，還分甚麼功夫呀！」

諸葛紅靦覥的半低頭，道：「誰知你問的是打鬥功夫呢，還是……還是床上功夫呀！」

她的頭更低了，也羞紅了臉。

令狐爽道：「兩樣都有了。」

諸葛紅道：「兩樣都高呀！」

令狐爽哈哈笑起來了，但他笑了幾聲忽然又不笑了。

「我問妳，妳要嫁我是不是？」

「這是你的廢話。」

令狐爽道：「妳要嫁的人是天下第一的人呀，這婚禮可以隨隨便便的？」

諸葛紅一怔，道：「這不都是你決定的呀！」

令狐爽道：「不錯，原是我決定的，祇不過我們既然已生米煮成熟飯了，我們再把熟飯加添香料，美化一番，這有何不可。」

諸葛紅道：「要怎麼添料，又怎麼美化？」

令狐爽哈哈笑了。

他對諸葛紅來一個香吻，笑道：「這就是我要送你回大風莊的原因了。」

他摟着諸葛紅往山下走，又道：「快回去，多做幾套新嫁娘的衣裳，首飾備上一大套，要穿金要戴銀，等我八抬大轎去抬人，賓客請他上千人，咱們風風光光的成個親，妳看怎麼樣？」

諸葛紅已經眞的落淚了。

令狐爽也達到目的了。

令狐爽的目的就是要諸葛紅避開這一場殺戮。

他才不要諸葛紅爲他冒險，爲他擔驚受怕。

天底下還有那模樣分手的？情人分別一個掉淚一個又是哈哈大笑的？

令狐爽就哈哈大笑，他才不會像諸葛紅一樣的落下一行行的情淚，因爲他是令狐爽呀！

諸葛紅走遠了，走得已經看不見馬屁股了，令狐爽才又一掌拍在自己的頭頂上叭的一聲響！

爲甚麼會「叭」的一聲響？他的頭髮才不過一寸長！

令狐爽喃喃道：「眞的是天也不早了，事也該了了，該辦的也辦了，這餘下來的就是去結個賬清算清算了！」

他把雙目厲芒盯在高山上，老龍洞的山峯上片片的白雲悠悠忽掠過，令狐爽彷彿覺得那白雲也掠走了他的青春年少，掠走了他童年的一切！

令狐爽未騎馬，他拉馬往大山中走着，他心中在琢磨不定，是不是應該先去百花谷一趟，探望一下

通天教教主齊大天夫妻二人的情況，也許他二人決心自己動手報仇，自己豈不是越俎代庖，令他們不快？

令狐爽正在拿不定主意，忽的，他發現遠處山上有幾個大漢在移動，光景好像衝他而來！

令狐爽也吃一驚，這些人走地如飛，穿高走低，如履平地，再細看去，至少十人以上！

令狐爽立刻躍下馬來，他的兩件兵器已抓在手中，準備迎戰了！

那絕不是四魔四邪八人，因爲來了十幾人！

令狐爽並不打算逃走，因爲這兒距離老龍嶺不過十數里，他想知道這批人是甚麼人？

於是，他反而迎上去了！

待至雙方走近，祇見不了外人！

對方已有人大呼歡叫：「果然是少公子呀，哈！」

「哈……」

這十多人全笑了，他們笑得開懷極了！

有個灰髮老者迎上令狐爽，道：「令狐爽，你還認識何某人嗎？」

令狐爽笑了！

「老龍洞中金牛星將何漢中，我怎麼會忘了你呀！」

「哈……」

那老人果然就是自老龍嶺中逃出來的何漢中，另外十多人正是十二星將！

令狐爽道：「恭喜你們了，各位，如果我猜得不錯，是你們把四魔的財寶搬掠一空的！」

「哈……」十二人全笑了！

「哈……」附近的山坡那面也傳來了歡笑聲！

令狐爽回首看去，祇見又是十二人往他這面奔來了！

令狐爽立刻笑道：「喲，是八仙洞的天馬星將康巴他們呀，怎麼，你們竟然會合了！」

何漢中笑道：「當年通天教中，二十四星將奔殺在戰鬥中，那種馬上雄姿，何等威風，我們均是教主調教的青年戰士，唉，二十多年歲月消磨在石窟中，如今已是四五十歲了！」

祇見那康巴率領他們十二八飛一般的過來了！

他對令狐爽抱拳道：「那面山洞中有火，如今已快四更天了，過去先歇着！」

令狐爽點點頭，自有一人過來爲他拉馬而行！

那何漢中對令狐爽道：「令狐少俠，我們二十四人已打算妥了！」

令狐爽道：「是不是要找四魔四邪拚命呀！」

另一邊的康巴道：「令狐少俠呀，你……」

令狐爽急忙搖手，道：「哎，等等，別叫少俠少俠的，我聽了不太爽呀，你們如果看得起我，吶，叫一聲令狐爽或者乾脆叫爽就成了！」

「哈……」何漢中道：「乾脆，咱們叫你小兄弟啦！」

「也行呀，那是我高攀！」

「我們高攀！」

「哈……」大伙一齊笑了！

那康巴沉聲道：「爲將者不能保護通天教的安全，更令教主夫婦受了大罪，咱們有愧職守！」

何漢中接道：「我們下了決心，要與八惡決一生死之戰，死而無怨！」

「死而不值！」

令狐爽這話聲音大，幾乎二十四人全聽到了！

二十四人也吃了一驚！

何漢中道：「小兄弟，你的意思是……」

令狐爽低頭走入山洞內，果然這兒有火三堆，每一堆火上都架起橫杆在烤野味！

他也不客氣，坐下來切了一塊細細的嚼後猛力的嚥，看得擠在火邊的漢子們直瞪眼！

令狐爽先把肚子塡飽，才又想到連夜回大風莊的諸葛紅，她大概也餓了！

令狐爽眞想諸葛紅也在，二人對坐吃烤野味！

他正在發呆，康巴已問道：「小兄弟，你說說，我們聽聽，怎麼叫死而不值？」

令狐爽用力抹了一下嘴巴，道：「各位，我知道你們仍然效忠教主，我也知道你們是好漢，更知道你們江湖經驗比我豐富得多，祇不過……哈，我是讀過書的人呀，我問你們，你們之間有幾個讀書讀了快十年？哈，我就自五歲會搬指頭數數了！」

他見這些星將們齊瞪眼，又道：「所以啦，讀書是幹甚麼的？光是三字經百家姓，大學中庸罵孔子呀，不是的，是會增加智慧的！」

他又撕下一塊肉，未吃，却哈哈一笑，又道：「我如果是你們，立刻大伙去百花谷，去見你們的教主去，由他決定如何的報仇！」

康巴道：「若不殺八惡，有何面目去見教主？」

何漢中道：「是的，我們大家一直如此想！」

另外星將們也齊點頭，個個似要拚命的樣子！

令狐爽嘆了一口氣！

「我還是以爲應由你們的教主來決定的好！」

何漢中道：「小兄弟，你且等一等，我們二十四人的老規矩，大家來抵頭的商個量！」

令狐爽道：「你們請！」

果然，二十四人圍在另一洞中，一個個頭抓頭的也不知他們說了些甚麼！

令狐爽坐在火旁吃着肉又喝着酒，他連抬頭看也不看的撥弄着手中的杯子！

他也看到了一袋袋的東西堆在洞深處，心中祇是爽，因爲他想着東方東那老道，在發覺他的財寶完了蛋，嚄，那副模樣必定好看極了！

就在他想得微微笑的時候，二十四星將一轟過來了！

令狐爽笑笑道：「怎麼樣？認同我的思想了吧？我是有學問的人呀，哈……」

不料何漢中臉無表情的道：「怕是令小兄弟失望了！」

「怎麼說？」

何漢中道：「我們兄弟們決定了，必須與八惡護法決一死戰，以代罪之身，立一等之功，否則，也無面目去見教主了！」

令狐爽道：「唉，如此說來，我似乎又變成沒學問的人了！」

他忽的問道：「你們也把四魔四邪的財寶弄來了！」

何漢中道：「有了那些寶物，通天教又可以東山再起，昌盛江湖了！」

令狐爽道：「太好了，我是無法攔阻你們了！」

康巴道：「小兄弟，你包涵！」

令狐爽一笑，道：「我這是盡了力了，便是朋友吧，也不過如此，各位，我打個盹兒，天一明就走！」

康巴道：「你小兄弟是去……」

「結婚呀，各位！」

「結婚？」何漢中也一怔！

令狐爽一笑道：「各位，想當年，我是喝了迷魂湯，虎牢關的城隍廟前戲台上，我是他娘的認定了他們八人是八仙下了凡，我拜他們想成仙呀，嗨，他們根本不是仙，他們是一羣大混蛋，害我一家人完蛋，到如今我才知道如何去找神仙，如何才能眞正的成不老仙！」

二十四星將一聽，全楞了！

康巴急問：「怎麼才能成仙呀？」

令狐爽笑道：「我祇一告訴你，你們就知道我令狐爽是多麼的有學問了！」

何漢中道：「必是甚麼秘笈，被小兄弟得到了！」

令狐爽道：「甚麼秘笈，屁的秘笈！」

何漢中一楞，道：「那又怎麼成神仙？」

令狐爽道：「結婚呀！」

「哈……」二十四星將全笑了！

令狐爽不笑，他一本正經的樣子。

他搖着頭，道：「你們呀，聽了就知道！」

「你快說，結婚會成仙呀，沒聽過！」

令狐爽道：「你們聽聽就會知道了！」

他很想笑，忍住了：「各位，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的，生老病死是天意，循環一統早有定，一塊肉體活永遠是不可能的，那祇有把老命從新變小生命，那就結個婚生個子，你生子，子生子，子子孫孫這麼一綿延，不就是長生不老了？所以啦，結婚就是長生不老唯一法門，哈……你們怎麼說？」

康巴怔怔的道：「這麼一聽，我承認你有學問，祇不過我們二十四星將便是要結婚，也要先幹掉四魔四邪八個大惡人！」

何漢中道：「對，爲爭一口氣，絕子絕孫不他娘的長生不老又怎樣！」

二十幾個灰髮人齊點頭！

於是，令狐爽也無奈了！

他動心機也白白的枉費了，不由一嘆，道：「也罷，我已盡心盡力了，我不能攔你們了！」

他把身子一歪，閉目睡了！

二十四星將有四個人奔出了洞！

那是他們在監視老龍嶺的瞭望人！

* * *

天剛亮的時候，令狐爽就起身走出山洞！

康巴與何漢中二人笑迎過來，兩個人身不離傢伙，光景隨時準備幹了！

令狐爽這才對二人，道：「就是這一兩天，四魔與四邪必會到來！」

何漢中道：「四邪也到了？」

令狐爽道：「你們搶去了他所有財寶，他們帶傷到了大散關，這已是多天了，他們也許就快來了！」

康巴冷笑道：「太好了，咱們一次解決！」

令狐爽道：「各位，我走了，我去求仙了，哈……我的結婚就是爲了我的長生不老呀，哈……」

他出了石洞上了馬，晃裏晃盪的往山溝那面走了！

令狐爽走得不回頭，甚至那二十四星將大叫：「小兄弟保重！」他也不回頭！

他才不會在這時候，去了又回頭的！

* * *

「大散關大客棧」的大門外，八匹健馬套了繩也上了鞍，那丁白還拉住夏侯金吻得沒完沒了的，好像

這些日子二人未盡興一般！

司馬元不想處子身子，方白就叫他欲死欲仙的！

此刻，申屠艮四邪已上了馬，八個人這是又聯手了！

那東方東一聲怒吼：「上馬了！」

宇文鳳又叫道：「快回去呀，老娘早就不耐了！」

這四魔四邪的身上傷養好了，祇見他八人那厲烈的目光露凶芒好似欲噬人一般！

這光景便是站在棧房院中的王艮新也感受到一股子令人膽寒的恐懼！

王艮新還拱手笑，口中直叫：「再來呀！」

大門外，東方東當先與宇文鳳二人策馬往山中馳去，這條通往終南山老龍嶺的山道，他們閉上眼也摸得到！

申屠艮道：「東方兄，咱們還得快些走，我以為老龍洞祇怕也完蛋了，他們沒解藥，怎麼活？」

東方東道：「死了算了，娘的，等了二十年，那老狗守口如瓶。」

司馬元在馬上，道：「我祇擔心我的寶物！」

宇文鳳道：「這些天又不見那個小王八蛋了，他在也許會為咱們拿個主意！」

東方東最討厭令狐爽，聽了宇文鳳又提令狐爽，怒道：「再見到他，我非殺了他不可！」

宇文鳳道：「你呀，太醋了！」

公冶長道：「要啓秘道門，至少需要四個大力士，娘的，我看單祇進窟，也需一番手脚了！」

夏侯金道：「且等我們回去查看沒問題後，我瘸子隨你們回清風谷，帶你們開秘道！」

上官文道：「八仙洞山頂有個地方叫金眼，是可以爬進去，可是那地方又太小了！」

八人一路說着往老龍嶺馳去，就在天快黑的時候，他們來到了那亡魂嶺的石脊一端！

這八人仍然坐在馬背上，看那些馬在戰戰兢兢中過了石脊，來到了老龍洞附近！

東方東仰天尖聲學狼嗥，他邊叫邊四下看，四下裏一些反應也沒有！

於是，申屠艮拍巴掌嘆着氣，道：「完了，完了，與我們那兒是一個樣，全部死絕了！」

東方東抬頭看上面，指着峯上道：「走，大家快到那一綫天！」

於是，八人棄馬，帶着兵刃往山峯上躍去！

這時候已是天色灰濛濛了！

東方東叫大伙砍了松枝當火把，每人手舉一隻火把，很快便到了山頂一綫天！

那個地方比之亡魂嶺石脊還可怕，山風呼嘯，刮得人幾乎站立不穩！

東方東低頭看下面，道：「地方太狹小了，咱們之中誰能擠着下去？」

大伙把目光落在宇文鳳的身上，只見宇文鳳拍着自己的屁股，道：「你們誰有我的屁股大？」

她的屁股是大，有關這一點，東方東最清楚！

東方東果然點頭道：「不錯，她的屁股太大了，必然下不去！」

夏侯金道：「如果令狐爽那小子在此地，咱們逼他，他非下去不可！」

司馬元道：「可惜這小子不知溜到甚麼地方去了！」

上官文道：「宇文鳳呀，妳還是試一試，妳的屁股大又圓，可全是肥肉呀，沒骨的肥肉可以縮呀！」

宇文鳳道：「我又沒習過縮骨功！」

東方東道：「試試吧，不行妳再上來！」

宇文鳳有些無奈何了，至少她的身子是細瘦的。

於是，她帶着火種沿着一撮撮的老籐根往下面溜去，她溜到十幾丈處，口中發出吭吒聲。

上面的七人低頭看，一個個緊張呀！

東方東還不住的問：「能不能？不能就上來，小心滑下去摔死。」

司馬元叱道：「你糊塗了，你這是放的甚麼屁！」

東方東自知失言，他呵呵的乾笑了。

＊　＊　＊

那下面的吭吒聲越聽越遠了，上面的申屠艮道：「果然溜下去了，太好了，且看你們的存寶吧，只要好端端的仍然在，便是我們也放心了。」

公冶長道：「只要寶物在，咱們總是有辦法取出來的！」

公羊山道：「應該是人死了，寶物在！」

此刻，宇文鳳已躍在那山泉一邊了，只是她把火種再燃上松枝火把，舉着火把急急的先奔到她住的石洞中。

宇文鳳的火把舉得高，她也幾乎要哭了。

無奈何的又跳出來，急忙又走到東方東的石洞中，她這才大叫一聲：「不好了！」

一線天上面的七人聽不清，東方東大叫：「阿鳳呀，妳看到甚麼了？」

宇文鳳叫一聲跳出來，急忙再

看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的洞室，她幾乎是癱瘓在地上了。

「這……這可怎麼辦喲！」哭了，哭得只有她一人知道，那是十分絕望的哭叫，也是她此生最為痛苦的一刻。

她在一線天上面七人的大叫聲中，她終於走到那老籐下面，她吃力的又往上攀去。

她更吃力的擠過那幾丈處的窄狹石縫，於是，當東方東把她拉上來的時候，她忽的掩面大哭起來。

她這麼一哭，七個人楞住了。

東方東急問：「怎麼啦？說呀！」

宇文鳳道：「全完蛋了呀！」

夏侯金大怒，道：「妳說甚麼？」

宇文鳳道：「咱們幾人的財寶呀，全被人搬掠一空，便是大洞室中的虎皮也不見了。」

司馬元與夏侯金二人聽後幾乎跳崖。

司馬元怒道：「這麼說來，他們未死。」

夏侯金道：「齊老狗難道也未死？」

忽聽申屠艮大叫：「不好了。」

公冶長道：「只怕我們也完蛋了，這是誰呀，我非生啖他不可。」

公羊山又全身發抖，牙齒咬得如同嚼乾豆。

上官文道：「二十四星將們是不是獲救了？」

東方東怒吼：「老子以為，必是那小王八蛋，他暗中刨爺們的牆根。」

宇文鳳不哭了，她對東方東道：「那小子沒那個膽，必是有人暗中救了二十四星將，然後再救了齊老狗。」

申屠艮道：「如此說來，便是那天魔女長孫明月也被人救走了，這人又會是誰？」

八人在這山頂上沒了主見，便又一路舉着火把往山下奔來。

東方東邊走邊罵：「他娘的，必是那小子，我越想越覺得他可疑。」

申屠艮道：「我們要回去賀蘭山了，娘的，你們這兒完了，我們總要再回去查看吧？」

司馬元道：「別看了，我們八人似乎不能再分散了！」

公羊山道：「你有甚麼擔心的？」

司馬元道：「不是擔心甚麼，需知齊大天與長孫明月他二人如果沒有死，我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公冶長道：「放心，那長孫明月幾乎變成一具骷髏了，她只留下一口氣，早已不足為患了！」

申屠艮道：「唐門鴆羽毒十分霸道，當年咱們向齊大天夫婦與二十四星將誆騙是盜自宮內補品，他們不察才中了我們的手段，如今便是服了解藥，那毒早已附骨，他們的功夫也大為減低，我們何足怕哉！」

東方東道：「我以為也是這樣，這兩年早已不聞那齊大天在山腹上面作獅吼了，他完了！」

宇文鳳道：「我倒懷念令狐爽了！他去了那裡，也該回來了！」

申屠艮道：「那小子送我們到了大散開，他就不見了，不知野到甚麼地方去了。」

上官文道：「那小子是被罵走的！」

東方東道：「是的，老子說過了，再叫我看到他，我非殺了他不可。」

宇文鳳道：「所以啦，他不見了。」

東方東道：「他死了最好，娘的，我看了他心中就有氣，眞不是東西！」

司馬元道：「如果那小子在，也許還能替咱們拿個主意甚麼的。」

夏侯金道：「走吧，咱們還是回大散關我的女人下白那兒再商議。」

這八人林中拉了各人的坐騎，抬頭看看天上的明月，只聽那司馬元又道：「如是平日，今夜正是送他們解藥的時候，娘的，月圓之夜呀！」

正說着，忽的前面出現影子在晃動。

東方東八人一楞間，站住了。

那正是要上石脊的地方，而石脊的遠方另一端，却是站了一堆人，月光之下似鬼影兒幢幢的閃晃着。

申屠艮引頸長嘯：「哦！」聲音傳到了對面，石脊上似有迴蕩聲。

於是，八人不往石脊上走了。八人怕上當，如果石脊上設有機關，那可是上「死」當，休想活命。

就聽東方東低沉的道：「拋去火把！」

八人也聽他的，手中火把擲在深淵中了。

東方東又道：「咱們暫不過石脊，你們看對方，那還眞的不少人。」

申屠艮道：「你看是不是何漢中與康巴他們二十四星將呀！」

東方東道：「所以我們不能貿然走過去。」

宇文鳳道：「對，且等天亮了，看清對方了以後，咱們聯手殺過去。」

上官文却帶着憂心的道：「齊大天他們不可能這麼快就趕來吧。」

公治長咬牙道：「果眞是那老狗，他是我的！」

公羊山接道：「我爲你掠陣。」

東方東道：「咱們就在石脊這一端，升起了一堆火來，養精蓄銳，他們一時之間不會過來送死的。」

司馬元已就近拾來樹枝，取火燃起來，這八惡人還取了酒，圍在火堆一邊喝起來。」

不但喝着酒，而且還齊聲高歌唱起來。

他們唱的歌聽起來雄壯，但細聽歌詞，實在不敢叫人領敎。

「天地有邪氣，壯士無志節。不爲强權奴，寧願爲雞口。燒殺掠奪英雄膽，何人不膽寒。

武功蓋世美名傳，我武維揚。殺．殺，殺殺殺！」

聽聽，八個惡人這歌聲，聽得叫人還眞分不清這江湖之上善惡是如何分辨的了。

* * *

斗轉參橫，野雞報曉，終南山有一種鳥叫野雞，叫的聲音也雄壯，很像是報喪的泣叫。

別管甚麼叫聲，天亮是眞的。

崖脊這一端，四魔四邪圍坐在火堆邊，開口的還是那個峨嵋眞人自稱呂洞賓的東方東。

只聽他動也不動的道：「你們看那面，他們仍然站在那一端。」

「忽」的，八個人起身抬頭看過去。

宇文鳳道：「你們數一數，他們一共有幾個？」

上官文道：「早數過了，大約是二十……四人吧！」

申屠艮道：「難道那康巴老狗也把他們十二人帶到這終南大山中將會合了？」

他此言一出，司馬元幾人忙踮起脚來再細看。

夏侯金道：「好嘛！咱們來取他們狗命，反倒要被狗回頭咬了。」

公治長大怒，吼道：「便是在通天教中，娘的，他們也比不過咱們的階級高，他們又是甚麼東西呀！」

公羊山道：「如果只是他們二十四個狗才，咱們這就殺過去！」

東方東反手拔劍：「我要殺光他們。」

宇文鳳道：「是的，他們已沒有留下的價值了！」

申屠艮道：「那齊大天的人……」

東方東道：「齊大天與他們二十四星將不同，齊老狗是被困，他們都是在洞窟中自由的。」

申屠艮忿然的對東方東幾人道：「我先過去，且看他們甚麼手段使出來。」

東方東道：「看，他們騎馬了！」

申屠艮道：「當年通天教的二十四星將，東征西討均以馬上功夫了得，他們聯手，衝鋒陷陣十分標悍！」

東方東道：「我們八人也不亞於他們。」

申屠艮忽的拉馬，他打算要騎馬迎上去。

東方東冷笑了。

「申屠艮呀，你怎麼想不通呀，你如果騎馬過去，他們迎上去不用出刀，只用吼叫或石頭砸，你非連馬一齊摔下去不可。」

申屠艮又跳下馬來了。

他把馬韁一拋，便下馬往石脊上走去。

他這裡剛上石脊，遠處忽見一人也往石脊上迎來，看得東方東吃一驚。

他對公治長幾人道：「這是個最好的決戰地方！」

宇文鳳道：「也是單打獨鬥別人又幫不上忙的地方！」

司馬元道：「他們瘋了！」

東方東道：「被囚那麼久的人，當然會瘋！」

公治長大叫：「申屠艮呀，多加小心呐！」

申屠艮聽到了，申屠艮不回頭，他走得還眞威武，走得似乎了無牽掛。

再看對方，對方雙手是一雙板斧，斧刄在晨曦中發出片片的刄芒，再看那人，他走得更雄壯，而且步法不亂，雙目怒瞪，宛似天兵下凡，走地有聲，金剛怒目。

雙方站在山脊兩端的人們，正聚精會神的抬頭踮脚直視石脊上的兩人。

於是，石脊上的兩人相遇在中央最狹窄的地方了。

那申屠艮一看、大怒：「你們……可惡啊！」

那人雙斧併擧，咬牙切齒的回罵：「叛逆，可惡的是你們八人，轟轟烈烈的通天教也被你們毀了，賊子們，可曾想過有今日？」

申屠艮忽的哈哈笑了。

「哈……你我對決，而且是生死之決，說，是誰解了你們身上之毒？」

「你們！」

申屠艮先是一怔，旋即大怒，吼道：「放屁！我們之中不會出奸賊。」

「是你們給人以機會，哈……」

這人反而仰天大笑起來。

申屠艮道：「我要殺了康巴，殺了你們！」

「來吧，申屠艮，你還等甚麼？」

申屠艮忽的一挺上身，平飛而上，流星殺只一出手，能見的有七次，看不見的有十次之多，尖刀碎芒中，那人已中了兩刀在肩頭與大腿上。

申屠艮也被利斧削去一塊巴掌大小的右肩頭皮肉！

雙方洒血仍不退，於是，又見碎肉拋飛。

只見那漢子旋斧直撲怒殺，他用力過猛，被申屠艮暴退旋過，他的身子反而在石脊上打個轉，幾乎自己立足不穩的摔下去。

申屠艮本是要再殺的，他的刀忽交左手，那漢子拚力站穩，一斧已落在深淵中了。

申屠艮不但未再出招，他反而退走了，聽他口中發出絲絲叫聲，就知道他的胯上一斧不輕。

這一端，何漢中大叫：「回來，回來！」

果然，使雙斧的漢子緩緩的轉過身來，提着一斧回來了，他已是滿身鮮血了。

於是，又一使雙斧的怒漢走到了石脊一端。

於是，對方的一人過來了。

那是東方東，東方東仗劍走得很堅定，也走得很自信，他是一邊走一邊不住口的在冷笑。

雙方又在這石脊中央相遇了。

東方東仗劍冷冷道：「二十多年了，道爺已忘了你叫甚麼名字了！」

「此時此地，名字有甚麼重要。」

「嘿……是的，此時此地甚麼也不重要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道爺想知道，你們把咱們辛苦十年的財富弄到甚麼地方了？」

「此時此地，甚麼財富也不重要了！」

東方東道：「說出來，或許本道爺手下留情，叫你不必先挨劍後摔死。」

那人雙斧一擧，叱道：「眞囉嗦！」

言下之意，少放屁，幹吧！

果然，東方東大怒，吼叱一聲：「不識抬擧的東西，吃我一劍！」

他出手就是那招唯我獨尊，看上去他是一劍要穿敵人的心了，只不過當他的劍即將碰上敵人利斧的刹那間，忽的左手打出一團迷霧罩過去。

東方東的迷霧在這種地方打出手，躲也難了。

那人暴退不迭，東方東隨劍而上，那人雙手雙斧不退反而前衝，口中大叫：「殺！」（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 石綿綿爲了得到唐耕心，設計讓兩個年輕人抓住她畫裸體像，唐耕心出手對付二人，他們的身手竟然不弱，從他們口中知道有「人間天上」的組織。他離開後，另一年輕人出現，此人身份連石綿綿之父也不敢得罪，其追求「意淫」……韋寒香帶三鳳對付唐耕心，唐耕心從她口中才知自己是師父的兒子。朴覺曉替韋寒香出手，此際石綿綿拿出韋寒香裸像……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風塵僕僕送蝙蝠　得而復失急欲狂

「嗯，你這人心思乖巧，可惜殘得太厲害了，我是想問你一些事，好，進來把門關上。」

「是……」傅志進入閉上門。

「坐下來談談。」

「小的站着就好！」

「不必客氣，凡是對我忠心或對龍家的人忠心的人，我都把他當朋友看待。」

「謝謝堡主關照。」

「傅志，你對龍三很關心，但你若知道他藏有女人，應該報告我，這才是眞正的關心他。」

「小的正是爲此事而來。」

「眞的還藏有女人？」

「剛剛送走，但不久還會換一批來！」

「一批，你是說不止一兩個？」

「是的，每次最少是兩個，大約十天送走，再換新的來，但每一個女人都要具有同一特色！」

「甚麼特色？」

「外表要像連姑娘！」

龍潛臉色鐵青，有子不肖，眞是沒有辦法的事。一下山他就會遇上接踵而來的復仇者，爲甚麼他不想想這些？

「少堡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自暴自棄，而自暴自棄，又是基於一種自卑，少堡主失了一手，正是他自卑的原因。」

龍潛點點頭，道：「是甚麼人下山爲他物色女人？這個人眞是神通廣大。」

「堡主，小的不敢說……」

「你放心，我絕不告訴任何人說是你說的。」

「如果堡主能原諒少堡主，下不爲例，小的就說出來。」

「你能使他就此收心嗎？」

傅志道：「堡主，斷絕女人的來源，他不就收心了嗎？」

「好！我答應你！說吧！爲他物色女人的人是誰？」

傅志道：「正是老爺子的兩位知交……」

「知交？」龍潛微微一震，道：「我的知交不止兩個！」

「這兩個應是老爺子的知交中最密切的。」

「莫非是『八步追魂』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

傅志肯定地點點頭，低聲道：「老爺子萬一洩此告密的人，小的可能被殺。」

「誰會殺你？龍三？」

「少堡主自然會恨我入骨，祇不過含憤殺我，也許還不可能……」

「你是說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他們會殺你滅口？」

「是的，堡主。」傅志道：「是不是堡主到現在爲止還不大相信是那兩位前輩爲少堡主找的女人？」

「至少有七八分相信了。」

「堡主有沒有想到石、金二人爲少堡主物色女人的動機是甚麼？」

龍潛目蘊稜芒，一閃即失，道：「使龍三沉迷酒色，荒廢藝業，下山後不久被殺，使我龍潛絕後？」

傅志不出聲，龍潛道：「可以見得石、金二人包藏禍心而不是可憐龍三在山上寂寞……」

傅志微搖頭，道：「堡主，如果這兩個人接近堡主是眞心眞意而未包藏禍心，小的項上人頭……」

龍潛揚手打住，道：「好，我會從此留意這兩個人的，可是眞不明白，你對石、金二人怎麼會如此瞭解？」

「小的自幼命運乖舛，又不幸致殘，對世上的事物就會觀察入微，任何一個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人，被我見過他三次以上，就逃不過小的眼睛。」

龍潛點點頭，道：「傅志，我以爲在此保護龍三的人，雖不是能手，但可靠性多不如你。你會武功嗎？」

「會，但不精，派不上大用場。」

「是哪一門派的？」

「關於這件事，小的對『左半邊』金天聲金大俠說過……」他又重複一遍在北方邊陲元寶山一道觀中的遭遇，以及以後爲人助養，而致殘的原因。

龍潛道：「你對龍三親同手足，我要教你幾手，緊要關頭也好派上用場。」

「祇怕小的有負堡主厚望。」

「來，你先接我兩招，試試看你有多深的底子。」

說完就出了手，一開始當然不敢出高招，但傅志居然接下了三招。當然這三招接得十分狼狽，連翻帶滾接下，但第四招挨了一掌，但不太重。

龍潛皺眉頭道：「傅志，你是說你的武功是昔年北方邊陲元寶山一道觀中跟老道學的？」

「是的，堡主。」

龍潛道：「那老道分明是一位世外高手，他的道號必是假名，傅志，你可知道能接下我三招的人不多！」

「但是狼狽不堪！」

「我總覺得你的底子很厚，若非殘得很重，你應該是武林中年輕人中的佼佼者。」

「堡主謬獎，小的汗顏！」

「不必客氣！以你的底子，足可接受我的指點，如果太差，我反而無法成全你了。」於是龍潛就在這屋中傳了他五招，這五招當然是十分管用的。

＊　＊　＊

才半個月時光，石綿綿由一位肥瘦適中的女郎變成一個肥姑娘了，小唐告訴她：「石姑娘，妳有沒有照過鏡子。」

「當然有。」

「妳不以爲妳變了很多？可能連妳的親人都不認識妳了！」

「那倒不至於，但至少別人看起來倒胃口，唐大哥你呢？」

「倒胃口是不至於的，祇是沒有以前那麼順眼。」

「唐大哥，當你看我不順眼時，你就取出這幅畫看一下，我曾經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唐耕心看看裸畫，的確是判若兩人。多了七八斤肉，形象就完全變了，道：「石姑娘，妳爲甚麼破壞自己的形象？」

「可以先告訴你，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我要使你知道，美與醜的差距是很大的。」

「第二個原因呢？」

「不久自知。」

「我以爲一位姑娘故意破壞自己的形象，必有很大的原因。」

「當然！」

三天後到達青城時，石綿綿又肥了三斤多。

時已黃昏，二人進入一家酒樓，石綿綿道：「唐大哥，我來點菜好不好？」

「可以，還要點油膩的菜式嗎？」

「唐大哥，我可以爲你點些不油膩的菜。」

「妳到底要把自己弄成怎麼樣子？」

這時正好送上一道肉丸子，她指指這道菜道：「就像這肉丸一樣。」

唐耕心大笑，這工夫有個年輕人上了樓，石綿綿一看就認了出來，正是不久前要她作他眼睛裏的妻子，也就是精神上的妻子的人。

她想故作不識，那知此人一屁股就坐在二人桌邊，道：「石姑娘，才半月不見，妳就發福了！」

「好吃懶做，又愛睡覺，當然會胖！」

「少吃油膩，還可以瘦下來。」

「我以爲胖也不錯，不是有『十個胖子九個富』的說法嗎？」

年輕人道：「人過四十自然會胖，姑娘家這麼胖，祇怕嫁不出去。」

「那可不一定，有人欣賞醋溜排骨，不是也有人喜歡紅燒蹄膀嗎？」

年輕人笑笑道：「這位就是『雪裏紅』唐大俠嗎？」

都已經提名道姓說出來了，不承認也不成。石綿綿道：「正是！」

唐耕心對此人的印象不佳，也

沒有答腔，這工夫小二以爲他們是一起的，立刻添了杯筷，這人也叫了三個菜。

吃了一會，此人一直也未自行介紹，石綿綿也未介紹，唐耕心道：「這位貴姓大名？」

年輕人道：「在下燕子飛。」

不知是不是眞名？看看石綿綿，她也沒有表情。

燕子飛道：「唐大俠如果是要去火谷，在下願作嚮導，再說，沒有嚮導，二位也進不了谷。」

石綿綿道：「我不信。」

燕子飛笑笑，還有兩個酒窩，道：「唐大哥信不信？」

唐耕心道：「也信也不信！」

「這妙極了！」燕子飛道：「這句話才有意思，也有學問。」

石綿綿道：「拍馬屁！這句模稜兩可的話妙在何處？」

「其中自有禪意在……」

石綿綿冷然哂道：「痛可忍，而癢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燕子飛撫掌笑道：「能和二位這種飽讀詩書之人同行，眞是人生快事……」挾了一些菜放在小唐碗中。小唐看看他，他笑笑，那表情幾乎可以比美女人的風情萬種。

小唐不由皺皺眉頭，匆匆食畢，道：「石姑娘，在下在樓下等妳……」說畢下樓而去。

石綿綿知道唐耕心不喜歡此人，也匆匆吃完下樓，發現燕子飛並未下樓。二人匆匆離開青城。

火谷這地方一問便知，而且不過二十餘里。

二人到達火谷才不過是太陽下山光景。由谷口望去，果然是個火山口，谷中植物稀少。

向谷中望去，有些山石和稀疏的樹木擋住，看不出房舍，甚至也看不出入谷的途徑。

唐耕心道：「他爲甚麼說，沒有他作嚮導，咱們就入不了谷？是甚麼意思？」

石綿綿道：「聽他瞎掰胡謅！」

唐耕心道：「我們先繞谷口看看再說。」

二人走出不到一里路，見一石碑，上有「入谷者死」四個大字。石綿綿道：「甚麼這麼霸道？」

「當然是火谷老人！」

唐耕心道：「既有此碑，就一定有所禁忌，應該先禮後兵！」

石綿綿道：「連個人影都見不到，如何先禮後兵？」

唐耕心雙手作喇叭狀放在嘴上，以玄奧的內力，不甚高的嗓音道：「在下唐耕心，因有急事拜見谷主前輩，請准許入谷覲見……」

聲音在谷中迴盪，却沒有反應。於是小唐再重說一遍，仍然沒有回音。

石綿綿道：「唐大哥，我們入谷。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誰也不能據爲己有，走！」她已領先掠入谷中。

小唐祇好跟入，由石碑往下，隱隱可見一條似有似無的羊腸小徑蜿蜒而下。

那知這時忽然有個蒼老的聲音道：「立刻回去，還來得及！」

小唐道：「晚輩有位友人得了絕症，非五靈脂及紫參不能治癒，請前輩慈悲，賜藥救人，或索價賣藥皆可，晚輩終生不忘。」

蒼老的聲音道：「自老夫住入此谷迄今，已有五十餘年，除了一人，尚無第二人入谷而活着出谷的……」

「請問唯一入谷而活着出谷的是甚麼人？」

「老夫的義子燕子飛！」

兩人一震，果然，燕子飛並未吹噓，似乎沒有他帶路，難進此谷，兩個年輕人當然不服。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不喜歡燕子飛這個人。

石綿綿道：「唐大哥，咱們是長大的，而不是被人唬大的，闖……」

石綿綿往下一衝，才出去二三十步，突然飛來三五塊小石，內行一看就知道是一次射出的。

一次射出三五塊小石，而每一塊小石又取人不同的穴道，這手法自然十分高絕，更絕的是有一兩塊小石走的是空門，也就是不射人身，待被射者一閃，正好夠上部位。

石綿綿此刻正處於此種情況之下，唐耕心大聲道：「小心……」這警告已是來不及了，石綿綿膝彎處的「委中穴」中了一石，單膝跪地。「氣衝穴」上又中一石，倒在地上。

小唐掠近時，又是六七塊石射到，不是圓的物體，高速進行必有聲音，這些小石却沒有聲音。

這是一種上乘暗器手法，小唐一凜，全力閃避，雖然閃過，却十分狼狽。

老人道：「你們還要硬闖此谷，自討沒趣嗎？」

唐耕心道：「晚輩剛才已經說過，此來是爲了救人求藥的！」

老人道：「老夫只爲人治病處方才賣藥，並不單獨賣藥。」

唐耕心道：「前輩乃是大行家，病人身體虛弱，不能親自前來，反正敗血症之處方前輩比誰都清楚。」

老人道：「老夫再說一遍，老夫的藥只用於自己處方，絕對不賣。」

唐耕心道：「醫者父母心！前輩能見死不救嗎？」

「再不走老夫可要不客氣了！」

唐耕心厲聲道：「晚輩不遠千里而來，沒有藥絕不出谷！」

「好小子！你和老夫卯上了！難道老夫怕你不成？」

唐耕心道：「前輩太使人失望了……」

這工夫忽然傳來「嗡嗡」聲，只見天上有千百隻蝨蟲，隱天蔽日而來，這種蝨虫咬人極厲害，連牛馬都受不了。

唐耕心雙掌交拍，罡風交瀉而出，蝨蟲怎能擋得這內家工夫？但第二批被擊落大半，身上也被咬了幾處。由於太多，無孔不入，防不勝防，這功夫第三批又到。

既然這蝨蟲也是名貴藥材（蝨蟲並不很名貴，但品種好的就名貴，因它的藥效高），爲甚麼任人殺死，狠藉一地。

其實這正是一舉兩得，反正這蝨蟲必須弄死焙乾研末入藥，既可利用其傷人，傷不了人也可利用別人代爲殺死，何樂不爲？

每年由此谷大批發賣出的蝨乾不下數百斤之多，如今地上死的也不過三五十斤而已。

一批未完，一批又到，這完全是蝨海戰術，使用「昊天罡炁」對付一批批前仆後繼的蝨蟲，也十分消耗體力。

唐耕心一邊殺蝨蟲，還要保護躺在地上的石綿綿，以她的身手，這一會應能自解穴道，爲何還不能動。推想這老傢伙的打穴之法必然特別些。

如果沒有這份顧慮，他不會這麼累，就在這時，「刷刷」聲傳來，唐耕心心頭一涼，四面八方竟出現了無數的怪蛇。

大小不一，顏色各異，有的甚至會飛，却並沒有翅膀，其實並非會飛，而是身子弓起可以彈跳。

其實這些蛇無一不毒，蛇膽、蛇血以及蛇蛻等（即蛇蛻的皮）無一不可入藥。

女人最怕蛇，地上的石綿綿發出驚嘶。

本來她的穴道解得差不多了，在四面八方五顏六色的怪蛇蜿蜒而來時，那還能收攝心神衝穴，如此一來，唐耕心既要對付蝨蟲，又要斬蛇，他已感應接不暇。

他絕對不能讓石綿綿被毒蛇咬到，這麼多又自四面八方而來，有的彈射而來，一柄劍實在窮於應付。

就在這時，一聲沉喝，有人凌空落下道：「唐兄，小弟來助你……」劍已出鞘，寒焰乍起，至少已有十七八條怪蛇帶着血雨飛出。

來人居然是燕子飛，他說得不錯，沒有他，要進谷還眞不易。他道：「唐兄，你對付蝨蟲，我來應付毒蛇……」

這麼一來火谷老人若不收手，這些毒蛇就會被殺光，他暫時用不完這麼多的蝨蟲和蛇膽。

這時傳來了一陣哨音，眞靈，在尖銳而曲折的哨音之下，未死的蝨蟲與蛇立刻撤退，不一會就無影無踪了。

火谷老人出現了，居然騎在一頭巨豹背上，此豹後面還有一頭獅子和兩隻老虎。

火谷老人禿頂，缺一臂和一耳，臉色蒼白。身爲名醫，顯然也未能使他自己變成一個健康的人。

唐耕心已解了石綿綿的穴道，這時燕子飛抱拳道：「老頭，今天我幫助外人是不得已，你可別怪我！」

「你他娘的吃裏扒外，你給我滾遠點！」

「老頭，你對我太不客氣了吧？」

「你要我怎麼客氣？我是你的義父，你却幫外人來殘殺我的寵物，八成又是看上了這兩個年輕人，你說你是甚麼玩藝兒？」

燕子飛道：「老頭，你可別怪我……」

「×你格老母！你那兩下子老夫根本未放在心上！」

燕子飛往上一撲，老人飛下豹背，以獨臂招呼，有攻有守，毫不含糊。唐耕心不由一凜，這二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本就把燕子飛估低了。

二十招後，勝敗不分，燕子飛道：「唐大俠，我來幫你，你這會兒也該幫我撂倒這老小子才對！」

唐耕心道：「老前輩乃是你的義父，怎可如此不敬？」

燕子飛道：「這不能怪我，你剛才沒有聽到？三字經都搬出來了！他口出不遜，你叫我如何尊重他？」

「即使如此，那也不過是口頭語，你作晚輩的也不可沒大沒小的叫他老頭兒！」

「嗨！唐兄，你不知道，這個老傢伙沒正經，有一次我發覺他偷窺我洗澡！」

「這……哪會有這種事！」

「不信你問問這老沒正經！」

石綿綿道：「老前輩，有這回事嗎？」

「乾爹和乾兒子都是大男人，看看何妨！」

「正因爲你們都是男人，你爲甚麼要看？」

「這理由很簡單，愛看才看，不愛看請我看也不看。」

「老沒正經！」石綿綿道：「你這種人，他怎麼會尊敬你？唐大哥，這是個爲老不尊的妖怪！我們

何必和他套甚麼交情，先制服他再說。」

唐耕心道：「不可如此，他的爲人如何，那是他的事，我們此來是求人，禮數不可失。」

老人道：「這小子眞不錯，你要是願意作我的徒弟，你有甚麼要求我都答應你！」

唐耕心發現這老傢伙的眼神不正，而且由他的服飾看來，這可能是個行爲怪異的老不修。

燕子飛說他窺浴，也就不足爲怪了。

唐耕心道：「前輩，未經師門許可，晚輩不便在外拜師，務請原諒！」

老人道：「如你能說服燕子飛，不要離開老夫，我也能答應你的要求。」

唐耕心道：「前輩知道晚輩有何要求嗎？」

「是不是五靈脂和紫參？」

「正是，前輩有這兩味珍藥嗎？」

「當然，普天之下能同時擁有這兩種珍藥的人，大概捨老夫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了！」

唐耕心證實了這一點，心頭大暢。萬萬沒有想到，如此順利，這麼快就找到了這兩樣東西。

他以爲越是提早找到，及早爲鳳妮服下越好，道：「前輩，晚輩可以說服燕兄……」

燕子飛臉有難色，唐耕心就無法開口，他爲了救人，這理由冠冕堂皇，但讓別人留在一個老不修身邊，被當作一個小「相公」，這不是太自私了？

「怎麼？小子你不答應？」

唐耕心道：「不知燕兄是否甘願留下？在下不能只顧自己，不管別人！」

燕子飛道：「咱們三人聯手，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不必和他磨牙！」

唐耕心道：「最好不要這樣！」

那知燕子飛和石綿綿已有默契，立刻向老人攻去，而且在攻人之前燕子飛先射出幾枚子午釘，正中豹、獅和虎。這些猛獸正要發威撲上噬人，才撲到一半便已癱在地上。

可見他的子午釘上淬了痲藥或毒物。

猛獸一倒，二人立刻左右包抄夾攻老人。老人自腰上撤下一條能軟能硬的怪鞭，好像是某種動物的筋編製而成的，一抖之下，差點抽中石綿綿的腿。

唐耕心看出，這老傢伙非比等閒，武功怪異，鞭法詭譎，石、燕二人聯手似乎仍是不敵。

這老傢伙極不正派，一旦石綿綿落入此人之手，難保貞操，所以唐耕心也只好出手了。

加上唐耕心，自然就不同了，老人接了五六招，突然向谷底疾竄，三人疾追。

谷底有一座石樓，看來既無門也無窗，不知老人是如何進入的？他站在石樓（也可以說是一座石碉堡）頂上，高五六丈。像唐耕心也無法一躍而上。

老人道：「你小子是唐雲樓的甚麼人？」

小唐道：「我是他的後代……」

「老夫很不喜歡唐雲樓，所以你不必套交情，現在你們只有一條路可走。」

石綿綿道：「甚麼路？」

「叫燕子飛留在老夫的身邊。」

「如果燕少俠不願意呢？」

「他是聰明人就會願意，人生所追求的名利，在我這兒都可以找到，這兒有花不完的銀子，也有足以自傲的名譽。只要自稱是火谷老人之徒，到任何地方都會被奉爲上賓！」

石綿綿道：「燕子飛，這是一件很便宜的事。」

燕子飛道：「妳認爲是便宜事，妳何不留下？」

石綿綿道：「你胡說甚麼？你是不是很想交我們這兩個朋友？」

「對！我很欣賞唐大俠！」

石綿綿道：「這正是你爲唐大哥立功建交之時。」

燕子飛不出聲，這工夫老人在樓頂上道：「我只給你們半盞茶時間來決定，過時我就會讓你們後悔莫及！」

石綿綿道：「你能把我們怎麼樣？」

「我不能直接把你們怎麼樣，卻能使那有絕症的姑娘斷絕唯一的生機！」

石綿綿道：「你要怎麼樣？」

老人不出聲，大約半盞茶工夫之後，老人提起一個大鳥籠，裏面橫樑上倒掛着兩隻碩大無比、身上部份羽毛呈血紅色的蝙蝠。

老人拉開籠門，抓出一隻蝙蝠道：「這是目前中國境內唯一也是最後兩隻，此種蝙蝠中的一隻……」說着，雙手一撕，「吱」地一聲，蝙蝠叫了半聲，已經撕爲兩片。

唐耕心發出一聲驚呼。老人撕蝙蝠就像撕鳳妮一樣，眞正是驚心動魄。他顫聲道：「前輩，有所謂：『醫者父母心』！您撕裂這唯一的兩隻蝙蝠，使一位姑娘絕望地死去，你的良心何在？」

老人道：「老夫的要求並不過份，你們不答應，咱們就試試看……」這工夫又抓出了另一隻。

唐耕心大聲道：「前輩請三思……」

「老夫已經五思、六思了！你們二人只要有一人答應，老夫就不撕這隻唯一的蝙蝠。」

小唐和燕子飛互視了一眼，而老人又作勢欲撕。一旦撕了，一切都完。果眞如此，還不如根本未找到這東西好些！

「老頭子！我答應你。但你必須馬上把這隻蝙蝠裝入籠中丟下來。」燕子飛道：「我馬上就上去！」

「不，我丟下以後你要是不上來，老夫也奈何不了你們三個人，還是你先上來吧！」

唐耕心以央求的眼神望着燕子飛，燕子飛道：「唐兄，我可是爲了你！」

唐耕心道：「在下領情，此恩永記在心，容當後報！」

燕子飛道：「老頭，我答應你了！你可要守信把這隻蝙蝠交給唐大俠，還要送他一些紫參！」

「老夫不但要送他紫參，還有其他名藥，甚至爲他處方帶回。是誰爲那有絕症的姑娘看的病處的方子呀？」

「『聖手郎中』李天佐！」

「噢！李天佐，不錯，此人是有一套，不過『聖手』嘛！未免過份誇大，好！唐、石二位少俠站在原地別動，子飛你繞到後面來！」

燕子飛立刻繞到後面，不久他就在樓上出現了。於是燕子飛接過鳥籠，丟了下來，還有其他藥材。

唐耕心小心翼翼地接住鳥籠，道：「燕少俠，此恩必將厚報，就此別過！」

燕子飛抱拳爲禮，未說甚麼。

老人又告訴他如何處理「五靈脂」的方法。唐、石二人才出谷而去。

在谷外，唐耕心慨然道：「燕子飛雖然並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但這件事他却表現了偉大的犧牲精神。」

石綿綿道：「唐大哥，這一點當然我也不能否認，但這老傢伙可能使了詐。」

「使了甚麼詐？」

「你以爲兩隻蝙蝠是不是一公一母？」

「當然十分可能。」

「應該說必然如此，要不，兩隻就不必放在一個籠中。」

「即使如此，又怎能證明老人使詐？」

「他絕對不止兩隻蝙蝠。」

「怎見得？」

「一公一母，必然會生小蝙蝠，假如他只有這麼兩隻，他絕對不敢撕裂其中一隻，甚至還要撕第二隻。」

小唐想了一下，道：「石姑娘，妳的見解很有道理，的確，他至少還有兩三對以上才敢撕裂！」

石綿綿道：「這樣提着鳥籠太招搖，萬一有人認出這是最最珍貴的蝙蝠，可能會搶奪，那就痲煩了。」

「對，石姑娘，妳的看法都對！到了附近鎮上，我們去做個布套套上。」

不久來到一個大鎮上，先去買布找裁縫師傅做了個布套套上，然後再去用膳。

這一次石綿綿叫的菜都不是油膩的，十分清淡。

「石姑娘，妳似乎又要減肥了吧？」

她點點頭。小唐道：「爲甚麼？」

「因爲燕子飛已不在我的身邊了。」

「這又是爲甚麼？」

「我只能告訴你，這個人我得罪不起，所以只有使自己變得痴肥、臃腫，使他一看就倒了胃口！」

「原來如此！他到底有甚麼過人之處，使妳不敢招惹他？」

「我說過他也提過有個『人間天上』這個秘密組織的事對不？」

「是的，妳說過，是不是燕子飛正是『人間天上』這秘密組織中的人？」

「而且還是舉足輕重的角色。」

小唐道：「既然他是『人間天上』的重要角色，火谷老人爲何敢對他輕慢，甚至有瀆褻的行爲，難道火谷老人不知他的身份。」

石綿綿道：「這箇我就不知道了！」

「石姑娘，原來令尊就是『八步追魂』石擎天石大俠。」

「嗨……是的……唐大哥，你似乎吃得很少！」

「不少，我的飯量不是很大。」

「不，你絕不會連一碗飯都吃不下去，一定是心中焦急，希望立刻見到鳳姑娘，把她的病治好對不對？」

唐耕心實在不能否認，祇有苦笑。

石綿綿又取出那幅裸畫展開來，道：「唐大哥，目前我祇能以這辦法安慰你。你就把此裸女當作鳳姑娘吧！我把臉部抹去，你寂寞了可以欣賞胴體……」

「妳……」小唐不能不佩服她的涵養。

「美好的女人胴體，有一種無形的標準。祇要看一眼，就知道夠不夠尺寸？我相信，我的胴體不會比鳳姑娘的好多少，也不會差多少的！」

「應該不差。」

「如果眞的不差，你可以把我當作她了！」

「那對石姑娘就太不敬了！」

「如果唐大哥眞能把我當作鳳姑娘或連姑娘，那是我的榮幸！」

唐耕心此刻很感激石綿綿，而他們也有口頭上的約定，祇要她能幫他找到那兩味珍藥，有求必應。

正因爲了這句話，小唐目前特別小心，希望她所提出的不是他所無法承擔的事。

歸心似箭，每天都走百餘里路，由四川青城到河南開封附近，不下千里。

這樣趕了五六天，石綿綿雖疲累也不出聲。

小唐不忍，反正再慢也不會超過七天就可以見到鳳妮了。他道：「石姑娘，這麼趕妳一定受不了！這幾天根本不入鎮，太累了就找個山洞小作休息就上路，祇怕妳受不了！」

石綿綿道：「唐大哥能支持得住，我也成！」

「不！妳不過是遷就我而已，自今日起，每天祇走七八十里，現在就入鎮落店吧！」

「謝謝你，唐大哥，這樣拚命趕路，飲食也不正常，却也有它的好處。」

「甚麼好處？」

「減肥呀，大哥有沒看出，我差不多和以前差不多了？」

「的確，不過如此暴起暴落，對身體却必然有害處的。」

入鎮落店，最重要的大事是洗個澡。

唐耕心洗完了澡，也換了一套乾淨的衣衫，發現石綿綿還沒洗完，又等了一會她才洗畢。

石綿綿道：「大哥，我們可以去吃飯了！」

「當然，今天要好好吃一頓，對吧，差點忘了這隻蝙蝠……」他忽然發現籠子不見了。

這隻蝙蝠也許眞的是國內唯一的了，得而復失，這是多麼令人絕望沮喪的事。

唐耕心本是個很鎮定的人，可是現在，他失去了那份穩沉，他幾乎要瘋狂。

如果不入鎮，還是那樣晝夜不分地趕路，極有可能安全無事。

是誰？客棧伙計？這兒的客人？

立刻去問客棧伙計和其他的人，以及現有的客人，都一直搖頭，都說不會作那種事。

小二說看到他提一籠子入店，却不知裏面是甚麼鳥，二人搜過這客棧每一客房。

此刻大約是二更不到一點，石綿綿道：「大哥，我們要爭取時間，分頭去找，先找本鎮另外的客棧。」

「咱們總不能搜每一家客棧的客房吧？」

「大哥，那的確不便，但你別忘了，那蝙蝠每隔一會必然會叫幾聲，『吱吱』聲很大，除非被人弄死了！不然的話，相距幾十步都能聽到叫聲！」

「好，我們先去找本鎮的客棧。」

三更左右二人空手而返，二人再約定，小唐到此鎮東北的大鎮上去找，石綿綿往西北的鎮上去找，如無頭緒，天亮前都要返回原處。

本是希望無窮，一團高興，如今似乎一切都完了，唐耕心來到這個東北方的大鎮上，自南往北逐個客棧找尋。

偷蝙蝠的人必是有心人，如果是一般偷鳥的小賊，他偷的必是畫眉、百靈和藍靛客之類名鳥。

由於這蝙蝠會在有人走近籠邊時鳴叫，如是一般小賊，聽到「吱吱」聲，必不會偷。

此鎮一共四家客棧，很快地已找了三家。

他非但傾聽叫聲，每家客棧每個住有客人的房間也都設法潛入搜一下，祇是未被發現而已。

就在這最後一家客棧的後院中，唐耕心忽然聽到了「吱吱」聲。

蝙蝠的叫聲可能是鳥類中叫得最難聽的。由於一路上聽得多了，立刻相信，這就是那一隻蝙蝠，現在却覺得這是世上最悅耳的叫聲。

這一隻碩大怪異的蝙蝠，牠叫聲也特別刺耳。利那間，小唐好像一下子自黑暗的深淵中看到了曙光。

他聽出，這「吱吱」聲就來自後院這個客房內。這客房居然還有燈光。

小唐在窗外弄破窗紙一看，他忽然心頭大震，繼而一股涼意自心底泛起。

要眞正瞭解一個人有多難？連蓮自始至終，所予他的印象都是那麼美好。而現在，她却站在鳥籠前以好奇或欣賞的神態在打量這隻不停鳴叫的巨大蝙蝠。

蝙蝠的樣子很不好看，女人都怕接近牠，退了一步，怯怯地，又想看又怕。

就在這時，窗子微響，屋中已站定了一個人。

「唐大哥……你……你怎會在這裏？」

唐耕心以無比冷漠的口吻道：「本來我不會在這裏，但正因爲在這裏，却使我當場抓到一個狠心的賊！」

「賊？大哥你指我是賊？」

唐耕心傷心極了，在過去，他爲二人的素行打分數，一定會爲連蓮多打幾分。因爲她穩重、嫻淑、涵養也好。現在小唐却以爲，人類

的僞裝有多麼可怕。

他把布罩放下，連蓮提起鳥籠道：「鳳妮是個好女孩，她本就不該夭壽的……」

他提籠往外走，連蓮吶吶道：「耕心哥，我作錯了甚麼事？」

小唐道：「這鳥籠是哪裏來的？」

「我……我也不知道……深夜回屋，就發現屋中有這麼一個鳥籠，我正在納悶，你就到了……」

「哈……」唐耕心大笑着越牆而去，他現在祇覺得她卑鄙、幼稚，而且心地狠毒，眞正是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

連蓮在懵懂迷糊中醒來再去追小唐，早已不見踪影了。

到目前爲止，她還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知是誰把一個鳥籠放在她的房間內，她外出剛回來不久，發現此鳥，本來十分驚異，未想到她晝思夢想的人出現，內心的喜悅還未表露出來，立刻就被潑了盆冷水。

「耕心哥說我是個賊，我是個賊嗎？」突然，她凜然憬悟，顏鳳妮得了絕症，好像需要一種最大最罕見的蝙蝠……

如果這隻蝙蝠正是耕心哥爲顏鳳妮找來入藥治病的，而被她偷來，她非但是個賊，而且是個冷血賊。

她本已心灰意冷，看看唐耕心近來對鳳妮的照料關切，她覺得自己眞的是多餘的了。

她本不想再去找顏鳳妮，因爲有唐耕心的體貼，加上菊嫂，甚至她的父親暗中的照顧，顏鳳妮實在並不需要她的關切，甚至她去還不大方便。

但是，她總要弄淸，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她來到鄉間小屋中，顏鳳妮在寂寞絕望中能看到她，當然高興，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

「蓮姐，這些日子妳在哪裏？爲甚麼不來看看我？」

「鳳妮，我近來像一個游魂……」

「蓮姐，我早已想通，我們兩個都不可能獨佔耕心哥，也祇有我們兩個可以共有他。」

連蓮苦笑道：「祇怕我已經失去了資格。」

「不，蓮姐，我知道妳在耕心哥的心目中份量比我重！」

連蓮長嘆一聲道：「過去也許如此，現在就大不同了！」

「蓮姐，有甚麼不同？目前耕心哥對我較好，是因爲我得了絕症之故，妳得了風寒，他不也背着妳跑了數十里路嗎？」

「鳳妮，妳已經得救了是不是？」

「我……我得救了？」

「是啊！耕心哥不是已經找到一隻巨大的蝙蝠嗎？估計時間他應該已經回來了！」

「蓮姐，妳見過他？」

「昨天，不，前天夜裏見過，却在那種仇人似的場面下見面的……」她說了一切。

顏鳳妮大爲驚異，却也萬分興奮，道：「蓮姐，他應該比妳早到才對呀！」

「不錯，祇怕又發生了甚麼事故。」

「會發生甚麼事故？蓮姐。」

「我也不知道，就以那隻巨大蝙蝠忽然在我的房間中出現來說，妳不以爲這一手十分歹毒嗎？」

「是的，蓮姐，我相信妳不是那種人！」

「鳳妮，妳知道此人的動機如何？毒在甚麼的方？」

顏鳳妮道：「第一，他似乎想使我得不到這隻蝙蝠，也就等於得不到這味珍藥，缺此珍藥，兩年後必然不治……」

「是的，這是她的最大目標之一。」

「其次，」鳳妮道：「這顯然是嫁禍。這個人是誰？應該是我們認識的人才對！」

連蓮道：「鳳妮，我現在的心情很亂，我想不出來。」

「蓮姐，妳說過，妳會見過一個少女冒充我殺死『一陣風』馮雷對不？」

「是的。」

「會不會是這個女人？」顏鳳妮道：「蓮姐，任何人作好事或作壞事，都必須有其動機的。我以爲，這個女人一定認識耕心哥。」

「妳是說她要一刀兩痕，除了我們二人而獨佔耕心哥？」

「蓮姐，這是最最直覺的想法，」鳳妮道：「她冒我之名殺馮雷，祇不過是挑起顏、龍兩派的仇恨，使龍家的人宰了我，把那蝙蝠偷走放在你的屋中，這一手很毒，而且使妳無法還手。」

連蓮不出聲，顏鳳妮道：「耕心哥萬一因爲焦急過度，必然想不到是別人嫁禍的可能性，以爲蓮姐偷走蝙蝠，目的是使小妹不治，殺人而不見血，然後垂手可得……」

連蓮突然想起一個人來，發出一聲厲呼，這顯示她自信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兒，也表示她恨到極點！

「蓮姐，妳怎麼哩？」

「我想起來了！十之八九是這個狠毒的女人！」她說了孫祖光和一個蒙面少女聯手合擊而使她受制，孫祖光要求那蒙面少女把連蓮賞給他，少女竟然叫他「看着辦」而離開現場的事。

「好毒的人！」顏鳳妮道：「八

成是她，要知道這女人是誰，似乎很難！」

「不難，當時我隱隱聽出，他們二人必是一伙的，但蒙面少女示意孫祖光不要拆穿，甚至孫祖光也是假名。」連蓮道：「祇要找到孫祖光，就不難找到那個女人！」

「對！蓮姐，她這一手太陰毒，很容易使人上當。」

「鳳妮，我還是能逮到她的，雖然她當時蒙了面，但因我見過她兩次，上次是冒妳之名殺馮雷，我祇要看她的身段，聽她的口音，就能認出她。」

「蓮姐，如果逮到她，偏勞妳把她弄來見我，我也不會輕饒她的！」

「一定！鳳妮，我要走了！」

「蓮姐，也許耕心哥馬上就回來了！」

連蓮道：「在目前，他不願見我，我也不願見他！」

「蓮姐，我相信耕心哥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鳳妮，保重！吉人天相，我相信妳能活到八十歲的……」連蓮走了，顏鳳妮覺得連蓮也很可憐，和她自己同樣的可憐。

菊嫂端了一碗蓮子燕窩湯走進來，道：「小姐，妳也不能太相信別人！」

「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菊嫂怯怯地道：「說是別人把鳥籠放在她的屋中，鬼才相信，請問，小姐目前的最大情敵是誰？」

「住口！」

「小姐，妳作人太厚道，才會吃虧，唐少俠未回，為甚麼要聽她的一面之詞？」

顏鳳妮道：「我信任她！蓮姐絕對不是作那種事的料子！菊嫂，妳再嘮叨一句，妳就必須馬上回『一瓢山莊』。」

「反正我每次說些為小姐好的話都像放屁一樣。」

「試問，妳哪一次說的話事後証明不是廢話？」

菊嫂嘟噥着出屋而去。顏鳳妮仍然忿忿，雖然任何人聽了這件事都會懷疑連蓮，但她絕對不信，相信別人也要很大的勇氣。

就在這工夫，唐耕心出現在門口，而且還提了個帶布罩的大鳥籠。顏鳳妮歡呼着撲上，唐耕心緊緊地抱住她。

「哥，你找到了？」

「顏鳳妮，妳眞是洪福齊天，這是我們國境之內唯一的巨大蝙蝠了！」

「我們國境之中只有這一隻了？」

「是的，」他說了火谷老人的一切，道：「妳看看這怪物，這麼大又有紅色羽毛的蝙蝠，我還是平生僅見！」

唐耕心放下顏鳳妮，提起鳥籠，忽然心頭一沉，這隻鳥是顏鳳妮的命根子，幾乎也是他的命根子。一路回來，由於內心興奮，就不會注意鳥籠的重量。

籠內有鳥或無鳥，重量是差得很多的。

揭開布罩一看，籠中無鳥，小唐好像陡然沉落，顏鳳妮也發出驚呼，因為這隻鳥攸關她的壽命。

「耕心哥，你先別急，你大約是甚麼時候看到籠中還有那隻蝙蝠？」

「四個時辰之前，在半途野店中打尖時。」

「鳥籠曾離過手嗎？」

「只有在那野舖子吃飯時，由於飯桌太小，只好放在地上，離手的時間也只有那一頓飯的時間。」

「耕心哥，那野舖子中有幾人？」

「只有一個老頭和一個鄉下啞女。」

「沒有其他的食客？」

「沒有，因為那時正是早餐已過午膳未到之時。」

「耕心哥，近來你可曾交過新的朋友？」

「新……新朋友？沒有呀！」

「想想看，男女都算。」

「這……」唐耕心並不想騙她，只是他還沒有把石綿綿當作朋友。儘管她曾幫過他的忙，帶他去火谷找到了珍藥。他不想告訴她的原因，只是怕她誤會。

「耕心哥你對我還要隱瞞甚麼？」她是個極端聰明的女郎，察顏觀色，就能洞悉一切。

「鳳妮，我是認識了一個姑娘，但是，我還未曾把她當作朋友，因而……」

「她叫甚麼名字呀？」

「她叫石綿綿，是『八步追魂』石擎天的女兒。」

「是怎麼認識的呀！」顏鳳妮的態度很平和。

唐耕心以為他們的交往沒有一點要隱瞞之處，也就全都說了，當然，在洞中畫裸像的事就省略了。

顏鳳妮此刻已經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石綿綿這個少女大大有蹊蹺，道：「耕心哥，那位石姑娘的身材是不是很像我？」

「這……」唐耕心不能說不像，因為石綿綿也問過他，她的胴體和鳳妮不分上下，他道：「的確頗像……」

語音未畢，顏鳳妮已穿窗而出上了屋面。菊嫂在廚房中準備晚膳，聽到小姐和人交談，正要前來察看，見小姐竄上屋面，不免發出一聲驚呼。

（未完・十三）